

世界三大忏悔录

THE CONFESSIONS OF
AURELIUS AUGUSTINUS

奥古斯丁

忏悔录



1

华文出版社

世界三大忏悔录

奥古斯丁忏悔录

奥古斯丁 著
向云常 译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古斯丁忏悔录/(古罗马)奥古斯丁著;向云常译.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4

(世界三大忏悔录)

ISBN 7-5075-1477-3

I. 奥… II. ①奥…②向… III. 奥古斯丁(354~430)—自传 IV. K835.4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3914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http://www.hwbs.com>

电子信箱:webmaster@hwbs.com

电话(010)83086663 (010)83086853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印刷

880×1230 大 32 开本 12.75 印张 250 千字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01-10000 册

定价 26.80 元

忏悔与文明

忏悔录 (confession) 是西方文学中的一种体裁，指揭示作者生活隐私的自传。把这种体裁推向高峰的第一人，是古代基督教最伟大的思想家圣·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354—430)。他大约在 45 岁时开始写他著名的《忏悔录》，历述自己青年时的放荡不羁与越海漂泊。这部书很难说是自传，它更多地是出于宗教虔诚而吐露悔改谢恩之心。奥古斯丁的追述是主教跪在上帝面前祈祷时所作的反思，发自他的内心良知，相信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奥古斯丁的头脑，像一座巨大的熔炉，把《新约》所揭示的信仰与古希腊柏拉图的哲学，最完美地熔在一起；他把这种熔合物传输给中世纪的天主教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基督教（新教），改变着西方世界的面貌。他一生的真正活动，是《忏悔录》所述最后一段经历业已过去，且仅存于其记忆中时，才真正开始的。他的影响不在他有卓越高深的学识，文笔奇妙，立论有据，而是在他不同凡响的宗教才能。

忏悔录这种文学体裁的第二个高峰，是西方浪漫主义的奠基人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以撰写自传的方式反驳对手的非难，为自己辩护。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就是摹仿圣·奥古斯丁同名

著作的《忏悔录》。它与奥古斯丁的书同名，也达到了同样经典的地位。卢梭生命中最后十年的作品，以优雅的抒情与宁静，替代了早期作品中的强烈激情。“忏悔”使他最后的岁月恢复了心神的安宁。

列夫·托尔斯泰 (Leo Tolstoy, 1828—1910) 是这种文学体裁的第三座高峰。他作为“不朽”的作家、改革家与道德思想家，尽管婚姻幸福，收入丰厚，但内心却充满着深刻的矛盾。他开始撰写《忏悔录》，痛陈人生目的的困扰以及为寻求人生意义之答案而经受的道德与精神痛苦。《忏悔录》对个人经历的缕述，是清新明澈与引人入胜的，但他高度的精神危机，并未因此书的撰写而解除。他曾一度想自杀。他系统地到哲学家、神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中寻找答案，但未得结果。他最终认识到，人生意义问题的答案，就在《新约全书》展示的基督教义中：自觉的生活的目的，就是行善，不动怒，不贪求，不起誓，不与恶人作对……

西方文明中“忏悔”的传统，不只是基督教的财富，亦不只是西方文明的财富，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一个民族，如果存有“忏悔”之心，其精神才能“广大”，才能深刻。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许是跟“忏悔”的有无相关联的。

“忏悔”是人生航向的修正仪，生命的偏差总要时时修正，方得“解脱”。

也许我们能从“忏悔”文学中得到某些启示。

2003年4月

目 录

卷一	(1)
卷二	(27)
卷三	(41)
卷四	(59)
卷五	(85)
卷六	(107)
卷七	(133)
卷八	(161)
卷九	(187)
卷十	(215)
卷十一	(271)
卷十二	(307)
卷十三	(345)
圣奥古斯丁年谱	(391)

卷 一

主，耶和華你該受一切讚美！你有無上的能力，無限智慧^①！

主啊，人是你的造物之一，它生就渺小，生就是為了讚美你。你為了讓他時時記起你讓驕傲之人受挫折^②的訓示，而令他遍體帶着死亡之征，罪孽之象；但是他既然是你所創造的一分子，就希望能讚美你；你是為了你自己而造了我們，如果不能安息在你懷中，我們的內心將無法獲得寧靜。

①見《舊約·詩篇》144首3節，146首5節。

②見《新約·彼得前書》5章5節。

③見《新約·羅馬書》10章14節。

④見《詩篇》21首7節。

主啊，請讓我了解，也讓我了解，人該先祈求你的幫助，還是先讚美你？或者呼喚你之前，是否必須對你有所認識，如果他不認識你，又如何向你祈求？因為不認識你的呼喚，可能並不是向你呼喚，或許向你呼喚只是為了認識你？但人既然不信，怎會呼喚；無人傳授，怎會相信^③？

尋求主的人都會讚揚主^④，因為尋求主將會獲得

主，而一旦获得主，必定会赞美主。主啊，我将借着呼吁来寻求你，而当我呼吁的时候，我会相信你，因为已经有传道士带来你的信息。主啊，我的信仰在呼吁你，这信仰是你通过“圣子”^①的行谊，和全体牧师的布道而赋予我的。

二

如果向天主呼吁，就是请天主降至我身，那么我将如何向我的主，我的天主呼吁？我心中是否有地方足以让我的天主降临，足以容纳创造天地的主宰？主啊，我的天主，我身上真的有地方可以容纳你吗？你所创造的天地，覆载我们的天地，能容纳你吗？是否说因为没有你便不存在一物，所以凡存在的便容纳了你？既然如此，我既已存在，又何必要求你降至我身？因为除非你在我之内，否则我便无由存在。我不在地狱，而你已在那里；即使“我下到地狱，你也在那里”^②，所以，我的天主，假如你不在我身，我便是虚无，绝对不存在。而且“万有本于你，通过你，归于你”^③，或者毋宁说，除了在你之内，我便不存在。主啊，这是千真万确的啊。那么既然我是在你之中，我更从何处向你呼吁？你又从何处降至我身？我的天主，你曾说“我充塞乎天地”^④，我岂不要凌跨天地之外，从而使你离开其中而降临我身？

①指耶稣基督。

②见《诗篇》138首8节。

③见《新约·罗马书》11章36节。

④见《旧约·耶利米书》23章24节。

三

既然你充塞天地，那么天地包容你的一切吗？还是说你会充塞天地，还有不能被天地包容的部分？如此，那诈骗你充塞天地后，余下的部分安插在哪里？或是你充塞一切，而不需为任何东西所包容，因为你充塞一切，也就是包容一切？一只瓶充满了你，并没有把你固定下来，即使瓶破碎，你也不散溢。你倾注在我们身内，但并不下坠，反而支撑我们，你并不涣散我们，反而收敛我们。

但你之充塞一切，是因你的整体来充塞一切吗？是否一切造物还太小，而不能包容你的全体，只能容纳你的一部分？而一切又同时容纳你的同一部分？是否各自容纳一部分，大者多而小者少？如此你不是就有大的部分和小的部分吗？还是说你不论在哪里，便整个在那里，而别无一物能占有你全体。

四

我所崇敬的天主，你究竟是什么？除了是天主自身之外你还是什么吗？“除了耶和华，谁是天主？除了我们的天主，谁是天主呢？”^①你，我的天主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

^①见《诗篇》

17首32节。

不在，至美、至坚、至定，但又无从执著，不变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万物；“使骄傲者不自知地走向衰亡”^①；行而不息，晏然常寂，总持万机，而一无所求；负荷一切，充裕一切，维持一切，创造一切，孕育一切，改进一切；虽万物皆备，而仍不弃置。你爱而不偏，嫉而不怨，愠怒而仍安；你改变造化，但不更动计划；你采纳所获而未有所失；你从不匮乏，但因获得而欢乐；你从不吝啬，但祈望有所回应。谁能对你格外有所贡献，你便若有所负，但谁能有丝毫不来自你呢？你并无亏欠于人，更为之偿；你免人负债，而仍无所指。我能说什么呢？你是我的天主，我的生命，我神圣的甘饴，谁能将你说尽呢？愿那些缄口不提你的人遭殃吧！毕竟天生能言善道的人也不能把你说尽。

五

谁能使我在你怀中安息？谁能使你降入我的心灵？使我酣畅，使我忘却以往的过失，使我抱持你作为我惟一至宝？

你为何对我如此重要？求你怜悯我使我能够说出来。我对你又算什么，竟至于使你命我爱你，如果我不爱你的话，痛苦就会降临我。主啊，我的天主，请告诉我，你为什么对我如此重要。“求你对我的灵魂说：我是来拯救你的。”^②请你说，让我听到。主啊！

①见《旧约·约伯记》9章5节。

②见《诗篇》34首3节。

我心倾听着，请你启我心灵的双耳，对我的灵魂说：“我是你的救援。”我要追逐这声音，将你拥入我心。请你不要对我掩住你的面容，因为，看不到你的真面目，也就等于死亡，那我宁可为求见你而死。

我的灵魂居处是狭隘的，不配你降临，请你加以扩充。它已经毁败，请你加以修整。它真是不堪入目；这我知道，也承认。但谁能把它清除呢？除了你，我向谁诉说？“愿能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并让你的仆人永远不再骄傲妄为。”^①“我相信，因此我说。”^②主啊，这是真的，因为我不是已经把我犯过的实例呈现显在你之前了吗？“你不是就赦免我心的悖谬了吗？”^③你是真理，我不和你争辩，我也不愿欺骗我自己，“不要让我的罪恶向自己撒谎”^④，我绝不和你争辩，因为“主，主你若察究我们的罪孽，谁能站得住呢？”^⑤

六

①见《诗篇》

18首14节。

②见《诗篇》

115首1节。

③见《诗篇》

31首5节。

④见《诗篇》

26首12节。

⑤见《诗篇》

129首3节。

请允许我向你的慈悲恳求，哪怕我只是尘埃粪土，因为我是向你的慈爱说话，不是对嘲笑我的人说话。可能你也笑我，但不久就会转而怜悯我。主啊，我的天主，我要对你说的是我不知从哪里来到此世，我要说，来到这迈向死亡的生命中，或是迈向生命的死亡中。这些我并不知道。你的慈爱收纳并安抚我，一如我从亲生父母那里所听到的，是你用了她；在她身内

形成了我，使我生于此世。这些我已不能记忆。

从此有人乳养着我，我的母亲，我的乳母，她们的乳房并不能自实，而是你，主，是你按照你的安排，把你布置在事物深处所蕴藏的，通过她们，给我们孩提时的养料。你又使我除了你的赐予，不再有所求，使乳养我的人愿意把你给予她们的给我，她们本着天赋的感情，肯把自你处得来的大量东西给我。我从她们那里获得滋养，这也有益于她们；应该说这滋养不来自她们，而是通过她们，因为一切的美丽来自天主，我的一切救援来自我的天主，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是你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把真理显示给我，我才懂得的。那时我只知道吮乳，舒服了便安息，什么东西碰痛我的肉体便号哭，此外一无所知。

稍后，我开始笑了，先是睡着笑，接着醒时也会笑。这些都是别人告诉我的，我也相信，因为我看见其他婴孩就是这样，但对于这些，我一点也记不起来。我逐渐意识到我在什么地方，并要向别人表示我的意愿，使人照着做；但是不可能，因为我的意愿在我身内，别人在我身外，他们的任何官感不可能进入我的心灵。我指手画脚，我大喊大叫，我尽我所能做出一些模仿我意愿的表示，当然这些动作并不能表情达意。而别人或者不懂我的意思，或者怕有害于我，并不照做，我便恼怒那些行动自由的大人不顺从我，不服侍我，并以号哭来报复他们。照我所观察到的，小孩都是这样，他们虽然不识不知，但比养育我的、有意识的人们更能告诉我孩提时代的情况。

我的幼年早已死去，而我还活着。主啊，你却永恒地生活着，没有丝毫死亡，在世纪之前，在一切能称为以往之前，你存在着，你是主，是你所创造的万物之主宰，在你身上存在着种种过往的本原，一切变和不变的权舆，一切暂时的无灵之物之永恒原因；哦，天主，求你告诉我，求你的慈爱怜悯我，告诉我，我的孩提之年是否继续前一时期已经消逝的我，是否我在母胎之时度着这一时期的生命？因为有人向我谈到这一段生命，而我自己也看到过怀孕。天主啊，你的甘饴，在这个时期以前我是怎样？我是否曾生活在某一地方，曾是某人？因为没有人能回答我，我的父母，别人的经验，我的记忆，都不能答复。你是否要嘲笑我向你提出这些问题？嘱咐我只要照我所领悟的来赞美你、歌颂你？

我歌颂你，天地的主宰，我以我记忆所不及的有生之初和孩提之年歌颂你；虽然我不记得这些，但是你准许人从别人身上推测自己的过去，并从妇女的证实中相信自身的许多前尘往事。这时我已经存在，已经生活着，在我幼年结束之时，已经在寻求向别人表达意识的方法了。

主，这样一个生物如果不来自于你，还能来自于谁呢？谁能创造自己？除了你创造我们之外，哪里能有生命的泉源流注到我们身上呢？主，在你，存在与生命是二而一的，因为最高的存在亦即是最高的生命。

你是至高无上、永恒不变的；在你，从不会有过去的今天，今天则在你之中悄然而逝，因为这一切都

在你掌握之中，除了你的把握，今古将无法存在。“你的年岁终无穷尽”，你的年岁永远是现在：我们和我们祖先的多少岁月已在你的今天之中过去了，过去的岁月从你的今天得到了短暂与永久的尺度，将来的岁月也将如此。“你却永不变更”：明天和将来的一切，昨天和过去的一切，在你则是今天将做的，和今天已做的。

关于这些，有人并不了解，我也没有办法。希望这人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并且乐于再问：难道只是问就满足了？因为宁愿不理解而找到你，也不要专求理解而找不到你。

七

天主啊，请你倾听我。人的罪恶真可痛恨！你造就了他，所以你怜悯他，即使他说了这话，因为你没有造他身上的罪恶。

谁能告诉我幼时犯下的罪恶？因为在你面前，哪怕是刚出生一天的婴儿也不是纯洁无罪的，谁能向我追述我的往事？不是任何一个小孩都可以吗？在他们身上我可以看见记忆所不及的我。

但这时候的我犯过什么罪呢？是因为我哭着要饮乳吗？如果我现在像当年饮乳一样迫不及待地取食合乎我年龄的食物，一定会被人嘲笑，会遭到斥责。那么我当时迫不及待饮乳也是应受斥责的事了，但我那

时不可能明了别人的斥责，因此酌情酌理也不应受此苛责；况且这些状态在我们长大以后便完全铲除了，我也从未看到一个人把良莠一齐芟除的。但是当我哭着要有害的东西，如果行动自由的大人们、我的父母以及一些审慎的人不顺从我有害的要求的话，我就发怒，要打他们、伤害他们，责罚他们不服从我的意志，这种种行动在当时能视为是好事吗？

所以，婴儿的纯洁只是肢体的稚弱，并不是本心的无辜，我也见过体验过孩子的妒忌：还不会说话，就面若死灰，狠狠地盯着一同吃奶的孩子。谁没有见过这一种情况呢？母亲和乳母自称能想办法来加以补救。虽是婴孩，但他不让其他极端需要生命粮食的弟兄靠近丰满的乳源，怎说是无辜呢？不过人对婴儿都迁就容忍，并非因为这是小事或不以为事，而是认为随着年龄长大这一切都会消失。如果这样的情形还发生在年龄较大的孩子身上，人们就不会视若无睹了。

主，我的天主，你给我生命和肉体，又使肉体具有四肢、官能、美丽的容貌，在肉体中渗入生命的全部力量，保持全身的和谐。你命我在这一切之中歌颂你，“赞美你，歌颂你至高者的圣名”^①，因为你天主全能全善，即使你只创造这一些，也没有一人能够与你比拟：你是万有的惟一真原，化育万类的至美者，你的法则制度一切。

主啊，我记不起这个时代自己的生活，我听得到的是别人的告诉，并从其他孩子身上比较可靠地推测，把它列入我的生命史的一部分让我很惭愧。这个时代

^①见《诗篇》
92首1节。

和我在胚胎中的生活一样，我已经把它们遗忘在幽隐之中。如果“我是在罪业中生成的，在胚胎中就有罪了”^①，我的天主，何时何地你的仆人会是无罪的？不过不要再谈这个时期了吧；既然我已记不起一些踪影，则我和它还有什么关系？

八

是我从幼年时代离开而到达童年时代，还是童年时代的到来替代了幼年？童年并没有离去，它能去哪里呢？可是它的确已经不存在了。我已经是个孩子，开始牙牙学语，而不是婴儿时期的不言不语了。根据我的记忆，也是我以后注意到的。我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习说话，和后来的读书一样，不是大人依照一定程序教会了我说话，而是倚仗你，我的天主，你赋予我理智，让我自己能够呻吟，用各种声音、肢体的各种动作，来表达我内心的想法，并想使之服从我的意志，但是大人们不能领会我所有的心情，因为我还无法表达我要的全部。为此，听到别人指称一件东西，或看到别人随着某一种声音做某一种动作，我便记下来：我记住了这东西叫什么。等到我要指那件东西时，我便发出记忆中的那种声音。我还学习从别人的动作来了解他们的意愿，这是各民族的自然语言：用脸上的表情、用目光和其他肢体的顾盼动作、用声音等来表达内心的情感，或为保留，或为要求，或是逃避，或

①见《诗篇》

51首5节。

是拒绝。我一再听到那些语言，我记住了各种语句中的先后次序，于是逐渐领会它们的意思，在表达我的意愿的时候，我就要努力地鼓动唇舌。

从此，我开始使用能够和周围的人互相达意的信号，在父母的约束下、在尊长的指导下，更深刻地踏入了人类生活翻覆动荡的社会。

九

天主，我的天主，这个时候我经历了多少忧患和屈辱啊，人们认为我的童年生活应当听从教诲，日后才能出人头地，才能娴于辞令来服务于人间的荣华富贵。因此，我被送到学校去读书，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读书的用处，但是如果我懈怠了，便要遭到责打。大人都赞成这种办法，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是从这样的生活中过来的，于是为我们准备的道路也充满艰苦，强迫我们去走，增加了亚当子孙的辛劳与痛苦。

但是，主，我们也碰到了向你祷告的人，从他们那里，我们也尽可能地学习到并从而意识你是个伟大人物，尽管你未尝呈现在我们面前，却能倾听我们、帮助我们，因为我在童年时已开始向你祈求，我滔滔不绝地向你呼唤，作为我的救援和避难所，求你保佑我在学校中不受苦楚，当时我年龄虽小，却满怀着热情。每逢你为了我好而没有听从我善意的祈求时，我的长辈，甚至父母们，他们虽然不愿我吃苦，却都笑

着斥责我，在那段日子里，受斥责是我最大的患难。

主啊，是否有人怀着如此伟大的精神，以无比的热情依恋着你，我是说，是否有人——因为有时由于愚昧无知也能做到的——虔诚地依恋着你，毅力宏伟，身受着世人都惊恐颤抖、避之惟恐不及的木马刑、铁爪刑等恶毒的刑罚，竟然还能泰然处之，甚至还热爱着惊恐失色的人们，一如我们的父母嘲笑小孩子受老师的斥责？我非常害怕挨打，祈求你使我避免被责打，但我在写字、读书、温习功课方面，还是达不到要求，还是要犯罪。

主啊，我们并不缺乏记忆和理解力，在我们当时的年龄你赋予的已经够了。但我喜欢游戏，责罚我也同样从事游戏。大人的游戏被视为一本正经，小孩子的游戏便要受到长辈责打，我们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孩子和夫人都得不到同情。我孩童时因打球游戏而不能很快读熟文章，而这些文章在我成年后将成爲更恶劣的玩具，那么一个公正的人是否能赞成别人责打我呢？另一面，责打我的人怎样呢？假如他和同事吵架，被同事打败，他发出的嫉恨要比我打球输给同学时更大呢！

十

我还是犯了罪的，主啊，我的主，自然万有的管理者与创造者，但你仅仅是罪恶管理者。主啊，我违

反父母师长的命令而犯罪了。不论他们要我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以后我却能好好利用我学到的知识和本领。我之所以不服从，不是因为我选择更好的，而是由于喜欢游戏，喜欢打架胜人后的自豪，喜欢听虚构的故事，越听耳朵越痒心越热，我逐渐对大人们看的戏剧和竞技表演也同样好奇了。那些招待看戏的人们用这种豪举来增加声望，几乎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日后也能如此，但假如孩子因看戏而荒废学业，他们宁愿孩子受到斥责。

主啊，请你用慈爱的心看看这一切，请你挽救已经向你呼吁的我们，让我们免除妄念，也挽救那些尚未向你呼唤的人，使他们也能发出呼唤而得救，而免于愚昧。

十一

童年时代我已经听到我们的主、天主谦逊俯就我们的骄傲而许诺给与的永生。我母亲是非常信仰你的，我一出生后便为我划上十字的记号，还受到你的盐的调理。

主啊，你也看到我童年的时候，有一天突然胃痛，发热，几乎要死去；我的天主，你那时既已是我的守护者，也看到了，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和信心，向我的母亲，向我们全体的母亲、你的教会要求给我施行“洗礼”，我的天主和导师，也就是你的圣子基督之

“洗礼”。

我的生身之母忧心如焚，她纯洁的心灵寄望于对你的信仰能让我得救；她急急筹备为我施行“洗礼”以让我得救，希望我承认你、主耶稣而获得罪恶的赦免。但我的病霍然痊愈了，“洗礼”也因此中止，好像我仍然活着，也仍然要沾受罪恶为我受洗后如再陷入罪愆，则罪责将更严重，危害性也更大。

这时，我、我的母亲和国家都已信了你，只有父亲一人除外；但他的力量比不上母亲的慈爱，不能改变我的信仰；因为我的母亲她宁愿你做我的父亲，竭力使你、我的天主，成为我的父亲，你也帮助她使她优越于她的丈夫，更好地服侍丈夫，因为是你命她如此，所以她这样做也就是服侍你。

我要问你，我的天主，既然是你的意愿，为何让我延期受洗礼，是为了我的利益而放松犯罪的羁绊吗？我至今还到处听到对于某人、某人说这样的话：“随他，由他做去，他还没有受洗礼。”但对于肉体的健康，为何我们不说：“让他再受些伤，因为他还没有痊愈。”如果我早些治愈灵魂，让我自己和家人更加努力，使得救后的我在你的庇护中获得安全，这不是更好吗？

这当然更好。但母亲早已料到在我童年之后，险恶的风波将要胁迫我、考验我，她宁愿让泥土去遭受风波，也不愿已经成形的肖像遭受蹂躏。

十二

旁人对于我的青年时代，比童年更加担心。我童年不喜欢读书，并且恨别人强迫我读书，虽然这种强迫对于我是好的，我也没有好好地做：不受强迫，我便不读书。虽是好事，不情愿做也不会做好。但是，主啊，你却使之有益于我，虽然强迫我的人也并不见得做得好；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通过强迫读书来满足对偿来的财富与可耻的光荣贪得无厌的欲望，此外一无所有。但是“你对我们每人头发的数目也清楚的”^①，你让我从一切催促我读书的人的错误中受益，又惩罚我怠于学业的错误；我年龄虽小，但已有极大的罪，的确应该受到惩罚。你利用那些不为我打算的人来造就我，又使我因为犯罪而受到应受的处分。你促使一切不正常的思想化成本人的罪判，事实也的确如此。

十三

自小我就不爱读希腊文，究竟是什么原因，直到今天我还是不能明白。我所酷爱的拉丁文是所谓文法先生教的拉丁文，而不是启蒙老师教的，因为学习阅读、书写、计算时所读的初步拉丁文，和所有希腊文

^①见《马太福音》10章30节。

一样，对我而言，同样艰涩，而令我厌倦，什么缘故？当然是随着罪恶和渺茫的生命而来的：“我是血气，只不过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①过去和现在我依靠早年所读的书，能阅读各种书籍和写出我所要写的文字；这些最早获得的学识，当然比被逼而背诵的那一个埃涅阿斯的流浪故事更好、更可靠。当时我为狄多的死，为她的失恋自尽^②而流泪；而同时，那些故事使我离弃你，我的天主死亡我却不曾流一滴泪。

还有比我这个不知可怜自己的可怜人，只知哭狄多的殉情而不知哭自己因不爱你而死亡的人更可怜吗？主啊，你是我心灵的光明、灵魂的食物、孕育我精神思想的力量，我不爱你，我背弃你而趋向邪途，我在荒邪中到处听到“好啊！好啊！”的声音。人世间的友谊是背弃你而趋于淫乱，“好啊！好啊！”的喝彩声，使我不以随波逐流为耻。对这些我不痛哭，却去痛哭：“狄多的香消玉殒，以剑自刎。”^③我背弃了你，而去追逐着受造物中最不堪的东西；我这一团泥土只会钻入泥土，假如有人禁止我阅读，我便伤心，因为不能阅读使我伤心的书本。当时认为这些荒诞不经的文字，比起我阅读书写的知识，更正经、更有价值。

现在，我的天主，请你的真理在我心中大声呼喊吧：这样不对！这样不对！最先的教育要更好！我宁愿忘掉埃涅阿斯的流浪故事和类似的文字，也不愿忘掉阅读书写的知识。文法学校门口挂着门帘，这只是要掩盖着那里的弊病，而不是要保持学术的珍秘，他们不必哗然反对我，我已经不怕他们了，我现在是在

①见《诗篇》77首39节。

②《埃涅阿斯》诗中迦太基女王。

③见《埃涅阿斯》卷6，457句。

向你、我的主，向你诉说我衷心所要说的话，我甘愿接受谴责，因为我过去流连歧途，让我热爱你的正道吧。请那些买卖文法的人们不用叫喊着反对我，因为如果我问他们，是否真的如诗人所说，埃涅阿斯到过迦太基，人们依据自己掌握的学问，差一点的人将回答说不知道，明白一些的会说没有这回事。如果我问埃涅阿斯的字怎样写，凡读过书的人都能正确答复，写出依据人与人之间约定通行的那些符号。如果我再问，要是忘掉阅读和书写，比起忘掉这种虚构的故事时，哪一样更妨害生活，那么只要不完全丧失理智的人谁都知道答案是什么。

比起有用的知识，我童年时更喜爱这种荒诞不经的文字，真是罪过。可是当时“一一得一、二二得四”在我看来是一种讨厌的歌诀，而木马腹中藏着战士啊，大火烧特洛伊城啊，“克利攸塞的阴魂出现”^①啊，这样的故事，我却感到津津有味！

十四

这些希腊文讴歌故事为何当时我觉得憎恨呢？荷马的确是个迷人的小说家，他很巧妙地编写了这些故事，但对童年的我来说却十分讨厌。我想对于希腊儿童来说，味吉尔大概也是如此，他们被迫读味吉尔，就好比我被读荷马一样。读外国文字的希腊神话故事真是十分艰苦，有甜蜜也是在苦胆上头。我一个字

^①见《埃涅阿斯》卷2，772句。

也不认得，大人便用威吓责罚来督促我。当然起初我也不认得拉丁文，但我在乳母们的哄逗下，在共同的笑语之中，在共同游戏之时，毫无恐惧，不受折磨地留心学会了。认识拉丁文我没有遇到也没有忍受过强迫和责罚，我自己的意志促使我产生概念，但此前也要先学会一些话，这些话，不是来自教师那里，而是来自同我谈话的人那里，我也把我的思想说给他们听。

于此可见，出于自由的好奇心去识字，比起被迫之下勉强遵行的效果要好得多。但是，我的天主啊，你用你的法律，约束着好奇心的奔波，从教师的戒尺到殉教者遭受的酷刑，法律中渗入了有益的辛酸，促使我们从离间你我的甜蜜假相中重新趋向到你身畔。

十五

主啊，请俯听我的祈祷，不要听任我的灵魂因为不受拘束而堕落，也不要听任我倦于歌颂你的慈力，它能救我出迷途，请使我感受到你的甘饴，它胜过我沉醉于种种逸乐时所感受的滋味，使我坚决爱你，全心全意握住你的手，使我有生之年从一切诱惑中获得挽救。主啊，你是我的君王，我的天主，请容许我为你服务，以我幼时所获得的有用知识，无论说话、书写、阅读、计算。你惩罚我，因为我读了虚浮的东西又宽赦了我溺玩这些虚浮文字的罪过。在这些虚浮的文字里我也读到不少受用的字句，但能在正经的典籍

中求得这些字句才是，稳妥的道路，是儿童们所应走的道路。

十六

人世间习俗的洪流太可怕了，它让人难以抵挡，并把人带向毁灭之途。这湍流何时才会停息？何时才会不再把夏娃的子孙投入无涯苦海，即使登上十字架宝筏也难以渡过的苦海？我们从传统的教育中知晓驱策雷霆和荒唐淫乱的丘比特的教训，虽然他不可能兼有这两者，但这些故事却给人借口，让人在虚幻的雷声勾引之下，犯了真正的奸淫。

听有人在呼喊：“荷马虚构这些故事，把凡人的种种移在神身上，我宁愿把神的种种移在我们身上？”^①说得更确切些：荷马编造这些故事，把神写成无恶不作的人，使罪恶不成为罪恶，使人犯罪作恶，不以为是为非作歹，却自以为取法于天上神灵。可是，哪一个道貌岸然的君子，哪怕是出于同一泥沼，肯真地去听这种呼喊呢！

可是，哪怕是一条地狱的洪流啊，人们还要带了赞礼把孩子投入到其中来学习了，而且还把它列为大事公开进行，列在市场上，在国家制度私人的束修外另给薪金的法律之前！那湍流冲击岩石的声浪叫喊着：“在那里求得学问，在那里获得说服别人和发挥意见所必要的辞令。”如果没有铁伦提乌斯的描写，一个浪漫

^①罗马作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语，见所著《多斯古伦别墅辩论集》（Fusculanae Disputationes）1章6节。

青年看见一幅画。绘着“丘比特把金雨落在达那埃怀中，迷惑这妇人”^①，便奉丘比特为奸淫的榜样，我们还不会知道在诗中用金雨、怀中、迷惑、天宫等词句。看啊，这青年好像受到神的引诱，来鼓励自己干放诞风流的勾当：

这是哪一路神道啊？他说。
竟能发出雷霆震撼天宫。
我一介凡夫，不也应这样做吗？
我已经干了，真觉自豪。^②

这些词句不是通过淫亵的描写而更易记忆，它们只是使人更加荒淫无度。我并不归罪于这些文词，它们只是贵重精致的容器，有罪的是迷人的酒，而那些被沉醉的博士先生们，还把酒斟在酒器中要我们喝，不喝便打，而且不许向一个清醒的法官申诉。

但是我的天主啊，在你面前，我毫无顾虑地回想过去，我自己曾对这些文字爱不释手，我可怜地醉心于其中，但是正因此，当时还有人说我这孩子前途不可限量呢！

十七

我的天主，请允许我谈一谈你赐予我的智慧和
我滥用这智慧而做出的傻事。有人给我一项功课，它使

^①见铁伦提乌斯（公元前195年—公元前159年）诗剧《太監》，585句和589—590句。

^②见铁伦提乌斯（公元前195年—公元前159年）诗剧《太監》，585句和589—590句。

我灵魂不安，做得好可以得到荣誉，不好就要丢脸，还拿鞭挞来威吓我。这课文是叫我假想，来写朱诺女神因不能“阻止特洛伊人的国王进入意大利”^①愤怒痛心而说的话。我知道朱诺并没有说过这类话，但我们不得不想入非非，追随着神话诗歌的踪迹，用散文去敷衍原来的押韵的诗。而那些高才能体会角色的身份，用最适当的词句描摹出哀愤的情绪。

我的朗诵，远远超过其他许多同学和竞赛者。于是我听到了极盛的喝彩，唉，我的天主、我真正的生命，这对我有什么用处？这一切不是烟云吗？难道没有别的办法来训练我的聪明和口才吗？主啊，对你的赞颂，《圣经》中对你的赞颂之辞，本该支撑我心苗的所长的枝叶，不至于被浮华所攫去，为飞鸟所啄食；因为祭祀叛逆之神并不限于一种方式。

十八

当时让我奉为模范的人是什么样子呢？他们谈到自己的常事时，因措辞不善或文法错误而受到讥评，便深感惭愧，而演说自己的轻薄行径时有声有色、情文并茂、淋漓尽致，受到人家称赞而引以自豪。主啊，我离开你而堕入虚浮之中，也不足为奇了。

主，看得很清楚这一切，却不声不响，你真是“能忍的慈祥而真实的”^②。但你是否始终沉默呢？现在，我的灵魂追求你、渴望你的甘饴，我用心灵向你

①引味吉尔
《埃涅阿斯》卷
1，38句。

②见《诗篇》
103首8节，85首
15节。

说，“我已追寻你的容光，主，我还将追寻你的容光”^①，你便把我从不测深渊中拯救出来，因为处于情欲的暗影之中，就远离你的容光；离开你或重新趋向你身畔，不是在双足的步履上，也不是在空间的距离上。你的次子，是否跨马或乘车搭船，或生了双翅而飞行，或徒步而去，别居于遥远的地区，挥霍你在临行时所给他的财物^②？你是一位温良的父亲，你给他财物；等他贫无立锥而回家时，你更是温良。因此，都是由于纵情恣欲才陷入黑暗，才远离你的容光。

主啊，我的天主，请你看、请你和往常一样耐心地看：人的子孙多么留心遵守前人说话时通行的有关文字字母的规律，却忽视了你所传授的有关永生的永恒律则；以致一个通晓或教授读音规则的人，如果违反文法，把带有气音的homo读成没有气音的omo，那引起的不快，要远远胜过自身为人，违反你的命令而仇视他人。这无异认为比起我憎恨仇人的怨毒之心来，仇人本身有害于我，或者比起本身因仇视别人而内心所受的损伤来，打击别人而加给别人的损伤更重要。在我们心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良知一定不如学问知识镌刻得更深。

天主啊，惟一的伟大者，你深邃静穆地高居天上，用永行不废的法律对违反者撒下惩罚性的愚昧：一个人，在群众围绕之中，在法官之前，狂热地追求雄辩的声誉，怀着最不人道的怨毒攻击仇人的时候，虽然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要一时失口，说出“inter omnes”，但不会料到，由于内心的怒火，已经把他从

①见《诗篇》
27首8节。

②用《新约·
路加福音》15章
浪子回头的比喻。

人群中剔除去了。

十九

我童年时可怜地躺在这些风尚的门口，那里成为我鏖战的沙场，在那里不怕妒忌在文字上不犯错误的人，我只怕自己犯了文法上的错。

我的天主，我向你诉说以往种种，并向你忏悔我当时获得赞扬的往事，当时的我，生活的标准便是一心要使那些称道我的人满意，我看不出污垢的深渊，“我失足于其中，远离你的目光”^①。

在你眼中还有什么人比我更恶劣呢？由于我沉溺嬉游，喜欢看戏，看了又急于依样葫芦去模仿，于是撒了无数的谎，来欺骗伴读的家人，欺骗教师与父母，甚至连那些称道我也讨厌我。我还在父母的饭厅中，从餐桌上偷东西吃，以满足馋欲，或者用这个去收买其他儿童从事彼此都喜爱的游戏。在游戏中，我甚至怀着求胜的虚荣心，往往占夺了欺骗的胜利。但如果我发现别人用此伎俩，那我感到绝不能容忍，要疾言厉色地重重责备，相反地，若是别人发觉而向我交涉时，我却宁愿饱以老拳，不肯退让半分。

这是儿童的天真吗？主啊！不是的，请允许我这么说。主啊，但是你得包容这一切。因为就算没有伴读的家人、老师，而代之以长官和国王，没有胡桃、弹子和麻雀，而代之以黄金、地产和奴仆，我们所要

^①见《诗篇》
31首23节。

遭受的苦难还是一样，并没有随着生命的阶段之不同而有所改变，而是随着年龄的伸展，恰如在戒尺之后继之以更严酷的刑具。然后，只因为这一切都微渺，所以作为我们的君主的你嘱意以小孩子象征谦卑，并且说“天国属于此类”^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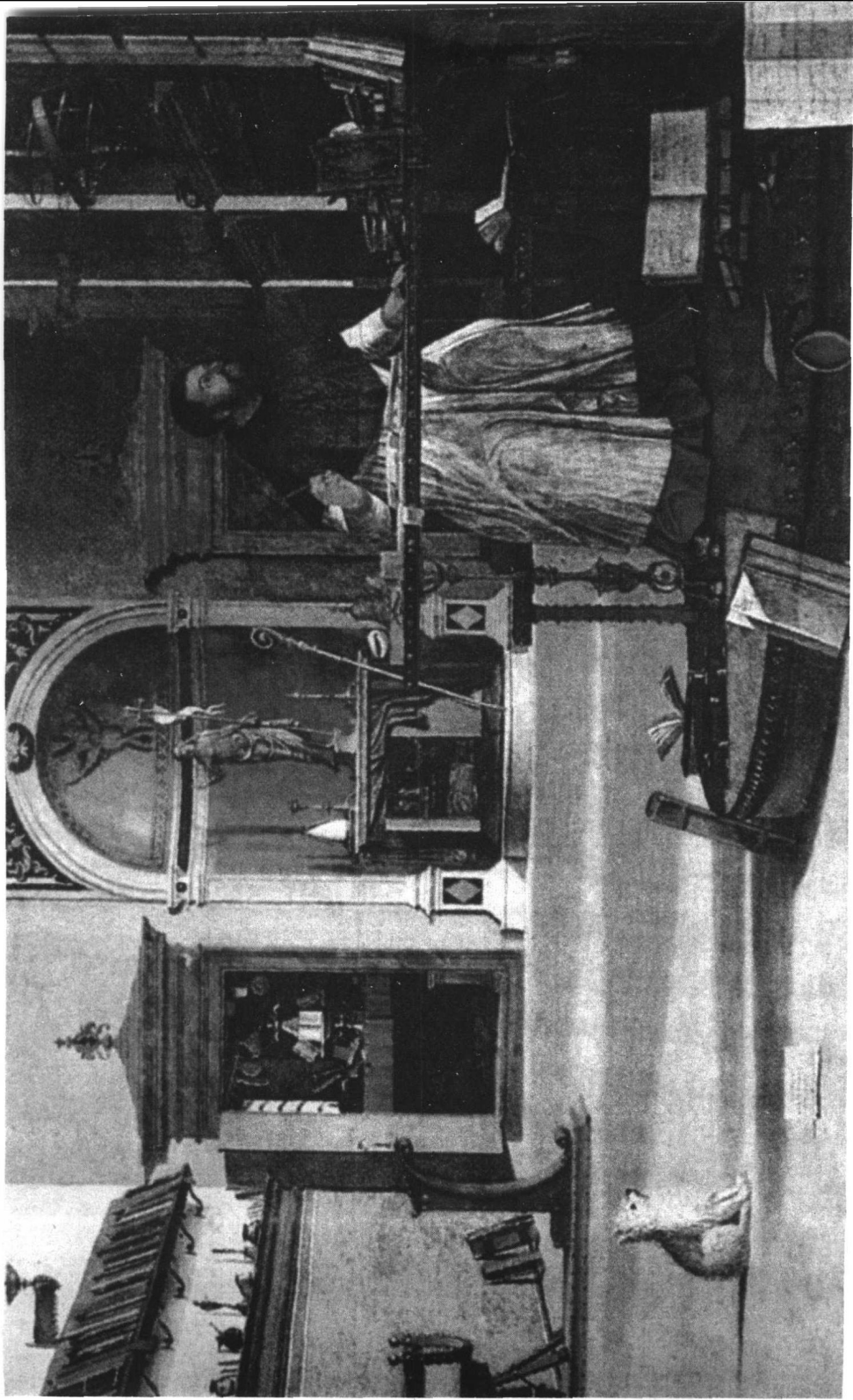
二十

但是，主，万有的主，完备最美善的创造者和主持者，我们的天主，即使你要我只是一个儿童，我也感谢你。因为这时我存在，我有生命，我有感觉，我知道保持自身的完整，这一迹象从你而来，深沉神秘；我心力控制我全部思想行动，我得到了真理，在我微弱的知觉上，在对琐细事物的意识上，我不愿被欺骗，我有良好的记忆力，我学会了说话，我感受友谊的抚慰，我逃避痛苦、耻辱、愚昧。这样一个生灵，哪一点不是可惊奇、可赞叹的呢？但这一切都是我主的恩赐，不是我给予自己的；并且这一切都是良好的，这一切就是我。造我者本身原是美善，也是我的美善，我用我童年的一切优长来歌颂他。

我犯罪是由于不从他那里，而仅仅在他所造的事物中、在我本身和其他一切之中，追求快乐，追求超脱，追求真理，因此我便陷入于痛苦、耻辱和谬误之中。我感谢你、我的甘饴、我的光荣、我的依赖、我

^①见《马太福音》19章14节。

的天主；感谢你的恩赐，并求你为我保持不失。你必定会保存我，而你所赐予我的一切也将日益向荣；我将和你在一起，因为我的存在就是你所赐予的。



写作中的奥古斯丁

卷 二

一

我愿回忆我过去的污秽和灵魂的纵情肉欲，并非因为我流连以往，而是为了爱你，我的天主。我怀着满腔辛酸，追溯我最险恶的经历，都是因为爱你，是为了享受你的甘饴，这甘饴幸福可靠不会欺人；也为了请你收容这个支离放纵的我，因为背弃了独一无二的你而散失于许多事物中的我。我年轻时一度狂热追求的满足不过是地狱的快乐，我经历了各式各样的黑暗恋爱，我的美丽凋谢了，我在你面前不过是腐臭，而我却沾沾自喜，并力求取悦于人。

二

这时我所喜欢的，不过是爱与被爱。但我的爱僭越了精神与精神之间的恋爱，失去了友谊的光辉；浓

雾笼罩着我粪土般的肉欲和我勃发的青春，并且蒙蔽了我的心，以致分不清什么是晴朗的爱、什么是阴沉的情欲。二者混杂地燃烧着，把我软弱的青年时代拖到私欲的悬崖，推进罪恶的深渊。

我还不知道你的愤怒已经愈来愈沉重地压在我的身上，在死亡的铁链边我被震得昏昏沉沉，你在惩罚我的骄傲了；我远离了你，而你却袖手旁观；我在淫乱之中，勇往直前，而你却一言不发。

唉，当我知道你才是我真正的快乐时，已经一大段时期过去了！你不声不响，而我则愈离愈远，散播着越来越多的、只能带给我痛苦的种子，我对堕落傲然自得，在困倦之中竭力挣扎。

谁能减轻我的烦恼呢？谁能让我平静下来，确定温柔的界限，把对新奇事物的虚幻美丽化为有用，使我青年的热潮到达婚姻的彼岸，至少是为了生男育女的目的？主啊，你的法律如此规定，你教死亡的人类传宗接代，你的手腕温和消除了“乐园”外的荆棘。哪怕我们在远离你的全能仍不离我们左右；或者，我应该留心倾听你从云际发出的大声疾呼：“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但我愿意你们避免这些苦难”^①，“不接触女性是好事”^②，“没有妻室的人能专心事主，惟求取悦于主；有妻室的则注意世上的事，想取悦于妻子”^③。如果我比较留心一些，一定能听到这些声音，能“为天国而自阉”^④，能更荣幸地等待你的拥抱。

但是可怜的我，在沸腾着，越出了你的一切法律，我内心冲动，我背弃了你，但我无法逃避你的惩罚。

①见《新约·哥林多前书》7章28节。

②见《新约·哥林多前书》7章1节。

③见《新约·哥林多前书》7章32—33节。

④见《马太福音》19章12节。

哪一个人能逃过呢？慈爱而严峻，在我无法无天的享乐中，时刻鉴临的你撒下了辛酸的滋味，我因此想要寻求不带辛酸的快乐。但哪里能找到这样的快乐？除非在你身上，主啊，除非在你身上，“你以痛苦渗入命令之中”^①，“你的打击是为了治疗”^②，你杀死我们，为了不使我们离开你而死亡。

我16岁时在哪里呢？我离开了你的安乐宫，流放到辽远的区域。这时，我纵情作乐，那些无耻的人们也纵容我如此，它们疯狂地在我身上称王道寡，你的法律是禁止这样的，我却对它是唯命是从。家中人并不想用婚姻来救我于堕落，他们只求我学到最好的辞令，能高谈阔论说服别人。

三

就在那一年我停学了，在邻近的马都拉城中开始攻读文学与雄辩术。这时我父亲要筹款准备让我留学，到更远的迦太基去，我又休学回家了。我们家并不富有，父亲这样做是望子成龙，尽管他不过是塔加斯特城中一个普通市民。

我的天主，我并不需要向你讲述这一切的，但是，尽管可能只有少数人会看到这本书，我还是必须在你面前，向我的同胞，向人类讲述，为了使我和所有的读者想想，我们该从多么深的坑中向你呼号。而且如果一人真心忏悔，遵照信仰而生活，那么还有谁比这

^①见《诗篇》
94首20节。

^②见《旧约·
申命纪》32章39
节。

人更接近你的双耳呢？

这时谁都会称道我父亲，说他不计较家庭的经济力量，肯担负儿子留学远地所需的费用。许多子女长在远为富裕的人家尚且得不到这样的对待。但那时我的父亲考虑的并不是我在你面前如何成长，以及能否保持纯洁；他只求我娴于辞令，并不在意我的心田你的土地里结不出果实，我的天主，只有你才是这心田惟一、真正而良善的主人。

我16岁这一年，家中经济拮据我辍学了，闲在家中，和父母一起生活，情欲的荆棘便开始疯长高出了我的头顶，但是没有一人来拔掉它，我父亲是不会这样做的，相反地，有一天，他在浴室中看见我发育成熟，还十分高兴地告诉我母亲，好像从此可以含饴弄孙了；他看见我已经穿上了青春的苦闷，便带着一种醉后的狂喜，而就是这种狂喜就像一种无形的毒酒，使世界忘却自己的创造者，不爱你而爱受造物，使意志倾向卑鄙下流。但我母亲心中已经开始建造你的宫殿，准备你的居处。我父亲则直到最近才是个“望教者”，为此，虽然我这时尚未奉教，我母亲却怀着虔诚的忧惧惊恐，为我担心，怕我“不面向你，而是背着你”误入歧途。

唉！只能怨我自己！我前进着，却远离了你，我的天主，我敢说你就缄默不语吗？这时你真的一言不发吗？我母亲、婢女，在我耳边再三叮咛都是你的叮咛吧。可是这些话我一句也听不进，也没照着做。她教我，私下里她曾非常关切地告诫我不要犯奸淫，特别

是不要私通有夫之妇。

我认为这些只是妇人的唠叨，听从这种话是可耻的。我不知道这些其实都是你的话，还以为你真的不声不响，我以为这不过是她饶舌！那晓得是你通过她对我讲话，我，“你的仆人，你婢女的儿子”居然对你表示轻蔑。但我不知道；我如此盲目地奔向堕落，听到我的同辈夸耀自己的丑史，越秽褻越自豪，以至于我自愧不如他们的无耻，我也乐于仿效，不仅出于私欲，甚至为了博取别人的赞许，没有比罪恶更值得谴责的了，我却为了不受谴责，而越加胡作非为，并且由于我缺乏足以和那些败类媲美的行径，便捏造没有做过的事情，害怕我越天真越幼稚，越纯洁越显得鄙陋。

看，我和我的伙伴走在巴比伦的广场上，我在污泥中打滚，还以为是进入玉桂异香丛中。我溺陷在这个泥沼内，无形的敌人越来越来践踏我、诱惑我，因为我极易受诱惑。甚至我的母亲也远离巴比伦城，但还在城郊徘徊；她告诫我要纯洁，但听丈夫说到关于我的种种，虽然察觉到情形不妙，前途堪忧，却并不想办法用婚姻生活来为我解决，她认为婚姻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不愿如此做，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害怕我的前途被妻室之累妨碍了，所谓前途，是学问上的前途，并非我母亲所希望的、寄托在你身上的来世。我父母都渴望我在学问上有所成就：父亲方面，他对我抱着许多幻想，但是他几乎从不想到你，母亲呢，则认为传统的学问对我日后获得你，靠近你很有帮助，

应该没有害处。

这是据我记忆所及，在猜测着回想着父母的性情。他们从此对我不但不严加管束，反而放松羁绊，任我纵情嬉戏。我的天主，我周围全是浓雾，使我看不见真理的晴天，而我的罪恶恰就从这骄纵之心而来。

四

主啊，你的法律能够惩罚偷窃，这法律深深刻在人心上，连罪恶也不能把它磨灭。哪一个窃贼自愿让自己的东西被另一个窃贼偷去？哪一个富人愿意任凭一个迫于贫困的人偷窃？我却愿意偷窃，而且真的做了，不是由于需要缺乏，而被迫如此，是由于恶贯满盈缺乏正义感，厌倦正义。因为我所偷的东西，我自己也是有的；而且更多更好。我也并不需要享受所偷的东西，我的偷窃，我犯下罪恶只是为了欣赏这种故意。

在我家葡萄园附近有一株梨树，树上结的果实，形色香味都不可爱。我们这一批年轻坏蛋习惯在街上游戏直至深夜；有一次深夜，我们把树上的果子都播下来带走了。这大批赃物，我们没有大嚼，而是拿去喂猪。虽然我们也尝了几颗，但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只是因为这勾当是不被许可的。

我的主啊，请看我的心，它跌在深渊的底层，你却怜悯它，让我的心现在告诉你，当我为作恶而作恶

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罪恶是丑陋的，我却爱它，我爱堕落，我爱我的缺点，不是爱缺点的根源，而是就爱缺点本身。我这个丑恶的灵魂，一天天在自趋灭亡；挣脱你的扶持，不是在耻辱中追求什么，而是去追求耻辱本身。

五

美好的东西，金银以及其他，都可以打动人心；肉体接触的快感也很动人，给我们带来了同情心，其他官能同样对物质事物有相应的感受。受人尊敬和驾御他人，地位、荣华、权势也都有了一种荣耀。但为了获得这一切，不应该脱离你，违反你的法律。主啊，我们也脱离不了你的法律。另有一种美存在于我们赖以生存于此世的生命中，而且和其他一切的美相配合，也有它的吸引力。人与人的友谊也是如此，它温柔而甜蜜地把多数人的心灵结合在一起，弥足珍贵。

所有这一类事物，即使再好，也是次要的善，假如漫无节制地向往追求，而抛弃了更美好的，抛弃了至善，抛弃了你、主、我们的天主，抛弃了你的真理和你的法律，便犯下了罪。世间的事物果然能使人动心，但绝不像你、我的天主、创造万有的天主所能给予的一样，因为正义的人在你身上得到快乐，正直的人也要引以为荣。

什么才是所以犯罪的原因？大都可以归咎于追求

或害怕丧失我所谓的次级的美好。因为这些东西的确美丽动人，虽然和天上的美好一比较，就显得微不足道。一个人杀了人，我们问他，为何杀人，如果不是因为贪恋人家的妻子或财产；大概就是为了生活想偷东西，不然就害怕他人抢走自己的东西，不然就受了损害愤而报仇。真的没有人相信杀人没有别的理由，是因为喜欢杀人而杀人吗？据说有这样一个丧尽天良、残暴至极的人他叫做卡提里那^①是凶恶残暴成性的，但也有人说出了他杀人的原因：“他担心闲着不动，手臂和精神都会松弛。”^②但他为什么要担心呢？他横行不法，是企图抢得罗马城后，可以轻松获得一切的光荣、权势、财富，不再会因手头拮据害怕经济困难，也不会因为犯罪后良心的不安害怕法律制裁了。因此卡提里那也并不爱罪恶本身，是爱通过犯罪而达到的目的。

六

唉，我这一次偷窃，如果罪行也构得上是生命的事，那就可来谈谈，可怜的我究竟爱上其中的什么呢？既然是偷窃，就没有美感可言，我们所偷的果子是美丽的，但这是因为你造的，我的好天主，万有中最美善的，万有的创造者，我的至善，我真正的至宝。的确，果子是美丽的，但可怜的我心灵中并不贪图那些果子，因为我自己有更多而且更好的；我摘这些果

^①指下文的卡提里那（公元前108年—公元前62年）。

^②见罗马史家撒路斯提乌斯（公元前86年—公元前35年）所著《卡提里那的阴谋》，16章。

子，纯粹是为了偷窃，因为到手后便丢掉，偷窃仅仅满足我的罪恶，享受犯罪的乐趣。我即使丢下一两枚果子，也不过作为罪恶的调味品而已。

现在，主啊，我的天主，我要问偷究竟有什么使我欢喜的呢？这其中绝无可以欢喜之处。在我这里，没有在公平和明智中所看到的那种美，没有在人的思想、记忆、感官、生长中所看到的美，也没有天上星辰流光溢彩的美，或充满着生生不息的动物的大地和海洋的美；它连骗人的罪恶所具有的虚假的美——譬如说骄傲也没有。因为这骄傲是想模仿你而来的一种虚假的高超，但是独有你，天主是凌驾一切之上的；我甚至谈不上有贪婪追求地位光荣的抱负，因为尊荣永远是属于你的；有权势者的暴虐企图使人畏惧，但惟有天主才能使人敬畏，人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凭借什么能越出你的权力？轻薄的巧言令色想博得爱怜，但什么也不能比你的慈爱更有抚慰的力量，比你美丽光明的真理更有益处地值得爱恋；好奇心仿佛在追求知识，而你却能洞悉一切事物的底蕴。愚蠢也挂上质朴纯真的美名，但有什么比你更纯一、更纯洁？因为你的行动和罪恶完全对立。懒惰自诩为恬静，但除了主以外，谁能有真正的恬静？你才是涵蕴一切不朽甘饴的无尽库藏，奢侈也不能博得充盈富裕的头衔，挥霍窃取了慷慨大量的影子，而你才是一切美好宽绰的施主。悭吝希望多多积聚，而你却具备一切。妒忌妄想高人一等，但谁能超过你呢？愤怒渴求报复，但谁比你的报复更公正呢？害怕意外的变故损害心爱的

东西，也担心自己的安全，但在你能有不测的遭遇吗？能使你所爱的和你脱离吗？除了在你左右，还有更可靠安全的地方吗？悲伤是因丧失了所贪求的东西而憔悴，它想和你一样不可能有所丧失。

这样，灵魂想在你身外去寻找洁净无瑕，所以要叛离你而贪图淫乐，但只有返回你身边，它才能获得这些东西。人远离了你，妄自尊大地反对你，便是倒行逆施地模仿你。但是如此模仿，更显示出你是大自然的创造者；这么看来，难道还有人能完全脱离你的方法吗？

但在这次偷窃中，我究竟爱上过什么？难道我是在模仿你，在这件事上错误地、倒行逆施地模仿我的主吗？是因为我想违犯法律而无能为力，便自欺欺人想模仿囚徒们的虚假自由，荒谬地曲解你的全能，企图犯法而不受惩罚？看，这样一个逃避主人而追逐阴影的奴才！唉，真是腐臭！唉，只能为犯法而犯法，真是离奇的生活，死亡的深渊！

七

我追溯以往种种，而心灵能一无忧惧，我要怎样报答你的恩泽啊，我的主^①！我要热爱你、感谢你、歌颂你的圣名，因为我的罪恶蒙你赦免了，出于你的恩赐和慈爱，我的罪恶所以云消雾散，也出于你的恩赐，而我所以能避免不犯，我能为罪恶而爱罪恶，那么还

①见《诗篇》
116首12节。

有什么干不出来的呢？

我认识到不论是我自动犯的罪，或由于你的引导而避免不犯的罪，一切都已获得赦免。谁在想到自己的软弱无能时，敢减少对你的爱，敢说他不需要你对待回头改过者的宽大慈爱，敢把纯洁天真归功于自己的努力，若有人听从你的呼唤，随声而跟从你，避免了我在回忆中所忏悔的罪恶，请他不要讥笑我病后受到这位良医的治疗而痊愈；他的不害病，或至少不生这样的重病，也应归功于这位良医；希望看到我罪恶的痼疾霍然而愈，看到自己没有染上沉疴，没有染上罪恶的人，能同样爱你，能更热爱你。

八

想起那些现在想起还使我面红耳赤的事，特别从这次因爱偷窃而干的偷窃，我能得到什么果实呢？什么也得不到，因为偷窃本身只是虚无，这不过更显出我的可怜。但如果我是一个人，我是不会偷窃的——据我回忆，我当时的心情确实是如此——我独自一人，绝不会干这勾当。可见我还欢喜伙伴们的狼狈为奸，因此说我也不能说自己只爱偷窃不爱其他，虽然进一步地来看，狼狈为奸也不过是虚无。

但究竟如何呢？除了驱除阴霾、照耀我的心的天主之外，谁还能指点我？谁促使我去追究、分析、思考？假如我欢喜所偷的果子，想享受这些果子，那么

为满足我的欲望，我单独也能干这勾当，不需要同谋者的相互激励，燃起我的贪心，使我心痒难忍。但是我的喜爱并不在那些果子，因此是在乎罪恶本身，在乎多人合作的犯罪行为。

九

这是什么心情呢？当然龌龊不堪，怀着这种心情的人真是可耻。但究竟是怎样的呢？我怎样才能说得清楚？“谁能了解罪恶？”^①

想到我们能欺骗的那些人，他们绝对料不到我们有此行径而且肯定会竭力反对我们这样，我的心就好像做了恶作剧之后忍俊不禁了。但如果让我单独干，我肯定是不大会如此兴高采烈。是否一个人不容易发笑？的确，一个人不容易笑的。但即使是独自一人，没有其他人在旁，看到或想到太可笑的事情，也会忍不住笑的。可是如果我是独自一人，是不会做的，绝对不会做的。

在你面前，我的天主，这是我的心灵活生生的回忆。我独自一人不会干这勾当，这一次只为爱偷窃而不贪脏物的偷窃勾当。如果我独自一人，绝对不会喜欢这行径，绝对不会干的。唉，害人不浅的友谊，不可思议的思想诱惑，从游戏玩笑，进而产生欲望，虽然一无所得，又不是出于报复之心情还是要干出损害他人的欲望：只消别人说：“走，干一下！”便惭愧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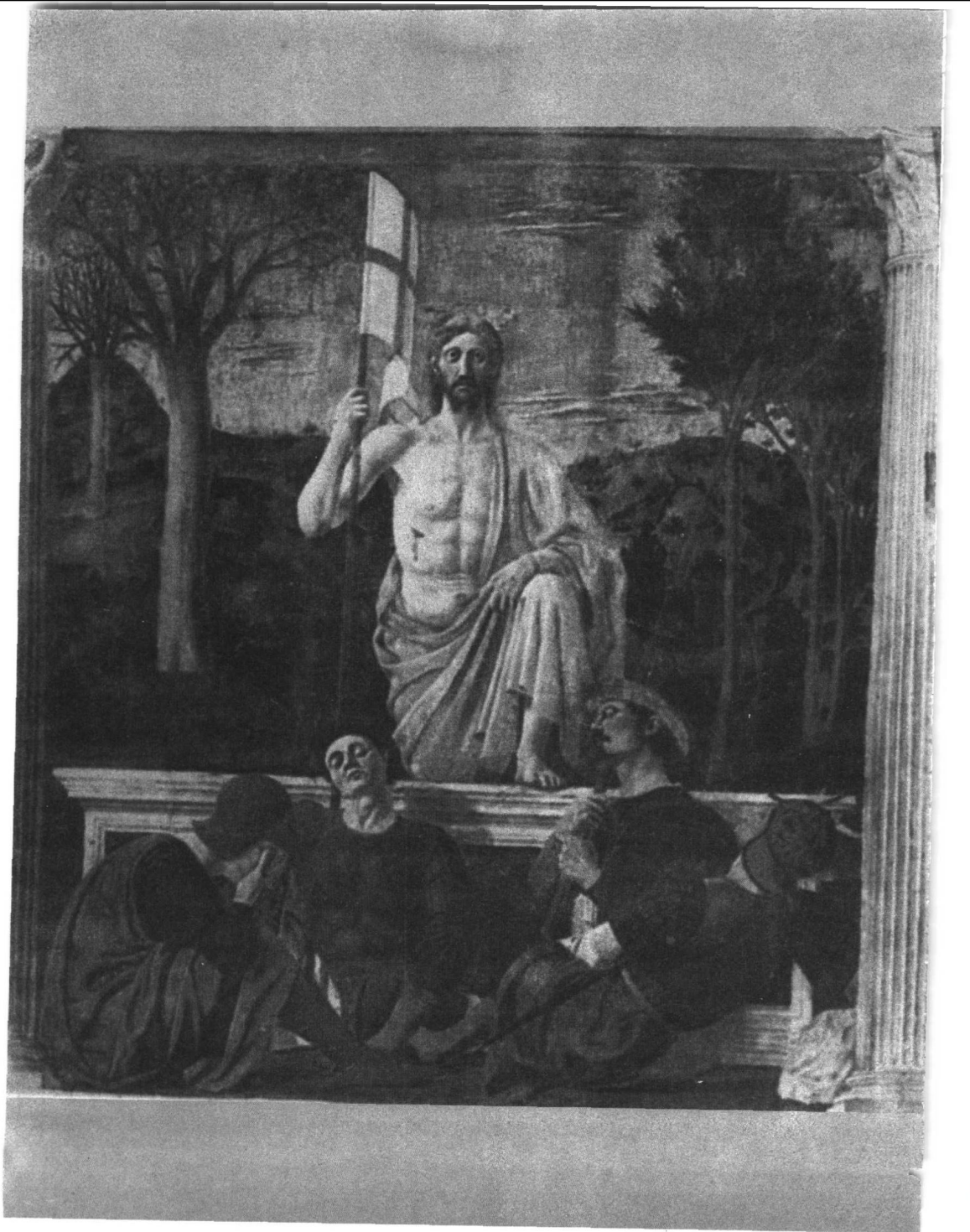
^①见《诗篇》
19首12节。

己还有羞耻之心！

十

这种曲折复杂的内幕，有谁能揭穿它的奥秘？这种恶行，我真不愿再去想它、看它了。我现在需要的只是你，具有纯洁光辉的使人不厌不弃、美丽灿烂的纯洁与正义，在你左右才是无比安稳的宁馨与无忧无虑的生活。只要投入你的怀抱，便不再忧虑，“享受主的快乐”^①在至善之中享受圆满的生活。我的天主，我青年时曾远离过你，远离过你的扶持，深入歧途，我为我自己耗尽一切，成为一个饥谨的区域。

^①见《马太福音》25章21节。



基督的复活

卷 三

一

我来到了迦太基，我周围如鼎镬般沸腾着、震响着罪恶的恋爱。我还没有和人谈过恋爱，但我渴望爱，并且感到若有所失，我更恨自己不够积极，于是我开始追求也有一个恋爱的对象，因为我只想有个什么让我爱；我恨生活的平凡，恨没有陷阱的道路，这让我无法兴奋；我心灵因为缺乏滋养的粮食，缺乏你、我的天主而饥渴，但我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饥渴，我也不企求不朽的粮食，当然并非我已饱餐这种粮食；相反地，我是因为缺乏这粮食，而对此感到无味。这正是我的心灵病了，满身创伤，可怜地渴求物质的刺激，但我也不会真爱那些没有灵魂的物质。

爱与被爱是我内心的欲求，我进一步甜蜜地憧憬着能享受所爱者的肉体，我用肉欲的垢秽玷污了友谊的清泉，用情欲的阴霾掩盖了友谊的光辉；我虽然如此丑陋、放荡，但由于满腹蕴藏着浮华的意念，还要

竭力表现出温文尔雅的态度。我冲向爱，心甘情愿要成为爱的俘虏。我的天主、我慈爱的天主，慈祥的你在我所认为甜蜜的滋味中撒上了多少苦胆，我得到了爱，但是也在无意中带上了享受的桎梏，也因为因此要蒙受猜忌、怀疑、忧惧、愤恨、争吵等烧红的铁鞭的鞭打，在欢乐中戴上了苦难的枷锁。

二

我迷上了戏剧，因为剧本中充满着对我悲惨的生活的刻画并像炉灶一般燃起我的欲火。人总是愿意看那些自己不愿遭遇的悲惨故事，并以引起悲痛为乐趣，这一种可怜的变态究竟是为什么？一个人越不能摆脱这些情感，越容易被它感动。一人自身受苦，我们给予他同情，而我们的同情，便是我们自己有恻隐之心。但对于虚构的戏剧，恻隐之心究竟是什么？戏剧不过引起观众的伤心，并不鼓励观众帮助别人，越感到伤心的戏剧，编剧者越会受到观众的称赞。如果看了历史上的或竟是捕风捉影的悲剧而毫不动情，那这场戏就十分败兴，作者也要遭到批评指责，假如能感到回肠荡气，便看得津津有味，满心欢喜。

由此可见，人所欢喜的是眼泪和悲伤。当然谁都想快乐，谁也不愿受苦，但是如果没有人愿意受苦，为什么人们又偏偏期待它？同情必然带来悲苦的情味，我们乐于同情别人的痛苦，喜欢看到别人的不幸，是

因为没有不幸发生，就无可同情。

这种同情心发源于友谊之泉，从我们内心涌出来的，但是它将顺着何种途径流走？又要流向什么地方呢？为何流入沸腾油腻的瀑布中，倾泻到浩荡灼热的情欲深渊中去，并且自觉自愿地离弃了天上的澄明而与此同流合污？那么是否应该摒弃同情心呢？不，有时应该为别人而承受悲痛，有时应该爱悲痛。但是，灵魂一定要对不洁净之处保持警惕，你应当防止淫秽，我的天主，一定会是我灵魂的主宰，我的主是该永受赞美歌颂的，我的灵魂一定要保持洁净。

我现在并没有消除了同情心，但当时我看到剧中一对恋人无耻地作乐，我也要和他们一起感到愉快虽然不过是排演虚构的故事，看到他们恋爱失败，我也觉得凄惶欲绝，这种或悲或喜的情味对我都是一种乐趣。而现在的我只哀怜那些沉湎于欢场欲海的人，而不会再去哀怜因丧失罪恶的快乐或不幸福的幸福而惘然自失的人。这种同情才是比较真实的，这种同情心也不是以悲痛为乐趣。怜悯不幸的人，是爱的责任，但如果一人怀抱真挚的同情，那必然是宁愿没有机会去怜悯别人不幸的。假如有不怀好意的慈悲心肠——当然这是不可能有的——哪怕真的具有真正的同情心，而希望别人遭遇不幸，借以显示对这人的同情。有些悲伤是可以赞许的，但不应说是值得喜爱的。我的主，你热爱灵魂，但不像我们，你是以无限纯洁、无穷完美的真慈怜悯着世人的灵魂，你不受任何悲痛的侵袭。但哪一个人能像你这样呢？

但那时这可怜的我贪爱哀情的刺激，追求引致悲伤的机会；看到虚构的剧中人的不幸遭遇，扮演的角色越是使我痛哭流涕，越让我称心满意，也就越能吸引我。我这一头不幸的牲口，不耐烦你的看护，脱离了你的牧群，染上了可耻而龌龊不堪的疥疮，这又何足为奇呢？我从这时起爱好痛苦，但又并不爱深入我内心的痛苦——因为我并不真正愿意身受所看的种种伤害——而仅仅是爱好那些传奇故事，这种痛苦犹如皮肉之痒，可是一如指甲抓碎皮肤时那样，这种爱好在我身上也引起了发炎、肿胀、化脓和可憎的腐臭。

这是我的生活。唉，我的天主，这可称为生活吗？

三

不过，我的主啊，你的慈爱始终遥遥佑庇着我。看看我沉湎于怎样的罪恶之中吧！我背弃了你，听凭好奇心亵渎圣灵，引导我走向极度的不忠不信，成为魔鬼的狡猾仆从，用我的罪行款享魔鬼，而你使用这一切来鞭打我！我在举行敬事你的典礼时，竟然在圣殿之内，覬覦追尝死亡的果实！比起我深重的罪过，你重重惩罚我，并不算什么。唉，我的天主、我无边的慈爱，你佑庇我不受灾害的侵袭，而我却在危险之中得意洋洋，到处游荡，远离了你，不趋向你的道路，只是从我所好的行径，我只知流连于转瞬即逝的自由。

当时所推崇的学问，不过是通往聚讼的市场，我

希望在这里崭露头角，而在这个场所，越会信口雌黄的人，越能获得荣誉。夸耀自己的谬见竟然会盲目到这样的程度！我在雄辩术学校中名列优等，也因此沾沾自喜，我为此骄傲，虚荣膨胀；但是，主，你知道我还是比较循规蹈矩的，绝不参与那些“捣乱鬼”——这个下流的、魔鬼的称号在当时是非常时髦的——的恶作剧；我生活在这些人中间，虽然无耻但还残留三分羞恶之心，因为我不和他们同流合污；我和他们在一起，虽然有时也喜欢和他们结交，但是我始终厌恶他们的行动和恶作剧，你看，他们欺侮胆怯的新学生，毫无理由地戏弄他们，嘲笑作乐。再没有比这种行动更像魔鬼的了！称为“捣乱鬼”，真是再恰当也没有了。他们自身已经先期暗受欺人的恶魔捣乱、诱惑、嘲笑，先已陷入他们作弄别人的陷阱了。

四

我当时血气未定，和这些人一起研究雄辩术的课本，希望能有出众的口才，而我可鄙而浮薄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享受人间的富贵荣华。遵照规定的课程，我读到西塞罗^①的著作，他的作品几乎人人称赏，他们倾心辞藻更甚于领会其中的精神。书中有一篇动人的哲学文章，篇名是《荷尔顿西乌斯》^②。

这本书转变了我的思想，使我的祈祷转向你，彻底改变了我的希望和志向。我突然感到过去虚空的希

①西塞罗 (M. T. Cicero, 公元前 106 年—公元前 44 年), 罗马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②西塞罗的哲学论文之一。

望是多么微不足道，便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开始向往不朽的智慧，我起身归向你。我钻研这本书，不再关注辞令——我母亲寄给我的钱好像专为购买这个，那时我已19岁，父亲在早两年去世——这本书之所以吸引我，不是辞藻而是因为深刻的内容了。

我的天主，那时的我怀着很大的热情，想脱离人世的种种而飞到你身边！但我不知道你对我将作何安排，因为智慧是属于你的。希腊语中把爱好智慧名为哲学，这本书引起了我对哲学的兴趣。这本书中大量论列着这样一些人，他们或在现在，或在以前假借哲学的名义来迷惑他人，利用伟大的、动人的、高尚的名义来粉饰他们自己的荒谬学说；列论十分详尽地印证了你的忠告，其中有你通过你忠良的仆人所表现的精神，“你们要小心，勿使他人用哲学和用虚诞的妄言把你们掳走，这些只是人间的传统和人世的经纶，不合乎基督的教义，因为天主的神性都有形有体地寓于基督之身”^①。

我心灵的光明，你知道我当时并不了解使徒保罗的这一段话。我所以爱那一篇劝谕文章，是因为它激励着我，燃起了我的热焰，使我爱好、追求、获取并坚持智慧本身，而不是因为这是某宗某派的学说。但那篇文章中没有基督的名字，这便不能使我热情勃发。因为，主啊，凭你的慈悲，你“圣子”，亦即我的救主之名，在我哺乳之时，已被我孩提之心所吸食，深深蕴藏在心坎之中。而一本书不论文字如何典雅，内容如何翔实，假如没有这个名字，便不能掌握住整个的我。

^①见《新约·歌罗西书》2章8—9节。

五

为此，我决心要读《圣经》，看看其中内容如此。现在的我才懂得《圣经》不是骄傲者所能体味，也不是孩子们所能领会的。《圣经》阅读入门时觉得狭隘简陋，越朝前越觉得高深，而且四面垂着奥妙的帷幕，我当时还没有入门的资格，不会屈躬而进。这些印象都是后来总结的，当我最初接触《圣经》的时候，我认为这部书简直完全不能和西塞罗的典雅文笔相较，真是有天壤之别。我的傲气看不起《圣经》的质朴，我的目光看不透它的深文奥义，《圣经》的意义是随孩子的年龄而俱增的，但我不屑于成为孩子，我满腔傲气，还自以为正确和伟大。

六

因此，我踏入了一个怪圈，这里全是骄傲、狂妄、巧言令色的人，他们口中藏着魔鬼的陷阱，含着染有你的圣名和耶稣基督、“施慰之神”、圣灵等字样的诱饵。他们口口声声不离这些名字，但他们心里毫无真理，不过是卖弄唇舌而散播虚音。他们语语不离：“真理、真理。”不断和我谈论真理，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真理；他们不仅对于身为真理的你，而且对于你所

创造的世界也发出种种荒谬的论调：关于世界，即使哲学家们所论确切，我为爱你的缘故，也应置之不顾，你是我最慈爱的父亲，万美之美。

唉，真理，真理，那时我怎样从心坎的最深处向往着你，那时在长篇累牍的书本中，这些人经常用各种方法中向我高呼着你的名字！可惜这仅仅是空洞的声音。我渴求着你，但是拿来供我充饥的肴馔，不是你而是太阳、月亮；这些美丽的作品是你创造的，但不是最好的，也不是你，因为你所创造的精神体，胜过天空璀璨的星辰。

我如饥如渴想望的也不是那些精神体，而是真理而是你，因为你就是真理本体，“永无变易，永无晦蚀”^①。他们给我咀嚼的肴馔不过是华丽的幻象，这些幻象蒙蔽了耳目，也蒙蔽了思想，要我爱这些虚幻，不如要我去爱肉眼确实能看到的太阳。但我以为这一切就是你了，便充作食料，但我不能恣意饱啖，因为我口中尝不到像你的滋味——当然你并非那些凭空虚构的东西——为此，我非但不能解饥，反而更加饥饿难当。

睡着的人梦见了饮食，尽管和醒时的饮食相仿，但不能使他充饥，因为他是在睡梦中，上述种种丝毫不像你的真理，不像现在和我讲话的真理，这些都是空中楼阁一般的幻象，比起这些幻想来，我们目睹的天空和地面的物体来得更加实在；我们看到的物体和禽兽看到的一样，也比我们想像的更加实在。甚至，我们想像中的物体也比依据这些物体而虚拟的茫无边

^①见《新约·雅各书》1章17节。

际的东西更加实在。那时的我便以这些幻象充饥，却不能因此果腹。

但是，你、我的爱，孱弱的我依恃你而汲取力量，你不是我们肉眼所看见的天际星辰，也不是我们看不见的物体，这一切都只是你的创造物，而且还不是你最好的作品。你也绝不是我所虚构而绝不存在的幻象，你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啊！一切实在物体的形象，一切实在的物体——也比这些幻象更真实。你也不是使物体具有生命的灵魂——物体的生命比物体更好、更实在——你是灵魂的生命，生命的生命；你以自身生活，你绝不更易，你是我灵魂的生命。

你是为我的，可是你当时在哪里？在多么遥远的地方！我离开了你迢迢远行，甚至找不到喂猪的橡子来充饥。文学家和诗人的故事也远优于那些欺人的妖言，诗歌与“密提阿飞行”^①的故事更有用，而“五元素化身大战黑暗五妖洞”这类荒诞不经之说只会毒害信徒。因为后者对于相信它的人而言只是虚幻的死物，而我从这些诗歌中还能汲取到真正思想之物。我虽然唱着“密提阿飞行”故事，但我并不认为真有其事，即使听别人唱，也不会信以为真的；但对于故事我完全信服了，真是言之痛心！由于缺乏真理而心烦意乱，我一层一层地滚进地狱底里，你，我的天主——我现在向你忏悔，在我怙恶不悛的时候，你已经怜悯我——虽然不是用你赋予我们的理智，足以制服毒虫猛兽的理智，仅仅用了肉体的感觉。你幽邃沉潜，在我心坎深处之外；又高不可及，超越我心灵之巅。这

^①希腊神话中帮助哲松取得金羊毛的女巫。

时我遇上了所罗门箴言中那个“坐在自家门口的懵懂无耻的妇人，她说快快吃这些神秘的饼，喝那杯偷来的甘液”^①。她看见我在外浪荡，在细嚼着用我肉眼找到吞食的东西，便把我迷住了。

七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真正存在的真理，只是我当时不知道罢了，也因此，当人们向我提出：“罪恶来自何处？神是否限制在一个物质的躯体内，是否有头发和手指？多妻的、杀人的、祭祀禽兽的人能否列为义人？”种种问题后，我感觉如同感受了针刺一般，于是急忙赞成那些狂妄骗子的见解。这些问题便无知的忐忑不安；我背离真理，愈来愈远，还自以为正朝着真理而行；我不知道恶彻底地说只是荒芜不懂得“恶”，不过是缺乏“善”。那时我的肉眼已为外物所蔽，我的精神只能见到魑魅魍魉，我不会懂得这一点。

那时候我不知道天主是神体，既没有长短粗细的肢体，也没有体积的存在，因为一旦有体积，局部必然小于整体；即使体积无限，但某一限度内的部分必然小于无限，便不能成为神体，如天主般无所不在，在在都是整个的天主。至于我们本身凭什么而存在，为何《圣经》上称人是依天主的形象而造的^②，是天主的肖像，这一切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认识真正内心的正义，这种正义不是依据

^①见《旧约·箴言》9章17节。

^②见《旧约·创世纪》1章27节。

习俗而是依据全能天主的金科玉律来权衡一切的。天主的法律具备永恒的效力，不因时间空间而更改，但随时代地区的不同而形成各时代各地区的风俗习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①以及被天主亲口赞许的人，依照天主的法律都是正义的人。他们受到了世人的褒贬毁誉，但无知之徒随从世人以个人的经验去衡量人类的全部风俗习惯，断定他们是不正义的，这就比如一人不识武装，不知盔与甲的用途，把甲衣戴到头上，把头盔裹到脚上，发现不适用却不知道自己错了。或是某日规定下午休假，这人强调上午既然容许营业，抱怨下午为何不能进行买卖，又比如在某人家中看见一个奴隶手持的东西不准另一个进酒肴的奴隶接触，或在马厩后做的工作不准在餐厅进行，便指斥同居一室、同属一家，为什么待遇有差别。

同样，这些人听到古代正义的人能够做的事情，现代正义的人是禁行的，天主权衡时宜，虽然古往今来都适应同样的正义，但是对古人制定那种法令，对今人制定这种法令，他们就对此愤愤不平，他们并不明白同一人、同一日、在同一屋中，使用某一成员时，不能代之以另一成员，这个时候准许做的，换一个时辰就要禁止；在某一角落许可或命令做的，在附近的另一角落便不许做，做了要受责罚。这么说来，难道正义是变化多端了？不是，这是因为正义所统摄的时代有所不同。时代有先后，而人生非常短促，不能以为本身有了经验，便对经验所不及的古今四方的事物因革都融会贯通；反过来，在同一人身上、同一天内、

^①这些人都是《旧约》中的圣哲。

同一屋中，很容易看出某一时刻、某一地点或某一成员应做何事，在这一时地可以接受的事情或行为，换了时代，由于习俗不一样，就会发生改变。

以上种种，我当时一无所知，也绝不在意；虽然我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都可以看见这些事理，我还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譬如说诵诗时，音节的轻重不能随意配置，一种诗体有一种格律，在同一诗句中，也不能都用同一的音节；但文章的规律，不是随地而异的，它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我并没有看到圣贤们所服膺的正义，是把所命令的一切合成一个高妙万倍的整体，正义本质绝无变易，也不把全部条例施行于任何一个时代，而是因时制宜，为每一时代制定相应的法令。我却盲目批评虔诚的祖先们不独遵照上天的命令和启示来调配当前的一切，甚且秉承天主的默导，对将来发出预言。

八

那么，“全心、全灵、全意爱天主和爱人如己”^①的律令在有的时候，有的地方能不能也成为非正义的呢？凡违反天性的罪行，如所多玛人所做的，不论何时何地都应深恶痛绝，天主的定律不能宽纵这样的行为，哪怕全人类都去效仿，去从事。因为天主造人，不是要人如此自渎。天主是自然的主宰，淫欲玷污了自然的纪律，也就破坏了我们和天主之间应有的关系。

^①见《新约·马可福音》12章30节。

至于违反风俗习惯的罪行，应该根据不同的习俗加以禁止，在某一城市或某一国家，根据习惯或者法律所订定的规章，是不应该被市民或侨民随意破坏的。任何部分如与整体不合都是缺陷。如果天主的命令和一地的习惯规章抵触，那么，哪怕从前没有执行过，也要立即实施，如果是已经废弛的，就应该马上予以恢复。君王有权在所统治的城邑中颁布新法，无论本人或是前人从前是否制定过，服从新法并不违犯本城的旧章，而不服从才是违逆本城的制度，因为服从君王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准则。至于天主的命令应该毫不犹豫地服从。因为人类社会中权力有尊卑高下之分，下级服从上级，而天主则凌驾一切之上。

那些蓄意伤害他人的罪行，比如侮辱他人或对人施加暴力，两者都是和违反天性的罪行相同。这两种罪行的起因，有的是为了报复，如仇人陷害仇人；有的是为了夺取别人所有，如强盗抢劫行李；有的是为了逃避祸患，如一人恐惧另一人；有的是出于妒忌，如不幸者妒忌另一人的幸福，如得势者畏惧别人势力与自己相当；还有的是仅仅出于幸灾乐祸，如观看角斗的观众，或戏弄嘲笑别人。

这些是主要的罪行，而其根源都是出于争权夺利，或为了耳目之娱，或为逞情快意，有时源于两者，甚至三者兼有之。我至尊至甘的天主，生活于这些罪恶中，便是侵袭了你的“十弦琴”、你的“十诫”。虽然如此，你是不可能有所朽坏，有所销蚀的。没有哪一种罪恶能影响你，没有哪一种罪行能损害你。你惩罚

人是因为人相互造孽，因为即使是冒犯你，也只是褻渎了人自己的灵魂，是出卖了自己，或者毁坏了你所创造、所调摄的天性；或漫无节制、过度享受你所赋予的事物；或违反天性、追求违禁的事物；或故露锋芒，在思想上、言语上侮辱你；或横行不法，为非作歹，徒逞私欲，挑拨离间，而越出人类社会的范围。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都是由于抛弃了你这生命的泉源、万物惟一真正的创造者和统治者；由于私心自用，错误地爱上了一部分，而以部分替代了整体。

因此，只有谦虚的虔诚能引导我们回到你身边，使你清除我们的恶习，使你赦免悔过自新者的罪愆，使你俯听桎梏者的呻吟，解脱我们自作自受的锁链。你是能做到这一切的，只要我们不再因贪得无厌而丧失一切，或者因为爱自身多于爱你这万善之源，不再向你竖起假自由的触角，你一定会做到的。

九

在损己损人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罪恶中，进德修业的人也难免会犯下一些过失，如果诊断足够严正，对这些过失当然可以作求全的责任，但同时其中也蕴含结成善果的希望，就如萌芽之至于收获，所以又应该受到赞许。有些近似上述两类的罪恶，但也不能说是实罪，因为既不侵犯你、我的天主，也不危害社会。譬如一人储藏某些物品，既是生活所需而且符合时势

要求，同时又不能确定他是否出于占有的欲望的时候；又如为了纠正一个人的错误，而合法地加以处分，但我们也难以确定处罚的人是否也有损人之心。

因此有许多行为，在常人看来应该受到谴责，而你却不以为非，也有许多人所赞许的事，而你却不以为为是。往往行事的外表和其人的内心大相迥异，而当时的情况也不是常人所能窥测。但如果你突然发出一项特殊的命令，是你过去曾加禁止的，既出人意外又不宣布发令的原因，那么即使这命令与人类社会的约章相抵触，也没有一人敢怀疑是否应该服从，因为惟有服从你的社会才是正义的社会。凡是能确知你命令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你所有的仆人一切行动都是为适应目前的需要，或为预示将来。

十

由于我不明白这些原则，因此我嘲笑你圣美的仆人和先知们。我嘲笑他们，其实你也得嘲笑我，因为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堕落到如此愚蠢的境界。当有人摘无花果时，我居然相信果子和树在流着母乳一般的泪水。认为如果一位“圣人”吃了这只无花果——当然摘的人犯罪，圣人没有罪——是把许多天使，甚至神的分子吞进腹中，圣人在祷告中呻吟叹息，吐出了天使甚至神的分子，这些无上真神的分子本被囚禁在果子之中，只能借圣人的齿腹解放出来。我们应该同情

的是地上的果子而过于产生果子的原因，因为在摩尼教义中，非摩尼教徒只要向人要一点食物解饥，给他食物的人便应受死刑。

十一

你从天上伸出援手，把我的灵魂从黑暗的深渊拯救出来，我的母亲，她是你忠心的婢女，为了我向你痛哭，比一个母亲痛哭死去的子女还要痛苦。因为就她的信仰和精神方面看来，这些她来自于你的一切已在我身上死去。主，你应允她的祈祷，而且没有轻视她在各处祈祷时流下的眼泪。你应允了她的祈祷的，不然，她所得的梦从何解释呢？你在梦中安慰她，她因此重新收养我，允许我在家中和她同桌饮食，本来她十分痛恨我侮慢神圣的罪行。梦中她站在一条木尺上，见一位容光焕发的青年含笑走到她跟前。这时她悲痛之情难以抑制，那位青年询问她何故悲伤天天哭泣——这样的询问往往是为了劝导，而不是为了探听——她回答说是因为她十分痛心于我的丧亡，那位青年请她放心，教她留心看，说只要她在的地方，我也会在那里，她仔细一看，看见我在她身边，站在同一木尺上。

我追索这梦的源头，一定是你倾听她的心声，全能的好天主啊！你照顾着每一人，仿佛只照顾一个人，你照顾全人类，犹如照顾一个人。还有一件事我相信

也是出于你的旨意，那就是当她向我谈梦中情形时，我竭力安慰她，叫她不要失望，告诉她那是福音，说她日后也会和我当时一样，她竟毫不犹豫地说：“不，那人对我说的不是，‘他在的地方，你也将在那里’；而是说：‘你在的地方，他也将在那里。’”

主啊，我已就记忆所及的一切向你忏悔，屡次对你说过，当时你借我母亲之口所给我的答复，虽然我的解释似是而非，我母亲却不被我似是而非的解释所迷惑，并且能迅速看出应该看到的意义——如果她不说，我当时的确看不出——比起那场梦，这种种更使我感动。这个为安慰我母亲当时的忧虑之梦，预示了她经过很长时期的困苦后才实现的快乐。

因为那9年漫长的时间里，我在污垢的深坑中、在错误的黑暗中打滚，我屡次想站起来，但每次只能让我更加深陷泥潭，而我的母亲，一如你所喜爱的贞洁、诚敬、朴素的节妇，虽然抱着满怀希望，但依旧痛哭呻吟，在祈祷时继续为我向你发出哀嚎，她的祈祷到达你面前，你却让我继续在黑暗中旋转。

十二

记得你还给我另一个答复。现在略去许多细节，迫不及待地要向你忏悔我所想忏悔的事情，同时也因为忘却了不少情节。

这另外一个答复来自于你的祭司，一个在教会内

成长而精通《圣经》的主教，是他给我另一个答复。他遇到合适对象的时候，总是乐于和他谈话，驳斥他的错误，诱导他改过向善，于是我母亲就请他来和我谈话，驳斥我的错误，诱导我去恶从善——但是他拒绝了，事后我才懂得他这一决定是多么明智。他回答说，我还不肯受教，因为，就像我母亲告知他的，我由于新近接受了这些异端学说，还曾经得意洋洋地用一些狡猾的问题难倒了好些知识比较浅薄的人。接着又说：“让他去。你只要为他祈祷求天主，他自会在书本中发现自己的错误和狂妄。”他还告诉我母亲，他幼时被送给摩尼教徒，因为他的母亲受到了这个教的迷惑，该教所有的书籍他几乎全都读过，甚至抄写过，是他自己发觉这一教门是当受深恶痛绝的，因此他放弃这教门既没有和任何人争论，也没有听任何人的劝说。我母亲听了这些话，依旧不放心，更加苦苦哀求，痛哭流涕，让他来看我，说服我。缠得他有些不耐烦而生气了，便说：“去吧，放心好了！你为你儿子流下了如许眼泪，这样一个儿子是不可能死亡的！”

我母亲和我谈话时，屡次提到这事，说她听到这话，恍如听到来自天上的声音。

卷 四

我有9年的时间，从19岁到28岁，陷溺于种种恶业之中，自惑惑人，自欺欺人，表面上是教授所谓“自由学术”，暗中则披着虚伪的宗教外衣，前者是出于骄傲，后者则由于迷信，而二者都是虚妄。我一面追求群众的渺茫声誉，甚至剧场中的喝彩，诗歌竞赛中柴草般的花冠、无聊的工剧和猖狂的情欲，而另一面却企图荡涤这些污秽：我供应那些所谓“优秀分子”和“圣人们”饮食，想从他们的肚子里炮制出天使和神道来解救我们。我和我的朋友们，他们或者受我欺骗或者同我一起受人欺骗，从事于这种荒谬绝伦的勾当。

天主啊，那些尚未蒙受你屈辱抑制而得救的骄傲者，任凭他们嘲笑吧！为了你的荣耀，我愿向你忏悔我的耻辱。请你容许我凭记忆回想过去种种错误的曲折过程，向你献上“欢乐之祭”。如果没有你，我将引导我自己走向毁灭，即使在我生活良好的时候，也不

过是一个饮你的乳、吃你的不朽的食物的人！一个人，不论哪一个人，只要是人，能是什么？任凭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嘲笑吧，我们这些孱弱、贫困的人愿意向你忏悔。

二

那些岁月里，我教授着雄辩术，我身为私欲的俘虏，却在出卖教人取胜的争讼法术。主啊，你知道我希望教些诚实的学生，当时所称的好学生，在今天有好几种定义。我当时抱着一片好意来教授他们答辩，希望他们不要陷害无辜，但他们有时也要去救坏蛋。我的天主，你远远望见我在斜坡上摇摇欲坠，但我在浓雾中还透出一些善意的亮光，你知道我在教导那些爱好浮华、追求谎言的人时，虽和他们是一丘之貉，但还能表现出一些良知。

那几年里，我和一个女子同居着，我们两人的结合没有经过当时所谓合法的婚姻的，而是由于苦闷的热情。我结识她时抛开了理智的引导，但仅有她一人，我对她始终如一，并无其他外遇。从她身上，我亲自体验到妻子与情人的区别，即为子嗣而鳃勉同心的婚姻与因肉欲冲动的结合有很大的差别，后者违反了双方的意愿生育子女，而且也必须加以爱护。

还记得有一次参加诗剧比赛，一个巫师愿意为我祭祀，问我如果赢得胜利，能给他多少钱作为酬报，

我是非常憎恨这种龌龊的邪术的，就回答说，即使能赢得一只不朽的金冠，我也不愿为我的胜利而杀一只苍蝇。因为这巫师将杀牲祭祀魔鬼，认为如此则可以帮助我获得魔鬼的帮助。但是，我心灵的天主，我之所以拒绝，并非出于你所喜爱的贞纯，我当时只能想像物质的光华，还不知道爱你。一个灵魂向往这种虚幻，不是“离弃你而犯奸淫”^①吗？不是在信任谎言，“饲喂狂风”^②吗？虽然我不愿为自己而举行淫礼，但我的迷信却天天在享祭魔鬼，我们的错误就是魔鬼的恶意乐趣和嘲笑的目标，我们饲喂魔鬼不就是在“饲喂狂风”吗？

三

为此，我继续向当时名为算术家的星士请教，因为他们并不需要什么祭祀，也不需要什么通神的祝告就能够推演星辰。但是基督教真正的、合乎原则的虔诚必然对此也加以排斥与谴责。

本来最好是向你，主忏悔的。“求你怜恤我，医治我的灵魂，因为我得了你”，这是件美好的事情^③；不应该依恃你的慈爱而放肆，应该牢记着你的话：“你已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才能避免遭遇更不幸的事。”^④

这些星士们都竭力抹杀你的告诫，对我说：“你犯罪是出于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金星、或土

①见《诗篇》73首27节。

②见《旧约·何西阿书》12章1节。

③见《诗篇》41首4节。

④见《约翰福音》5章14节。

星、火星所主的。”把我的罪责归咎于日月星辰的创造者与管理者，从而为我这一团血肉，一个臭皮囊的人开脱，但是这创造者与管理者不是你会是谁呢？你是甘饴和正义的根源，你“将按照每人的行为施行赏罚”，“你绝不轻视忧伤痛恨的心”^①。

当时有一位见解卓越的人士，也精于医道，在医学上享有盛誉，他曾经作为总督而不是医生，把竞赛优胜的花冠戴在我头上。但是他的手医治不了我心灵的错误状态，这病症只有你能诊疗，因为“你拒绝骄傲者，而赐恩于谦卑的人”^②。而且，通过这位老人，你何曾停止过对我心灵的治疗？

我和他比较熟悉之后，便常常尽心听他谈论。他思维敏锐，富有风趣，虽然不讲究谈论的形式，但是其中内容充实。他从我的谈话中知道我在研究星命的书籍，便以父执的态度谆谆告诫我，教我丢开这些书本，不要把精神浪费在这种无益的事情上，而应该用于有用的事物；他说他也研究过星命之学，而且年轻时曾想把它当作终生的职业。他能读希波革拉第^③的著作，当然也能理解这些书。他后来自己看透了星命术的虚妄，才从此摒弃了星命之学，转而从事医道。像他这样严肃的人，不愿做骗人的生涯。他又对我说：“你教授雄辩术就已经能够在社会上占据一席地位。可见你研究这种荒诞不经之说，并非为了生计，而是出于自由的爱好。你应该相信我的话，因为我曾经刻苦钻研过这种学说，达到过能够从业的水平。”我问他为什么许多预言真的会应验，难道不是这门学问的神妙

①见《马太福音》16章27节；《诗篇》51首19节。

②见《新约·彼得前书》5章5节。

③纪元前5世纪的希腊名医。

之处吗？他照他的能力答复我，认为这种应验只是偶然，是散布在自然界的偶然力量造成的。他说，譬如翻阅一本诗集，读者随手拈出一句可能就和他的情境吻合，尽管诗的内容完全不是为他的情境所作的，与他也没有任何关系，那么，灵魂凭着天赋的某种直觉，不经意地说了一些话，竟偶然和询问者事实相符合，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的天主，这是你的忠告，你从他的口中，或者通过他传达给我，并且在我心灵有疑难时为我指出了此后研究学术的方向，但是在当时，这位长者，甚至和我最知己的内布利提乌斯——一位非常善良、非常纯洁最反对占卜的青年——都不能动摇我对此种术数的迷信，也不能说服我放弃此种术数。对于我影响最深的，是这些书的作者的权威，我还没有找到一种足够可靠的证据，能满足我的要求，可以确凿可疑地证明这些星命家的话所以应验是出于偶然，而不是出于推演。

四

在那些年代，我在本城开始我的教书生涯时，结识了一个非常知己的朋友，当时的他也一样处在旺盛的青年时代，我们一起研究学问，他本是和我一起长大、一起求学、一起游戏的。但幼时的我们还没有深切的情谊，虽然后来也不能说是真正的友谊，但我和

他的交谊真是让我感觉到无比甜蜜，说到真正的友谊，我想只有你才能把那些依附你的人联结在一起，因为他们心中都具有“因我们所领受的圣神而倾注于我们心中的爱”^①，这种才是真正的友谊。但那时我和他爱好相同，使我们更加投契。我又使他放弃了他青年时代尚不真诚彻底认识的真正信仰，把他拖进了荒诞危险的迷信之中，这种迷信曾令我母亲痛哭流涕。他的思想已经和我一起走上了歧途，而我的心也已经不能没有他。你是复仇的天主和慈爱的泉源，你紧紧追赶着逃避你的人，用奇妙的方式使我们转向你，这温柔的友谊超过我一生里所曾有过的任何幸福，可是还不到一年，你便使他离开了人世。

任何人即使仅仅根据内心的经验，也不能全部缕述你的慈爱。我的天主，我怎能了解你当时的决定和判断的深邃？他患着高热，昏迷不醒，躺在死亡的汗液中；病势看来已经不治了，便有人给这个失去知觉的病人行了“洗礼”，我也不在意，认为他的灵魂一定保持着自我的思想，而不是别人在他失去知觉的肉体上的行动。谁知这让我大出意外，病势转好，他没有危险了。当我能和他讲话时——只要他能说话，我就能和他谈话，因为我们日夜不离无话不谈，而且相依为命——拿他在昏迷中领受“洗礼”一事向他打趣，以为他也会自嘲的。不想他已经知道自己经受了洗礼。这时他惊怖地望着我，如同看见仇人，用突然而异乎寻常的坚决态度警告我，如果我愿意和他继续友情，不能再说这样的话。我愕然失色，竭力压制我的情绪，

①见《新约·罗马书》5章5节。

让他蓄养精力，以为等他恢复健康之后，我又能像从前一样对他为所欲为了。但是你把他从我疯狂的计划中抢走了，保留在你身边，作为对我日后的安慰。几天后，我不在之际，他寒热重新发作，便溘然长逝了。

我的心这时跌入了痛苦的深渊里，成为一片黑暗！我眼中只看见死亡！家乡对我变成一种折磨，家庭充溢的是一片难言的凄凉。过去我和他共有的一切，这时都变成惩罚我的可怕痛苦。我的眼睛到处找他，但到处找不到他。我憎恨一切，因为有了他，再也不能像他生前小别回来时，所有东西似都在对我说：“看，他回来了！”连自身的存在也成为不解之谜，我问我的灵魂：“你为何如此悲伤？为何如此扰乱我？”我的灵魂不知道怎样答复我。假如我对它说，“把希望寄托于天主”，它却不肯听我的话，这很对，因为比起我教它寄予希望的幻象来说，我所丧失的好友是一个更真实、更好的人。只有眼泪对我是甜蜜的，眼泪替代了我心花怒放时的朋友。

五

主啊，这一切都已经过去，时间已经销蚀了我的伤痛。我能不能把心灵的耳朵靠近你的嘴，听听你告诉我为何对于不幸的人来说眼泪是甜蜜的。你虽然无所不在，但是否你已经远远抛弃了我们的苦难？你是否袖手旁观，任凭我们受人生的捉弄？可是我们除了

在你耳际哀嚎外，没有任何别的希望。烦恼、呻吟、痛哭、叹息、怨恨的人生之树上能否结出此生甜蜜的果实？还是你俯听垂怜我们的希望，我们才感到甜蜜？当我们祷告时，抱着上达天庭的愿望，的确会感到你在俯身垂怜，感到了甜蜜的滋味，但因死别而伤心，悲不自胜，是否也能如此？我并不奢望他死而复生，我的眼泪也并不指望换取他再来人世，我只是因伤心而痛哭，因为我遭受不幸，失去了我的欢乐。还是说眼泪本是苦的，只是由于厌恶过去所享受的事物，才感觉到眼泪还有甜味？

六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现在不是提问题的时候，而是向你忏悔的时候。那时我真感到不幸。凡爱好死亡的事物的人，都是不幸的，因为丧失不可逆转，而心痛欲绝难以避免。其实在丧失之前，痛苦就潜伏在身边了，不过尚未感觉到而已。那时我的心境便是如此。我满腹辛酸而痛哭流涕，我沉沦在痛苦之中。我虽然如此痛苦，但我却不愿赴死，我珍惜我这不幸的生命，过于爱我的朋友。我虽然宁愿失去朋友也不愿丧失我的生命来借此改变生命，我不知道那时是否肯为了他而取法传说中的奥莱斯得斯和彼拉得斯，如果不是虚构的话，他们两人愿意同生同死，因为不能同生，所以甘愿同死。但当时我的内心情绪与此完全相

反，一面极度厌倦生活，一面却害怕死亡。我相信我当时越爱他，便越憎恨，也越害怕死亡，死亡抢走了我的朋友，死亡犹如一个最残酷的敌人，既然吞噬了他，也能突然吞下全人类。我记得我当时的确这样想着。

我的天主啊，我的内心如此，请看我的记忆。你是我的希望，清除了我情感的污秽，使我的眼睛转向你，你解除了绊住我双足的罗网。那时，我奇怪别人为什么活着，既然我所爱而好像不会死亡的好友已经死去；我更奇怪的是他既然死去，而我，另一个他，为什么还活着。某一诗人论到自己的朋友时，称朋友如“自己灵魂的一半”^①。我觉得我的灵魂和他的灵魂不过是一个灵魂分在两个躯体之中，因此，生命对我成为可怕的，因为我不愿一半活着，也可能我因此害怕死，害怕我所热爱的他整个死去。

七

唉，真是一种疯狂，不知道用人道来教人的疯狂！真是一个满腹委屈受人生的傻瓜！我愤愤不平，我叹息痛哭，我心烦意乱，不得安宁，我一筹莫展。我背负着一个伤裂着、淌血的不肯被我背负的灵魂，我也不知道把能它安置在哪里。无论在优美的树林中，在娱乐歌舞中，在清香四溢的田野中，在丰盛的飨宴中，在书籍诗文中，都找不到宁静。一切的一切，连

^①罗马诗人荷拉提乌斯的诗句，见所著《诗歌集》卷1，第3首第8句。

光明也成为可憎恶的了，除了呻吟和痛哭外，只要不是他，一切都使我难堪和讨厌。只有躲进那呻吟和痛哭之中才感到片刻的存在，但只要我的灵魂一离开呻吟和痛哭，便觉痛苦的担子更重重压在我身上。

主啊，我知道只有你能减轻我的重负，因为你能医治它，但我既不愿归向你，也不可能当时去寻找你，我所信仰的你并不是你，不是什么真实具在的东西，而是虚构之物，我所膜拜的天主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我想把我的灵魂安置在那里，让它休息，它便堕入虚妄之中，重新又成为我的重负，使得我还是自身的囚徒，我的灵魂还是一个不幸的场所，既不能逗留，又无力脱离，因为我的心怎能避开我的心，我怎能避开我自身？我到那里才能不追随自身？我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但我逃出了故乡。因为只有在过去看不见我朋友的地方，我的眼睛才不会像在本乡一样找寻他。我离开了塔加斯特城，来到了迦太基。

八

时间不闲，不会无所事事地悠然而逝，而是通过我们的感觉，在我们心中进行着令人惊奇的改造。来来往往，日复一日，当它走的时候，就把新的希望和回忆的念头注入我的心灵。我逐渐恢复了旧时的欢乐安逸，迫使痛苦隐去。但替代的虽不是新的痛苦，却是造成新痛苦的因素。为什么我失去挚友的悲痛会给

予我那么大的震撼？只因为我曾经把全副心灵倾注在他身上。这种情形就像把水倒在了沙地上而覆水难收，却不愿承认。就像我所爱的人终归要死亡的，而我却当他是不死之人。

这时最能恢复我的生气的，是其他朋友给我的安慰，他们所爱的也都是我当时所奉为真神的一连串神话和荒谬之言，这些邪僻的言论搔爬着我们这些痒痒的心灵，腐蚀着其中的东西。一个朋友死去，神话却依然存在。此外，在那些朋友身上还有更能吸引我的东西：大家谈论、嬉笑，彼此善意的亲昵，共同阅读有趣的书籍，互相玩笑，互相体贴，有时意见不合，也不会生出仇恨，而是像对待自身一样，这些偶然意见上的不同，反能增加了意见一致的韵味，我们个个是老师，也个个是学生，有人缺席了，便一心挂念着，欢迎他再次回来。所有以上种种，以及其他类似的情形都来自心心相印，在谈吐顾盼之间，流露出种种亲密挚诚的情愫；这一切就像熔炉的燃料，把我和许多朋友的心灵融合为一。

九

朋友之间的关怀便是如此，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如果对朋友不以爱还爱，便会觉得如受谴责，而对朋友自己只要求善意的表示。因此，当一个朋友死去，便会伤心，蒙上痛苦的阴影，甜蜜变成辛酸，心灵完

全淹没在泪水中，死者丧失生命，生者也恍若死亡。

天主啊！保佑那些爱你的人吧！也保佑他们在你处的朋友和敌人，他们在你之中爱朋友，为你而爱仇人，这样的人也是有福的。他们只希望永不失去所爱的人，因为他们是为一个永不消失者而爱人的，那便是你，我们的天主，创造天地并充塞天地，充塞天地而创造天地的天主，没有一个人能失去你，除非他抛弃你，但是抛弃了你又能往哪里去，能逃往哪里去呢？不过是抛弃了慈祥的你，走向愤怒的你。在你惩罚的范围中谁又能避得开你的法律？“你的法律即是真理”，而“真理即是你”。

十

全能的天主，“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①。一个人的灵魂不论转向哪里，即使倾心于你之外的那些美丽事物，除非投入你的怀抱，否则都只能陷入痛苦之中，而这些美好的事物，如不来自你，便不存在。它们生生不息，由生而长，由长而灭，接着便趋向衰老而进入死亡，而且还有中途夭折的，终究一切难免死亡。或者生来欣欣向荣，滋长很快，毁灭也很快。这是一切事物的规律。因为你仅仅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的部分，事物的此生彼灭，此起彼落，便形成了整个宇宙。譬如我们的谈话，也有同样的过程，一篇谈话是通过一连串的声音来完成的，

^①见《诗篇》

80首7节。

如果一个声音完成任务后没有另一个声音起而代之，便不会有整篇谈话了。

天主，万有的创造者，使我的灵魂从这一切来赞颂你，但不要让它通过肉体的感官而陷溺于对这些美好的爱恋之中。这些事物最终将奔向虚无，它们用传染性的欲望来撕裂我们的灵魂，因为在所爱的事物群中灵魂愿意存在，喜欢安息，可是在这些事物中，灵魂并没有真正安息的地方，因为它们不停留，它们是在飞奔疾驰，什么样的肉体感觉追赶得上？即使是近在眼前，谁又能抓住它们？肉体是凭借血肉来感觉的，所以非常迟钝，它们的本性受到限制，被创造出来之后就停止了，无法超越有限的事物。你创造它们的时候就说“由此起，于此止”！

十一

我的灵魂啊，不要移情于浮华之物^①，不要让你的耳朵为繁华的喧嚣所蒙蔽，你要倾听天主的“道”，那语言正呼唤着你，要你回转。在他那里才是永无纷扰的安乐宫，在那里只要人不抛弃爱，爱就不会遭到遗弃。事物之所以此去彼来川流不息，都为了使各部分能形成一个整体，天主说：“我还能离此而他去吗？”我的灵魂啊，你终于对欺骗感到厌倦了吧，定居在你那里吧，把得自他的托付给他；把得自真理的一切托付于真理，你便不会有所丧失；你的腐朽将能重新繁

^①见《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拉丁文为“Verbum”，或译为“圣言”。

荣，疾病终会获得痊愈，败坏的部分也会得到改造与创新，而和你紧密团结，不会再拖你堕落，将和你一起坚定不移地站在永恒不变的天主身边。

你为何脱离了正路而跟随你的肉体？你应改变方向，使肉体跟随你。你通过肉体而感觉的一切，不过是部分，你所欢喜的也就是这些部分。而部分所组成的整体，你看不到。如果你肉体的感官能包罗全部，如果不是由于你受到惩罚，感官不会限制于局部，那么你一定希望目前的一切都过去，以便能欣赏全体。譬如我们说的话，你是通过耳朵听到的，你一定不愿意每一字停留下来，相反地，你愿意声音此去彼来，从而能够听到整篇谈话。同样地整体当然比部分更能吸引力，但构成一个整体的各部分并不同时存在，如果能感觉到整体，那么吸引人的一定是整体，但万有的创造者当然更优于这一切。那就是我们的天主，他不会过去，因为没有替代他的东西。

十二

如果你喜欢肉体，你应该为肉体的存在而赞颂天主，把你的爱上升到肉体的创造者，不要因喜欢肉体而失欢于天主。如果你喜欢灵魂，你应在天主之中爱灵魂，因为灵魂也变化不定，只有执著于天主之中，才能安稳，否则将走向毁灭。因此你应该在天主之中爱灵魂，尽量争取灵魂，带着它们一起归向天主。你

该对它们说：“爱天主吧，是天主创造了一切，而他并不遥远，始终紧追随在左右。”天主并非创造万物后便功成身退，来自天主的万有也就存在于天主之中。真理存在的地方就有天主在。天主在人心灵中，而心却远远离开天主。“叛逆的人，回心转意吧！”^①依附于创造你们的天主，和他一起，便能稳定，获得安宁。为何你们还要走上崎岖之路？你们要上哪里去呢？你们所爱的美好都来自他，如果不能归向他，那些美好甘饴就将变得苦涩。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美好既来自天主，若放弃天主而爱上这些美好，当然是不合理的。为何你们始终奔逐于艰苦的途径？你们想在哪儿找到憩息之处呢？找不到的。你们寻找吧，绝不在你们寻找的地方。你们在死亡的区域中寻找幸福的生命，幸福的生命并不在那里。那里连生命都没有，怎能有幸福的生命呢？

基督，我们真正的生命，惠然下降了，他负担了我们的死亡，用他充沛的生命消灭了死亡，用雷霆般的声音呼唤我们回到他身边，到他神秘的圣殿中，他原本从此出发来到人间，最先降到童女的怀中，和人性和具有死亡性的人身结合，使我们不再永处死亡的阴影中，“他如新郎出洞房，又如壮士欣然奔路”^②他毫不趑趄地奔走着，用言语、行动、生活、死亡、入地、上天，呼唤我们回归到他身边。他从我们眼前隐去了，但这只是为了让我们退回到自己内心，能在本心找到他，他不愿和我们长期在一起，但并不抛弃我们。他返回到他寸步不离的地方，因为“世界是凭借

①见《旧约·以赛亚书》16章8节。

②见《诗篇》19首5节。

他而造成的，他本在世界上，他为了拯救罪人又现身于这世界上”^①。我的灵魂得罪他，向他忏悔，他便拯救我的灵魂。“你们这上流人哪，你们冷酷无悔意的心几时才会回转？”^②真正的生命降临了，你的生活还不愿提升吗？但提升在哪里呢？你们不是已高高在上吗？“你们的口不是在亵渎天主吗？”^③要提升，要提升到天主面前，你们先该下降，因为你们的提升是为了反抗天主，因此才堕落下来的。

我的灵魂啊，把这些话告诉你所爱的灵魂，使它们在“涕泣之谷”中痛哭，然后带领它们到天主跟前，你话语中热烈的爱火，一定是天主“圣神”启发和赋予的。

十三

这一切，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所爱的美现在看来太低级了，我走向深渊，而我对朋友们说：“除了美，我们能爱什么？什么东西是美？美究竟是什么？什么会吸引我们使我们对爱好的东西依依不舍？一定是这些东西有美丽动人之处，否则便绝不会吸引我们。”我观察到的美分为两种，一种是事物本身的和谐，另一种是配合其他事物的适宜，就像如物体的部分适合于整体，或者像鞋子适合于双足。这些见解在我思想中酝酿着，翻腾着，我便写了《论美与适宜》一书，大概有两三卷。天主啊，你完全清楚，我已记不起来了。

①见《约翰福音》9章10节；
《提摩太前书》1章15节。

②见《诗篇》41首2节。

③见《诗篇》73首9节。

我手中已没有这书，我也不知道怎样散失的。

十四

主，我的天主，我把这本书献给了罗马的演说家希埃利乌斯，为什么我会这么做呢？我并不认识他，他的学识在当时极负盛名，因此我崇拜他。他的一些言论使我很佩服，但主要还是由于各方面对他的褒扬标榜，激发我心中产生了同样的情感，我钦佩他本是叙利亚人，先精通希腊的雄辩术，以后对拉丁文又有惊人的造诣，同时对于有关哲学的各种问题也有渊博的知识。人们赞扬他，虽不认识他，也对他表示敬爱。赞扬者真的把这种敬爱的热忱传入了听者之心吗？不是，这只是一个人的热情燃烧了另一个人的热情。听到别人赞扬一个人，因为相信这赞扬发自真心，自然就会受到感染，也对那人产生了敬爱之忱，换言之，对一个人的赞扬更多的是出于内心的情感。

因此，我是依据人们的判断而爱重一个人，不是依照你天主的判断，但只有你不会欺骗任何人。

但为什么人们的赞扬希埃利乌斯的时候满怀敬意，而赞赏一个赛车的有名驭者，或群众所称道的猎手时却不会这样呢？而且我也渴望受到这种敬意的赞扬呢！为何我虽赞赏并崇拜舞台上的角色，却不愿别人对伶人般对我与爱我？我宁愿是个无名小卒，也不愿得到这种来自舞台的名誉，我宁愿别人恨我，也不愿别人

这样崇拜我。在同样的灵魂中，会分列着各式各样轻重不等的爱好吗？为何我欢喜别人身上的某种优点，而在自己身上，即使不深恶痛绝，至少也感到讨厌而不肯接受？我们不都是人吗？一个爱良马的人，即使有可能变成马，也绝不愿自己变成马。这大概可以说明人们并不都乐意成为自己赞颂过的对象。可是对于名伶不能如此说，因为名伶和我同属人类。虽然我也是人，然而我欢喜别人之处正是我自己所不愿的。人真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主啊，你知道一人有多少头发，没有你的许可，一根也不能少，可是计算头发，比起计算人心的情感活动还是容易得多！

那位杰出的演说家使我敬仰，我希望也能和他一样；我的傲气使我徘徊歧途，随风飘荡，但冥冥之中，我仍受你的掌握。我真不知道，也不能肯定地向你承认，我对他的敬仰到底是由于人们对他的推崇，还是由于他本人具有被推崇的优点？试想，如果那些人介绍他的事迹时，哪怕是同样的事迹，如果不是出于赞扬而是带着指斥轻蔑的口吻批评他，我对他便不会如此热烈尊崇了。所以，介绍者的态度才真正决定了我对于他的感情。看，一个灵魂如果没有坚定的真理来支持，便会这样奄奄一息地趴着，随着议论者胸中所吐出的气息而升沉俯仰，光明就被蒙蔽起来，分辨不出真理了。其实真理就在我们面前。

当时我最关心的是设法使这位大人物看到我的言论和著作。如果得到他的赞许，那么我更是兴致勃勃；如果他不赞成，我这颗习惯浮华、得不到你支撑的心

就会受到打击。但我自己却很得意我的著作的，我很欣赏献给他的那部《论美与适宜》的著作，即使没有人赞赏，我也感到自豪。

十五

我还没有看出美与适宜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的妙化之中，惟有你全能的天主才能创造出万千神妙。我的思想检阅了物质的形象，对美与适宜下了这样的定义：美是事物本身使人喜爱，而适宜是两物彼此的和谐，我从物质世界中找到例子来证明我的区分，进而研究精神的性质，因为我对这一问题有着先入为主的谬见，就不能看出精神的真面目。真理的光芒冲击我的眼睛，可是我却将跃跃欲试的思想从无形的事物转向线条、颜色、大小这些无关紧要的琐屑细节，既然在思想中看不到这些，我便认为我不能看见我的精神。另一面，在德行中我爱内心的和平，在罪恶中我憎恨内心的混乱，我注意到前者具有纯一性而后者存在着分裂，因此我以为纯一性便是理性、真理和至善的自体。同时我还探讨恶的自体，认为它存在于无灵之物的分裂中，恶不仅是实体，而且具有生命，但并不来自你万有之源。我当时真是糊涂啊。

前者我名之为“莫那特斯”，作为一种无性别的精神体；后者我名之为“第亚特斯”，如罪恶中的愤怒，放浪中的情欲等，我并不知道这些有什么意思。原因

是我当时并不懂得，也没有人告诉我，恶并非实体，我们的理智也不是不变的至善。

犹如愤怒来自内心的冲动，内心动作失常，毫无忌惮地倒行逆施，便犯奸作科，情欲起源于内心的情感，情感要是毫无节制，就会陷于邪僻妄佞；同样地如果理性败坏，那么诡辞邪论就会玷污生命。当时我的理性就是这样。我并不知道我的理性应受另一种光明的照耀，然后才能享受真理，因为理性并非真理的本体。“主啊，是你点燃我的心灯；我的天主啊，你照明我的黑暗”^①；“你的满盈污巧了我们”^②，因为“你是真光，照耀着进入这世界的每一人”^③，“在你身上，没有变化，永无晦蚀”^④。

我企图接近你，而你拒绝我，因着我是骄傲的，于是你要我品尝死亡的滋味，我太疯狂了，狂妄地宣称我的本体就是你的本体，这种骄傲的论调真是不能容忍的啊！我明知自己是变化无常的，我羡慕明智，希望上进，但我宁愿想像你也是变化不定，不愿承认我不同于你。为此，你拒绝我，你拒绝我的顽强狂悖。我身为血肉，却责怪血肉；我如一去不返的风，我尚未归向你，我踉踉而行，投奔至既非你又非我、也不属于物质世界的幻象，这些幻象并非你真理为我创造的，而是我想像出的物质的形象，是我的浮夸凝滞于物质而虚构的。我责问你弱小的信徒们——他们本是我的同胞，我不自知的流亡在外，和他们隔绝——我纠缠不清地责问他们：“为何天主所造的灵魂会有错误？”但我不愿别人反问我：“为何天主会有错误？”

① 见《诗篇》
18首28节。

② 见《约翰福音》1章16节。

③ 见《约翰福音》1章9节。

④ 见《雅各书》
1章17节。

我不愿承认我变化不定的本性是在自入歧途，为此要承受错误的惩罚，我宁愿坚持你不变的本体是必然错误的。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二十六七岁，当时满脑子是物质的幻象。这些幻象在我耳边聒噪着扰着我的心灵。但甜蜜的真理啊，在我探究美与适宜时，我也侧着心灵之耳聆听你内在的乐曲，我愿“肃立着静听你”，“希望听到新郎的声音而喜乐”^①，但我做不到，因为我的错误叫喊着把我拖到身外，使我远离了真理，而我的骄傲又重重压在我身上把我推入深渊。你“不使我听到欢乐愉快的声音，我的骸骨不能欢跃”，因为尚未“压碎”^②。

十六

我大约20岁时，手边有一本亚里斯多德的《十范畴论》，我很容易就领会了它的内容，但是这种聪明对我有什么益处？我的老师，迦太基的雄辩术教授，提到范畴，便欢喜叹服，当时的所谓博士先生们都交口称道，我也向望羡慕，把它当作一种不知如何伟大而神圣的著作。有些人自称要领会这本深奥的著作，一定要听到明师的口头讲解，还要辅助以老师们在灰沙中的描摹刻画，才可勉强听懂，因此我和他们谈起来，他们只是毫无见解，只能听我讲自己的自学心得。

我以为这本书中相当清楚地谈到“实体”，如人，

^①见《约翰福音》3章29节。

^②见《诗篇》51首8节。

以及属于实体的一切，如人的外貌如何，身長几尺，是谁的弟兄或亲属，住在哪里，生在哪一年，站着或坐着，穿鞋的或武装，在做什么，或忍受什么，总之都属于其他9个范畴，上面我仅仅举一些例子，仅是实体一类，便有无数例子。

但是这一切对我毫无用处，反而害了我：我以为这10项范畴已经包括一切存在，于是我也这样来理解你天主神妙的纯一不变性，好像你也附属于你的伟大与你的美好，以为这两种属性都结合在你这一个主体上，也就只是一个物质而已。其实你的本体就是你的伟大与美好，而其他物体却不因为是物体就称得上伟大美好，其他物体即使比较小或者比较差，也仍然是物体。所以我对你的种种看法都是错误，并非真理，只是我可怜的幻想，而不是正确认识，真正理解了你的幸福之所在，你会命令说：“地要生出荆棘蒺藜”^①，我们原靠劳动才能得食，这命令在我身上执行了。

当时像我这样一个坏奴才，只知道听于各种私欲。虽然能够阅读一切所谓自由艺术的著作，能无师自通又有什么用处？我读得津津有味，却不知道书中所有正确的论点来自何处。我背着光明，却看见了被光明照耀的东西，我的眼睛看见受光照的东西，自身却受不到光明的照耀。我不靠别人的讲解，不费多少劲就能理解一切有关修辞、论辩、几何、音乐、教学的论著，主，我的天主，这些你都清楚，因为我聪明，我有敏锐的思想，这些都是你恩赐予我，但我并不知道

^①见《创世纪》
3章18节。

以此作为牺牲来祭献你。所以这些天赋不仅没有用，反而害了我。我争取到我的产权中最好的一部分，却不把力量保留在你身边，反而往远方去，挥霍在荒淫情欲之中。良好的赋禀不好好使用，对我便有百害而无一益，因为对我来说，一般劝学聪敏的人认为极难理解的那些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只有在向他们解释时，才能感觉到疑难之处，他们中间最先能领会我的解释的人，已经算得是最聪明了。

但这对我有什么用处？当时我认为你，主、天主和真理，不过是一个浩瀚无垠的光明物体，而我即是这物体的一分子。唉，真是荒谬绝伦！但我当时的确这样。既然我当时公开对别人传授我的谬说，不知羞耻地向你狂吠，现在我也甘愿无比羞愧地向你忏悔，缕述你对我的慈爱，向你呼吁。当时难解的著作在我这里畅通无阻，而有关信仰的道理却在我的心中寸步难行，我既然因此犯了丑恶不堪、亵渎神圣的错误，那么我的聪明对我有什么用处？相反地，你的孩子们，始终依恋在你膝下，在你教会的巢中，有纯正的信仰作为饮食，安稳地等待羽毛丰满，长出爱德的双翅，即使思想鲁钝，又有什么关系呢？

主，我的天主，我们希望常在你的羽翼之下，请你保护我们，扶助我们。因为我们的力量和你在一起时才是力量，你的怀抱将从我们的孩提时代一直到白发将尽的暮年。如果靠我们自身，便只有脆弱。我们的福利在你身边才能安稳不失；一离开你，便会走入歧途。主啊，从现在起，我们要回到你身边，为了不

再失足，我们的福利在你身边是不会匮乏的，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福利。我们不必担心过去离开他，而现在回来时找不到归宿，因为我们流亡在外时，我们的安宅并未坍塌，你的永恒就是我们的安宅！



达芬奇：岩石旁边的玛利亚



拉斐尔：“主显圣容”

卷 五

一

你赋予我唇舌，你督促我的唇舌歌颂你的圣名，请你允许我的唇舌向你奉献我的忏悔作为祭品。请治疗我全身的骸骨，使我的骸骨说：“主，谁能和你相似？”^①不过，一个人向你忏悔自身的情况，哪怕并没有告诉你什么，哪怕一颗心关闭着，没有把内心的底蕴全部呈现出来，也瞒不过你的眼睛，再顽强的人也挣不脱你的掌握。你出于慈爱，或者为了报复，能随意软化我们的顽强，“没有一人不受到你的熏炙”^②，就如太阳遍照每一物。

使我的灵魂为爱你而歌颂你，为歌颂你而向你诵说你的慈爱。你所创造的一切始终在歌颂你，从不沉默，从不中断。归向你的一切精神体通过口舌歌颂你。一切动物，一切物质是通过观察者的口舌歌颂你：凭借你所创造的万物，我们的灵魂，能摆脱疲惫疏懒，站立起来走向你，到达这些千奇万妙

①见《诗篇》
35首10节。

②见《诗篇》
19首6节。

的创造者的身边，那里才能真正恢复元气，才是真正
的力量。

二

任凭那些犹豫不定和作恶多端的人逃避你吧！你依旧注视着，洞彻他们的黑暗。即使这些人是极为丑恶的，万有依然是美丽的，即使万有包括这些人在内，这些人能损害你吗？他们能破坏你的统治吗？你的统治从天涯到地角都是公正而完善的。他们力图逃避你的圣容，但能逃向何方？到哪里能使你找不到他？他们所以逃遁是为了不要让鉴临的你看见他们，他们闭上了眼睛冲撞你——这些不义的人冲撞你，也受到了正义的处分。因为你并不放弃你所创造的任何部分，他们自愿置身于你的慈惠之外，触犯你的正义，领受你严峻的处分。显然，他们并不知道你是无所不在，而不受空间的限制的，你始终俯鉴着远离你的人，希望他们回身来找寻你。他们叛离了创造的主宰，但你并不放弃他们。希望他们自觉地回身找寻你，你就在他们心中。谁向你忏悔，投入你的怀抱，因困顿流离而在你怀抱中痛哭流涕，你就在他心中，你会和蔼地擦干他们的眼泪；因为，主，你不是血肉之躯，你是创造他们的天主，现在你又再造他们，安抚他们。但我追求你的时候，我自己究竟在哪里呢？你在我面前，我则远离我自己，我不曾找到我自己，当然更不能找

到你了。

三

我将在天主之前，谈谈我29岁那一年了。

这时有一个摩尼教的主教来到了迦太基。这人名叫福斯图斯，他有着优美的辞令，就像魔鬼张开一张巨大罗网，许多人被他的辞令所吸引而堕入网中。我虽然也赞赏他的辞令，但我能明确地区分他的辞令和我追求的事物真理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对于人们交口称道的福斯图斯，不着眼于盛辞令的器皿，而着眼于他对我的知识所能提供的菜肴，因为我在这之前已久闻他学识渊博并擅长自由艺术的声誉。

我已经读了许多哲学家的著作，并且记在心里。我拿摩尼教的冗长神话和这些论点做了比较，我以为那些“多才多艺，能探索宇宙奥秘，却不识宇宙主宰”^①的人们所论列的知识和论点要比摩尼教可信。但你，“伟大的天主，垂怜卑微的人而藐视骄傲的人”^②，你俯就诚心谦卑的人。而那些骄傲的人，即使技艺奇特而精密，能计算星辰与沙砾的数字，度量天体，窥测星辰运行的轨道，却找不到你。

凭着自己的理智和你所赋予的才能，他们探求以上种种奥秘精深的东西，的确发明良多。他们能在好几年前预言某日某时某刻有日月蚀，他们所预测的丝毫不差地应验了。

①见《旧约·智慧书》13章9节。

②见《诗篇》138首6节。

人们对这些成就赞不绝口，不了解这种学问的人则瞠目结舌，惊愕无比，只有那些行家矜矜自得沾沾自喜。这种没有神明的骄傲使他们和你的无限光明隔绝。他们能预测日蚀，却看不到自身的晦蚀。原因是他们不能本着宗教精神探求他们所以能探求以上种种的才能来自何处。即使他们发现是你创造他们，也不肯把自己贡献于你，他们祭祀自己，却不肯以自身祭祀你，他们不肯宰杀“空中飞鸟”一般好高骛远的意愿、“海中鳞介”一般“潜行深渊”的好奇心，以及和“田野的牲畜”一样的安逸享乐，使你天主能用销铄一切的烈火来烧毁导致他们死亡的欲望，赋予他们不朽的生命。

他们所计算的万物，原本是你凭借着基督，这天主的道路和诺言，而创造的。你天主还创造了能计算的人类，创造了他们观察万物的观感和所以能计算的理智。“你的智慧是无限无量的”^①。“你的独子成为我们的智慧、正义与圣德”^②，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向凯撒纳税。这些人不认识这一条从自身下降到圣子，再通过圣子而上升到圣子的道路。他们不认识这条道路，自以为灿明如星辰般高高在上。因此坠落到地上时，他们冥顽的心便立刻昏暗了。他们对于受造物有许多正确的见解，但没有虔诚的心来寻求真理、寻求造物的主宰，因此一无所获。即使找到，须“认识了天主，但不能以崇奉天主的敬礼荣耀他”，不感谢他；他们的思想流于虚妄，反自以为聪明，把本属于你天主的占为己有，因为这样，他们既狂妄又盲目，竟然

①见《诗篇》
147首5节。

②见《新约·
哥林多前书》1章
30节。

以自身种种强加于你，即是以虚妄归于你真理本身，“把不朽天主的光荣比做朽坏的人，以及禽兽蛇虫一般的偶像，以你的真理变为邪说，他们不崇拜奉事造物的主宰，反而崇奉受造之物”^①。

他们观察受造物所得出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推算时辰季节并用观测星辰相互印证的理论也被我深入领会和接受，我拿它们和摩尼教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著进行比较，发现摩尼教这个方面的知识完全是痴人说梦，而教外哲学著作有关夏至冬至、春分秋分、日蚀月蚀以及类似现象所给我的知识，在摩尼教的著作中都毫无记载。摩尼教只命令我们相信，可是这种信仰不符合有学术根据的推算，和我所目睹的事实不仅不能吻合，而且截然相反。

四

主，真理的天主，是否只要通晓这些事理，就能使你愉悦？精通这一切而不认识你的人是不幸的，相反地，不知道这一切而能认识你的人是有福的。既认识你，又明白这一切，并不因这些知识而更有福。相反地，能认识你，若能以敬事天主之礼荣耀你，感谢你，不使思想陷于虚妄，那么他所得的幸福应该完全得之于你。

^①见《新约·罗马书》1章21—25节。

如果一个人有一棵树，他能享用这棵树又懂得感谢你，哪怕他不知道这树高多少，粗多少，一定比另

一个知道有多少高，有多少枝丫，但不占有这树，也不认识这树的创造者的人更好。对于信徒也是一样，“似乎一无所有，却一切都有”^①，世间一切财富都属于他，他归向你，一切为你服务，哪怕他不知道北斗星的轨迹，但无疑地，这人比一个能计算天体星辰，称量元素，却忽视了是你“用尺度、数字、衡量处置万物”^②的人更好。

五

但谁能要求一个摩尼教徒论撰这些事物呢？因为即使不知道这些事，也能做一个虔诚的信徒。你对人说过：“诚信即是智慧。”^③有人精通这些学问，他也可能并不知诚信为何物，但一人既已对此种学问一无所知，还敢无耻地教导别人，这人绝不可能是虔诚的信徒。如果只是一味标榜那些尘世间的学问，即使确有所得，终归还虚妄，真正的诚信在乎运用这些学识来赞颂你。由此可见，摩尼教人违反了此项原则，精于此道者证明他完全是不学无术，而敢于对不懂究里的事情信口雌黄，更能清楚看出他对于其他比较深邃的问题也是一窍不通。但这人又不愿受到别人轻视，于是就力图使人相信那赋予信徒恩宠的“圣神”、“施慰之神”，威权神力都附在他身上。有人揭发了他关于天体日月星辰运行的谬论，这一切本与宗教无关，但他的狂妄依旧敢公然亵渎神明，因为他不仅谈论他所

①见《新约·哥林多后书》6章10节。

②见《旧约·智慧书》11章20节。

③见《旧约·约伯书》28章28节。

不知的事情，甚至恬不知耻地发挥他的不经言论，还自称有神圣的威权。

我听到某一基督徒谈论他不懂的事情的时候漏洞百出，还能耐心地听他的见解，是因为我认为这种错误对他没有害处，虽然他不懂物质世界中受造物的地位和性质，但他对于你万有的创造者的信仰是正确的。相反，如果他为这些问题关系到信仰的道理，而且敢于固执他错谬的成见，那么便对他有害了。但即使有这样的弱点，在信仰的摇篮中时，有母亲的慈爱扶持着，从新成长为“完人”，便“不再随各种学说的风气而飘摇动荡了”^①。

至于那一个人在信徒之前以博士、权威和领导自居，宣称相信而跟随他的人，所跟随的不是一个凡人，而是跟随他身上的“圣神”。这人的荒谬既然如此明白无误，那么我们对这样的疯狂，又怎能不深恶痛绝呢？

但我尚未能确定根据他的话，能不能解释，对于其他书籍所载的日夜潜运，星辰明晦等现象，如果可能，那么我对于事物的真相依旧疑而不决，我仍将相信他具有圣德，仍将奉他的理论作为我信仰的主臬。

六

^①见《新约·以弗所书》4章13节。

在这九年当中，我的思想犹豫，我听信他们的话，怀着非常热烈的愿望等待那位福斯图斯的到来。因为原先我偶然接触到的一些教徒，他们不能答复我所提

出的问题时，便捧出福斯图斯，据说只要他一来，我和他一谈，这些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即使有再重大的问题，他也能清楚解答。

他终于来了。我觉得他的确十分风趣而且善于辞令，他口里所说的，哪怕是老生常谈，也会比一般人说得更加娓娓动人。可是如果这位彬彬有礼的斟酒者仅递给我一只名贵的空杯，怎能解除我的酒渴呢？我早已熟悉了这些陈词滥调，不会因为说得更动听就感到新颖，也不会因为说得更详细就感到真实，更不会认为福斯图斯相貌端好、口才伶俐便确信他也有明智的灵魂。向我吹嘘福斯图斯的人并没有品鉴人物的本领，不过凭他娓娓的谈论，便认为他有慧根、有卓见。

我还接触到另一类人：他们怀疑以细腻、圆满的语句不能用来陈述真理，因此就不能倾心接纳。我的天主啊，教导我的方式神妙隐微，我所以相信是因为你的教诲都是正确的，不论在什么地方，凡真理照耀之处，除了你，别无其他真理的导师。我受你的教导，已能懂得，一件事是否成为真理并不在于能否用巧言令辞来加以表达，也不能因为言语朴拙而视为错误；但也不能因为言语粗率而视为真理，因为言语典雅而视为错误；总之，智与愚，犹如美与恶的食物，言语的巧拙，不过是杯盘的精粗，但是不论杯盘精粗，都能盛这两类食物的。

我对这人向往已久，这时听他热烈生动的议论并善于用适当的辞令来表达思想，的确感到佩服。我不仅和别人一样佩服他，而且比别人更推崇他。但起初

他常被听众包围，我无法同他作一问一答的亲切谈话，向他提出我所关心的问题。这使我很不耐烦，后来终于有了机会，我和朋友能和他叙谈，而且时间也适宜于互相酬答，我便向他提出一些使我不安的问题，但我发现这人除了文法之外，对于自由学术其实一无所知，而对文法的造诣也不过尔尔而已。由于他读过几篇西塞罗的演说，一两部塞内卡的著作，一些诗集和摩尼教用良好的拉丁文写成的几本书，加上日常口头的训练，使他的口才足以应对，他善于利用自己的优点，加上又具有某种天赋的风度，因此更有风趣，更吸引人。

主，我的天主，我良心的裁判者，据我记忆所及，是这样吗？我在你面前，揭露我的心和我的记忆，当时你在冥冥之中引导我，把我可耻的错误陈列在我面前，使我看见便感到悔恨。

七

对于福斯图斯，我本来希望他能解决我疑难的问题，但我看出那些我以为他擅长的学问他其实只是一无所知，这时我开始绝望了。如果他不是摩尼教徒的话，那么，哪怕他不懂这些学问，也可能具有真正的虔诚信仰。但摩尼教的书籍中，处处充斥着对有关天象日月星辰的冗长神话：我以为福斯图斯能参照其他书籍的指示，根据推算而作出的论证来对照摩尼教的

神话，为我做出明确的解答，对于事实能提出同样让人满意的回答和解释，使我知道摩尼教书中的论点更可取，这时我已发现他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但我仍然提出问题，请他研究和讨论。他很谦虚地推卸了，不敢接受这个任务。他知道自己不懂，而且坦白承认了这一点。并不像我所遇到的许多大言不惭者，竭力想说服我，却不知所云。他确是有心人，也颇有自知之明，虽然他的心并不“坦坦荡荡地对着你”^①，他知道自己学识不够，不愿冒失地辩论他毫无把握的问题。他知道那会使他陷入绝境。他的诚实更使我同情他。因为虚心承认的美德比我所追求的学问更加可贵。对于一切疑难而微妙的问题，我觉得他始终抱有这种态度。

从此我打消了研究摩尼教著作的兴趣。我对教中其他博士们日益感到失望，因为他们中间的文学，因为我那时已担任迦太基的雄辩术教授，教导青年文学。我和他一起阅读的书籍，或者是他早已耳闻而愿意阅读的，或是我认为适合他的才能的。总之，自从认识这个人之后，就打消了在该教中作进一步研究的计划。但我没有和他们完全决裂，因为我找不到更好的学说，除非得到新的光照，使我作更好的选择，不然我决定仍然暂时满足于过去盲目投入的境地。

那个福斯图斯，本来对许多人是“死亡的罗网”^②，而我却不知不觉地解脱了他束缚我的罗网。我的天主啊，这是因为有你在深谋远虑，尽管难以觉察，你的双手并没有放弃我，我的母亲从她血淋淋的心中，用

^①见《新约·使徒行传》8章21节。

^②见《诗篇》18首5节。

日夜流下的眼泪为我祭献你。你用奇妙的方式对待我。我的天主，是你在引导我的，因为“主引导人的脚步，规定人的道路”^①。不是你双手再造你所创造的东西，怎能使我得救呢？

八

你又促使我听从别人的意见，动身前往罗马，宁愿在罗马教授同样的课程，也不愿再停留在迦太基。

我不能略过而不向你忏悔，我所以作此决定的原因，因为在这些经历中，我们一直在深思和赞颂的是你高深莫测的计划和对我们关切备至的慈爱。

我之所以愿意前往罗马，不是由于更优的待遇和更高的地位——虽然当时我对两者并非无动于衷——主要的，几乎是惟一的原因，是因为我听说罗马的青年比较能安静地读书，接受比较严格纪律的约束，不会乱哄哄的，肆无忌惮地冲进另一位教师的教室，没有教师的许可，绝不容许学生闯进教室去。相反地，在迦太基，学生的放肆几乎令人愤怒而且痛恨，而且无法制裁，他们横冲直撞，恬不知耻，近乎疯狂地扰乱秩序，也扰乱每一学生的利益。人们无法想像他们的冥顽不灵，他们干出的种种不正当行为，若非习气纵容，就该绳之以法。这种习气更显示出他们的堕落在不堪，因为他们做了你的永恒的法律所绝不容许的事，还若无其事，自以为无关紧要；其实他们的盲目

^①见《诗篇》
37首23节。

行动就是一种惩罚，他们所身受的害处远超过加给别人的害处。

我在读书时期，便不愿染上这种习气，可是我做了教师，却不能不加容忍，而我想到一个没有这种行径的地方去。因此我根据一个熟悉情况的人的介绍，愿意到罗马去。可是只有你才是“我的希望，我在人世间的福分”^①，我易地而居，在迦太基我如芒刺在背而想逃离，人们摆出罗马的妩媚风光来吸引我，这些都是出于你的安排，你想通过这样来拯救我的灵魂，这些人都爱着死亡的生命，有的在沉沉醉梦之中，有的则做出虚妄的诺言，你却暗中利用我和这些人的腐朽来纠正我的步伐。那些人，被可耻的疯狂所蒙蔽，专门来捣乱我的安闲生活，另一方面，这些劝我改变环境的人，也只是出于尘俗之见，我则厌恶我在此地所受的真正痛苦，因而追求期待中的那边的幸福。

天主啊，你是知道我为何离此而他往的，可是你并不向我点明，也不指示我的母亲。她因为我的出走几乎肝肠寸断，她一直跟我到海滨。她和我寸步不离，竭力要留住我，或跟我一起动身。我欺骗她，推说有朋友等候顺风开船，在他出发之前，我不愿离开他。我说谎，欺骗了我母亲，欺骗了这样一位母亲！我竟出走了。你的慈爱毕竟宽赦了我这一罪行，尽管我满身丑恶，你还让我不被海水淹没，引导我到你恩宠的泉水中洗涤我，并擦干了我母亲在你面前为我流在地上的泪水。

我的母亲不肯独自回去，后来勉强听我的劝说，

^①见《诗篇》

142首5节。

答应那一夜留在离我们泊船不远的一所纪念西普利亚努斯^①的教堂中。可是就在那一夜，当她还在堂中祈祷痛哭的时候，我却偷偷地溜走了。

风起了，扯足了我们的布帆，海岸在我们的视线中远去了。翌晨，留在彼岸的母亲悲痛得如痴如狂，她的埋怨声、呻吟声，上彻你的双耳，而你并不理睬她。你为了扫除我的私欲，让我随欲望而去，我的母亲偏于骨肉的爱，于是你用痛苦的鞭子惩罚她，因为她喜欢我在她身边，如寻常母亲的心情，而且远超过寻常的母亲，但她想不到我的出走，是你为她准备的莫大快乐。因她不会想到，所以只有痛哭、悲号，这种苦况说明夏娃传给她遗产，她在呻吟中生育了我，又用呻吟来寻觅我。但她埋怨了我的欺骗和狠心后，又转而为我向你祈祷，回到家中继续她的日常生活，我则继续我前往罗马的行程。

九

^①西普利亚努斯（Cyprianus），基督教早期教父之一，迦太基主教。

^②见《新约·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

我到罗马了，迎接我的是一顿疾病的鞭子，我正带着我一生对你、对我、对别人所犯的罪愆，走向地狱，这罪业既多且重，加重了使“我们在亚当身上死亡”^②的原罪之铁链。这些罪恶，你尚未因有基督而宽赦我，基督也尚未用十字架解除我犯罪后和你结下的仇怨。因为我当时所信仰的基督不过是一个幻象，幻象怎能用十字架解除仇怨呢？我的灵魂已陷于真正的

死亡，而我当时还以为基督的身躯之死是虚假的。我自己的灵魂之死才是真的，因为怀疑基督之死，我的灵魂也初和基督身躯之真亡一样不可能再生。

我的热度越来越高，几乎就要死去了。如果我当时死去，我只能到烈火中，按照你的真理法则，去接受我一生罪恶应受的极刑，此外别无出处。我母亲并不知道我生病，但她虽然不在，却为我祈祷，不论她在哪里，无所不在的你，俯听她的祈祷，我身在罗马，虽然我叛逆的心依旧在痼疾之中，你却怜悯我，恢复我的身体健康。

我处于在这样严重的危险中，也不想领受“洗礼”。童年的我真的比当时的我好，我童年时会要求热心的母亲为我举行“洗礼”，这一点上文已经回忆而忏悔过。我所度过的岁月只是在增加我的耻辱，你不使我如此不堪的灵与肉双双死亡，而我反而狂妄地嘲笑你忠告的良药。如果我母亲的心受此打击，创伤将永远不会痊愈。我真是无法描述我母亲对我所抱的心情，她的精神为生养我所承受的劳苦，远超过她肉体生我时忍受的痛苦。

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猝然死去，必会使慈母伤心欲绝，我不知道这创伤将如何治疗，她在连续不断的祈祷，这如许的祈祷到哪里去了？它们只能到你那里，你，慈爱的天主，能轻视一个节妇的忏悔谦抑的心吗？她乐善好施，服从并伺候你的圣贤们，她到你的祭台前参与献礼，早晚两次到你的圣堂中，去听你的圣训，从不间断。排斥去听那些无稽之谈，或老太婆的饶舌，

而你也听她的祈祷。她流泪，不是为了向你祈求金银，或人世间飘浮脆弱的东西，而只要挽救自己儿子的性命，而她能这样做，也是出于你的恩赐，你能轻视她的眼泪，拒绝而不加援助吗？主啊，当然不会的，相反地，你在她身边，答应她的要求，实行你预定的步骤。你在梦中给她的答复，我上文已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她总是念念不忘，在日常祈祷中，奉为你给予她的保证，你绝不会欺骗她。因为“你的慈爱是永远不匮的”^①，你宽免了一个人所负的债后，又对这人许诺，反而使你自己负了债务。

十

你治疗我的疾病，使你婢女的儿子恢复肉体的健康，为了能给他另一种更好、更可靠的健康。

这时我在罗马依旧和那些骗人的伪“圣人”保持联系，因为我不仅和一般教徒、“听讲者”^②——我的房东也是其中的一分子，我在他家中从患病到痊愈——还和他们的所谓“选徒”交游。

那时我还以为我犯罪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犯罪，而是不知道哪一劣根性在我们身上犯的，与我无关，所以不仅毫无羞愧还自豪自己能够置身于事外。因此，我做了坏事，不肯认错，不肯求你治疗我犯罪的灵魂，而归罪于不知道哪一个和我在一起而并非我的东西。这只是一味地喜欢推卸责任。其实这完全是我，是我

①见《新约·哥林多前书》118首1节。

②指摩尼教的普通信徒。

的狂妄把我一分为二，使我与我相持，我既不承认自己是犯罪者，这罪更是无可救药了。我是如此无赖凶悍，宁愿你全能的天主在我身上失败而任我毁灭，不愿你为了挽救我而战胜我。

你尚未“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使我的心不倾向邪恶的言语，使我不和作恶的人同恶相济”^①，因此我仍然和他们的“选徒”往来，但我已经不抱希望继续深造这种错谬百出的论说。在我尚未找到更好的学说之前，我决定暂时保留，但已经对它比较松弛了。

这时我心中已产生了另一种思想，当时有所谓“学园派”的哲学家，我认为他们的见识高于这些人，他们主张对一切怀疑，人不可能认识真理。我以为他们的学说就是当时一般人所相信的那般肤浅的，其实我尚未捉摸到他们的真正思想。

我也毫不掩饰地批评我的房东，我觉得他过分相信摩尼教书中所充斥的荒诞不经之说。但是我和他们的交谊依旧亲近。我已不像过去那样热心地为该教辩护，可是由于在罗马匿居着许多摩尼教徒，又由于我只和他们熟悉——我便懒于探求其他宗教，我也不再希望在你天地的主宰、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的创造者的教会内寻获他们以前使我脱离的真理。我荒谬地相信你具有人的肉体，和我们一样方趾圆颅，这实在太荒谬了。想到我的天主，我只能想像出一团物质——我以为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是如此——这是我所以坚持错误而不可避免的主要而且几乎惟一的原因。

^①见《诗篇》

141首3—4节。

为此我也相信存在着恶的本体，摩尼教中称为“地”，想起来是一团可怖的、丑陋的、混浊的东西或是一种飘浮轻忽的气体，这在他们想像中是在地上爬行的恶神。由于我尚有一些宗教情感，我必须相信善神不能创造恶的本体，因此我把这团东西即无限的它和同样无限的善对峙着，恶的势力比较小，善的势力比较大，从这个害人的原则出发，产生了其他一切侮辱神明的谬论。

为什么我的思想每次企图返回到公教信仰时都总觉障碍重重？因为我理想中的公教信仰，并非真的公教的信仰。我以为设想你天主——我诵说你的慈爱天主——我认为除了和恶神对立的部分必然有限度外，其余部分都是浩瀚无限，这比设想你各部分都限制于人的形体之中，一定更符合虔诚的宗教精神。我相信你没有创造恶——由于我的愚昧无知，我心目中的恶是一个实体，甚至是物质的实体，因为我只能想像精神是一种散布于空间的稀薄物体。这样也比相信恶的本体来自你要好。至于我们的救主，你的独子，我以为他是为了拯救我们，而从你光明的庞大体质中分出来的，除了我的凭空想像的之外，我对他什么也不相信。因此我以为这样的性体不可能生自童女玛利亚，否则必然和肉体混淆；而按照我的想像，一旦和肉体混合，就会受到玷污。因此我害怕相信他降生成人，因为这样我将不得不相信他受血肉的玷污。

现在，读到我忏悔的人们，凡已蒙受你的宠光，

将善意地、亲热地嘲笑我，可是我当时的确是如此。

十一

其次，在我看来，你的信徒们很难辩驳，那些摩尼教中人对你的《圣经》所提出的批评。但我有时很希望能和一位精通《圣经》的人讨论每一个问题，听取他的见解。

在迦太基的时候，有一位名叫埃尔比第乌斯的人曾对摩尼教徒作过演讲和辩论，当时我对他的言论留下了一些印象，因为他引用了《圣经》上几段很难解答的文字。摩尼教徒的回答，在我看来是软弱无力的。所以他们自己也不轻易公开发表，仅仅私下对我们提出。他们说新约文字已经不知道由那些人窜改过，窜改的目的是把犹太人的法律窜入基督教教义，但他们却又拿不出一本未经窜改的本子。而我一方面也只能想像物质，在那些“庞然大物”的掌握压迫之下，我几乎透不过气，也就无从呼吸你的真理的清澈纯净的空气。

十二

我开始在罗马教授雄辩术，这是我来这里的目的。我先在家中招收一些学生，经过他们的宣传之后，外

界开始注意我了。

我听到罗马有一种非洲没有的情况。别人告诉我，这里并没有非洲那些败坏青年的捣乱行为，但是为了赖学费，许多学生会一起串通好，突然转到另一个教师那里，因为觉得钱财重于信义而不惜违反公道。

我也憎恶他们这种行径，这种憎恶说起来也不能算很正当，因为我之所以怀恨他们，与其说是为了他们损害别人的非法行为，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直接损害了我的利益。

这种人谈不上有人格，他们“远离你而犯奸淫”，追逐着时间所玩弄的浮影，贪嗜着粪土般的利益，宁愿玷污他们的双手，拥抱着他们无法掌握的世界，却蔑视永久存在的你。而你正在呼唤并宽恕一切失身于邪恶而能迷途知返者。现在我一面是憎恨这种人的败坏无耻，一面却爱他们，希望能纠正他们，使他们看到所钻研的学问的可贵，而不营营苟苟于金钱，爱你真理的天主，更爱真正幸福的泉源与纯洁的和平。但那时我只为自身打算，不愿忍受他们的恶劣行为，而不能为你打算，希望他们改过向善。

十三

这时，米兰派人到罗马，请罗马市长委任一位雄辩术教授，并授予他公费旅行的权利。我希望谋求这个职位，于是借助了那些沉醉于幻想的摩尼教徒——

我从此将和他们脱离关系，但我们双方都不知道。我写了一篇演说稿上呈于当时的市长西玛库斯，他表示满意，便派我去米兰。

我到米兰后，便去拜谒安布罗西乌斯主教这位杰出的人物，虔敬你的人，当时已经举世闻名。他的言论坚强有力，把你“麦子的精华”、“欢愉之油”^①和“和醇的酒”^②散发给你的子民。我不自觉地受你引导而走向他，使我自觉地受他引导而归向你。

这位“天主的人”慈父般地接纳我，并以主教的风度欢迎我来此作客。

我开始敬爱他，不过起初我只把他视为一个和蔼有礼、可亲可爱的人物，并不把他当作真理的明师，我已不希望在你的教会内找到真理。我很用心地听他对群众所作的谈论，但我们目的更像是要检测他的口才是否与他的声誉相符，是过还是不及，而不是抱着应有的目的来听取真理；我全神贯注地聆听着，被他的辞令所吸引，但对于内容并不在意，甚至抱着轻视；我欣赏他谈吐的典雅，觉得他比福斯图斯更渊博，但论述的方式，则福斯图斯更有风趣，更容易感动人。至于内容则两人无可相比，前者沉溺于摩尼教的谬说，后者却以最健全的生命之道传给大众。

救恩还远离着像我这样的罪人，但我渐渐地、不知不觉地在走近它。

①见《诗篇》81首16节，45首7节。

②引用安布罗西乌斯的一句诗。

十四

我不关注他所议论的内容，仅着眼于他论述的方式——我虽然不希望通向你的道路就此畅达，但总抱着一种空洞的想望——然而随着我所钦慕的辞令，我以为忽视的内容，也一起进入我的思想了，我无法把二者完全分开。因此我在倾心接纳他滔滔不绝的辞令时，也就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其中所涵的真理。

我开始觉得，他的见解的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这之前，我以为面对摩尼教徒的责难公教信仰只能哑口无言，但这时我觉得公教信仰并非蛮不讲理地坚持，特别是一再听了安布罗西乌斯解答《旧约》上一些疑难的文字之后；我觉得自己过去是钻进字面意义的牛角尖而走入死路。听了他从文字的精神来诠释《旧约》中许多的记载，我后悔我曾经绝望，后悔我过去相信摩尼教对《旧约》律法先知书的讥议排斥是无法反驳的。

但我并没有因此就感觉到应该就此走向公教，因为即使公教有博学雄辩之士能详尽地、合理地解答难题，但摩尼教信徒也没有被我完全排斥。双方旗鼓相当。总之，在我看来，公教虽不是战败者，但也还没有胜利。

我希望能找到可靠的证据，来证明摩尼教的错误，于是整天竭思苦虑。但我当时实在无法想像出一种精

神体，使我能立即驳斥摩尼教的凿空之说，把它从我心中排斥出去。不过对于我的感官接触到的物质世界和自然界，通过观察、比较后，我看出许多哲学家的见解可靠得多了。

因此，我开始怀疑一切，在一切中摇摆不定，依照一般人的理解这是一种“学园派”的原则。我决定脱离摩尼教，因为哪怕我犹豫不决，我也已经看出许多哲学家的见解优于摩尼教，所以不应再流连于摩尼教中，至于那些不识基督名字的哲学家，我也并不信任他们，不会他们治疗我灵魂的疾病。

为此，我决定在父母所嘱咐的公教会中继续做一名“望教者”，等待可靠的光明照耀我，指示我前进的方向。

卷 六

一

“我从小就仰望你”^①，但这些日子里，你究竟在哪里？你退缩隐藏到哪里去了？不是你创造了我，使我异于走兽，灵于飞禽吗？我在倾斜的坡路上暗中摸索，我在身外找寻你，我找不到“我内心的天主”，我沉入了海底，我失去了信心，对于寻获真理已经是绝望了。

我的母亲已追踪而来了，她凭着坚定的信心，不辞漂洋过海来寻找我，她凭依着你，所以一路上能够履险如夷。遇到渡海时的惊涛骇浪，凡是初次航海的人，往往需要水手们的慰藉自己的恐惧；她却反过来安慰船上的水手们，保证他们的旅程安全，因为她在梦中已经看得到你的指示。

她看到我正处在严重的危机中，对于寻求真理已经绝望。我告诉她我已经不是摩尼教徒，但也不是基督教徒，她听了之后，稍稍缓和了对我可怜处境的焦

^①见《诗篇》
21首5节。

虑，但也并不像听到意外的喜事一般欢欣鼓舞，因为她曾在对你祈祷时把我当作已经死去一样痛哭，但在她内心里也知道你必然会唤回我的生命。她把意象中已经死去的我奉献于你，希望你对寡妇之子说：“少年，我命你起来。”希望“死人坐起来，开始说话，交还给他的母亲。”^①我虽未曾获得真理，但已从错误中得救。不仅如此，她确信你已允许把我整个交还给她，包括目前未完成的部分，所以她安定地、而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凭着基督她相信在她生前，一定能看到我成为热心的基督教徒，她对我是如此说，而对你，慈爱的泉源，她则加紧祈祷，祈求你加速你的援助，照明我的黑暗。她到圣堂中极为热切，全神贯注地聆听安布罗西乌斯的言论，犹如仰吸“流向永生的泉水”^②。她敬爱安布罗西乌斯犹如敬爱天主的使者，因为她知道是安布罗西乌斯引导我进入这种迷茫的境界，她坚信我从疾病回复到健康正应如医学上所谓若“乐弗瞑眩，厥疾弗瘳”。

二

当她展谒圣人的坟墓时，她带了酒羹和面包去，这也是她在非洲时的习惯，但守门者阻止她，她知道这是主教的禁令，就虔诚而虚心地服从了，她非常自然地承认自己的不良习惯，绝不抱怨禁令，这种态度真让我惊讶。为什么她能做到这样？正是由于她的思

^①见《新约·路加福音》7章12节。

^②见《新约·约翰福音》4章14节。

想不为酒困，能坦然捐弃旧习而绝无仇视真理之心，不像许多男女听到提倡节制的歌曲时，就像酒徒们对着一杯薄酒那样感到兴味索然。她带着一篮寻常菜肴，除了自己吃一些外，其余的分给别人，为了和众人保持一致，她也合乎节制地稍饮一小杯淡酒，如果依照旧例，向几位死者的坟墓致敬，她就斟酒一盏向各墓遍致敬意，就以这淡酒和水分酌在场的人，自己则奉陪着稍饮少许。她这样做，既合于虔诚的礼数，也是严于嗜饮的克制。

安布罗西乌斯这位著名的讲道者，亦即热心的主教禁止供祭饌祀的方式，即使有节制的人也在所不准，一面为了防止人们借机酗酒，一面也因为这种类于祭祀祖先的仪式，未免近似外教的迷信，我的母亲对此欣然从命。她知道与其供上盈筐的人间珍肴，不如把一颗心供奉于殉教者的墓前，而对贫穷的人，她则尽力施舍，同时他在那里参加了分食“主的圣体”的礼仪，因为殉教者效法主的受难而牺牲，因之获得花冠。

主、我的天主——这是我的心在你面前对这事猜想——我以为如果禁止供饌仪式的不是她所敬爱的安布罗西乌斯，要使我母亲去除这个习惯，真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她为了我的得救，所以特别敬重安布罗西乌斯，而安布罗西乌斯看见她如此虔诚生活，如此热心于各种善举，如此经常地参拜圣堂，对她也很敬重。安布罗西乌斯常常对我称颂她的懿行，祝贺我有这样一位母亲，可是他不知道她有这样一个对一

切怀疑，不想找寻生命之道的儿子。

三

我在祈祷时还不知道呻吟，也不会向你乞援，我所做的只是在专心致志地探求，我的思想为辩论而辗转反侧。在我当时看来安布罗西乌斯不过是一个世俗场中得到许多大人先生尊敬的幸运人物。惟有他的独身不娶，我认为是我办不到的。至于他所抱的希望，他声望卓著因此而遭受的考验，所作的奋斗，他在困难中所享有的安慰，在你怀抱中感悟舒展的滋味，对于这一切，我是毫无概念，也一无经验。

同样地，他也难以了解我内心的动荡，我所面临的危险深渊，我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向他请教我所愿请教的事情。他门庭若市，都是有要事有困难请他帮助的人，他无暇与我细谈，让我受益。至于没有人找他的一些余暇，他进必要的饮食以维持身体，从事阅读来维持精神。

在阅读的时候，他采用默读，眼睛一页一页浏览下去，用心体味意义，口舌则不出声而休息。往往我们到他那里——因为他从禁止任何人入内，也没有事先传达的习惯——见他在凝神阅读，我们在静默中坐了片刻，便退出了（因为看见他如此全神贯注于书中，谁敢打扰他）。我们觉得他可能好不容易才得到这片刻的空暇，摆脱事务的纷扰，不作他用，专用之于

调养精神，我们实在不应该冒昧打扰他。可能他不出声，是为了避免听者注意晦涩的文字要求他停下来解释，或讨论疑难的问题，因而耽误了时间，不能完成他的阅读计划。另一方面，他的声音很容易嘶哑，为了调养声息，也更有理由默读了。总之，不论他如此做有什么用意，像他这样的人，用意一定是好的。

在我和他作的简短的谈话中，我确实没有机会请教驻在他胸中的神圣指导者。我根本找不到他空暇的时间，来向他倾吐我的郁闷。每逢星期日，我去听他对群众正确地讨论真理之言，在他的讲解中，让我感到日益相信过去那些欺骗我的骗子用狡猾污蔑的方法，对《圣经》造成一系列的症结，都是可以消解的。

一旦我发现你的解释中有令我茅塞顿开之处，我便既欣喜又惭愧，比如你对于《创世纪》上“人是依照你形象而创造的”^①一节的解释，并不教人相信或想像天主具有人的肉体的形状，虽然我对于精神体的性质还是丝毫捉摸不到，但我已很高兴地明白了我以往错误的所在，我多年来的狂吠，不是反对公教信仰，而是反对肉体想像出来的幻影。一个本该研究学习的问题，我却先予肯定而加以攻击，在这一点上，我过去真是太卤莽、太放肆了！你是高高在上而又不违咫尺，深奥莫测而又俯鉴一切，你并无大小不等的肢体，你到处充盈却没有一处可以占有你的全体，你不具肉体的形状，但你依照你的形象造了人，人却自顶至踵都受限于空间之中。

^①见《创世纪》9章6节。

四

我以前并不懂“你的形象”所指何物，按说我应该推究并探索这一端信仰的意义，而不是悍然加以抨击，似乎信仰仅是我所猜想的。我也越悔恨自己如此长期被一个真理的诺言所玩弄欺骗，犯了幼稚的错误和盲从，把许多谬论说成是真理，这些尖锐的疑虑深深打动我的心，促使我接受真理，至于这些谬论，我以后才明白看出。我从此也确切知道，在我盲目地攻击你的公教会时，我以为确实可靠的见解其实是多么不堪一击！我虽尚未认识公教会所教导的都是真理，但至少认识到我过去竭力攻击的并非公教会的道理。为此，我的天主，我感到惭愧，思想有了转变，我高兴看到你惟一的教会，你独子的妙体，我幼时教给我基督名字的教会，它纯正的教义并不是幼稚的废话也并没有把你万有的创造者约束在空间中——虽然是广大无边的空间——限制在人的肉体形状之中。

还使我高兴的，是我摆脱了过去读《旧约》的法律和先知书的旧眼光了。过去看到许多矛盾荒谬之处，指责你的圣贤们有这样的思想，而其实他们并无这种思想。我很高兴听到安布罗西乌斯在对群众布道时一再提出要我们谨守的金科玉律：“文字使人死，精神使人生。”^①对有些记载，单从字面看，好像错谬，他移去神秘的帷幕透过文字的表层，揭出其精神意义，

^①见《哥林多后书》3章6节。

虽则我对他的见解还不能辨别真伪，但听后并不感到抵触。我执持着我的心，不敢轻易相信，害怕堕入深渊，可是我的犹豫真害死我。我希望我不了解的问题，能像“三加七等于十”一样的明确起来。当然我并不是说自己狂妄到不能理解这一点，我只是要求其他一切，凡我耳目所接触不到的物质，或我思想只能悬拟为物质的精神体，也都能同样地明确起来。

信仰本来可以用来治疗我的疾病，洗涤我的思想，使我趋向你永久存在而没有丝毫欠缺的真理，可是犹如一人被庸医误诊之后，往往对于医生都感到畏惧连良医也不敢信任，同样地，我灵魂的病本来只能靠信仰来治疗的，但由于害怕信仰错误，便不愿治疗，拒绝你亲手配制的药方，而这本来是要施送世界各地的病人，并且富有神效。

五

从这时起，我已经认为公教教义是比较可取、比较审慎的了，而且它绝不用欺骗手段命令人相信未经证明的道理，这其中——或是可能证明而不是任何人都能领会的，或是不可能证明的，但不论如何，都不像那些摩尼教徒冒失地标榜科学，讪笑信仰，却以无法证明为借口，强令人相信一大批的荒唐神话。

主啊，你用非常温柔非常慈祥的手逐渐搏塑我的心，我注意到有无数事物，既非我亲眼目睹，又非我

亲身经历，而我相信了：譬如关于各国历史或者有关某地某城的许多事件，我并未看见，我听信朋友们、医生们，以及许多人的话，因为不如此，我们生活于世界便不能有所作为。其中最肯定不移经常萦绕我心中的是，谁是我父母这一点，因为关于这一点我一直只能凭耳闻而相信，从来无法知道。你在这方面又使我了解到应受谴责的是那些不信《圣经》的人，而不是那些相信你在《圣经》中树立了世界上无上权威的人，也教我不必理会那些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些书是惟一的天主之真实，而绝不虚言的圣神传授人类的？”的人，这一点正是我要特别信从，因为除了我对你的无知之外，那些我曾读过的非教内的哲学著作，虽然命题没有误导，但是其中诡异多端的争辩，曾经夺去我对你的存在和统摄人间事务的信仰。

你存在，我们的完善都在于你的控制之中，对于这一点，我们的信仰有时比较坚强，有时比较薄弱，但我始终相信你存在并照顾我们，既然我对你还没有具体的观念，也不知道哪一条道路会把我导向你或带我重返到你身边。

由于我们的能力薄弱，不能单靠理智来寻获真理，便需要《圣经》的权力，从此我也开始看出《圣经》在全世界之所以享有如此崇高的权威，是因为人们要通过《圣经》来相信你、寻获你，而这一切也是你的指示。

在我听了许多对于《圣经》的正确解释后，我以为由于其含义的奥妙高深，为此，《圣经》的威权

更显得崇高，更配合神圣的信仰。既能够为一般读者明白晓畅，同时又保留着深奥的内蕴，使人能作更深刻的研究。一方面文字浅近通俗，人人可解，另一方面又使“心地轻浮”的人无捷径可走；一面怀抱群众，而同时又让少数人通过狭窄的口子到达你身边；《圣经》如果没有如此崇高的威权，如果不吸收群众到它谦虚神圣的怀抱中，进入的人将更为稀少。

我在如此思索时，你就在我身边，倾听我叹息时，我在飘荡时，你引导我；我走在世俗的大道上，你并不放弃我。

六

我热衷名利，渴望婚姻，你嘲笑我。我追寻这些欲望而遭受到辛酸的困难，但你并不放任我去享受那种不属于你的乐趣，你对我的照顾远胜于此。

主啊，你愿意我回忆往事并向你忏悔，请你看看我的心。你把我胶粘于死亡中的灵魂洗拔出来，希望它从此能依附于你。

我的灵魂是多么可怜！你刺它的创伤，使它抛弃一切而转向超越万有及万有赖以存在的你，希望它转向你而得到痊愈。我是多么可怜！你采取什么办法使我感觉到处境的可怜呢？某一天我准备朗读一篇歌颂皇帝的文章。文中说了许多谎言，而这些谎言会获得知音的激赏。为此，我放心下去，心中燃烧着狂热

的思想。我走过米兰某一条街道时，看到一个贫穷的乞丐，大概喝饱了酒，欣欣然自得其乐。我不禁叹息着对同行的几个朋友说起，我们醉生梦死带来了多少痛苦，饱受欲望的煎熬费尽心机作出如许努力，而所背负的不幸包袱却越来越沉重，压得人喘息不宁，我们所求的不过是安稳的快乐，这乞丐却已先我而得，而我们还可能终无所获。这个乞丐花得几文钱，便获得当前的满足，而我百般追寻还要历尽艰辛困顿，即使他所得的并非真正的快乐，可是我所贪求的比这更属渺茫。总之他是兴高采烈，我是神情颓丧，他是无忧无虑，我是顾虑重重。如果有人问我：“你愿意快乐还是忧患？”我当然回答说：“愿意快乐。”如果再问我：“你愿意和那个乞丐一样，还是像你现在这样？”我却难以取舍，仍然要在疑虑中与自己周旋。这其中并无真理只是由于错误的偏见。因我不应自以为学问富裕而比他优越，我的学问并不给我快乐，不过是取悦于他人的一套伎俩，不是为教育人，只是讨人的欢喜。为此，你要用纪律的杖“打碎我的骸骨”^①。

若有人对我的灵魂说：“快乐不同主要在乎趣向各异。乞丐之乐，志在酣醉，而你则志在光荣。”希望我的灵魂避开这样的人。主啊，所谓光荣，是什么光荣？我所追求的光荣，并不是在你怀中的光荣，因此这光荣也不是真正的光荣，只会更扰乱我的精神，所谓快乐，并非真正的快乐，那一夜，乞丐醺醺熟睡，我则带着我沉醉的心情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你知道，多少天在这般情况下过去了！的确，关键在于快乐的

^①见《诗篇》

42首10节。

趣向；我知道神圣的希望所带来的快乐，和这种虚空的快乐有天壤之别。但在当时，我和乞丐的快乐比较，无疑地他是更幸福，不仅因为他是一团高兴，我是满怀愁绪，而且是因为他祝望别人幸福而获得了酒，我则是用谎言去追求虚名。

那天，我对朋友们说了很多这方面的话，而且遇到类似的情况，我往往反省自身的处境，我痛心地看着自己生活中的不快，倍增我的苦闷，遇到幸运的机会，我也懒于伸手，因为机会入我掌握之前，便已飞跃而去了。

七

和情义相契的朋友们谈到这些问题，大家都是感慨交集。我特别和阿利比乌斯与内布利提乌斯两人谈得最投机。阿利比乌斯是我的同乡，他出身城中望族，年龄比我小。我在本乡和迦太基教书时，阿利比乌斯从我受业。他见我待他好，又认为我有学问，非常敬爱我；我见他年纪虽轻，却具有杰出的天赋德性，所以也喜爱他。但他受到了迦太基城中轻浮风气的影响，当时浮滥的戏剧表演诱引他，虚荣的风气吞噬他，他沉湎于竞技游戏，自暴自弃，在嬉戏中流连忘返，当时我正执教于公立的雄辩术学校中。由于我和他的父亲意见不合，他不来听我的课了。我听说他染上对竞技的嗜好，非常为他担心，认为他势必丧失或已经丧

失了美好的前途。但我既不能用朋友的名义，也不能用师长的权力，劝告他或约束他使他回头，因为我认为他和他父亲对我抱着同样的见解，而事实上他并不如此。他不同意父亲对我的意见，开始来向我问候，到我的教室中听课，但过了一些时候又中止了。

我不想对他进行工作，以使他不至于被这种荒唐浪荡的盲目嗜好毁了良好的禀赋。可是你天主统御着所造的万有，你并没忘记他将在你子女中间成为施行“圣事”的主教^①；为了使他的改过迁善明显地归功于你，你便通过不知不觉的我进行这项工作。

有一天，我坐在讲席上，对着学生讲课，阿利比乌斯来了，他向我致敬后，坐下来用心听我讲论。适巧我手中拿着一篇文章，为了使听者更有趣味、更清楚了解我的意思，偶然想起用竞技游戏作为比喻，我尖锐地讽刺了那些为此种不良嗜好所俘虏的人们；我的天主啊，你知道我那时绝没想到治疗阿利比乌斯所染上的疾疫。可是他把我的话全听进心里去了，他反应在自己身上，认为我是为他而发的；若是别人听了难免要恼羞成怒，对我愤恨，而这位正直的青年听了却愤恨自己，反而更热烈地敬爱我。

从前你已说过，而且记录在你的《圣经》中：“责备具有智慧的人，他必然爱你。”^②我并不责备阿利比乌斯，但你利用一切若有意若无意的人，随从你预定的程序——这程序也是公正的——去责备这个有慧根的青年使我的心和唇舌成为通红的火炭，除去这个具有良好希望的灵魂的腐烂部分，使它康复过来，我

^①阿利比乌斯于公元394年成为塔卡斯特城主教。

^②见《旧约·箴言》9章8节。

对你的慈爱没有丝毫感应本当是不会赞颂你，但是我由衷地宣赞你。因为阿利比乌斯听了我的话，便从他自愿坠入而且感觉无比乐趣的黑暗深坑中跳出来，一下子全新了。他用坚强的自制，刷新了自己的心灵，摆脱了竞技游戏带来的污秽，彻底断绝了这个爱好。后来他消解了父亲的意见，仍想顺从我，他的父亲也依他的愿望，让他复学，随之，他也和我一起陷入迷信的罗网；他敬重摩尼教徒们所炫耀的苦行，以为真的如此卓绝。其实这种刻苦不过是疯狂和欺骗；一些尚未接触到高深道德的人，容易被伪装的道行所迷惑，以致优秀的灵魂也难以看破这中间的谎言。

八

阿利比乌斯并不放弃他父母向他夸耀的世俗场中的前途，因此先我到罗马攻读法律；在那里，怀着一股不可思议的热情被角斗表现所征服了。

起初他是非常厌恶角斗的，甚至不愿去看。有一次饭前，他的朋友和同学们在路上偶然碰到他，不管他的竭力拒绝和反对，用一种友好的暴力，把他拖到圆形剧场，场中这几天正在表演这种残酷惨烈的竞赛。他说：“你们能把我的身体拉到那里，按在那里，可是你们能强迫我思想的眼睛注视这种表现吗？我身在外而心不在，仍是战胜你们和这些表现！”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反对，朋友们依旧拉他去，就是想看看他是否言

行一致。

人坐以后，最不人道的娱乐正在蓬勃地展开。他闭上眼睛、严禁思想去注意这种惨剧。可惜没有将耳朵堵塞住！一个角斗的场面引起全场叫喊，特别刺激他，他出于好奇心，自以为不偷看到什么，总能有把握地予以轻视，镇定自己；可是当他一睁开眼睛，突然在灵魂上受到了比他所见的角斗者身上所受更重的创伤，角斗者受创跌倒所引起的叫喊，使他比斗败者更可怜地倒下了。叫喊声灌进了他的耳朵，震开了他的眼睛，强烈冲击了他的灵魂，其实他的灵魂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坚定，本该依仗你，而现在越依靠自己，越显得软弱。他一看见鲜血直流，便醉心于这残酷的一幕，仿佛饮下了醉酒，非但不回过头来，反而睁大眼睛去看，他不自觉地吸下了狂热，爱上了罪恶的角斗，陶醉于残忍的快乐。他不再是初来时的他，而已成为真正热心的观众，成为拖他来的朋友们的真正伙伴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大叫大嚷，怀着催促他再来的狂热，他不仅跟随过去拖他来的人，而且后来居上，去拉别人了！

你用非常坚强而慈悲的手腕把他挽救出来，教他懂得依靠你，不应依靠自己。但这日子还远着呢！

九

这次经验保留在他的记忆中，作为日后的良药。

还有一件事对他也成为了难忘的经历。当他在迦太基我门下读书时，一天中午他在中央广场上，准备一篇演讲，他在思索着这种学生们经常的练习，你容许广场的看守者把他当作窃贼而将他逮捕。我的天主，我认为你所以容许此种误会产生是为了使日后他成为一个伟大人物之后，从一开始就懂得处理案件时，不应贸然听信别人而处罚一人。

他独自一人带着蜡板与铁笔在法院前散步。没有注意到这时有一个青年学生，偷偷地带了一把斧头想砍下钱庄大街上面铅栏杆的铅，他才是真正的窃贼。钱庄职员听见斧声，喊起来了，派人来巡查捉贼。这个青年听到人声，害怕被捕，丢下斧头逃跑了。阿利比乌斯没有见他进来，只见他急急忙忙地跑出去，想知道什么事情，便走到案发现场的铅栏杆旁，发现一把斧头，他站定了观看，有些纳闷。这时捉贼的人来了，见他独自一人拿着斧头，正是刚才砍栏杆做声使他们惊觉的铁器，便抓住他，这时住在广场四周的人都已走来，他们拖着阿利比乌斯，自诩当场捉住窃贼，预备拉他到法庭审问，或进监狱受刑罚。

不过他的危难只到此为止，因为主，你来救援这无罪的人，惟有你才是无罪者的见证。当人们喧嚷着簇拥他去法庭时，途中遇见负责公共建筑的建筑师。人们很高兴遇见他，因为他经常怀疑广场上失去的东西是被人偷的，人们希望他这次可以明白过去的窃案是谁干的。

这位建筑师经常去探访一位元老，在这位元老处

屡次遇见阿利比乌斯。他立刻认出阿利比乌斯，便上前拉了他的手，把他从人群中解救出来，询问他为什么会卷入这件事中。他听了经过后，便命那些嚷成一片、叫喊恐吓的人群跟自己来。他们走到干这事的青年家中，门口有一个小奴隶，这奴隶是跟随主人到广场上去的，阿利比乌斯一见就认识他，马上告知建筑师，这个奴隶年纪很轻，还不会故意撒谎来遮掩主人的罪过，自然很容易吐露一切。建筑师把斧子给孩子看，问他是谁的东西。孩子立即回答说：“是我们的。”追问下去，他便说出一切经过。

如此，这案件便落在这一家了，群众本来自为捉获了阿利比乌斯，至此也很觉惭愧。而阿利比乌斯，你圣道的未来宣讲师，你教令内许多案件的审判者，在这一事件中获得了更多的经验，更深的教训。

十

我又在罗马找到他，他殷勤招待我，以非常深厚的情谊和我来往。和我一起到米兰，为了不和我分离，也为了能应用他所读的法律，这与其说是他的志愿，不如说是他父母的希望。他已三次担任法官顾问，操守廉洁，他惊异别人看重金钱更甚于正义。在这之间他经历了人们的利诱，还有威胁对他性格的考验。

在罗马时，他担任意大利财政大臣的顾问。当时有一个极有势力的大老，经常用贿赂来网罗他人，或

者干脆拿威势来胁迫反对者，许多人因此而屈服，这人自恃权位，常为所欲为，要做法律所不许可的事，阿利比乌斯是法官的顾问，法官本人对这人虽感不满，却不敢公然忤逆，便把责任推卸在阿利比乌斯身上，只说他不赞成如此——事实确是如此——如果做了，他将投票反对。阿利比乌斯拒绝了大老。许给他酬谢，他置之一笑。威吓他，他仍卓立不移。大家都惊奇他具有这种特异的操守，对一个生杀予夺、炙手可热的人物，既不结交，也不畏服。

只有爱好学问才几乎使他动摇，如果得到法官的酬谢费，他就能用来叫人传抄书籍。但是他仍依正义来考虑，作出更好的决定，认为要用禁止犯法的公道来压制纵容非法的权力。这是一件小事。可是“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会忠心；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理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①？这些真理出自你之口，不能是毫无意义的。

这样一个人和我相契，和我一起考虑着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生活方式。

另一个朋友是内布利提乌斯。他也离开了邻近迦太基的本乡，离开了他经常去的迦太基，抛弃了他父亲遗传的大批田地，离开了家庭和不愿随行的母亲，来到米兰；他来此地，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和我一起生活，共同以最迫切的心情研究真理和智慧。他追求幸福生活非常热烈，探索着各种最疑难的问题也十分

^① 见《路加福音》16章10—12节。

邃密，也和我一样在呻吟叹息，犹豫不定。我们这3个饥渴的人，彼此都迫切地想吸取所需要的东西，都企望你“赐给他们应时的粮食”。由于你的慈爱、辛酸紧随着我们世俗的生涯，在辛酸之中，我们探问着担受这些辛酸究竟为了什么？眼前是一片黑暗。我们转身叹息着问道：“这种种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屡次如此说，可是我们一面说，一面又不放弃这样的生活，因为我们看不到确切可靠的东西，足以使我们倾心服纳而放弃目前的种种。

十一

回想到我19岁那一年，我开始酷爱智慧，准备寻获智慧后便抛撇一切空虚骗人的愿望，从那时至今已有这么长的一段时期了。特别令我惊惧的是现在我已30岁，依旧在同一泥淖中挣扎，追求着飞驰而过的、销蚀我心的现世事物。我对自己说：“明天会找到的。只要明白清楚，我便会紧握不放。福斯图斯就要来了，他会说明一切。那些学园派的大人物，我们真的不能抓住任何可靠的东西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吗？我们追求得更加用心一些吧！不要失望。教会书籍中我过去以为的矛盾，现在看来并不存在，而且能有另一种合理的解释。我幼时父母安置我在哪里，我便站立在那里，等我寻到明显的真理。可是哪里去找寻呢？什么时候去找呢？安布罗西乌斯没有时间，我也没有时间阅读。

哪里去找书籍？哪里去购买？什么时候买得到？向谁借？把时间计算一下，为挽救灵魂，把时间分配一下。巨大的希望起来了：“公教信仰并不是我所想像而斥为虚妄的东西。”

“公教中的明哲之士以为相信天主限制于人的肉体形象之内是大逆不道。我还迟疑不决，不肯前去就教，以使得其他真理也随之而敞开。除去被学生占有的上午时间，其余时间，我们做些什么？为何不用于该项工作上？可是什么时候去拜访有势力的朋友呢？我们不是需要他们的帮助吗？什么时候去准备学生们所要购买的东西？什么时候调养身体呢？我们的精神不是需要摆脱牵挂，稍事休息吗？”

“这一切都不管了！这些空虚无谓的勾当都抛在一边！我们该专心致志追求真理。人生是悲惨的，死亡无从预测；如果突然来抓我，我怎能安然而去？再到哪里去探求我现世所忽视的真理呢？是否还要担受我疏忽真理的惩罚？如果死亡将斩断我的知觉，了结我的一切，那怎么办？对这一点，也应该研究一下。”

“但绝不会如此的。基督教信仰传布于全世界，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权，绝不是偶然而毫无意义的。如果肉体灭亡之后，灵魂的生命也随之同归毁灭，神绝不会对我们如此用心有如许作为。那么，我们为何还犹豫不决，不肯放弃世俗的希望，全心全意去追求天主和幸福生活呢？”

“可是又得思索一下：世间种种也自有可爱之处，也有相当迷人的地方，不应轻易和它们割断关系，否

则以后再想返回到它们那里是可耻的。目前已经差不多就要得到一些地位了。可是在其他方面，我还有什么贪求吗？我已交上不少有势力的朋友，如果我不是急于想出人头地，至少已能谋得一个主任的职位。娶一个有些财产的妻子，不致加重我的负担。我的愿望不过如此。许多大人物，最值得我取法的人物，不是结婚后依然从事智慧研究吗？”

我这样自言自语，刮着忽顺忽逆的风，我的心便东飘西荡，光阴不断过去，我拖延着不去归向天主，我一天一天推辞不想生活在你怀中，但并不能推辞每天在我身上的死亡：我爱幸福，却又害怕幸福的源泉；我追求幸福，却又在躲避幸福的来临。因为我担心我没有一个女子的拥抱，生活可能太痛苦绝没有想到，你的慈爱就是治疗我这种弱点的良药，因为我一无经验。我以为清心寡欲全凭自身的力量，而我感觉不到这股力量。我真糊涂，竟然不知道《圣经》上明明写着：“除非你赐予，否则谁也不能洁身自守。”^①如果我用内心的呻吟，上彻你的耳鼓，以坚定的信心把我的顾虑丢给你，你一定会赐予我的。

十二

阿利比乌斯却阻止我结婚，他一再对我说，我一结婚，我们就绝不能依照许久以来的心愿，在安定的时间，为爱好智慧而一起生活。阿利比乌斯在这方面

^①见《智慧书》8章21节。

真是纯洁无瑕，而特别令人惊奇的是他进入青年时也会一度体验过男女之爱；可是他绝不留恋，反而更觉悔恶，从此以后，便过着非常纯洁的生活。

我提出反驳的例子中有些人结婚后服膺智慧、有功於天主，对朋友也始终不渝。其实这些人的伟大胸襟我是望尘莫及，我不过是世俗情欲的奴隶，带着肉欲的枷锁，还感到死亡的甜蜜，我害怕脱身，拒绝别人的忠告，好像解救我的手会碰痛了我的创伤似的。

不仅如此，长虫还透过我对阿利比乌斯说话，笼络他，用我的错误在他的道路上撒下温柔的罗网，想绊住他正直而自由的双足。

看到我这样他也非常诧异，因他素来崇拜我，而我竟会陷在这种肉情的胶漆中难以自拔，我们讨论这问题时，我肯定我独身不娶便不能生活。见他不胜惊奇，为了替自己辩护，我甚至说他过去那一次抢来的、偷偷摸摸的体验大概已经被他忘掉了，因此很容易对此表示轻蔑，丝毫无所留恋，这和我生活上的乐趣有很大区别。这种乐趣如果再挂上正大光明的婚姻美名，那么毫不奇怪，我决不会轻视这种生活了，最后他也想结婚了，当然不是出于渴望，而是出于好奇心。我宣称没有那种乐趣，生活便不成为生活，而是受罪，因此他虽然欢喜目前的生活，但也愿意知道这乐趣究竟如何。他的精神本是自由而不受这种束缚的，所以对于我甘愿被奴役感到很奇怪，从奇怪进而也想尝试，这尝试可能会使他陷入他所奇怪的奴役中，因为他愿意“和死亡订约”，“爱冒险的人，将跌入危险之中”^①。

①见《旧约·以赛亚书》28章15节；《智慧书》1章16节。

婚姻的光荣在乎夫妇和谐与养育子女的责任而我们俩对这一点都不感兴趣。主要是贪求情欲的满足，我成为情欲的俘虏，甘愿受到折磨，而阿利比乌斯则是好奇诱导他几乎成了俘虏。

我们当时的情况是如此直至你至尊天主不放弃我们这团泥土，怜悯我们的不幸，用奇妙而隐秘的方式来解救我们。

十三

不断有人催促我结婚。我也向人求婚，对方也已经答应；我母亲对这件事最热心，她希望我婚后能领受生命的“洗礼”，希望我从此天天向上，她看出我的信仰即是她的愿望和你的诺言之实现。

我提出了要求而她自己的愿望也十分殷切，于是她向你发出衷心热切的祷告，求你在梦中对于我的婚事指示一二。你却始终没有答应她。人们思想上对一事念念不忘时，常常会因为莫名的力量产生一些幻觉幻象，她讲给我听，可是不太有信心肯定是你的指示，所以对此也并不重视。她自称有某些无法形容的感觉来辨别出什么是出于你的指示，什么是出于自己的梦想。

婚事催得很紧，已经征得姑娘的同意。她要两年后才能出嫁。既然我的母亲中意，只有等待着。

十四

我们这一批朋友，都讨厌人生的扰攘不安，大家都在思考，交谈中讨论生活，几乎都已拿定主意要去遁世，我们的计划是如此：把我们的所有都拿出来，作为共有的产业，以我们真诚的友谊为保证，不分彼此，将全体所有合而为一，全部产业既属于每一人也属于全体。我们认为这个团体大约有10人可以加入，其中有几人比较富裕，最富有的是我们的同乡罗玛尼阿努斯，他从小和我非常投契情谊深厚，他由于的事故而来到米兰，对这个计划最热心，由于他雄厚的家庭远远超过其余诸人，所以他的建议很受重视。

这些财产每年推举两人来打理，就和在职的官吏一样负责，其余人便可安闲自在。这个计划受到唯一的阻碍是家庭，我们中间有的已成婚，有的准备结婚，考虑到以后妇女们是否会容许如此办理，我们经过深思熟虑而订下的全部计划终于半途夭折而流为空想了。

我们又回到叹息呻吟之中了，又踏上尘世的坦途；我们心中的思想千头万绪，而你天主的计划并没有变更。你以智慧照亮我们，同时为我们这些你所拣选的人铺路，并将及时地给我们粮食，你将伸出你的手，使我们的灵魂满受你的祝福。

十五

我的罪恶一直在增长。因为我要正式地结婚，经常和我同居的那个女子，被视为障碍被迫和我分离了。我的心本为她所占有，因此当时痛如刀绞。直到很久之后这创伤的血痕还不能平复。她回到非洲，向主你立誓不再和任何男子交往。把我们两人的私生子留在我身边。

但是不幸而懦弱的我，竟不知效法一个女子，不耐烦忠实于两年后的婚约。我又去找寻另一个女人，其实我何尝爱婚姻，不过是受肉欲的驱使，好像要在习性的包庇下，继续保持、延长或增加我灵魂的愧疚，直至正式结婚。第一个女子和我分离时所留下的创伤尚未痊愈，在剧痛之后，继以溃烂，当我找到新爱人后，疼痛似乎稍减，可是创伤却更深了。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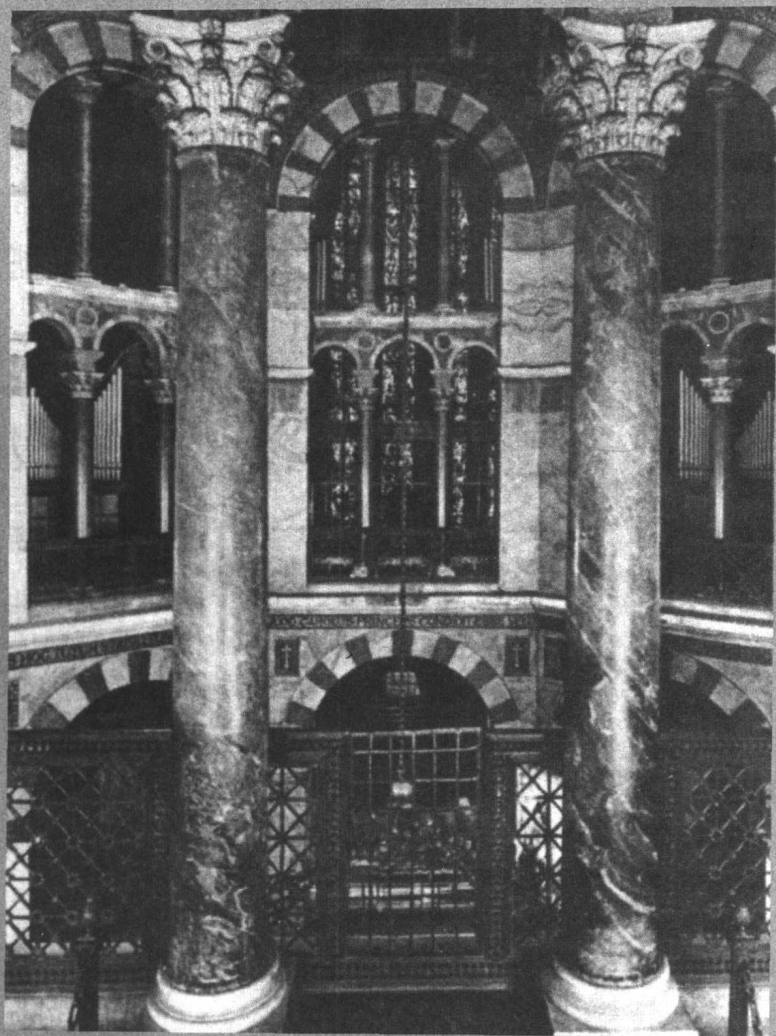
主啊，赞美归于你，光荣归于你，你的泉源！我的处境越是可怜，你越接近我，你的手已伸到我头上，就要把我从泥坑中拔出来，就要洗涤我，而我还茫然无知。

能阻止我更进一步陷入肉欲深渊的，只有对死亡

与死后审判的恐惧，这种恐惧在种种思想的波动中，始终没有退出我的心。

我曾和阿利比乌斯、内布利提乌斯两人讨论过善恶问题。伊壁鸠鲁不相信灵魂不死和人死后按功过受赏罚之说，如果我也持这种观点则伊壁鸠鲁一定会在我思想上占上风。我常说，如果我们长生不死，永远都能享受生活的逸乐，丝毫不惧怕将会失去，如何还不能算幸福？我们还要求什么？我不懂得我已如此深陷迷潭，如此盲目，以致不能想像应该用无私的心情去怀抱德行与美善本身的光明，这光明肉眼看不见，只能在心灵深处看到，而我昏昧了，看不见，这正是我的重大不幸。这个可怜的我并不考虑到我能和知己们畅谈的乐趣从何处得来，即使谈的是可耻的事物；如果我没有这些朋友，即使我尽情享受肉体的淫乐，也不曾得到感官方面的幸福。我知道我爱这些朋友，并不杂有私心，而他们爱我也是如此。

多么曲折的道路！一个人离开了你，而胆敢希望找到更好的东西，这人真可怜！不管他如何辗转反侧，一切是生硬的，惟有你才能使人舒畅安息。而你就在面前，你解救我们，使我们脱离可恨的歧途，把我们安放在你的道路上，安慰我们，对我们说：“快快跑吧！我将扶持你们，我将引导你们，我将抱你们到那里。”



查理曼大帝的亚琛教堂

卷 七

我败坏而罪恶的青年时代已经死去，我正在走上壮年时代，年龄越大，我思想的空虚越显得可耻。除了双目经常看见的物体外，我想像不出来其他实体。自从我听了一些智慧的教训后，我不再想像你天主具有人的形体，我始终躲避这种错误，很高兴在我们的精神母亲、你的公教会的信仰中找到这一点。可是我还做不到用另一种方式想像你。像我这样一个人，企图想像你至尊、惟一，而真正的天主！我以内心的全副热情，相信你是不能朽坏、不能损伤、不能改变的，我不知道这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怎样来的，但我明确了解到不朽一定好于可能朽坏的，不能损伤一定好于可能损伤的，不能改变一定好于可能改变的。

我的心呵斥着一切幻象，力图把心目中大批绕我飞翔的丑恶影像一扫而空。可是随散随集，依然朝我蜂拥而来，遮蔽我的视线。所以，我虽然不再想像你

具有人体的形状，但仍不得不设想你是空间的一种物质，或散布在世界之中，或散布在世界之外的无限空际，我以为这样一个不能朽坏、不会损伤、不经改变的东西总优于可能朽坏、可能损伤、可能改变的东西，因为一种不被空间所占有的东西，在我看来，就是虚无，彻底虚无，而不仅仅是空虚。因为一件物体从某处移走，虽然这地方空无一物，但是不论地上的、水中的、空际或天上的都还保有一定的空间，物体是不在了，但空间依旧存在着。

我的心智昏昧甚至不能看清自己，还以为任何东西都和空间的各种性质有关，凡不占空间的，不散布于空间的，不凝聚于空间，不能在空间滋长的，都是绝对的虚无。因为我的眼睛经常在那些形象中出入，我的思想也在其中活动，而我没有看出构成这些形象的和形象的性质迥不相同，如果思想不是一种伟大的东西，便不可能构成这些形象。

为此，我设想你是广大无边的，你渗透着整个世界，又在世界之外，充塞到无限的空间，天地和一切创造物都充满你，一切在你之中都有限度，但你则是无限量。因为空气，覆盖大地的物质体，并不阻碍日光，日光透过空气，并不碎裂空气，而空气充满着日光。我循此而想像天、地、空气、海洋任何部分，不论大小都有你的渗透，有你的存在，六合内外，你用神秘的气息，统摄你所造的万物。我只是如此猜测，因我别了无了悟的方法。但这种猜度是错误的。因为按照这种想法事物的体积就异常重要。天地间大的东西

占有你大部分，小的占有你的小部分；万物都充满了你，而大象比麻雀体积大，所以占有你的部分多，如此你便为世界各部分所分割，随着体积的大小，分别占有你多少。其实并不如此，你还没有照明我的黑暗。

二

主啊，那些摩门教徒们都是自欺欺人、饶舌的哑巴，因为你的福音并未透过他们说话，对我而言，内布利提乌斯在迦太基时屡次提出的难题已经足够驳斥他们了，我们听了这难题，思想陡摇。如果你不愿和他们相斗，他们就经常提出一个和你对立的黑暗势力，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倘若回答说这力量能带给你一些损害，那么他们就认为你是可能损伤，可能朽坏的了！倘若说对你无伤，那么就没有对抗的理由了。没有理由说你的一部分，或某一成员，或你本体的产物被恶势力或一种在你创造之外的力量所掺和，受到破坏，丧失了幸福而陷入痛苦，从而需要你进行讨伐而施与援手，为之洗涤。据他们说，这一部分就是灵魂，需要你的福音来解救，那么你的福音，一面是自由而未受奴役，纯洁而未受玷污，完整而未受毁坏，一面却是可能朽坏，因为与灵魂出于同一的本体。因此，不论他们如何说你，如果说你赖以存在的本体是不要损坏的，则他们的全部理论都是错误荒谬，如果说你是可能损坏的，那么，开端就是大逆不道，根本已经错

误了。

要驳斥那些摩尼教徒这项论证已经足够了，他们压制我们的心胸，无论如何应受我们唾弃。因为对于你持有这样的论调，抱着这种思想，他们的口舌肺腑无法避免地犯了可怖的、亵渎神圣的罪。

三

我虽然承认你是不会受玷污，不会改变，不会有任何变化，虽然坚信你是我们的主、真的天主，虽然坚信你不仅创造我们的灵魂，也创造我们的肉体，不仅创造我们灵魂肉体，也创造了一切的一切，但对于恶的来源问题，我还不能回答，无法解决。不论恶的来源如何，我认为研究的结果都应该让我相信不会变化的天主是不可能变化的，否则我自己成为我研究的对象了。我很放心地进行研究，我所竭力回避的那些人所说的并非真理，这一点我已经确信无疑了，因为我看到这些人在研究恶的来源时，本身就充满了罪恶，他们不肯承认自己犯罪作恶反而狡辩说，你的本体受到了罪恶的影响。

我听说我们所以作恶的原因是由于自由意志，我们所以受苦的原因是出于你公正的审判，我对于这两点竭力探究，可是我还不能分析清楚。我力图从深坑中提高我思想的视线，可是我依旧沉下去；我一再努力，依旧一再下沉。

不过有一点能稍微提高我，使我接受你的光明的，便是我意识到我的意志存在，犹如意识我在生活一样。因此我愿意或不愿意做某事，我确知是出于我自己，而不是另一人让我这样。我也日益看出这是我犯罪的原因。至于出于不愿而被迫做某事，我处于被动的地位。似乎是某事恰巧被我碰上，而不是我主动要去做它。我认为这是一种惩罚，而不是罪恶，想起你的公正后，我很快就承认我应受此惩罚。

但我再追问下去：“谁创造了我？不是我的天主吗？天主不仅是善的，而且是善的自体。那么为何我不愿从善而愿作恶？是否为了使我承受应受的惩罚？但是我这意志是从何而来的？既然我整个造自无比良的天主，谁把辛苦的种子撒在我身上，种在我心中？如果是魔鬼作祟，则魔鬼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好天使意志败坏之后变成魔鬼，那么既然天使整个来自至善的创造者，又何从产生这坏意志，使天使变成魔鬼？”这些思想重新成为我的重负，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但我还不至于不肯向你忏悔，硬说是你犯罪而不是我作恶。

四

我努力找寻其他真理，一如我先前发现不能朽坏优于可能朽坏，发现你无论如何是必定不能朽坏的真理一样。一人能想像出比至尊至善的你更好的东西呢？

既然一如我已经提出的，不能朽坏确实优于可能朽坏，那么，如果你可能朽坏，我便能想像一个比你更好的东西了。因此，既然我看出不能朽坏要比朽坏更好，我就应该从“不能朽坏”这一点上去研究你，进而探求朽坏的“恶”应当来自哪里。换言之，那种绝对不能损害你的朽坏从哪里产生的。不论朽坏是否来自意志，是出于必然还是偶然，都不能损害我们的天主，因为你既是天主，天主所愿的是善，天主就是善的本体，而朽坏不是善。你也不能被迫而行动，因为你的意志不能大于你的能力；倘若意志大于能力，那么你就大于你本身了，因为天主的意志与能力即是天主的本体。你既无所不知，对于你能有偶然意外吗？一切所以能存在，都由于你的认识。对于天主本体的不能朽坏，不必多所赘言了，总之，天主如果可能朽坏的话，便不成为天主了。

五

我探求恶的来源，方式很拙劣，但自己却不知道也就没有看出恶在哪里。我把眼前的全部受造物，如大地、海洋、空气、星辰、树木、禽兽，和肉眼看不见的穹苍、一切天使和一切神灵都排列在我思想之前。我的想像对于精神性之物也分别名就其位，犹如物质性的东西一般。我把受造物，或真正具有形体的，或本是神体而由我虚构的一种形体集合在一起，十分庞

大，当然不是按照原来的大小因为我对此也不甚明了，只是按照我的需要来想像它，但四面都有极限。而你呢，我的天主，我想像你包容、渗透这一切，但对于各方面来说，你都是浩无边际的，犹如一片汪洋大海，而在每个方面都形成一个无涯的海洋，海洋中有一团海绵，不论如何大，总有限度，而各方面都沉浸在无限的海洋中。

我是这样设想有限的受造物如此充满着无限的你。我说：“这是天主以及天主所创造的万物，天主是美善的，天主的美善远远超越受造之物。美善的天主创造美善的事物，天主包容、充塞着受造之物。那么哪里是恶的藏身之处？恶原来在哪里？从哪里来的？怎样钻进来的，恶的根茎、恶的种子在哪里？是否并不存在？既然不存在，为何我们要害怕恶？防范恶？如果我们不过是庸人自扰，那么这种惧怕只是在无谓地刺激、折磨我们的心并不必要；既然没有惧怕的理由，那么我们越是惧怕，越是不好。以此推想，到底我们所惧怕的恶是存在的，还是恶由于我们的惧怕而存在？既然美善的天主创造了一切美善，恶又从哪里来呢？当然受造物的善，次于至善的天主，但如果造物者与受造物都是善的，则恶又从哪里来的呢？是否创造时，用的质料不好，定型组织时，不免遗留着不可能转化为善的部分？但这为了什么？既然天主全能，为何不能把它整个转变过来，不遗留丝毫的恶？最后，天主为何愿意从此创造万物，而不用他的全能把它消灭净尽呢？是否这原质能违反天主的意愿而存在？如果这

原质是永恒的，为何天主任凭它先在以前无限的时间中存在着，然后以此创造万物？如果是天主突然间愿意有所作为，那么既是全能，为何不把它消灭而仅仅保留着整个的、真正的、至高的、无限的善？如果天主是美善，必须创造一些善的东西，那么为何不销毁坏的质料，另造好的质料，然后再以此创造万物？如果天主必须应用不受他创造的质料，才能创造好的东西，那么天主就不是全能了！”

这些思想在我苦闷的心中反复折腾，我的心顾虑重重，既害怕死亡，又找不到真理。但是公教会所有关于你的基督、我们的救主之信仰已牢固地树立在我心中，这信仰虽然对于许多问题尚未参透，而依然不能尽合教义的准则，但我的心已能坚持这信仰，将一天比一天更融洽于这信仰之中。

六

我也已经抛弃了星相家欺人荒诞的预言，我的天主，对于这事，我愿从我心坎肺腑中诵说你的慈爱。因为是你，完全是你治疗我的痼疾。当时的我不肯听信明智的长者文提齐亚努斯和杰出的青年内布利提乌斯的忠告而执迷不悟。除了不知死亡的生命，和不需要光明就能照彻需要光明的心灵之智慧，以及统摄世界，甚至风吹树叶都受其操纵的智慧，还有什么能使我脱离错误的死亡？前者是非常肯定地，后者则以稍

带犹豫口吻一再劝告我，并没有什么法术能预言未来，不过人们的悬揣往往会碰巧的正确，一个人滔滔不绝的谈论中，真有不少话会应验，只要不是绝对沉默寡言，否则总有谈言微中的机会。天主，你给我一个喜谈星宿的朋友，他爱好而不精通，如我所说是由于好奇而去向术者请教，他又从他父亲那里听到一些故事，本来足以打消他对星宿术的信念，可是他并不放在心上。

这人名斐尔米努斯，受过自由艺术的教育和雄辩术的训练。和我很投契，有一次他对他的运气寄予厚望，便向我请教，让我根据他的星宿为他推算一番。当时我对于占星术已开始倾向于内布利提乌斯的见解，但我并不拒绝，只表示我也对得出的结论抱有模棱两可的态度，并附带说明我差不多已经确信这种方法的无稽。他便向我谈起他父亲，他也酷嗜这一类的书籍，并有一个朋友和他志同道合。两人对这种儿戏般的术数如痴如迷，甚至家中牲畜生产也记录时辰，为它观察星辰的位置，用以增加这种术数的经验。

他的父亲曾经对他说，当他母亲怀有斐尔米努斯时，朋友家中一个女奴也有妊了。女奴的主人对家中母狗产小狗尚且细心观察，对此当然不会忽视的。他们一个对自己的妻子，一个对自己的女奴，都非常精细记载了时辰分秒，两家同时分娩了，两个孩子自然属于同一时刻，同一星宿位置。临近分娩的时候，两人预先约定，特派专人，相互报告孩子生下的时辰。他们既都是一家之主，这种消息的传递当然十分准确

而容易。当时两个家人恰在中途相遇，所以竟无从分别两小儿星宿时辰的差别。但斐尔米努斯家世显贵，身居要职，席丰履厚，人生得意，那个同时出生的奴隶，始终没有摆脱奴隶的困轭，仍在伺候着主人们，这是认识这奴隶的人亲口讲的。

我听了完全相信——既然讲述者是这样一个人——使我过去的犹疑一起消失，便劝斐尔米努斯放弃对占星术的幻想，我对他说，如果我推算他的星宿位置，预言如果正确的话，应该看出他的父母有高贵的身份，他的家庭是城中的望族，他具备良好的天赋，又受到良好的自由艺术教育。可是倘若那个和他同时出生的奴隶也来请教我，我的推算如果正确，也应该看出他的父亲卑贱，身为奴隶，他的种种情况和前者的命运境遇有天差地别。按照占星术推算同一时辰星宿，必须做出不同的答复才算正确——如作同一答复，则我的话便成错误——因此，我得到一个非常可靠的结论，观察星辰而作出的预言成真，并非占星术的神奇，而是出于偶然的巧合，如果预言错误，也不是学问不够，只是被偶然所玩弄。

从此我面前的道路已经打开，我便想怎样去对付那些借此求利、信口雌黄的人，我已经考虑怎样攻击、取笑、反驳那些人。如果有人这样反对我，譬如说，斐尔米努斯对我讲的并非事实，或他的父亲对他讲的也不是事实。我可举出孪生的孩子，来做为例证，他们脱离母胎往往只相隔极短时间，这短短时间，不论人们推说在自然界有多大影响，但这已不属于推算范

围之内，星相家的观察绝对不能用什么星宿分别推演，作为预言未来的根据。这种预言本不足信，因为根据同一时辰星宿而推算，则对以撒和雅各^①作出的预言应该一般无二，可是两人的遭遇截然不同，故知预言属于虚妄，如果确实，则根据同样的时辰星宿，应做出不同的预言。所以预言的应验，与学问无关，纯粹是出于偶然。

主啊，你是万有最公正的管理者，你的神机默运不是占卜星相的术人所能窥见的。求你使那些推求命运的人懂得应该依照每人灵魂的功过听候你深邃公正的裁夺。任何人不要再说：“这是怎么回事？”“为何如此？”任何人不要再如此说，因为我们不过是人。

七

天主，我的依靠啊！你已经解除了我的束缚，虽然我仍在探索恶的来源，虽仍找不到出路但你已不让我飘摇无定的思想脱出对你的信仰，这种信仰包括你的存在，包括你不变的本体，包括你垂头的人群、审判万民，包括在你的圣子、我们的主基督之中用公教会的权力核定的《圣经》启引人类的常生之道。

这些信仰已保存在我的思想中并且趋于巩固了，我更迫不及待地追究恶的来源。我的天主，我的心经受了多少辛苦折磨，发出了多少呻吟哀嚎！我暗中摸索，向你的慈爱呼号，这是内心无言忏悔。我所经受

^①以撒和雅各是孪生兄弟，事见《创世纪》25章21—26节。

的，除你之外，无人知晓，我的口向我最知己的朋友们泄露了多少呢？他们怎能听到我内心的喧嚷？我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言辞可以尽情倾吐。但一切只有上达到你耳际，“我的心在嗟吁吼叫，我的心愿呈露在你面前，我眼中的光明却没有”^①。这光明存在我心内，而我则散逸于身外；这光明不在空间，而我则注视着空间的事物；在我的身外，我找不到安息之所，这些事物既不接纳我，又不让我重返较安的处所。因为我在这些事物之上，却在你的下面；如果我服从你，你将是我的欢愉，你将使一切次于我的受造物服从我。这是所谓允执其中，是我得救的中庸之道，使我能继续奉事你，承袭你的形象，能控驭着我的肉体。可惜我狂妄自大，起来反抗你，“我挺着似围了坚盾的头颈”^②向我的主对抗，卑微的受造物便爬在我头上，紧压我，绝不使我松过气来。我抬头看去，只见它们成群结队，从各方面蜂拥而至；我想敛摄心神，而那些物质的影像已拦住我的退路，好像对我说：“你想往哪里去，不堪的丑鬼！”这一切都从我的创伤中爬出来，因为“你屈辱骄傲的人，使之如受重创”^③，我的嚣张隔离了我和你，我浮肿的脸面使我睁不开眼睛。

八

主啊，“你是永恒的”，但“并不永远向我们发怒”^④，我在尘埃灰土中蒙你怜悯，我的丑恶得到你的

①见《诗篇》38首8—10节。

②见《旧约·约伯记》15章26节。

③见《诗篇》89首10节。

④见《诗篇》32首11节，85首5节。

改造。你的锥刺使我内心焦躁不安，直到我心灵看到真实的信光。有了你的灵药我的浮肿减退了，有了你苦口的瞑眩之药，我昏聩糊涂的心灵之目也日渐明亮了。

九

最先你使我看到的是怎样“挫折骄傲的人，把恩宠赐给谦虚的人”^①，你以多大的慈爱揭示人们谦虚的道路，既然“你的道成了血肉，寓于人世”^②，通过一个满肚子傲气的人，你把一些由希腊文译成拉丁文的柏拉图派的著作介绍给我。

我在这些著作中读到了以下这些话，虽然文字不同，而意义无二，并且提供了种种论证：“在太初已有道，道与天主同在，道就是天主；这道于太初即与天主同在，万物由此而成，没有他，便没有受造物；凡受造的，在他之内具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这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没有能够主宰它”；我还读到关于人的灵魂，虽然是“为光作见证，但灵魂不是光”，但是道，亦即天主自己，才是“普照一切入世之人的真光，他已在世界上，世界本是借他造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至于“你来到了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待他，凡接待他的人，亦即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天主的儿女”^③，这些话，我没有读到。

①见《新约·雅各书》4章6节。

②见《约翰福音》1章14节。

③见《约翰福音》1章1—12节。

在同一本书里我读到关于道，亦即天主，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肉欲生的，乃是从天主生的。但我读不到：“道成为血肉，寓居于我们中间。”^①

我从这本书中还了解到“圣子本有圣父的形象，并不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优越”，因为他的本体是如此。可是他们不说，“他反而纡尊降贵，甘取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取人身，就自卑自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天主高攀他，使他的圣名超乎万名之上，使天上、人间、地下的一切，闻耶稣之名而屈膝，众口同声称耶稣为主，而归荣于天主圣父。”^②这些字句语气不同，内容表达也有异。

其中还提到“你的独子是在一切时间之前，超越一切时间，常在不变，与你同是永恒，灵魂必须饫受其丰满，然后能臻幸福；必须分享这常在的智慧而自新，然后能有智慧”，而“他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你不爱惜你的独子，使他为我们众人舍生”^③，这些都见于上述著作之中。这是因为“你将这些事瞒着明智的人，而启示给稚子”，“使劳苦和负重担的人都到他那里去，只要使他们安息，因为他是良善心谦的”^④，他引导温良的人遵循正义，指示善良的人以自己的道路，他看见我们的卑贱、我们的困苦，他宽赦我们的罪。至于那些趾高气扬、自以为不同凡俗的人，便听不到：“跟我学习，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你们将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⑤，“他们虽则知道天主，却不视为天主而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想成为虚妄，

①见《约翰福音》13—14节。

②见《新约·腓立比书》2章6—11节。

③见《新约·罗马书》5章6节，8章32节。

④见《马太福音》11章25节和29节。

⑤见《马太福音》11章25节和29节。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聪明，反成愚蠢。”^①

我在这些著作中又看到：“你光荣不朽的性体成为具有凡人禽兽蛇虫等形状的各式偶像”^②，成为埃及的肴馔，以扫为此而丧失长子名分的肴馔^③，因为你首出的民族，“心向埃及”^④，不崇敬你，而去崇敬走兽的头颅，使他们的灵魂——依你的形象而造的——膜拜食草的牛像。

我没有从中获取食粮，虽然我在那些著作中读到这一切。主，你愿意除掉次子雅各的耻辱，使“长子伺候次子”^⑤，你的产业也呼唤外族来享受。我正从外族归向你，我爱上了你命你的子民从埃及带走的金子，因为金子无论在哪里，都是属于你的。你通过你的使徒保罗告诉雅典人说，“我们在你之内生活、行动、存在”^⑥，该派的有些学者也如此说，其实他们的学说就从这里起源。我并不着意于那些“将天主的真理变成谎言，不敬事造物主而崇拜受造之物”^⑦的人用你的金子祭祀埃及的偶像。

①见《罗马书》1章21节。

②见《罗马书》1章23节。

③见《创世纪》25章。

④见《新约·使徒行传》7章39节。

⑤见《罗马书》9章13节。

⑥见《使徒行传》17章28节。

⑦见《罗马书》1章25节。

十

这些书提示我在自身上寻求，我在你引导下进入我的心灵，我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你已成为我的助力。我进入心灵后，用我灵魂的眼睛——虽然还是很模糊的——瞻望着在我灵魂的眼睛之上、在我思想之上的永定之光。这光，不是肉眼可见的、普通的光，也不

是同一类型而较强烈的、发射更清晰的普照四方的光。不，我看到的全然不是如此。我看到完全是另外的奇异的光明，这光在我思想上，也不似油浮于水或天覆于地之上，这光在我之上，因为它创造了我，我在其下，因为我是它创造的。谁认识真理，即认识这光；谁认识这光，也就认识永恒。惟有爱能认识它。

我的天主，你就是这些永恒的真理，真正的爱，可爱的永恒！我日夜向你呻吟祈祷。我认识你后，你就提升我，使我看到我应见而尚未能看见的东西。你用强烈的光芒照亮我昏沉的眼睛，我既爱且惧，胆战心惊，我发觉我是远离你而漂泊异地，似乎听到你发自天际的声音对我说：“强者以我为食粮，我也是你壮大后的饮食。可是我不同于你肉体的粮食，不是你吸收我使我同于你，而是你将合于我。”

我认识到“你是按照人的罪恶而纠正一人，你使我的灵魂干枯，犹如蛛丝”^①。我问道：“如果真理既不散布于有限的空间，也不散布于无限的空间，那不就是虚空吗？”你远远地答复我说：“我是自有永有的。”^②我听了心领神会，没有任何理由再去怀疑，我可能会更容易怀疑我自己是否存在，而不是“透过受造之物而辨识的”^③真理是否存在的问题了。

十一

我观察在你之下的万物，我以为它们既不是绝对

^①见《诗篇》
39首11节。

^②见《旧约·出埃及记》3章14节。

^③见《新约·罗马书》1章20节。

“无”，也不是绝对“有”；它们不是绝对的“无”，因为它们来自你，它们不是绝对的“有”，因为它们不是“自有”的。因为真正的“有”，是常在不变的有。“亲近天主对我有益”^①，因为如果我不在天主之内，我也不能在我之内。而你则“常在不变而更新万物”，“你是我的主，因而你并不需要我的所有”^②。

十二

我已了解到一切可以朽坏的东西都是“善”的，而惟有达到至善才能不朽，如果只是片面的好还是会朽坏。因为如果达于至善就不可能朽坏了，而且从另一角度看，若全然没有“善”的好成分在其中，也就没有什么可朽坏之处。因为朽坏是一种损害，假使无碍于善，则不会为其所害了。因此，如果以为朽坏并非有害的，这就违反事实；如果以为一切事物的朽坏是在砍削善的成分，这是确无可疑的。如果一物丧失了所有的“善”，便不再存在。如果依然存在，而再朽坏的话，不是应该比以前更好吗？但是若说一物丧失了所有的善，因此进化到更善，则还有什么比这论点更荒谬呢？因此，任何事物丧失了所有的善，便不再存在。如果存在，也就存在有“善”的成分。因此，凡存在的事物，都是善的；至于我所追究其来源的恶，并不是实体；因为如是实体，即是善；如是不能朽坏的实体，则是至善；如是能朽坏的实体，则必是善的，

①见《诗篇》
72首28节。

②见《智慧书》7章27节，
《诗篇》16首2节。

否则便不能朽坏。

由此，我清楚地确信你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且没有一个实体不是你创造的。可是你所创造的万物，也都各自相异，因此万物分别看，都是好的，而总的看来，则更为美好，因为我们的天主创造的“一切都很美好”^①。

十三

对于你，天主，总是不存在恶的；不仅对于你，对于你所创造的万物也是不存在恶的。因为在你所造的万有之外，没有一物能侵犯或破坏你所定的秩序。只是万物之间，各个部分彼此不相协调，使人认为不好，可是这些部分与另一些部分相协调就是好的，而在这之中，它们自己也都是好的了。即使那些东西不相协调，他们也会与负载万物的地相配合，而地又和上面风云来去的青天相配合。因此我们绝不能说：“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该多么好！”因为我可以期待更好的东西，单就这些东西而言，我已经应该称颂你了，因为一切都在赞颂你，“地上所有的蛟龙与诸渊、火与雹、雪与冰，遵行你命令的山岳与诸丘、果树与香柏、野兽与牲畜、爬虫与飞鸟、人君与万民、首长与执法、少年与处女、老人与稚子都在赞颂”^②你的圣名。况且天上也在歌颂你、我们的天主：“你的天使，你的军旅、太阳与月亮、发光的星辰、天上之天与天

① 见《创世纪》1章31节。

② 见《诗篇》148首7—12节。

上之水”^①，都在赞颂你的圣名。我不再期望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了。因为我综观万有之后，我领悟到虽然高层次的比低层次的事物好，但是，与其只有高层次的事物就不如全部受造物一起存在来得好了。

十四

有健全理性的人，对天主的任何受造物都不会产生不满，而我过去便缺乏这健全的理智，因为在你所创造的万物中，有许多使我嫌恶。可是我的灵魂，因为不敢对我的天主有所不满，便不肯把嫌恶的东西视为你所创造，遂不免趋向两种实体的说法，但这也不能使我灵魂安定，因为它只能拾取别人的唾馀。等到我回头之后，我为自己塑造的是一个充塞无限空间的神，以为这神即是你，把这神象供养在我心中，我的灵魂重又成为偶像的庙宇，这是我自己搏塑而正为我所不齿的，但你在我不知不觉之中，抚摸我的头脑，合上我的眼睛，不让我的视觉陷入虚幻，我便有些昏沉，我的狂热已使我委顿了，及至苏醒后，便看见了无可限量的天主，迥异于过去的所见，这已不是由于肉体的视力。

十五

^①见《诗篇》

148首1—5节。

我再看其他一切，觉得它们都由你而存在，都限

制于你的本体之内，但这种限制不在乎空间，而在于另一种方式之下；你用真理掌握着一切，一切以存在而论都是真实，如果把不存在当作存在，才是错误。

我还领悟到每种东西不仅各得其所，还是各得其时；惟有你是永恒的存在，你的行动不是开始于无量数时间之后，因为无论过去未来的一切时间，如果没有你的行动，没有因你的存在，这时便不存在，不会去去来来。

十六

我从经验体验到，同样的面包，健康时啖之可口，抱病时食之无味，良目爱光亮，而病眼则苦于害怕光明，这是不足为奇的。你的正义尚且遭到恶人的憎恨，何况你所造的毒蛇昆虫了，毒蛇昆虫本身也是好的，适合于受造物的下层。恶人越和你差异，便越趋向下流；越和你接近，便越适应上层受造物。我探究恶究竟是什么，发现恶并非实体，而是败坏的意志叛离了最高的本体，也就叛离了你，天主，而自趋于下流，虽然表面膨胀，却“委弃自己的肺腑”^①。

十七

我惊异自己已经爱上了你，不再钟情于那些冒充

^①见《德训篇》10章9节。

你的幻象了；但我还不能一心享受天主，我被你的美好吸引，可是我自身的重累很快又拖累我，我便呻吟着堕落了，这重累即是我肉体的沾染。但对于你，我总记住着，我已绝不怀疑我应该归向于你，可惜我还不能做到和你契合，“这个腐朽的躯壳重重压着灵魂，这一所由泥土砌成的居室压制着泛滥的思想”^①。我确切领悟“你的永能和你的神性虽非肉眼所可窥见，但观之于天地万物之中，自能灼然辨识”^②。我研究着将根据什么来衡量天地万物的美好，如何能使我对可变的事物作出标准的评价，确定说：“这应该如此，那不应如此。”我又研究着我根据什么下这样的断语的，我发现在我变易不定的思想之上，自有永恒不变的真理。

这样我逐步上升，从肉体到达灵魂，进而是灵魂接受器官传递外来印象的内在力量，也是禽兽所具有的最高感性。更进一步，便是辨别器官所获印象的判断力；但我自己也承认这判断力变易不定。因此更进一步达到理性本身，理性提契我的思想清除积习的牵缠，摆脱了彼此矛盾的种种想像，找寻到理性所以能毫不迟疑肯定不变优于可变，是受那一种光明的照耀，因为除非略略认识一些不变，否则不会在这惊心动魄的最后一瞥中，如此肯定得见“存在本体”。这时我才懂得“你形而上的神性，如何能凭所造之物而辨认洞见”^③，但我无力凝眸直视，不能不退回到原来的境界，仅仅保留着向往爱恋的心情，犹如对于无法染指的佳肴，只能神享而已。

① 见《智慧书》9章15节。

② 见《罗马书》1章20节。

③ 见《罗马书》1章20节。

十八

我希望能具有享受你的必要力量，我寻求获取这力量的途径，可是一直没有找到，直到我拥抱了“天主与人类的中保，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①，他是“在万有之上，永受赞美的天主”^②，他呼唤我们，对我们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③，因为他是“道成肉身”^④，以自己的血肉作为我们的饮食，但这时我还没有取食的能力，足以让你用那创造万物的智慧哺乳我们的幼年。

我的谦卑还不足以想像谦卑的耶稣就是我的天主，也还不能领会他的谦卑所给我的教训。因为你的道，永恒的真理，无限地超越着受造物的上层，他提拔着服从他的人到身边，也在下界用我们的泥土盖了一间卑陋的居室，为了促使服从他的人克抑自己，吸收他们到他身边，治疗他们的骄傲，培养他们的爱，使他们不至于依靠自身而走入歧途，使他们目睹卑以自牧的神性在他们脚下，穿着我们的“皮衣”^⑤（会腐朽的外衣），因而也能安于微贱，能毅然自觉，俯伏于神性之前，神性将起而扶持他们。

①见《新约·提摩太前书》2章5节。

②见《罗马书》9章5节。

③见《约翰福音》14章6节。

④见《约翰福音》1章14节。

⑤见《创世纪》3章21节。

十九

但我并不这样想。我以为我的主基督不过是一个具有杰出智慧、无与伦比的人物。特别因为他神奇地从童贞女中诞生，对于轻视现世和争取不朽起了示范作用，他在天主对于我们的计划中，享有教诲人类的非常权威。至于“道成肉身”，这句提示的含义，我是丝毫未曾领会到的。我从《圣经》上有关基督的记载中，仅仅知道他有饮食、睡眠、行路、喜乐、忧闷、谈话，知道他的肉体必须通过灵魂和思想与你的道结合。只要相信你的道是永恒不变的，就会知道这一点，以我的能力所及我也知道这一点，并不有所怀疑。因为随意摆动肢体或静止不动，有时感受情感的冲动有时没有，有时说话表达明智的意见，有时三缄其口，这一切都显示出灵魂和精神的可变性。耶稣基督的事迹如果在《圣经》上记载的有错误，则其余一切也都类于诈骗，人类便不可能对《圣经》抱有得救的信心了。假使记载确实，那么基督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人，不是仅有人肉体，或仅有肉体灵魂而无理性，而是一个真正的人，但我以为基督超越任何常人的地方，不是因为真理的化身，而是由于人格卓越，从而能完美地和智慧结合。

阿利比乌斯认为公教徒相信天主是道成肉身，只承认在基督身上具有肉身与天主的头部，但没有灵魂。

因此也没有人的理性；他同时坚信世世相传的基督一生事迹，如不属于一个具有感觉理性的受造物，便不可能如此；因此他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抱着犹豫不决的态度；以后他领悟到过去的看法是受了阿波利那利斯派异端教徒的影响，因此欣然接受了公教信仰。

至于我，是稍后才知道公教信仰与福提努斯对于“道成肉身”一语的解释迥然不同。后者纯粹是一种谬论，公教对异端教徒的谴责揭示了你教会的看法和纯正的教义。因为“需要异端出现，才能使历经考验的人在软弱的人中间显示出来”^①。

二十

这时我读了柏拉图派学者的著作后，懂得真理要在物质世界之外寻找，我从“受造之物辨识你形而上的神性”^②，虽然我的领悟还不透彻，但已认识到我灵魂的黑暗不容许我瞻仰的真理究竟是什么，我已经确信你真的存在，虽然你并不散布在无限的空间，但我确信你是无限的，确信你是永恒不变的自有者，绝对没有部分的，或行动方面的变易，其余一切都来自你，它们存在的事实就是最可靠的证据。这些我都确信不疑，可是我还太软弱，不能享受你。我自以为是，高谈阔论，但如果我不在我们的救主基督内寻求出路，我不会贯通，只会自趋灭亡。我遍体是罪恶的惩罚，却开始以智者自居，我不再涕泣，反而以学问自负。

^①见《哥林多前书》11章19节。

^②见《罗马书》1章20节。

那里是建筑于谦卑基础之上的基督之爱？这些书籍能教给我吗？我相信你所以要先钻研这些著作，之后再读你的《圣经》，是为了使我牢记着这些著作留给我的印象。以后我陶熔在你的《圣经》之中，你的妙手会来裹治我的创伤，我能分辨出何者为臆断，何者为服膺，能知道找寻目的而不识途径的人，与找寻通往幸福的天乡的道路期待在其中定居下来，二者有何区别。

因为假如我先受到《圣经》的熏陶，先玩味你的《圣经》，然后接触到这些著作，这些著作可能会推翻我诚信的基础；即使我的情感上能坚持《圣经》给予我的有益影响，但可能仍会把这些效果归诸于这些著作之上。

二十一

我以迫不及待的心情捧读着你神圣的精神所启示的崇高著作，特别是使徒保罗的著作。过去我认为保罗有时自相矛盾，和《旧约》的法律、先知书抵触。这些疑难涣然冰释之后，我清楚看出这些纯粹的言论绝无歧异之处，我学会了“战战兢兢欢乐”^①。我开始下功夫，发现过去在其他书籍中读到的正确的理论都见于《圣经》，但读时必须依靠你的恩宠，凡有所得，不应“自夸，仿佛不是领受来的”，这不仅对于见到的应该如此，为了能够见到，也应如此，因为“所有一

^①见《诗篇》
2首11节。

切，无一不是受之于天主”^①，这样，既是为了受到督促而求享见纯一不变的你，也是为了治愈疾患。谁远离了你，不能望见你，便应踏上通向你的道路，然后能看见你，占有你。因为人即使“衷心喜悦天主的法律，可是在他肢体之中，另有一种法律，和他内心的法律对抗，把他囚禁于肢体的罪恶法律之中”^②，他该怎么做呢？主啊，你是公正的，我们背弃道，叛离德，多行不义，“你的手沉重地压在我们身上”^③。我们理应被交给罪恶的宿犯，死亡的首领，因为是他诱惑我们，使我们起而效尤，离弃真理。这样可怜的人能做什么？“谁能挽救他脱离死亡的肉体”？只有凭借你的恩宠，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你的圣子，和你同属永恒，你“在造化之初”^④创造了他，人世的统治者在他身上找不到应死的罪名，而把他处死，“我们的罪状因此一笔勾销”^⑤。

以上种种，在柏拉图学派的书籍中都找不到。在那些书的字里行间，没有诚意的气色，没有忏悔的眼泪，也没有“你所喜爱的祭献，愤悻的精神，悲深痛切的良心”^⑥，更没有万民的救援，你所许诺的圣诫，“圣神”的保证，普渡人类的酒爵。所以那些书籍中，当然没有人歌唱“我的灵魂岂非属于天主吗？我的救援自他而来，因为他是我的天主，我的救援，我的堡垒；我安然更不飘摇。”^⑦读遍了那些书，也听不到这样的号召：“劳苦的人到我身边来。”^⑧他们藐视他的教诲，因为他是“良善心谦的”^⑨，因为“你把这些事瞒住了聪明卓见的人，而启示于弱小者”^⑩。从丛林的高

①见《哥林多前书》4章7节。

②见《罗马书》7章21节和23节。

③见《诗篇》32首4节。

④见《旧约·箴言》8章22节。

⑤见《新约·歌罗西书》2章14节。

⑥见《诗篇》51首17节。

⑦见《诗篇》62首1—2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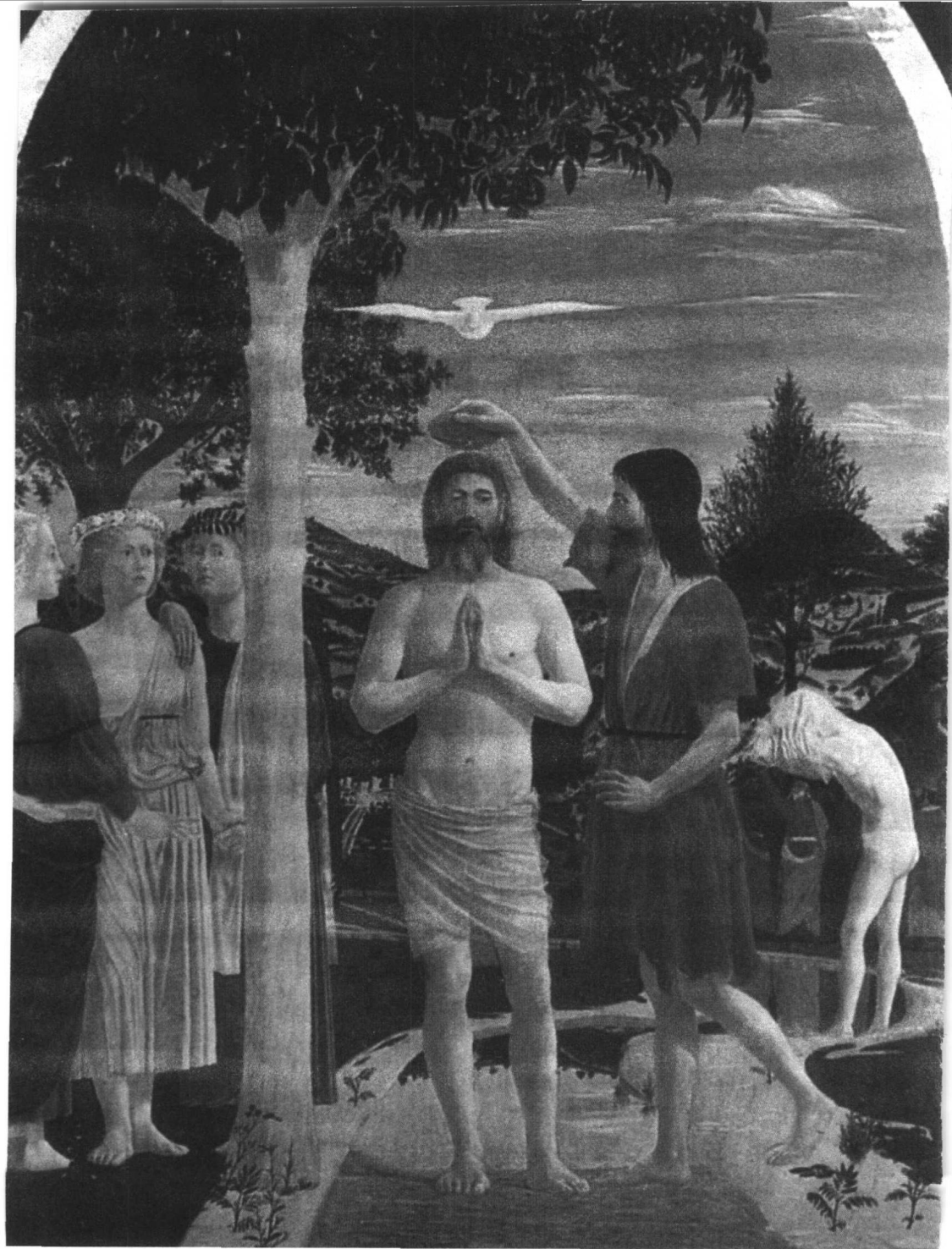
⑧见《马太福音》11章28节。

⑨见《马太福音》11章28节。

⑩见《马太福音》11章25节。

处盼望和平之乡而不见道路，精神困顿，徘徊于旷野之中，受到以毒龙猛狮为首的逋逃者重重进逼；而另一种情形，是在天上君王的捍卫下，走那条通往天乡去的路，途中下堕的天使也不敢拦劫，因为那条路他们认为是折磨人的。

我读了自称“使徒中最小的”保罗的著作，这些思想在我心神之中回旋，熠熠生辉，这时想到你的神功伟绩，我不禁发出惊奇的赞叹。



基督受洗

卷 八

一

我的天主，我愿回忆，我要诵说你对我的慈爱，以此表示我的感激。希望你的爱使我浹肌沦髓，深入骸骨，“主，谁能像你这样！你解除了我的束缚，我要向你献上歌颂之祭。”^①我将叙述你怎样解除我的束缚，希望崇拜你的人听了我的话，都能说：“愿主受颂扬于上天下地；你的圣名伟大而奇妙！”

我对你的话铭记肺腑，你已四面围护着我。我确信你拥有永恒的生命，虽然我还“如镜中观物，仅得其仿佛”^②，但我已确然不再怀疑万物所由来以及你的不朽本体。我不需要更明确的信念，只求其更加巩固。我现实生命中的一切依旧动荡不安，我的心需要清除陈旧的酵母。我已经爱上我的正道，我愿去，追随我们的救主，可是面向着崎岖，我又有些缺乏勇气，举步维艰。

你启示我，我认为应向西姆普利齐亚努斯请教。

^①见《诗篇》
116首7节。

^②见《哥林多
前书》13章12
节。

他是你的忠仆，在他身上显示出你的恩宠。我听说他从幼年奉事你起，一直热心不渝、一生恪遵你的道路。这时他年事已高，我相信他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广博的见识，事实的确如此。因此我愿意请他解决我心中的疑团，请他就我当时的心境，指示我适当的方法，来走你的道路。

我看见教会中人才济济，各人有进修的方式。我已经讨厌我在世俗场中的生活，这生活已成为我的负担。我先前热中名利，现在名利之心已不是以让我忍受如此沉重的奴役了。由于我热爱你的温柔敦厚和你美仑美奂的住所，我已不再留恋过去的尘情俗趣，那些都不堪回首。但对于女人我无法忘情还是辗转反侧。使徒并不禁止我结婚，虽然他劝我们能更精进，希望人人能和他一样。不中用的我却选择了简便的行径；仅仅为了这一事，我便为其他一切缠扰得没精打采，种种顾虑使我心力交瘁，因我既已接受婚约的束缚，就必须配合夫妇生活，将我不愿承担的其他负担也适当地加以调整。

我曾听到真理之声说，有些人为了天国而自阉。可是又说能领受的，就领受吧^①！那些不认识天主的人，都是昏愚的，因为他们只看见事物悦目之处，不知道这些是从何而来^②。我已经破除了这种昏愚，已能高出一筹，从万有的证据找到你，我们的创造者，和你的道，他是与你同在的天主，你借着祂而创造了万物。

另有一种大逆不道的人，“他们虽然认识天主，

①见《马太福音》19章12节。

②见《智慧书》13章1节。

却不当作天主去光荣他，感谢他”^①。我也曾坠入此种错误之中，你的手拯救我出来，把我安放在能治愈疾病的处所，因为你对人说过：“诚信即是智慧”；“不要自以为聪明，因为自称聪明的人，就成为愚蠢”^②。我已经找到了明珠，我本该变卖所有一切来换取它，而我还在犹豫不决。

二

我去谒见西姆普利齐亚努斯，他一直蒙受你的恩宠，是当时主教安布罗西乌斯的授洗者，安布罗西乌斯也如敬爱父亲一般地敬爱他。我向他讲述了我所犯错误的曲折情况。他听到我读了柏拉图派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翻译成拉丁文的著作是由已故的罗马雄辩术教授维克托利努斯完成的，我曾听说维克托利努斯在逝世之前信了基督教；当时西姆普利齐亚努斯向我道贺，因为我没有涉猎其他满纸乱诤的形而下的哲学著作，而柏拉图派的学说与之不同，它用各种方式表达天主和天主的道。接着他勉励我效法基督的谦卑，这种谦德是瞞着明智的人而启示于稚子的，他在罗马时和维克托利努斯非常投契，于是他向我追述维克托利努斯的事迹。我将他所讲述的转录出来，因为这事使我们兴奋地赞颂你所赐予的恩宠。这位维克托利努斯青年博学，精通各种自由学术，对许多哲学著作持有批判意见，他的门下汇集了一时尊贵的元老，由于他对

^①见《罗马书》1章21节。

^②见《罗马书》1章22节。

教育的卓越贡献，获得了举世所公认的最大荣誉。当时的人在市场上建立他的纪念像，可是当时的他还敬奉偶像，参加着罗马贵族和民众们举国若狂的亵渎神圣的淫祀，如奥赛烈司、各种妖神和犬首人身的阿努俾斯，他们曾和“涅普顿、维纳斯、密纳发对抗”^①交战；罗马战胜他们后，反而成为崇拜他们的奴隶！老年的维克托利努斯多少年来用他惊人的口才充任他们的护法，但他绝无顾虑地成为你的基督之信徒，而你的泉水下的婴孩终于引领接受谦逊的轭，俯首接受十字架的光芒。

主啊！“你使诸天下垂，亲自陡降，你一触山，而山岳生烟。”^②你用什么方法进入这样一个人的心灵中呢？

西姆普利齐亚努斯说，维克托利努斯读了《圣经》，又很用心地钻研基督教的各种书籍。他私下对西姆普利齐亚努斯真心地说：“你要知道我已是基督的信徒了。”西姆普利齐亚努斯回答说：“除非我看见你在基督的圣堂中，否则我不相信，我也不能认定你是信徒。”他便笑着说：“那么墙壁能使人成为信徒了！”他屡次强调自己已经是信徒，西姆普利齐亚努斯也屡次作同样的答复，而他也屡次重复墙壁的笑话。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其实他是害怕得罪朋友，害怕得罪那些傲慢的魔鬼崇拜者，害怕他们从巴比伦城上仇视他，犹如从尚未被天主砍断的黎巴嫩的香柏树梢上对他加以打击。但他经过熟虑深思，打定了主意，他想到如果担心自己害怕在人前承认基督，那么基督

① 见味吉尔
《埃涅依斯》卷
8698句。

② 见《诗篇》
144首5节。

也将在天主的使者之前不认识他。他以你的道自卑自贱的奥迹为耻辱，而对于自己效法傲魔，举行魔鬼的淫祀却不以为耻，这真是一种荒谬透顶的行径。因此他对于诞妄之事，便无所顾虑与害怕，而在真理之前深觉惭愧。所以突然对西姆普利齐亚努斯说：“我们一起往圣堂中去；我愿意成为基督徒！”西姆普利齐亚努斯承认这事出乎他意料之外。便喜不自胜，陪他去了。他学习了基本教义后，不久就要求领受使人重生的“洗礼”，此事在罗马引起了惊愕，教会却只是欢欣。骄傲的人看到了愤怒、仇恨，怒火中烧；但是，主啊，对你的仆人而言，你是他的希望，他已不再在意那种虚妄欺诬的疯狂了。

是到了信仰宣誓的时刻。在罗马，誓文有一定格式，受洗礼的人事先记住自己的誓文，届时站在高处，向教友群众朗诵。那时神职人员建议维克托利努斯采用比较隐秘的方式，凡比较胆怯怕羞的人往往得采取这种方式，以免受到公开的抵制，但维克托利努斯宁愿在神圣的群众之前表示自己的得救。他以为以前他公开教授雄辩术，在疯狂人群之前发挥见解，这与救援无关，他尚且不觉羞愧，如今这神圣的誓愿，又何惮于在天主驯顺的羊群前公之于众呢？因此他上台宣誓了，认识他的听众，都在相互指称他的名字，带着低低的赞叹声。可是谁不认识他呢？在皆大欢喜中，可以听到勉强抑制的欢呼：“维克托利努斯！维克托利努斯！”大家一看见他登台，人群的情绪洋溢着，欢欣鼓舞，但很快就肃静下来，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

带着十足的信心，朗朗诵读着真实的信仰誓文。大家都想拥抱他，把他迎接到自己心中。的确大家拥抱他的双手充满了敬爱与欢乐。

三

好天主啊！比起一个始终有得救希望或者遭遇寻常危险的灵魂来说，人们对于一个绝望的灵魂从重大的危险中获得救援，会更觉得欢欣鼓舞。这种心情从何而来的呢？你，慈悲的父亲，你也“对于一个罪人悔改，比较对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更欢喜。”^①听到牧人找到迷途的羊，欢欢喜喜地荷在肩上而归，听到妇人在四邻相庆中把找到的一块钱送回你的银库中，我们为之怀有喜悦，读到你家中的幼子“死而复生，失而复得”，我们也为之喜极而泣，来参加你家庭的大庆。你享受到的快乐在我们心中，在具有圣爱的神圣天使心中，因为你是始终不变的，你永恒不变地注视着一切有起有迄、变化不定的事物。

人们对于所爱的东西最后失而复得，比保持不失感到更大的快乐，这种心情究竟从何而来的呢！许多事例证明这一点，一切都可以证明的确如此。战胜的元首举行凯旋礼，没有战争就没有胜利；战争中危险愈大，凯旋时快乐越大。航海中饱受风浪颠簸，受覆舟的威胁，都胆战心惊等等，忽然风浪平息，过去的恐怖变成了这时的欣慰。一个亲爱的人害病，脉息显

^①见《新约·路加福音》15章7节。

示他病势严重，希望他转好的人，对他的病重感同身受。等到病势减轻，虽然元气尚未恢复，还不能行走，但人们所感到的愉快绝不是他未曾患病、健步行走时所能感觉到的。人生愉快的心情，既来自突如其来的而出乎意外的遭遇，也来自预知的、自寻的烦恼。人不先感到饥渴，便享受不到饮食的乐趣。酒鬼先吃些糟糠的东西，引起舌根的不快，然后饮食时酣畅地消除这种苦味。习惯规定订婚后不立即结婚，使未婚夫经过一个时期的渴望，成婚后对妻子更加爱护。

对于可耻的、卑鄙的乐趣是如此；对于许可的、合法的快乐是如此；对于最真诚的、正当的友谊也是如此；甚至对于儿子的“死而复生、失而复得”也不例外；无论哪种情况，事前忧患愈重，事情转好或化险为夷后所得的快乐也愈大。

主，我的天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自有常有永恒快乐，而你创造的受造物也以你为快乐。但为何自然界的一部分有消长顺逆的不同？是否上及九天，下至九渊，前乎邃古之初，后至世纪之末，天使之尊，虫蚁之贱，自第一运动至最后运动，你都安排着各类的美好以及一切合理的造化，使之各得其所，各得其时，事物必然有此情况，确然如此，你真是高于九天，深于九渊！你从不离开我们，可是我们要回到你身边是多么困难！

四

主，请唤醒我们，催促我们，熏炙我们，提拔我们，融化我们，使我们心悦诚服，使我怀着炽热的心情追随你。不是有许多人从更深于维克托利努斯的昏昧黑暗中回到你身边吗？他们靠近你，便获得了光明，受到了照耀，获得了成为你的子女的权利。这些人的事迹不如维克托利努斯为大众所关注，没有引起广泛的喜悦。因为大家欢喜，于是大家也更加高兴，相互之间能发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热情。所以声名显赫的人能带领人们趋受得救的恩宠，他们是先知，别人自会效其所为。为此，比他们更先进的人，当然也感到极大的兴奋，因为他们的快乐并非仅仅为了少数有名望的人。

在你的居处，绝对没有贫富贵贱的分别。你反而“拣选了世上的弱者，使那些强有力者自感羞愧，拣选了世上的贱者和世俗所认为卑不足道而视若无物者，使有名无实者归于乌有”^①。你的话通过使徒中最小的一位的喉舌发出，他战胜了总督保罗的骄傲，使之接受你的基督的信条，降为天地大君的庶民；他为了纪念这一伟大卓越的胜利，愿意把自己的原名扫罗改为保罗^②。好比是敌人对某一人控制得越严密越深入，并且利用这人进而控制更多的人，那么敌人在这人身上遭到的失败也越惨重。大人先生们由于他们的社会声

①见《哥林多前书》1章27节。

②事见《使徒行传》13章7—12节。

望，是受敌人控制的重大目标，敌人正可利用他们控制更多的人。你的孩子们想到维克托利努斯的心过去如何为魔鬼服务，被魔鬼的信徒视为不可攻克的堡垒，魔鬼利用他的口舌作为锐利的强弩，占领了多少心的阵地，而现在目睹我们的君王捆绑了这个力士，把他的器械收缴，洗炼之后，成为“合乎主用，准备盛置各种善事”^①的宝器，不是便该为之欢欣鼓舞吗？

五

你的仆人西姆普利齐亚努斯讲完了维克托利努斯的故事之后，我满心欣羨，决心效法他的毅举，这正是西姆普利齐亚努斯讲述这个故事的目的。他又附带说，犹利安帝^②在位时，基督徒被禁止去教授文学和雄辩术，根据这一法令，维克托利努斯表示他宁愿放弃信口雌黄的教席，不愿放弃你的圣道，它能“使婴儿的唇舌伶俐善辩”^③。我以为他的运气和他的毅力一样值得欣羨，因为他能以全部时间供献于你了。我叹息渴望着这样的安闲时间。别人的意志没有束缚我的身心，而我自己的意志却如铁链一般的束缚着我。敌人掌握着我的意志，把它打成一条铁链紧紧地将我缚住，因为意志败坏，遂生情欲，顺从情欲，渐成习惯，沿袭既久，便成为自然了。这些关系的链锁，在我看来就是一种铁链——把我紧缠于困顿的奴役中。我开始萌芽的新的意志，即无条件归向你，享受你，天主，

① 见《提契太后书》2章21节。

② 犹利安于公元361年当上罗马皇帝，世称“叛教者”。

③ 见《智慧书》10章21节。

享受惟一可靠的乐趣之意志，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压服根深蒂固的积习。这样我就有了一新一旧的双重意志，一属于肉体，一属于精神，相互交绥，我的灵魂在交战中因撕裂而十分痛苦。

从亲身的体验，我领会了所谈到的“肉体与精神相争，精神与肉体相争”^①的意义。我正处于双重战争之中，但我也有所赞成的一方，因为我所排斥的一方，可以说大部分是以前勉强承受的并非我所自觉自愿，习惯给我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也未尝不是我自己的原因，因为我是自愿走到我所不愿的地方。对罪恶进行惩罚，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谁能提出合法的抗议？我过去往往以为我之不能轻视世俗而侍奉你，是由于我还没有充分认识真理，但我不能也用这种假定来推卸罪责，因为我已确切认识真理。我还和世俗牵连着，不肯投到你麾下，我之害怕消除牵累，并无异于人们之害怕沾惹牵累。

我恍然在梦中，世俗的包袱，压在我身上。我的意愿促使我渴望醒来，但是如同熟睡中人所做的挣扎，由于睡意犹酣，又沉入梦乡。谁也不愿意沉沉昏睡，凡头脑健全的人都愿意醒着。但身体非常疲倦的时候，往往想多睡片刻。即使不能再睡，应当起身了，还是要留恋床榻，依依难舍。同样地，我已确知献身于你的爱比屈服于我的私欲更好，前者使我服膺，驯服了我；后者使我沉溺，缠绕着我。你对我说：“你这睡着的人，应当醒过来，从死中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②我无言以对。你处处使我看出你所说的都真实

^①见《新约·加拉太书》5章17节。

^②见《以弗所书》5章14节。

可靠，真理已经征服了我，我却无话可说，只吞吞吐吐、懒洋洋地说：“马上就来！”“真的，马上就来！”“再等我会儿。”但是“马上”，并没有时刻；“一会儿”却可以拖延很久。我的内心喜爱你的法律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我肢体中另有一种法律，和我心中的法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顺从肢体中犯罪的法律”。犯罪的法律就是习惯的威力，我的心灵虽然不愿，但被它挟持，被它掌握；可惜我是自愿堕入它的陷阱，自己也难辞其咎。我真可怜！“除了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依靠你的恩宠外，谁能救我脱离这死亡的肉身？”^①

六

我将叙说经过，说明你怎样解除了紧紧束缚着我的情欲和俗务的奴役。主啊，我的救援，我将称颂你的圣名。

我的生活如旧，但我的苦闷有增无减，我天天向你叹息，一有空暇，每逢压在我身上的事务使我呻吟时，我便常到圣堂中去。阿利比乌斯和我在一起，他第三次担任法律顾问后，已经停止这方面的事务，这时正好闲着，等待机会再出售他的法律顾问，和我出售雄辩术一样——如果有人愿意向我们请教这些技能的话，内布利提乌斯为了我们的友谊而自愿牺牲，担任凡莱公都斯的助教。凡莱公都斯是我们最知己的朋

^①见《罗马书》7章22—25节。

友，米兰人，在米兰教授文法。他希望，而且以朋友的名义要求我们中间有一人能真心诚意地帮助他，因为他觉得非常需要。内布利提乌斯这么做并不是出于利益的考虑，照他的才学，如果他愿意，能找到更好的出路。这位非常忠厚、和气的朋友，为了体贴我们，不愿拒绝我们的要求。他为之处世谨慎，不稀罕世俗场中那些大人物的赏识，因此也避免了这方面可能带来的麻烦，他愿意保持精神的自由，尽量有自己的空暇，来研究阅读或讨论智慧的问题。

一天，我和阿利比乌斯在家——内布利提乌斯外出，原因我已记不起来了——有一位叫蓬提齐亚努斯的客人来拜访我们。他是非洲人，是我们的同乡，在宫中担任要职，我已记不起他向我们要求什么。我们坐下来谈着。他偶然注意到在我们面前一张安放玩具的桌子上有一本书，他拿过来，翻开发现这是使从保罗的书信。这让他十分意外的，因为他原以为是我教学用的一本书。于是他含笑望着我，向我道贺，对于他意外发现在我跟前仅有的这一本书表示惊讶。他是一个热心的教友，经常到圣堂中去，跪在你，我们的天主之前作长时的祈祷。我对他说，我现在特别致力研究这本书。他便向我讲起埃及隐修士安东尼^①的事迹，安东尼的名字在你的仆人之中早已人尽皆知，但直到那时，我们还是初次听到。他知道这情况后，就在这个题目上，把这样一个伟大人物介绍给我们这些少见多怪的朋友，我们的孤陋寡闻让他诧异。他的叙述让我们不胜惊奇，竟在这样近的时代，就在我们的

^①安东尼（约公元251年—约公元356年），古代基督教著名的隐修士。

时代，你灵异的迹象在纯正的信仰中，在公教会内显示了确切不移的证据。对于如此伟大的事迹，我们大家同声惊叹，而他却惊讶于我们的懵懂无知。

他还谈到许多隐修院，谈到隐修士们德行的馨香如何上达天庭，如何在旷野中结出丰盛的果实，我们对这一切都是闻所未闻的，我们也不知道就在米兰城外，有安布罗西乌斯创办的一所隐修院，院中住满了热心的隐修士。朋提齐亚努斯娓娓道来，我们听着肃然起敬。他又讲到某一天的午后，在特里尔城中，皇帝来观看马车竞赛，他和同事3个人在城墙附近一个花园中散步，他们4个人分作两起，朋是亚努斯和一人是一起，剩下两人又是一起，各自信步闲行。那两人走向一间小屋，屋中住着你的几位仆人，是“天国为他们所有”^①的贫神者。这两人进入屋中看见一卷安东尼的传记。其中一人取来阅读，立刻感到惊奇、兴奋，一面读，一面向往如此生活，打算要放弃官职，为你服务。这两人都是皇帝的近臣。其中这人竟然勃发了神圣的热情，感到真纯的悔恨，睁眼注视着他的朋友说：“请你告诉我，我们如此殚精竭虑，为的是什么目的？我们究竟追求什么？我们为谁服务？我们在朝廷供职，升到‘凯撒之友’^②的位置，不是荣宠至极吗？即使幸获这种职位，还不是朝夕惕励，危机四伏吗？真的，冒了很大危险，只不过为了踏上更大的危险，况且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呢？不如为‘天主之友’，只要我愿意，就能立地成佛。”

他说这些话时，正处于新生命诞生的紧张阶段中。

① 见《马太福音》5章3节。

② “凯撒之友”在罗马帝制时代，形成一个特殊阶层，一般担任最重要的职位。

他的目光回到书本上，继续读下去，他的内心正在变化，只有你能明鉴。他遗世绝俗的意志很快就表现出来。读此书时，内心情感不断汹涌，他立下决心，要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已经成了你的人了。他对他朋友说：“我已将我的功名利欲毅然斩断，决定奉事天主了。我从现在就开始实行。如果你不同情我，也不要阻止我。”那一位回答说，愿和他同享这种荣耀，分担这项工作。他们已经属于你了。他们放弃了所有一切，追随你，付出必要的代价，共同起造救生的宝塔。

当时，蓬提齐亚努斯和另一位正在花园另一地方散步，这时来找寻他们两人，找到后，催促他们回去，因为天色已晚。两人便告诉他们自己的主意和计划，又说明了这种愿望产生的经过，表示已经下了决心，要求他们如果不愿参加，那也不要阻挠。蓬提齐亚努斯说，他自己和那一位朋友虽与这两人分道扬镳，但不免泪湿衣襟，同时也向他两人祝贺，并请他们代为祈祷，便带着一颗人世的功名心回到朝中，那两人却寄心天上，从此栖隐于小屋之中。

那两人都已订婚，两位未婚妻听到这消息后，便也守节不嫁，献身于天主。

七

蓬提齐亚努斯讲了这些事。主啊！在他谈话时，你在我背后拉过我，使我转身面对着自己，因为我一

直背着身，不愿正视自己；你把我摆在我自己面前，使我看到自己是多么丑陋，多么卑鄙委琐，遍体疮痍。我见了害怕，却又无处躲藏。我想竭力逃避，而蓬提齐亚努斯还在讲述他的故事，你又把我按在面前，强迫我去看，使我猛省而痛恨我的罪过。我认识了，但我闭上眼睛，强自排遣，于是我又淡忘了。

当时，我越佩服他们两人能激发有益的热情，贡献自己来，听凭你治疗，相形之下，越觉得自己的可耻，便越痛恨自己。从我19岁那一年读了西塞罗的《荷尔顿西乌斯》一书后我开始爱好智慧，多少岁月悠悠逝去了——大约12年——我始终留恋并渴望世俗的幸福，而忽略了觅取另一种幸福，这种幸福，不要说求而得之，即使仅仅存有向往之心，也胜过获得任何宝藏，胜过身践帝王之位，胜过随心所欲恣享淫乐。可是我这个不堪的青年，在我进入青年时代之际已没有出息，那时我也曾向你祈求纯洁，我说：“请你赏赐我纯洁和节制，但不要立即实现。”我害怕你人应而立即消除了我好色之心，因为这种病态，我宁愿留着忍受，不愿加以治疗。我又走上狂悖迷信的邪路，但对于这种迷信，我也没有真挚的诚心，我只以为比起其他理论，这种迷信更优越，而所谓其他，我却无意诚求，只不过抱着敌对的态度加以攻击。

我自以为我是因为没有找到确切的方向，所以才越趄不前，不肯放弃世俗的前途来一心追随你，但时间到了，我终于赤裸裸地暴露在我面前，我的良心在谴责我：“你还有什么话说？你一直借口找不到明确

的真理，所以不肯抛弃虚妄的包袱。现在你可明确了，真理在催迫你，只要你脱卸负累，就能展翅高飞，已不必辛苦探索，更无须再费一二十年的深思熟虑了。”

蓬提齐亚努斯讲述时，我的心在战栗，我感到非常可怕的羞愧。他讲完后，办好了应办的事，就告辞而去。我扪心自问，自怨自艾，我对我自己什么话没有说过？我为了催促自己努力跟随你曾经多少次鞭策自己？我倔强、我抗拒，但提不出抗拒的理由。理由已经说尽，都已遭到驳斥。剩下的只是沉默的恐惧，和害怕死亡一样，害怕离开习惯的河流，不能再畅饮腐败和死亡的糜酒。

八

当我和我的灵魂在我的心境中剧烈交战的时候，我的面色我的思想也同样紧张，我冲到阿利比乌斯那里，叫喊道：“我们正等什么？你没有听到吗？那些不学无术的人起来占领了天堂，我们呢？我们空有满腹学问，却毫无心肝，在血肉中打滚！是不是他们先走一步，我们便耻于跟随他们？难道不是更应该惭愧自己没有跟随吗？”

我说的话大概就是这一类，我激动的情绪将我从他面前拉走，他不说话，惊愕地望着我。我的话不同于寻常。我的额头、面颊、眼睛、气色，包括说话的声音，都比我的语言更表示出了我内心的冲动。

我们的住处有一个小花园，和屋子一块儿都听凭我们使用，因为屋主并不住在那里。我内心的风暴把我卷到花园中。那里没有人来阻止我自己思想上的剧烈斗争。斗争的结局，你早已清楚，而我那时并不自知。这种神经失常其实有益于我，这种死亡是通向生命的。那时我了解我的病根在哪里，却不知道不久就要改善。

我退到花园中，阿利比乌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虽然有他在身边，我依旧感到自己很孤独。况且他看见我如此情形，能弃我而去吗？

我们在离开屋子最远的地方坐下来。我的内心奔腾澎湃着愤慨的波涛，恨自己为何不追随你的意志，接受你的约法。我的天主，我全身的骨骼在发出呼号，它们的歌颂声上彻云霄。为了达到这目的地，并不需要舟楫车马，甚至不需要走哪怕像从我们所生之处到屋子那样短短的一段路程。因为走往那里，甚至到达那里，只需愿意去，需要有坚强而完整的意志，而不是只有半身不遂，左右摇摆，起伏不定，半推半就，挣扎抗争的意志。

在心烦意乱的时候，我的肢体做出了许多动作，如果一人肢体残缺，或者手足被束缚着，或者四肢无力，或者其他原因而不能动弹，他们即使想如我那般动作也不行的，我搔头、敲额、抱膝，这些动作是因为我要，才做出来。假如手足不听我指挥，那么即使我要做也做不到。一方面，有许多动作和我的意愿不一致。另一方面，那些非常热烈的向望的事我却我没有

做，这些事是只要我愿意，立刻就能做的，只要我真正愿意，马上付诸行动，就能如愿以偿的。这一方面，能力和意愿是一致的，愿意即是行动。但我并不行动。我的肉体很容易听从灵魂的驱使，念头一转，手足跟着动了；我的灵魂却不容易听从自己的意志，完成重大的愿望。

九

这种怪事从何而来？原因何在？请你的慈爱照耀我，使我盘问一下人类所负担的神秘惩罚，和亚当子孙潜在的苦难，如果它们能答复我的话。这种怪事哪里来的？原因何在？灵魂命令肉体，肉体立即服从；灵魂命令自己，却抗拒不服。灵魂命令手，手便应命而动，发令和执行几乎同时实现，但灵魂总是灵魂，手是属于肉体的。灵魂命令灵魂愿意什么，这是命令自己，却不能奏效。这种怪事哪里来的呢？原因何在？我说，灵魂发令是因为灵魂愿意，如果灵魂不愿，便不会发令，可是发了命令，自己却不执行。

原因是因为灵魂并不完全愿意，所以发出的命令也不是完全的命令。命令的尺度完全合乎愿意的尺度，不执行的尺度也遵照不愿意的尺度，因为意志下令，才有意愿，这意愿不是别的，就是意志本身。由此可见，灵魂如果不是以它的全心全意发出命令，就会令出不行。如果全心全意发出命令，那么即使无此命令，

意愿也已存在。因此，意志的游移，并非怪事，而是灵魂的病态，即使有真理扶持它，它也会在积习的重压下，不能昂然起立。因此可见我们有双重意志，双方都不完整，一个有余，则一个不足。

十

我的天主，有人以意志的两面性为借口，主张我们有两个灵魂，一善一恶，同时并存。让这些人和一切信口雌黄、妖言惑众的人，一起在你面前毁灭吧。赞成这种罪恶的学说的人真是败类，如果他们能接受正确的见解，和坚持真理的人同心同德，自然改邪归正，去恶从善。到那时我们才能用使徒保罗的话对他们说：“从前你们是黑暗，如今在主里面成为光明。”^①如果他们不愿“在主里面”，想在自己身内成为光明，以为灵魂的本体即是神的本体，这样只会加深他们的黑暗，他们这种滔天的傲慢，只会使他们自己和你“照耀人世之人”^②的真光距离更远。他们应该考虑他们所说的话，应该自知惭愧，“快靠拢他，你们必将受到光照，便不会面红耳赤了。”^③

①见《以弗所书》5章8节。

②见《约翰福音》1章9节。

③见《诗篇》34首6节。

在我考虑是否就献身于我的主、天主时，我本已有此计划，愿的是我，不愿的也是我，都是我自己。我既不是完全愿意，也不是完全不愿意。我和我自己斗争，造成了内部的分裂，这分裂的形成，不是我所情愿的。这并不证明另一个灵魂的存在，只说明我所

受的惩罚。造成这种惩罚的不是我自己，而是“盘踞在我身内的罪”^①，是为了处分我自觉自愿犯下的罪，因为我是亚当的子孙。

如果有多少彼此对立的意愿，便有多少对立的本性，那么一人身上不仅有两个本性，该有许多本性。一人在考虑是否去参加他们的集会，还是去看戏，他们便说：“那不是两个本性吗？一个向善，一个向恶。否则这种敌对意愿的迷惘从那里来的呢？”我说，这两个意愿，无论要到他们那里去，还是要去戏，都是坏的。但摩尼教徒认为要到他们那里去是个好主意。那么，假如我们的人也在两种意愿对立之下拿不定主意，考虑是去看戏，还是到圣堂中去，摩尼教徒也将迟疑而难于回答了。因为他们要么承认——他们是不肯承认的——到圣堂中去，和领受了圣事的人经常到圣堂中去一样，是出于好的意志；要么承认一个人身上存在两个对立的坏本性，两个坏的意志；那么他们所说的一善一恶就不成立的除非他们将归向真理，不再否认人在考虑时，是一个灵魂在两种意愿之间摇摆不定。

因此，希望他们感觉一人身上有彼此对立的双重意志时，不再主张有一善一恶两个对立的灵魂，具有两种对立的本体，来自两个对立的本原。你，真实无妄的天主，你反对他们，驳斥他们，揭露他们：一人有两个坏主意，譬如一人考虑是用毒药还是用武器去杀人；强占这一家还是那一家的田地；财色不能兼得时，考虑花大量金钱去享乐，还是一毛不拔做守财奴；

^①见《罗马书》7章17节。

又如两种娱乐在同一天举行，考虑去看戏还是去看赛车；还可以加上第三个主意：如有机会，到别人家中去偷东西；或是第四个主意，如果有同样的机会，去和人幽会。这些机会如果同时来到，都合他的心意，但又不能同时进行，这样那人的灵魂就被四种或更多的对立意志所分割，因为人的欲望简直太多了！但摩尼教徒对这一大批不同的本性向来是只字不提。

对于好的意志也是这样。如果我问他们：“爱读使徒的书信好不好？欣赏一篇庄严的圣诗好不好？解释‘福音’好不好？”他们一定说：“好。”那么，如果同时欢喜这一切，我们的心不是要被不同的意志东拉西扯吗？这些意愿都好，但可能彼此互不相让，直到我选择其中之一，使分歧的意志归为统一。

同样，永远的真福在上提携我们，而尘世的享受在下控引我们，一个灵魂具有二者的爱好，但二者都不能占有整个意志，因此灵魂被重大的忧苦所割裂：真理使它更爱前者，而习惯又使它舍不下后者。

十一

我饱受心灵的折磨，我抱着不同寻常的严峻态度斥责我自己，我想折断束缚我的锁链，想从束缚中解脱出来，这锁链已经所剩无几，但还是紧系着我。主，我的心听到了你的催迫，我感受到你严肃的慈爱用恐惧悔恨的鞭子在鞭策我，使我要努力去拧断剩下的细

胞链子不要让它获得新的力量，把我更加牢牢束缚。

我在心中自言自语说：“快快解决吧，快快解决吧！”我的话似乎起了决定作用，将要付诸实际了，可是还不下手。我并未重蹈过去的覆辙，但站在边缘上喘息。我再鼓足勇气，几乎把握到了，真的几乎得手了，已经到了手掌之中，入我掌握了。不，不，我还没有到达，还没有得手，还没有掌握。我还在迟疑着，不肯从腐朽的死亡中获得新生。旧和新，死和生在交替，旧的在我身上更觉积重难返。越接近我转变的时刻，越是使我惶恐，我虽然没有因此却步，但我不免停顿下来了。

那些不堪的、浪荡虚浮的旧相好拖住了我，它们轻轻地扯我肉体的衣裾，轻轻地对我说：“你把我们抛开了吗！”“从今往后，我们不在一起了！”“从现在起，这些、那些，对你都不许可了！”我听到“这些、那些”包括它们所暗示的一切，我的天主啊，它们暗示些什么呢？多么丑恶，多么肮脏！求你的慈爱把这一切从你仆人的灵魂中全部扫除出去！它们的声音，我听见的还不是全部，因为它们不是面对着我，肆无忌惮地反对我，而是好像在我背后窃窃私语，见我要走，便偷偷拉我，想叫我回过头来。它们拉住我，因为我在犹豫不肯就走，不肯对它们毅然决绝，奔向呼唤我的地方去；我强悍的习惯在对我说：“似乎没有这一切，你以为自己还能生活下去？”

但是这句话已经色厉内荏说得没精打采了。因为在我前面，我犹豫着的那一面，正呈现着纯洁庄严的

节制，明朗而肃穆地微笑着，庄重地邀请我上前，向我伸出充满着圣善的双手，准备接纳我，拥抱我。那里充满着儿童、青年、年龄不同的人，有可敬的节妇，有老年的贞女，在这些人身上，节制并非没有生息，因主的照临，使她儿女成行，欢聚膝下。

节制的美德好像在笑我，但这是出于鼓励的嘲笑；它似乎在对我说：“这些孩子，这些女子能做的，你不能吗？他们所以能这样，难道只是依靠自己而不是在天主之内？他们的天主把我赏给他们。为何你要依仗自己而不能安定？把你投向天主，不要害怕；天主不会缩手任凭你跌倒；放心大胆地投向他，他自会接纳你，治疗你。”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因为我还听见那些不堪的唧唧啾啾的私语，我依然若即若离，游移不决。“节制”好像重新对我说：“对于你在世间所有秽恶的肉体，不要听其蛊惑，由它去受屈辱，去受磨炼。它所说的乐趣，绝不能和天主的法律相比。”这些争执在我心中翻腾搅扰，正是我与我的决斗。阿利比乌斯傍我而坐，静静地等待着我经历这次异乎寻常的内心冲动。

十二

在我的心目之前，在我灵魂深处，我的思想把我的全部罪状罗列出来。巨大的风暴开始在心胸中翻涌，泪雨将倾盆而来。为了使我能号啕大哭，便起身离开

了阿利比乌斯，因为我觉得我独自一人更适于尽情痛哭。我走向较远的地方，避开了阿利比乌斯，不要因他在场而有所拘束。

我当时的情况，他一定了解，因为我不记得说了什么话，说时已经开始呜咽。起身后，他非常诧异，留在我们并坐的地方。我不知道怎样去躺在一棵无花果树下，尽让泪水夺眶而出。这是我向你奉上的，你理应晒纳的献祭。我向你说了许多话，字句已记不起，意思是如此：“主啊，你的发怒到何时为止？请不要记着我过去的罪愆。”^①我觉得我的罪愆还抓住我不放。我呜咽着喊道：“还要多久？还要多久？明天吗？又是明天！为何不是现在？为何不是此时此刻结束我的罪恶史？”

我满腹辛酸，边说边痛哭不止。突然我听见从邻近一所屋中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我分不清是男孩或女孩的声音——反复唱着：“拿着，读吧！拿着，读吧！”我的脸色为之动容，集中注意力回想是否听见过孩子们游戏时唱过这几句，但是完全想不起来。我忘记了眼泪站起身来。我找不到其他理由，想来一定是神的命令，叫我翻开书来，看到哪一章就读哪一章。因为我曾听说，安东尼也偶然读福音，读到：“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旁人；你积财于天，然后来跟随我。”^②这句话似乎是对他说的，于是立刻打动他的心使他立即归向你。

我急忙回到阿利比乌斯坐的地方，因为我起身时，把使徒的书信集留在那里。我抓到手中，翻开来，默

①见《诗篇》
79首5节和8节。

②见《马太福音》19章21节。

默读着我最先看到的一章：“不可耽于酒食，不可溺于淫荡，不可趋于竞争嫉妒，应被服主耶稣基督，勿使纵恣于肉体的嗜欲。”^①我不想再读下去，也不需要再读下去了。我读完这一节，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刚才那阴霾笼罩的疑阵都溃散了。

我用手或其他方法在书上作了标记，合上书本，满面春风地把一切经过告诉了阿利比乌斯。他也把他的感觉——当然我是不知道的——告诉我。他要求看我所读的一节。我指给他看，他接着再读下去，我并不知道下文如何。接下去的一句是：“你们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②他告诉我，这是对他说的。这忠告使他坚定了善愿，这也正是体现了他的优良品性，我早已望尘莫及的品性。他毫不犹豫，一无纷扰地和我同行同止。

我们便到母亲那里，把此事告诉她。她听了喜形于色。我们叙述了详细的经过，她更是手舞足蹈，一如凯旋归来，便向你歌颂，“你所能成全于我们的，超越我们的意想”^③，因为她看到你所赐予我的远远超过了她长期以来哀伤痛哭而祝祷的。你使我转变而归向你，甚至不再追求室家之好，不再找寻尘世的前途，而一心站定在信仰的金科玉律之中，一如多少年前，你启示她，我昂然特立的情景。她往日的哀伤都转化为今日的喜悦，这喜乐如此真纯可爱，远远超过了她所想望的含饴弄孙之乐。

①见《罗马书》13章13节。

②见《罗马书》14章1节。

③见《以弗所书》3章20节。



沉思中的奥古斯丁

卷 九

“主，我是你的仆人，你婢女的儿子。你解放了我的束缚，我要向你献上谢恩之祭。”^①请使我的心和我的唇舌歌颂你，使“我的四体百骸说：主，谁能和你相比？”^②请你答复我，请你“对我的灵魂说：我是你的救援。”^③

我是谁？我是怎样一个人？什么坏事我没有做过，即使不做，至少说过，即使不说，至少想过。但你，温良慈爱的主，你看见死亡深入我的骨髓，你引手在我的心源中疏浚秽流。我便蠲弃我以前征逐的一切，追求你原来要的一切。

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的自由意志在哪里？从哪一个隐秘的处所刹那之间脱身而出，俯首来就你温柔的轭轡，肩胛挑起你轻松的担子？耶稣基督，我的依靠，我的救主！我突然间对于抛弃虚浮的乐趣感到无比的舒畅，过去惟恐丧失的，现在却欣然同它断绝。

①见《诗篇》
115首16—17节。

②见《诗篇》
35首10节。

③见《诗篇》
35首3节。

因为你，真正的、无比的甘饴，你把这一切从我身上驱除干净，你进入我的心替代了这一切。你比任何乐趣更加欢洽，但不属于血肉之躯；你比任何光彩更璀璨，比任何奥秘更深邃，比任何荣秩更尊显，但拒绝自高自大的人。这时我的心灵已把觊觎和营求的欲望、淫逸和贪猾的情志从万端纷扰中完全摆脱。我向你，我的光明，我的财产，我的救援，我的主、天主，我向你倾泻胸臆。

二

“在你鉴临之下”，我决定不采取引人注目的办法，而用柔和的方式摆脱我的职务，尽管它只是在嚣讼市集上卖弄唇舌，不要再让青年们不“钻研你的法律”和你的和平，而去钻研狂妄的辞令和市场的论战，从我这里购买肆行诡谲的武器。

幸而这时距离“秋假”已不远了，我决定捱过这几天，同寻常一样离校。我既然已蒙你救购，绝不想再重蹈复辙出卖自己。这是我们在你面前拿定的主意，除了家人和几个知己外，别人都不知道。我们相约不要向外界随意透露消息，虽然那时我们从“涕泣之谷”^①上升，唱着“升阶之歌”^②已从你手中领取了“利箭和炽炭，抵卸诡诈的口舌”^③，这些口舌以忠告为名而实行阻挠，貌似关切，却想把我们作为食物一般吞噬下去。

①见《诗篇》
84首6节。

②见《诗篇》
120首1节。

③见《诗篇》
120首4节。

你爱的利箭穿透我们的心，你的训示和你忠心仆人们的模范已镂刻在我们的心版上，变黑暗为光明，化腐朽为重生，在我们思想上燃起炎炎火炬，烧毁了我们的疲弱，使我们不再沉沉下降，而是精神百倍地向上奔腾，在那些从诡诈的唇舌嘘出的旋转的逆风中，我们内心的神火不仅没有熄灭，反而吹得更旺了。

你的圣名已广扬于世界，因此，对我的志愿和计划当然也有称许的人，但如果不等待即将来临的假期，未免过于特殊。因为不等秋假来到而先辞去众目睽睽的公职，势必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到时候不免议论蜂起，以为我妄自尊大。使别人猜疑我的心理，诽谤我们的善行，为我有何裨益呢？

由于夏季教学工作劳累过度，我的肺部开始感到不适，呼吸困难，胸部隐痛，表明我已有病，不能发出响亮或较长的声音。始而心烦意乱，因为不得不放弃教师的职位，即使能够治愈，也必须暂离讲席。不过打定了主意要休息，并证明你是天主^①之后——我的天主，你知道这事——我反而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理由冠冕堂皇地辞职，不用撒谎，足以让那些只为子女打算而要我卖命的人的安心。

我非常愉快地忍受这一段时间，等它过去——大约20天，我也记不清了——最后终于熬过了。以前我在担负艰难时总是有名利心来支撑，这时若不是把坚忍来替代了名利之心，我真要委顿得难以自持了。

你的仆人中，我的弟兄中，可能有人认为我既然要一心奉事你，若再在撒谎的讲坛上滞留片刻，便是

^①见《诗篇》
46首10节。

犯罪。我对此不愿申辩。慈爱无量的主啊！你难道不是已经把这种罪过和其他可怕的、致命的罪业放在神圣的水中一洗而空吗？

三

凡莱公都斯对于我们的幸福却是忧心忡忡，因为他看到自己由于无法摆脱的束缚，将不得不和我们分离。他不是基督徒，但他的妻子则已受了“洗礼”，他之所以不能和我们同行，最大的阻碍便是他的妻子，他自称惟有一个办法可以奉教，而这办法他却不能采用。

但他诚恳地把房屋借给我们居住，而且不限时日。主啊！你将在义人复活的时候赏赐他，因为你已经以义人的结局给予他。离别后，他前往罗马，患了疾病，病中领受洗礼，安然去世。这样你不但哀怜他，并且也照顾到我们，使我们不致于想起这位推诚相与的良友竟被摒弃于你的羊群之外，而感到无尽无极的悲痛。

感谢你，我的天主！我们是属于你的，你的劝告，你的抚慰都表明了这一点。言许必践的你，以万古常春的天堂的温暖，回报了凡莱公都斯借给我们避暑的加西齐亚根别墅，你宽赦了他此生的罪孽，把他安置于“富饶的山上，你膏腴的山上”^①。

当凡莱公都斯闷闷不乐的时候，内布利提乌斯却同我们一起高兴。当时他还没有奉教，而且曾经堕入

^①见《诗篇》

68首15节。

最危险的荒谬学说的深坑，他认为你的圣子——即真理本身——的肉体不过是幻象，此时他已抛弃了谬见，还没有领受教会的“圣事”，已经在非常热烈地追求真理。当我们弃邪归正，通过你的洗礼获得更生后不久，他也成为虔诚的公教信徒，全家人也接受了他的信仰，他和家人一起留住非洲，在淡泊宁静的完美生活中敬事你，你就召他脱离尘世。

现在他生活“在亚伯拉罕怀中”^①——不论此语作何解释——我的内布利提乌斯，我的挚友。主啊，他脱离奴隶之身而获得自由之体，成为你的义子，他现在生活在那里。这样一个灵魂，还能有其他更好的归宿吗？他生活在那里，关于这个境界，他曾向渺小愚昧的我提出过许多问题。现在他已不需要侧着耳朵听着我的描述了，他已经超出尘凡的口舌尽情畅饮着你的灵泉，吸取你的智慧，过着永恒无疆的幸福生活。但我想他不会因此沉醉而把我抛在脑后，因为他畅饮了你，而你是始终顾怀我们的。

我们当时是这样一种情形：我们竭力安慰凡莱公都斯，他对于不能追随我们的归正而闷闷不乐，但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我们鼓励他尽好夫妇生活的分内责任。而对于内布利提乌斯，我们期待他加入我们之中，他和我们不过相距咫尺，这个愿望很容易实现。这些日子终于过去了，对我真是度日如年，因为我渴望着空闲自由的时刻，为了能尽情歌唱：“我的心向你说：我曾找寻你的圣容，主，我还要找寻你的圣容。”^②

①见《路加福音》16章22节。

②见《诗篇》27首8节。

四

正式脱离雄辩术讲席的日子终于到了，虽然在这之前我的思想早已脱离它。如今大功告成：你已解放了我的心，现在又解放了我的口。我满心愉悦地感谢你，和亲友一行，启程到别墅中去。

在那里我写了些什么？我的文思已经为你服务，但还带着学校的傲慢气息，如同奔走者停步后呼吸还觉得急促。在我记述和好友谈论或在你面前自问自答的语录中，以及和外出的内布利提乌斯的通讯中，都流露出这种傲慢。

我已经急于要提到更重大的事件了。什么时候我才有充分的时间来追述你的恩泽，尤其是在这一阶段中所加给我的一切洪恩厚泽呢？过去的一切历历在目。主啊！向你忏悔往事，我能感到温暖，就好像回想你不知用了不知名的利剑刺我的心灵，降伏了我。你怎样“削平了我思想上的山丘，修直了曲折的道路，填平了崎岖的峻坡”^①；你怎样用你的独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②的圣名使我心爱的弟兄阿利比乌斯俯首就范，起初他甚至对我们书札中的这名字感到憎恶，宁愿在我文字中嗅到学校里那些已被“你砍倒的香柏”的气息，不愿闻教会内防御毒蛇有奇妙的功能的药草。

我的主啊！我诵读大卫的诗歌，那些诗洋溢着衷心的信仰，那些歌能驱除我们满腹的傲气，我向你发

①见《路加福音》3章4节。

②见《彼得前书》3章18节。

出怎样的呼声？这时我对于真正的爱还是一个学徒，我和阿利比乌斯都是望教者，住在乡间的别墅中，母亲和我们在一起，她虽然是个妇女，在信仰上却是杰出的丈夫，她兼备了老年的持重，母亲的慈祥 and 教友的虔诚。我在朗诵这些诗歌时所发出的呼声，在我内心燃起了对你多么大的爱火！我的热情如此高涨，假如可能的话，真想将这些诗篇向全世界宣诵，让人类的狂妄受到谴责！可是全世界不是都在朗诵吗？“没有一人不受到你的煦育。”^①我痛恨那些摩尼教徒，却又怜悯他们的愚昧，不懂那些奥迹，不识那些妙剂，反而至死不悟，訾议续命的药饵。我真希望他们隐在我身旁，当我心旷神怡地朗诵“诗篇”第四首时，希望他们看看我的面容，听听我的声音，希望他们体会到这些诗歌如何浹洽我心：“我公义的天主啊！我向你呼唤时，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之中时，你使我舒畅；求你怜悯我，俯听我的祈祷。”^②希望他们私下听到，而我则并不觉察，否则他们必以为我是为了针对他们才诵读这篇诗。其实如果我知道有人听着看着，我绝不会说话，绝不会说那些话，他们呢，也绝不认为这些话是我的肺腑之言，只是在你面前，对我自己说的。

我战栗恐惧，同时又欢欣鼓舞地信任渴慕你的慈爱。当你的慈祥之神对我们说：“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心事重重何时了？你们为何要喜爱空虚，寻觅虚伪？”^③我的目光，我的声息中已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这种种的心情。的确，我喜爱过空虚，寻觅过虚伪。但是主，你已经显扬你的圣者，“起之于死中，升之

①见《诗篇》
19首6节。

②见《诗篇》
4首1节。

③见《诗篇》
4首2节。

于诸天，位之于己右”^①，又自天派遣他所许的施慰之神，真理之神。我茫然不知。但他已经派遣，因为他已复活升天，受到显扬。在此以前，圣灵尚未降临，因为耶稣尚未荣显。先知呼喊说：“你们心事重重何时了？你们为何喜爱空虚，寻觅虚伪？你们该知道天主已经显扬他的圣者。”他至今仍在呼喊：“你们该知道。”而我仍长期懵懂无知，昏聩不觉，喜爱空虚，寻觅虚伪。此时，我听了不胜惊恐，因为当我回忆过去的情况，这些话真是完全针对着我这样的人的。我奉为真理的那些幻象，不过是空虚，是虚伪。回想及此，我忍不住痛恨而长叹。希望那些至今还在喜爱空虚、寻觅虚伪的人聆听这些话！可能他们也要辗转难安而唾弃前非。如果他们向你呼吁，你一定会俯听，因为“代我们求你”^②的基督，以血肉之身已经为我们受死。

我读到“发怒吧，不要再犯罪”^③！我的天主，我多么感动，我已经知道恼怒我以前的种种，决定今后不再犯罪，我理应畏惧，因为并非另一个黑暗腐败的天性利用我身而犯罪，一如那些不知道自恨，“为自身积蓄着天主公义审判的忿怒”^④的人所说的。我的财富不在身外，也不是在太阳之下能用肉眼能找到的。凡是把快乐寄托于身外之物的人，他们容易失去操守，沉湎于有形的、暂时的事物，他们的思想饥渴难耐，才会去舔舐那些事物的影子。但愿他们感到空虚厌倦而喊出：“谁能指示我们幸福？”^⑤我们将回答他们说：“主，你的圣容神光深印在我们心中。”^⑥因为我们不是“普照生灵”^⑦的真光，我们是受你的光照的：我们“本

①见《以弗所书》1章20节。

②见《新约·罗马书》8章34节。

③见《诗篇》4首4节。

④见《罗马书》2章5节。

⑤见《诗篇》4首5—6节。

⑥见《诗篇》4首5—6节。

⑦见《约翰福音》1章19节。

是黑暗，在你怀中成为光明。”^①唉，但愿他们能够看出身内的永恒真光！我已经亲身体验，但是无法告诸旁人。但愿他们背着你而注视着外物的眼光能向我流露出内心的迷惘，肯对我说：“谁能指给我们幸福？”我原来也就在这方寸之间恼怒，就在心坎深处发出悔恨，自从牺牲旧我之后，我的“新我”开始信赖你而入于深思，也就在此时，你开始使我体味到你的甘饴，“使我心喜悦”^②。我口诵心维，欢呼雀跃。不愿再纵情外物，消磨时间却被时间所吞噬，因为我在永恒的纯一本体中有另一种“小麦”，另一种“酒”，另一种“油”。

读到下一节，我的内心禁不住高呼，“在亲和中，我将安卧，我将酣睡”^③。《圣经》上所说的“死亡被消灭于凯旋之中”^④一朝实现，谁还敢抵抗我们？始终不变的你就是存在的本体，在你之中得到消除一切忧患的宁静，因为无人能和你相比，也不须再追求你之外的一切。主啊，你使我安然居住^⑤。

我朗诵着，热情满怀，但想不出怎样对付那些充耳无闻的活死人，而我过去也是其中之一，曾经散布疫毒，对流注天上蜜露、映彻你光辉的《圣经》，一度恶毒地、盲目地狂吠，想到那些与《圣经》为敌的人，真使我悲从心生。

什么时候我才能追述这次假期中一切经过呢？对于你严厉的鞭策和疾如迅雷的慈爱，我绝不会遗忘，绝不会沉默的。

这时你用牙痛来磨难我，痛得我连话都不能说。

①见《以弗所书》5章8节。

②见《诗篇》4首7节。

③见《诗篇》4首8节。

④见《哥林多前书》15章54节。

⑤见《诗篇》4首9节。

我想起请在场的亲友们代我祈求你一切救援的天主。我写在蜡板上递给他们看。我们双膝刚刚下跪，热切祷告，牙痛就霍然而愈了。多么剧烈的疼痛，怎样消失的呢？主，我的天主！我真是惶恐不安，我承认，因为我一生中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你的德能渗透到我的心灵深处，我在信仰之中感到喜悦，歌颂你的圣名，但对于我过去未经洗礼赦免的罪恶来说，这信仰还不能使我安心。

五

秋假结束后，我通知米兰人，请他们为自己的学生再聘其他的言语贩卖者，理由是我已决定献身为你服务，而且由于呼吸困难，胸部作痛，不能再担作此项职务。

我又致书于你圣善的主教安布罗西乌斯，详细描述了我以往的错误和现在的志愿，请教我最好先读《圣经》中哪一卷，使我对领受洗礼的恩泽更有充分的准备。他教我先读《以赛亚书》，这一定是因为这位先知最明白清楚地预言了你的福音和外族的归化。可是我对这一卷从开始就不解其意，我于是以为全书都是这样，便暂时放下，希望等我对你的圣训比较熟悉后再来阅读。

六

我登记领受洗礼的日子终于到了。我离开乡村回到米兰。

阿利比乌斯愿意和我一起受洗，同沾复生的恩宠。这时的他满怀谦抑，具有领受你圣事的精神。他非常坚强地克制自己，磨砺肉体，竟敢在意大利冰冻的土地上赤足步行。

我们两人之外，还有我孽海中来的儿子阿得奥达多斯。你给了这个孩子很好的资质，他还不满15岁，聪慧已经超过许多耆年博学之士。主，我的天主，我承认这都是你的恩赐，你是万有的创造者，你能斡旋我们的丑行。我对于这个孩子，除了罪业之外，再没有贻赐。至于我们所以能遵照你的法度教养他，也是出于你的启发，不是别人指导。因此我只能归功于你的恩赐。

在我所著《师说》一书中，记述了他和我的谈话。你知道书中记载的和我交谈者的议论，便是他16岁时的思想。我记得他还有许多更突出的见解。这样的天赋真使我惊悚，这样的奇迹，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创造？

你不久就使他脱离尘世，我对此感到安心，他的童年、青年以及他的一生，我可不必有杞人之忧了。

他和我们同时领受你的恩宠，并将在你的法度中

栽培成长。我们受了洗礼，过去生活上种种阴影已经荡涤纯净。

那些时候，我钦仰你为救援众生而制定的高明沉潜的计划，我为此感到无限愉悦，但并不以为已足。听到你圣堂中一片和平温厚的歌咏之声，我不禁潸然泪下。这种音韵透进我的耳根，真理便随之而滋润我的心田，鼓动诚挚的情绪，虽然泪盈两颊，我的心却畅然欣悦。

七

不久以前，米兰教会开始采用这样一种慰勉人心的方法，即弟兄们同心同气，热情歌唱。大约一年前，幼主瓦楞提尼亚努斯的太后优斯提那受了阿利阿派教徒^①的蛊惑，信从异端，迫害你的安布罗西乌斯。虔诚的群众夜间留守在圣堂中，誓与他们的主教，你的仆人同生共死。我的母亲，你的婢女，关心此事竟然彻夜不睡，并且站在最前面，一心祈祷。我们虽然还没有具备你圣灵的热情，但和全城居民一样焦急不安。这时为了防止民众因忧郁而精神沮丧，便决定仿效东方的习惯，教他们歌唱圣曲圣诗。这方式以后就保留下来，至今世界各地所有教会几乎都采用了。

也就在这时，你梦示你的主教安布罗西乌斯，指明普罗泰西乌与盖尔瓦西乌斯两位殉教者葬身之处。这两人的遗体在你的佑底下，处于神秘的库藏中经历

①阿利阿教派，反对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教义否定耶稣基督是天主。

多少寒暑而不臭不腐，等到这个适当的时机显现来昭示众人，借以抑制一个身为太后的妇人之横暴。遗体掘出后，以隆重的仪式奉迎至安布罗西乌斯的圣堂中，这时不仅那些受秽魔骚扰的人恢复了平静，连魔鬼也自己承认失败。更有一个全城知名、多年失明的人，听到万民欢庆之声，问清缘由之后，便起身请人引导他前去。到了那里，他请求准许他以手帕一触“你所珍视的神圣死者”^①之灵柩，他这样做了，把手帕按在眼上，双眼立即复明了。这个消息轰传远近，引来了对你庄严热烈的歌颂。那个一心树敌的妇人虽然没有转向健全的信仰，但她肆虐教会的凶焰不得不收敛起来。

感谢你，我的天主。你把我的回忆导向何处了？我竟会向你诉说这些已被我遗忘的重大事件。虽然“你的香膏芬芳四溢”^②我们并不需奔波求索，但现在听到神圣的颂歌之声，还是使我涕泪交流，以前我只会向你叹息而已，这时才能尽情吸嘘，使我的“茅屋”^③中充满声香。

①见《诗篇》
116首15节。

②见《旧约·
雅歌》1章3节。

③见《旧约·
以赛亚书》40章
6节。

④见《诗篇》
68首6节。

八

“你使一心一德的人住在一起”^④，让我们的同乡青年埃伏第乌斯来与我们作伴。他本是政府大员，先于我们归向你，受了洗礼，便辞去官职，一心一意为你工作。我们常在一起，而且拿定神圣的主意，要终

身聚在一起。

我们研究在什么地方最能为你服务：结果是决定一起回到非洲。到了梯伯河口，我的母亲去世了。

我是匆忙得紧，把许多细节略去不提了。我的天主，关于我不曾提及的、我所身受的难数的恩宠，只有请你接受我的忏悔和感谢。但是对于你的婢女，肉体使我生于此世，精神使我生于永生的母亲的哀恋之情，我不能一笔带过。我不谈她的遗事，而要追述你给她的恩泽。因为她既非自有此身，也不是自己教养自己，你创造了她，生她的父母也不能预知未来的情形，都是你的基督之鞭策，你的“独子”之法规，使她在你教会所属的一个良好教友家庭中，受到对你庄严崇敬的教育。

我母亲除了追怀她生母的辛劳抚育之外，更称道一位老年保姆对她的尽心教导。这个女子在我的外祖父小时候，便像大姑娘背孩子一般背着他。因此在这个教友家庭中，主人们对这位赤胆忠心的老妇人都很尊重，所有的女孩子都托她管教，她也尽心照顾，必要时用神圣的严规来约束她们，寻常教导她们时也十分周详审慎。

除了女孩子们和父母同桌进用极俭朴的三餐外，为了避免让她们沾染不良的习惯，即使极度口渴的时候，也不许她们随便喝水，她有极合情理的告诫：“现在你们只喝清水，因为没有办法喝到酒；将来你们出嫁后，成为伙食储藏室的主妇，会觉得清水淡而无味，取酒自饮便会成为习惯。”她这样一面开导，一面

监督，禁住了孩童的饕餮，而女孩子们对饮水也就有合理的节制，不会再有不合体统的嗜好。

虽然如此，我母亲仍然渐渐对酒有了爱好。这是你的婢女亲口告诉自己的儿子的。她的父母见她一贯循规蹈矩，往往叫她从酒桶中取酒。她把酒杯从桶口去舀，在注入酒瓶之前，先用舌头舐上一舐，并不多喝，因为她并不想喝。她这么做，不是为了嗜酒，而是出于孩子的稚气，觉得好玩，孩子的这种毛病惟有在家长管束下才能纠正过来。

这样，每天增加一些酒——“凡忽视小事的，便逐渐堕落”^①——习惯而成自然，后来津津有味地要举杯引满了。

那时，她已经把这位贤明的老妈和她的严峻禁诫置之脑后了！主啊，你是常常关心着我们，对于这种隐匿的疾患，除了你的救药外，还有其他有效的方剂吗？父亲、母亲和保姆都不在，只有你俯鉴着，你创造我们，呼唤我们，潜引默导，甚至通过其他人物，帮助灵魂趋向有益。

我的天主，你那时在做什么？你怎样照顾她呢？怎样治疗她呢？你不是用别人尖锐的谩骂作为你去疾的药方一下把腐烂部分消蚀了？

经常陪她到酒窖去盛酒的使女，有一次和这位小姐争吵起来，那时只有她们两人，这使女抓住她的弱点，恶毒地挖苦她是女酒鬼。她受了这种刺激，羞恶之心立刻奋发从此痛改前非，涓滴不饮了。

朋友之间善恶相近，往往足以害人，而敌人的凌

^①见《德训篇》19章1节。

悔却常能发人猛省。当然你处理这些人，仅凭他们抱有损害别人的意愿，而不是依照他们被你利用后无意间所得的善果。那个使女的挖苦，只想使小姐难堪，并不想纠正她的缺点。她或者是因为两人吵架的时间和地点没有别人，或者以为历时已久而方始揭发可能对自己反有嫌疑，所以乘着没有旁人的机会才敢放肆。

但是你，天地的主宰，千仞的悬瀑，时代的洪流，无一不随你的意旨而盘旋、而奔注；你用一个人的愤怒治疗了另一人的积习。明察者不应因为别人听我的忠告而去恶从善，便自以为出于自己的力量。

九

她在这样的贞静俭素之中长大起来，父母亲教导她尊奉你，而你尤其教导她顺从父母。到了成年出嫁，便“事夫如事主”^①，设法使丈夫归向你，用贤德来向他宣传你，你也用这些懿范增加她的端丽，得到丈夫的敬爱赞叹。她忍受了丈夫的缺点，对他的行为从未发表异议。她只等待你垂爱丈夫，使他信仰你而能洁身自好。

我父亲的心地很好，不过容易发怒，我母亲在丈夫躁性发作时，照常言容温婉，一直等到他火气平息，才伺机解释自己坚持的理由，指出他可能过于急躁，未加思考。许多夫人们，丈夫的气性不算太坏，但还不免遭到殴打，蒙受羞辱，脸上伤痕累累，她们的闺

^①见《以弗所书》5章21节。

中谈话往往批评丈夫的行为，我的母亲却批评她们的长舌，带着玩笑的口吻，给她们进些忠言。在听人读婚约的时候，她以为这个为卖身契，因此主张谨守闺范，不要和丈夫抗争。这些妇女知道她嫁的丈夫为人粗暴，但传闻中或形迹上，从未听到或看出巴特利西乌斯曾殴打妻子或为家庭琐事而发生口角，因此都很诧异，闲谈中向她询问原因，她便把上述的见解和盘托出。凡是受她指导的，琴瑟调谐，每来向她致谢；不肯遵照的，依旧遭受折磨。

当她刚嫁来时，由于坏丫头的搬弄是非，她的婆婆开始也生她的气，但后来便为她的温顺忍耐所感动，竟告诉子女仆们的谗言造成家庭间、婆媳间的不和，命令处罚她们。我父亲听从我祖母的话，为了整顿家规，保持家人和睦起见，鞭责了我祖母所怒斥的女仆；祖母还声言谁再说媳妇的坏话，将同样受责，从此无人再敢妄言，家人之间融洽和美，值得后人怀念。

我的天主，我的慈爱，你还赋与你忠心的婢女——在她怀中你创造了我——一种可贵的美德。当人们发生齟齬争执时，她总是尽力调解；争吵的双方开始时满腹怨气，像有血海深仇，人前背后说出的话往往会尖酸刻薄，只图发泄怨恨，她听到任何人一方丑诋对方的语句，不但从不宣泄，而且从容劝解。

这种庸德庸言似乎不值称道，但人们有过刺心的经验，世间有不少人沾染了广泛流行的罪恶疫病，不仅尽量搬弄积怨的双方对于仇家所发的言论，甚至还火上浇油。凡有人道的人，不仅不应该挑拨离间，增

剧别人的怨毒，还应尽力劝说，平息双方的怒气。

我的母亲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你在她内心默默地引导她。

在我父亲去世前一段时期内，她又为你赢得了他。我父亲成为教友后，她对他未奉教前给自己的委屈只字不提。她真是你的仆人们的婢女。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因她的懿范而赞扬你、热爱你，他们感觉到你是在她心中，她的圣善生活的结果就是证明。她“以忠贞事夫，以孝顺事亲，以诚笃治理家政，有贤德之称。”^①她教养子女，每次看见他们疏远你，便不惮于每次的再造之功。主啊，至于我们，你的仆人们——由于你的慈爱，我们敢这样自称——在她去世前，她服侍我们，又似我们一辈的孝女。

十

接近她去世前的某一天——她的去世之日你是清楚的，我们并不知道——你在冥冥之中安排着，使我们母子两人依偎靠在一个窗口，纵目四望室外的花园，我们小住的住所在远隔尘嚣的梯伯河口。经过长途跋涉之后，稍事休息，就要挂帆渡海。我们两人非常恬适地谈话，“撇开了以前种种，向往着以后种种”^②，在你、真理本体的照耀下，我们探求圣贤们所享受的“目所未睹，耳所未闻，心所未能揣度的”^③一切。永生的生命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贪婪地张开了心灵之口

①见《提摩太书》5章9节、4节、10节。

②见《腓立比书》3章13节。

③见《哥林多前书》2章9节。

对着“导源于你的生命之泉”^①的天上灵液，渴望尽情畅吮，以能对这个玄奥的问题捉摸到一些踪影。

我们的谈话得到的结论是，我们肉体感官的享受不论如何丰美，所发射的光芒不论如何灿烂，若与那种生活相比，便微不足道了。我们神游物表，凌驾日月星辰丽天耀地的穷苍，冉冉上升，怀着更热烈的情绪，向往常在本体。我们印于心，诵于口，目击神工之缔造，一再升腾，达于灵境，又飞越而进抵无尽无极的“膏壤”^②。在那里你用真理之粮永远“牧养着以色列”^③，在那里生命融合在古往今来万有之源中，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的真慧之中。真慧既是永恒，则其本体自无所始，无所终，而是常在，永恒当然是没有过去未来的。我们这样谈论着，向慕着，心旷神怡，刹那间悟入于真慧，我们相与叹息，留下了“圣灵的鲜果”^④，回到人世间语言有起有讫的声浪之中。但哪一种言语能和你常在不灭，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的“道”、我们的主相提并论呢？

我们继续说：“如果在一个人身上，血肉的蠢扰，地、水、气、天的形象都归静寂，连自己的心灵也默尔而息，浑然忘我，一切梦幻，一切想像，言语和动作，以及一切倏忽生灭的都告静止——这种种定要向听的人说：我们不是自造的，是永恒常在者创造我们的，言词也请他们静下来，只倾听创造者——如果天主直接说话，而不是凭借别的让我们听到他的言语，声音不出于尘间的喉舌，不由于天使的传播，不借助云中霹雳的震响，也不用譬喻华辞来使人揣度，而迳

①见《诗篇》
36首10节。

②见《旧约·
以西结书》34章
14节。

③见《诗篇》
78首71节。

④见《罗马
书》8章23节。

自谛听他自己说话。我们爱他本在万物之中，现在离开万物而听他自己，一如我们现时的奋发，一转瞬接触到超越万有、永恒常在的智慧。如果持续着这种境界，消散了其他不同性质的妙悟，仅因这一种真觉而控制，而吸取了谛听的人，把他沉浸于内心的快乐之中；如果永生符合于我们所叹息相望的，那时一刹那的真觉，则不就是所谓‘进入并分享主的乐境’^①吗？”

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是否在“我们都要复活，但不是都要改变”^②的时候？我们谈话的内容是如此，虽然是用另一种方式、另一种语言。主啊，你知道就在我母子俩这番谈话中觉得世间一切逸乐不值眷恋时，她对我说：“我儿，对我来说，此生已了无眷恋。我不知道还有何事可为，为何再留在此世，我的愿望都已满足。过去之所以要暂留此世，不过是望你在我去世之前成为基督公教徒。而天主的恩责超越了我本来的愿望，使我见到你竟能轻视人世的幸福，成为天主的仆人。我还有什么要做的呢？”

十一

我已经记不清楚是如何回答她了。大约五天之后，她发热病倒了。病中，有一天她失去知觉，辨别不清左右的人。我们赶到后，她恢复了片刻清醒，望着我和弟弟，似乎要找什么东西似地问我们说：“我刚才在哪里？”接着看到我忧急的神情，便说：“你们将你

①见《马太福音》25章21节。

②见《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

们的母亲安葬在这里。”我说不出话，竭力忍住眼泪。我弟弟表示最好是回到本乡，不要死在异地。她听了面现忧色，用责备的目光望着他，怪他有如此打算，然后又望着我说：“你听他说什么。”稍后，又对我们两人说：“随便你们把我葬在哪里好了，不要为此操心！我只要求你们一件事，就是以后不论你们到什么地方，在天主台前要想起我。”她勉强说了这句话，就沉默不语了。病势加剧，痛苦也加重了。

无形无象的天主啊！我想到你散播在信徒心中的恩宠结出的奇妙果实，我欣喜，我感谢你。我想起她自知不久于人世，也曾非常开心死后埋骨之处，预备与丈夫合葬。他们两人一生和谐的生活，使她能不放弃生前同心死则同穴的意愿——人心真不易向往神圣的事物！——使后人羡慕她渡海而归后，自己的躯壳还能与丈夫的遗骸同埋于一处。

你在什么时候以无量慈爱使这种无聊的愿望从她心中消逝了，我不得而知；但在明了真相后，我只能赞叹欣慰；其实在我们凭窗谈论的时候，她说：“我现在还有何事可为？”的时候，也已经放弃了怀有死于故乡的愿望了。我又听说我们在梯伯河口时，有一天她同我的几位朋友，以慈母的诚挚，论及轻视浮生而重视死亡，那时我不在旁，我的朋友们都惊奇这位老太太的德行——这是你赋予给她的——因而问她是否忧及歿后葬身异域，她说：“对天主没有远近之分，不必顾虑世界末日时天主会不认识地方而不来复活我！”

病后第九天，这个具有圣德的至诚灵魂离开了肉体，享年五十有六，这时我年三十三。

十二

我给她闭上了眼睛，无比的悲痛涌上心头，化为泪水。我的意志强制着双眼，吸干了泪壑的泉源。这种挣扎真是非常难受。在她气绝之时，我的儿子阿得奥达多斯嚎啕大哭，我们竭力阻止他，才不出声了。我也感到几乎要像稚子般放声大哭，却被我胸中一股更成熟的心灵之音所抑止了。因为我们认为对于这样的安逝，不宜哀伤恸哭。一般认为丧事中必须哀哭，无非是为悼念死者的不幸，似乎死者已全部毁灭。但我母亲的死亡并非不幸，她留下了不死的東西。以她的一生而论，我们对这一点抱有真诚的信念和肯定的理由。

但我为何还感到肝肠欲裂呢？我的伤痛是缘于母子相处亲爱温煦的生活突然间的决裂。她在病中见我小心侍候，便抚摸我，叫我“乖孩子”，而且很感动地说，从未听我对她说过一句生硬忤逆的话，我想到她这种表示，心里感到一点安慰。

但是，我的天主，创造我们的天主，我的奉养怎能和她对我的劬劳顾复相比？失去了慈母的抚蓄，我的灵魂受了重创，母子两人本是相依为命的，现在这生命好像分裂了。

我们阻止了孩子啼哭后，埃伏第乌斯拿了一本《诗篇》开始咏唱圣诗，阖家人都应和着：“主，我要歌唱你的仁慈与公义。”许多弟兄们和热心的妇女们听到我们的丧事也都来了。依照风俗，自有专务此业的人来办理葬礼，我按惯例退处别室，好友们以为不应离开我，都来作陪。他们和我谈论遭丧的事情，用真理的慰藉来减轻我的痛苦。他们都不知道我心里真正的苦楚，只是留心听我谈话，以为我并不哀伤。我在你的耳际——没有一人能听到的——正在抱怨我心软弱，竭力抑制悲痛的激浪，渐渐让它平静下来：但起伏的心潮很难把持，虽不至于变色流泪，终究感觉到内心所受的压抑。我深恨自然规律与生活环境的必然造成的悲欢之情对我的作弄，使我感觉另一种痛苦，因此心中感到有双重悲哀在折磨我。

安葬的时候，一路来回，我没有流下一滴泪。依照当地风俗，入土前，遗体要停放在墓穴旁边，举行赎罪的祭礼，向你祈祷时，我也没有流泪。但是整天的忧伤苦闷，即使尽力哀求你治疗我的痛楚，也不曾获得允许。我相信，仅仅这一件事，已能使我记住，对于一个已经夙闻不能错误的金言之人，习惯的束缚仍有巨大的作用。这时我想去沐浴，因为听说沐浴在希腊语义中就是拔除烦闷之意。但是“孤儿们的父亲”^①，我要面对你的慈爱而忏悔：沐浴依然没有洗刷我一天里内心的凄苦。我睡了一觉，醒来时，便觉得轻松了一大半，独自躺在床上，默诵你的安布罗西乌斯确切不移的诗句：

①见《诗篇》
68首5节。

天主啊，万有的创造者，
穹苍的主宰，你给白天
穿上灿烂的光明，给黑夜
穿上恬和的睡眠，
使安息恢复疲劳的肢体，
能继续经常的工作，
松弛精神的困顿，
解除忧伤的郁结。^①

这样，我又开始回忆我的母亲你的婢女一生对你的虔诚和对我的爱怜，一旦她溘然长逝，我忍不住在你面前想到她而为她痛哭，想到我自己而为我自己痛哭。我任凭我抑制已久的眼泪尽情奔流，让我的心躺在泪水的床上，而得到安息，因为那里只有你听到我的哭声，别人听不到，我的痛哭也不会遭到无妄猜测。

主啊，我现在在著作中向你忏悔。谁愿读我的作品，请他读下去，听凭他要作的批评。如果认为我对于在我眼中不过是死而暂别，又为我痛哭多年使我重生于你眼前的母亲，仅仅流了少许的眼泪，是犯罪的行为，请他不要嘲笑，相反地，如果他真的有爱人之心，请他在你、基督众弟兄的大父之前，为我的罪孽痛哭。

①见法国米涅氏所辑《拉丁教父集》（Migne: Patrologia Latina）16册403页。

十三

我这一处可能受人指斥为肉体情感造成的内心创伤，现在已经痊愈了。我的天主，现在我为母亲流的是另一种眼泪，是为一切“死于亚当”^①的人所面临的危险，忧急而流下的泪。虽然我的母亲肉体存在之时，已生活在基督之中，能以信光与德业显扬你的圣名，但我不敢说她自受了“洗礼”再生之日起，从未有一句话违反你的诫命。你的圣子，真理本体说过，“谁说自己的弟兄是疯子，就应受地狱之罚”^②。假如抛开你的慈爱一个正人君子来检查自己的生平，也当大为寒心！但你并不苛求我们的过错，为此我们才能安心奢望能在你左右得一位置。如果有人想计算自己真正的功绩，那么除了计算你的恩泽外还有什么？唉！如果人们能认识人之所以为人，那么“谁想夸耀，只应夸耀天主！”^③

①见《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

②见《马太福音》5章22节。

③见《哥林多后书》10章17节。

④见《罗马书》8章34节。

⑤见《雅各书》2章3节。

为此，我的光荣，我的生命，我心的天主，我要愉快地感谢你，我撇开了她的懿行——又为我母亲的罪孽祈求你，请你俯鉴高悬十字架，“坐在你右边、为我们代求”^④，并治疗我们创伤的良医而俯听我。我母亲一生以忠恕待人，常常宽免别人所负的债务，如果她在受洗获救以后的悠悠岁中积有罪债，请你也赦免她。主啊！求你宽赦，求你宽赦，求你对她免行审判。“让哀矜胜于决讞”^⑤，你的话真实不虚，你原许

以怜悯对待怜悯。“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遇谁，就恩遇谁”^①，一人之所以能够如此，无非出于你的恩赐。

我相信，我所要求的，你已施予了。但是，主，“请你收纳我心口相应的献礼。”^②我母亲临终之前，绝不关心死后的衰荣，不计较敷体的香料，不冀望建碑立坊，不要求归葬本乡；她不留下这一类的遗嘱，而仅仅叮嘱我们在天主台前纪念她，她一天也不间断的在你台前侍候着，她知道在台上分发神圣的牺牲，而这牺牲“已经勾销了我们的罪状”^③，战胜了我们的仇敌，他们综合我们的罪恶、穷尽心计地来控告我们，我们依赖基督而无往不胜，仇敌对基督更无所不施其搏击。谁能偿还基督无辜的鲜血？谁能偿还基督从敌人手中救赎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你的婢女借助信仰的锁链把她的灵魂紧系在救赎我们的奥迹上，防止有人使她脱离你的庇护，防止毒龙猛狮用暴力诡计离间她和你。她不会说自己毫无缺欠，使奸猾的控告者无法反驳，无所借口。她将承认自己的罪债已经由自己本人无法图报，自身一无欠缺而代人偿债的恩主所赦免。

希望我父母安息在和平之中，从闺时到寡居我母亲一直保持贞淑的操守，她侍奉丈夫，把“辛勤得来的果实”^④献给你，赢得他归向你。我的主，我的天主，求你启发你的仆人们，我的弟兄们，求你启发你的子女们，我的主人们。我现在以心灵、以言语、以文字为他们服务。求你启发一切读这本书的人，使他们在你的台前纪念我的父母——我不知道你今生怎样

①见《罗马书》9章15节。

②见《诗篇》119首108节。

③见《歌罗西书》2章14节。

④见《路加福音》8章15节。

用他们的血肉生养我——你的婢女莫尼加和她的丈夫巴特利西乌斯。希望读者读到我今生的父母也能以虔诚的心情纪念他们，他们和我一起同奉你为慈父，和我同是慈母教会内的弟兄，也是同属于永恒的耶路撒冷你羁旅中的子民自出发至旋归期间念念不忘的永城之同胞。这样，通过我的忏悔而获得许多人的祈祷，比我一人的祈祷能更有力地完成我母亲的遗愿。



安布罗西乌斯主教任命奥古斯丁为司铎

卷 十

一

主啊，你是认识我的，我也将认识你，“让我认识你和你认识我一样。”^①你是我灵魂的力量啊，请你渗透我的灵魂，随你的心意搏塑它，占有它，“既无瑕疵，又无皱纹”^②。这是我的希望，我为此而呼唤，在我享受到健全的快乐时，我的快乐便在这希望中。人生的其他一切，往往是越不值得痛哭的，我们越为此而痛哭；而越该使我们痛哭的，却越没有人痛哭，但你却热爱真理，“谁履行真理，谁就进入光明”^③。因此我愿意在你面前来忏悔，在我心中履行真理，同时在许多证人之前，用文字来履行真理。

①见《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

②见《以弗所书》5章27节。

③见《约翰福音》3章21节。

二

主，你洞烛人心的底蕴，无论我是否向你忏悔，

在你鉴临之下，我身上都不能包蕴任何的秘密？这样的结果非但不能把我隐藏起来，使你看不见，反而把我在你眼前隐藏起来。现在我的呻吟证明我厌恶自己，你照耀我，抚慰我，教我爱你，向往你，使我自惭形秽，唾弃我自己而选择你，只求通过你而使我称心，使你满意。

主，不论我如何，我完全呈现在你的面前。我已经说出了我忏悔的目的。这忏悔用的是我心灵的言语和思想的声音，你听得见的，而不是肉体的言语声息，如果我是坏的，那么我就忏悔我对自身的厌恶；如果我是好的，那么我只归功于你，不归功于自己，因为，主，你祝福义人，是先“使罪人成为义人”^①。为此，我的天主，我在你面前的忏悔，既无声，又有声。我的口舌缄默，我的心在呼喊。我对别人说的任何正确的话，都是你先听到的，而你所听我说的，也都是你先对我说的。

三

我和别人有什么关系？为何我要他们听我的忏悔，难道他们能治愈我的一切疾病吗？人都喜欢探听别人的生活，却不想改善自己的过错，他们不愿本来面目被你揭露。为何反而要听我自述我的为人？他们听我谈我自己，又怎能知道我所说的真假？因为除了本人的内心外，谁也不可能知道另一人的真相。相反地，如果他们听你谈论有关他们自身的事，那么绝不能说：“天主在撒谎。”因为听你谈论他们自身的事，也就是

^① 见《罗马书》4章5节。

认识自己啊！一人如果不说谎，那么认识自己后，敢说“这是假的”吗？但“爱则无所不信”^①。至少对于因爱而团结一致的人们是这样。因此，主啊，我要向你如此忏悔，使人们听到。虽然我无法证明我所言全都是真，但是因爱而倾听我的人们一定相信我。

我内心的良医，请你清楚告诉我撰写此书有何益处。我的罪过你已经赦免了，你用信仰和“圣事”净化了我的灵魂，让我在你之前获得了幸福，现在我忏悔我已往的罪过能激励读者和听者的心，使他们不再酣睡于失望之中，而叹息说“没有办法”，能促使他们在你的慈爱和你甘饴的恩宠中苏醒过来，这恩宠将使弱者意识到自己的懦弱而变弱为强。对于心地良好的人，听一个改过自新者自述过去的恶是一件乐事，他们的喜乐不是由于这人的罪恶，而是因为这人能改过迁善。

我的天主，我的良心每天向你忏悔，我依赖你的慈爱，胜于依靠我的纯洁。但现在的我在你面前，用这些文字向人们忏悔，而不是忏悔过去的我，请问这有什么用处？忏悔已往的好处，我已经知道，已经提出。但许多人想了解现在的我，想知道写这本《忏悔录》的时候我是怎样一个人，有些人认识我，有些人不认识我，有些人听过我的谈话，或者听别人谈起我，但他们的双耳并没有倾听我的心，而真正的我正在这方寸之间。为此他们愿意听我的忏悔，想知道我的内心，那耳目思想所不能接触的内心究竟如何。他们会相信我，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认识我。好人之所以为好人是因为有爱，爱告诉他们我所忏悔的一切

^①见《哥林多后书》13章7节。

并非诳语，爱也使我信任他们。

四

但是他们希望能从中得到哪些受益呢？是否他们听到我因你的恩赐而接近你，愿意向我道贺，或听到我负担重重，犹豫不前，将为我祈祷？对这样的人，我将吐露我的肺腑心声。因为，主，我的天主，有许多人代我感谢你，祈求你，对我大有裨益。希望他们以兄弟之情，依照你的教训，爱我身上所当爱的，恨我身上所当恨的。

这种兄弟之情，只存在于同类之人，不属于“口出诳语，手行不义的化外人”^①；人都有弟兄之情，如果赞成我的行为，就为我欣喜，如果不赞成我，就为我忧伤。不论是欢喜还是忧伤，都出于爱我之忧。我要向他们吐露肺腑。希望他们为我的好而欢呼，为我的坏而叹息。我的好来源于你，是你的恩赐；我的坏是由于我的罪孽，应受你的判罚。希望他们为我的好欢呼，为我的坏叹息；希望歌颂之声与叹息之声，从这些兄弟的心中，就像在你炉中的香烟，冉冉上升直到你庭前。

主，如果你欣悦你的圣殿的馨香，那么为了你的圣名，请按照你的仁慈垂怜我，填补我的缺陷，不要放弃你的造化之功。

这是我忏悔的结果，我忏悔的不是过去，而是我

^①见《诗篇》

144首8节。

的现在。不但在你面前忏悔，怀着既喜且惧，既悲伤又依赖的衷情，还要向一切和我具有同样信仰、同样欢乐、同为将死之人，或先或后或与我同时羁旅此世的人们忏悔。这些人是你的仆人、我的兄弟，你收他们为子女，又命令我，如果我愿意依靠你和你一起生活，就要侍候他们如侍候主人，你的“道”如果只是用言语来命令，我可以等闲视之，但你自己先以身作则。我以言语行动来实践，我的实践是在你的覆翼之下，假如我的灵魂不在你覆翼之下，你又不认识我的懦弱，那么我前途的艰险不堪设想。我是一个稚子，但我有一个永生的父亲，使我能有恃无恐。他生养我，顾复我。全能的天主，你是我的万善，在我重返你膝下之前，你始终在我左右。因此，我将向你所命我侍候的人们吐露肺腑，不是追叙我过去如何，而是诉说我现在如何，今后如何，但“我不敢自评功过”^①。

希望人们本着这样的精神来听我的忏悔。

五

①见《哥林多前书》4章3节。

②见《哥林多前书》2章11节。

③见《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

因为主，判断我的是你。虽然“知人之事者莫若人之心”^②，但人心也有不知道的事，惟有你天主才知道人的一切，因为人是你造的。在你面前，我自惭形秽，自视如微生，但对于我自身所不明白的，却从你身上窥见一二。当然，“我们现在犹如镜中观物，仅能见影，尚未观面”^③；因此，在我们远离你而作客尘

世的期间，虽然我距离我自己比你更近；但是我知道你绝不会受损伤，却不知道我自己能抵抗什么诱惑。我的希望是在乎你的“至诚无妄，绝不容许我受到不能忍受的试探，即使受到试探，也为我留有余地，使我能定心忍受。”^①

因此，我要忏悔我知道的自身的一切，也要忏悔我所不知的种种，因为对我自身而言，我所知的，是由于你的照耀，所不知的，则我的黑暗在你面前尚未明亮，仍是无从摸索。

六

主，我对你的爱并非犹豫不决，而是有确切意识的。你用言语打开了我的心扉，我爱上了你。但是天、地以及负载的一切，各方面都教我爱你，而且不断地教每一个人爱你，它们的讯息一直不断地传入全人类的耳中，以致没有一个人能不爱你。你要怜悯谁，就给予怜悯，你要恩待谁，就给予恩待^②。因为若不是对你的慈爱而发，则天地对你的歌颂，等于奏乐于聋聩。

但我，究竟爱你什么？不是形貌的秀美，暂时的显势，不是肉眼所喜的光明璀璨，不是各种歌曲的优美旋律，不是花卉膏沐的芬芳，不是甘露乳蜜，不是双手所能拥抱的躯体。我爱我的天主，是爱一种光明、音乐、芬芳、饮食、拥抱，我所爱的是我内在的那种光明，当我的心灵沐浴于这光明之中时，不受空间的

^①见《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

^②见《罗马书》9章15节。

限制，它的音乐不随时光流逝，它的芬芳不随气息散失，它尝用不因吞啖而减少的饮食，它拥抱时不是为了发泄欲望，这就是我爱天主所爱的一切。

我的天主究竟是什么呢？

我问大地，大地说：“我不是你的天主。”地面上的一切都作同样的答复。我问海洋大壑以及波臣鳞介，回答说：“我们不是你的天主，到我们上面去寻找。”我问飘忽的空气，大气以及一切飞禽，回答说：“安那克西美尼斯^①说错了，我不是天主。”我问苍天、日月星辰，回答说：“我们不是你所追求的天主。”我问身外的一切：“你们不是天主，但请你们谈谈天主，告诉我有关天主的一些情况。”它们大声叫喊说：“是他创造了我们。”我静观万有，便是我的追询，而万有的美好便是它们的答复。

我扪心自问：“你是谁？”我自己答道：“我是人。”毫无疑问，我有灵魂和肉体，听我驱使，一裸于外、一藏于内。二者之中，我问哪一个是我肉体、尽我目力之所及，上穷碧落下黄泉而追求天主。当然，藏于形骸之内的我，品位更高，我肉体所作出的一切访问，和所得自天地万有的答复：“我们不是天主”，“是他创造我们”，必须向内在的我回报，听它定夺。人的心灵是通过形体的动作而认识到以上种种。我，内在的我，我的灵魂，通过形体的知觉认识这一切。关于我的天主，我问遍了整个宇宙。答复是：“不是我，我是他创造的。”

是否一切具有完备官觉的都能看出万有的美好呢？

^①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哲学家，以空气为万物之源。

为何万有不对一切说同样的话呢？大小动物看见了，但不能询问，因为缺乏理性来主宰官觉。人能够发问，“对无声无形的天主，能从他所造的万物而心识目睹之”^①，但因贪恋万物，为万物所蔽而成为万物的附庸，便不能办到判断了。万物只会答复具有判断能力的人，但是不能变换言语，不能变换色相，不能对见而不问的人显示一种面目，对见而发生疑问的人又显示另一副面目。万物对默不作声或不耻下问的两类人，是显示同样的面目，甚至作同样的谈话，惟有能以外来的言语与内在的真理相印证的人才能了解。因为真理对我说：“天地和一切物质都不能是你的天主。”自然也这样说。整体的物质永远大于你睁开眼睛便能看到物质的部分。我的灵魂，我告诉你，你是高出一筹，你给肉体生命，使肉体生活，而没有一种物质能对另一种物质起这种作用，但天主却是你生命的生命。

七

我爱天主，究竟爱些什么呢？这位在我灵魂头上的天主究竟是什么？我要凭借我的灵魂攀登到他身边。我要超越我那股契合神形、以生气贯彻全身的力量。要寻获我的天主，但我不能凭借那股力量，否则无知的骡马也靠这股力量而生活，也能寻获天主了。

我身上另有一股力量，这力量不仅使我生长，而且使我感觉到天主所创造而赋予我的肉体，使双目视

^①见《罗马书》1章20节。

而不听，双耳听而不视，使其他器官各得其所，各尽其职。通过这些官能我做出各种活动，同时又维持着精神的统一。但我也要超越这股力量，因为在这方面，我和骡马相同，骡马也通过肢体而有感觉。

八

我要超越我本性的力量拾级而上，趋向创造的天主。我到达了记忆的领域和殿堂，那里是一个府库，储藏感官对一切事物所感受而进献的无数影像。凡感官所感受的，经过思想的增损、润饰后，未被遗忘吸收掩埋的，都皮藏在这里了。

我置身其间，可以随意征调各种影像，有些呼之即来，有些姗姗来迟，好像从隐秘的洞穴中抽拔出来，有些成群结队，挺身而出，当我找寻其他时就好像毛遂自荐地问道：“可能是我们吗？”这时我挥着心灵的双手把它们从记忆面前赶走，让我所要的从躲藏之处出现。有些是听从呼唤，爽快地、井然有序地鱼贯而至，进退有方，一经呼唤便重新前来。在我叙述回忆时，上述种种便如此进行着。

在那里，一切感觉都分门别类、一丝不乱地储备着，它们各有门户：如光明、颜色以及各项物象属于双目，声音属于耳，香臭属于鼻，软硬、冷热、光滑粗糙、轻重，不论身内身外的都属于全身的感觉。记忆把这一切全都存进了庞大的府库，收存在幽深屈曲

的处所，以备需用。一切都各依门类而进，分储其中。但所感觉的事物本身并不入内，库藏的仅是事物的影像，供思想回忆时应用。

谁都知道这些影像如何被感官摄取，藏在身内。但影像是怎样形成的呢？没有人能说清楚。因为即使我置身于黑暗寂静之中，我能随意回忆颜色，分清黑白或其他色彩之间的差别，声音绝不会出来干扰双目所摄取的影像，二者同时并存，又互相区别着储藏。我随意召唤，它们便应声而至。我即使笨口拙舌，也能随意歌唱；当我回忆其他感官所收集的库藏时，颜色的影像虽然在侧，却并不干涉破坏；即使我不嗅闻花朵，凭仗记忆也自能辨别玉簪与紫罗兰的香气；虽然不饮不食，仅靠记忆，我也知道爱蜜胜于爱酒，爱甜胜于爱苦。

这一切都在我身内，在记忆的大厦中进行的。那里，除了遗忘之外，天地海洋与宇宙之间所能感觉的一切都听从我的指令。那里，我和我自己对晤，回忆我过去某时某地的所作所为以及当时的心情。那里，可以复查我亲身经历或他人转告的一切。从同一库藏中，我把亲身体验到的或根据体验而推定的事物形象，加以组合，或和过去联系，或计划将来的行动、际遇和希望，而且不论瞻前顾后，都历历在目。在满储着细大不捐的各式影像的窈深缭曲的心灵中，我自己对自己说：“我要做这事，做那事。”假使碰到这种或那种情况……“希望天主保佑这事或那事不要来……”我在心中这么说，同时，我说到的各式影像便从记忆

的府库中应声而至,如果没有这些影像,我将无法说话。

我的天主,记忆的力量太伟大了!它是一所广大无边的庭宇!谁曾进入堂奥?但这不过是我与生俱来的精神力量之一,而对于整个的我更无从捉摸了。这意味着心灵的居处太狭隘了,不能容纳全部,但是收容不下的部分将安插到哪里去?是否不容于心灵之内,便安插在其外?如果不包含于其中,又怎能是它的部分呢?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真使我望尘莫及,令我惊愕!

人们赞赏山岳的崇高,海水的汹涌,河流的浩荡,海岸的迤邐,星辰的运行,却把自身置于脑后。我能谈论我并没有亲眼目睹的东西,而我目睹的山岳、波涛、河流、星辰和从传闻中得知的大洋,如果在我记忆中不具有和身外所见一样广大无比的天地,我也无从谈论,人们对我这种想法并不感到惊异。而且我双目看到的,并没有收纳在我身内,在我体内的,不是这些东西本身,而是它们的影像,对于每一个影像我都知道是由哪一种器官摄取的。

九

除开上述那些影像之外,我记忆中的辽阔天地里,还有未曾遗忘的学术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似乎藏进了更深邃的府库中,其实没有什么府库,而且收藏的不是影像,就是知识本身。无论文法学、论辩学,以及各方面的问题,凡我所知道的,都藏在记忆之中。

这些都不是将事物本身留在身外仅取得的影像。它余韵犹在，不是转瞬即逝的声音，不是仅通过双耳而遗留印象，它在回忆中如闻香泽，不像香气会随风消散，刺激嗅觉，在记忆中留下印象，犹如腹中存有食物，已经不辨滋味，它更不是肉体所接触的其他东西，即使已和我们隔离，但回忆时似乎还是可感可触。这一类事物，并不纳入记忆，仅仅以奇妙的速度摄取了它们的形影，像是被分储在奇妙的仓库中，回忆时又奇妙地提取出来。

十

有人提出，对每一事物的问题大概有三类，即：是否存在？是什么？有何含义？我保有这些字组合起来的声音的印象。我知道这些声音已经消失在空气中。但是，事实上它却透过我的感官再次浮现，这些声音的意义，并非肉体的感官所能体会，除了在我心灵之中的，别处一点也看不到，而我记忆中所收藏的，不是意义的影像，而是事实本身。如果这些声音会说话，它们定会亲自告诉我，它们是如何进入我心灵中的。我敲遍了肉体的每一门户，没有找到它们的入口处。因为眼睛说：“如果它们有颜色，我自然会报告的。”耳朵说：“如果它们有声音，我们自然会指示的。”鼻子说：“如果有香气，我肯定知道。”味觉说：“如果没有滋味，不必问我。”触觉说：“如果不是物体，我

无法捉摸，捉摸不到，便无法指点。”

那么我真的不知道它们来自何处，怎样进入我的体内了？我之了解，不来自别人传授，而是得之于自身，我对此深信不疑，我要求自己妥为保管，以便随意取用。但在我未知之前，它们在哪里？它们尚未进入我记忆之中。那么它们究竟在哪里？我何以听人一说，会肯定地说：“的确如此，果然如此。”可见它们原先已经占据了我记忆的领域，不过藏匿在邃密的洞穴里，假使无人提醒，可能我绝不会想起它们。

十一

于此可见，这一类的概念，不是凭借感觉而摄取的虚影，而是不通过印象，即在我们身内得见概念的真面目。这些概念的获致，是把记忆所收藏的零乱混杂的部分，通过思考加以收集，再用注意力好似把概念引置于记忆的手头，这样原来因分散、因疏略而藏着的，已和我们的思想相熟稔，很容易呈现在我们思想之中。

我们已经获得的，上文所说的在我们手头的概念，不知还有多少藏在我们的记忆中，而名之为学问、知识。这些概念，如果霎时间想不到它们，他们便立即引退，好像潜隐到最幽远的地方，他们似乎也没有别的藏身处，必须重新想到它们时，再把它们从那里抽调出来，重新加以集合，才会认识，换言之，是由分散而

合并,因此拉丁文的思考:Cogitare源于Cogere(集合),一如agitare的源于agere, factitare的源于facere^①。但cogitare一字为理智所专用,专指内心的集合工作。

十二

在记忆中,还容纳着数字、衡量的关系与无数法则。这些都不是来自于感觉对心灵的镌刻,因为它们本来都是无色、无声、无臭、无味、无从捉摸的。谈论这些关系法则时,我听到代表衡量的声音,但字音与意义很不一样。字音方面有希腊语、拉丁语,原理却没有希腊、拉丁或其他语言的差别。我看见工人画出一条细如蛛丝的线,但线的概念并不是我肉眼所见的线的形象。任何人都知道什么叫做“直线”,哪怕不联系到任何物质,也知道直线的意思。通过肉体的每一感官,我感觉到1、2、3、4的数字,但计数的数字,却又是一回事,并非前者的印象,而是绝对存在的。由于肉眼看不到,可能有人讥笑我的话,我对他们的讥笑只能表示惋惜。

十三

以上种种,我用记忆牢记着,我还记得我是怎样获得这种记忆的。我又听到反对者的许多谬论,我也

^①agitare意为摇动, agere意为行动; factitare意为习于……, facere意为作为。

牢记着，尽管是谬论，而我的牢记也不虚假。我又记得我怎样辨别是非，我现在更看出辨别是非是一回事，回想过去怎样深思熟虑之后，而辨别是非又是一回事。这样，我记得屡次理解过，而对于目前的理解分析我又铭刻在记忆之中，以便今后能记起我现在理解过。因此我现在记得我从前曾经记忆过，而将来能想起我现在的记忆。这完全凭借记忆本身的力量。

十四

记忆拥有我内心的情感，但方式是依照记忆的特性，不同于心灵受到的情感冲动。即使我现在并不快乐，我也能回想起过去的快乐；即使我现在并不忧愁，我却能回想过去的忧愁；现在无所恐惧、无所觊觎，而能回想起来过去的恐惧、过去的欲念。有时甚至能高兴地回想过去的忧患，或忧伤地回想以往的快乐。

如果是肉体的感觉，那么不足为奇，因为肉体是肉体，灵魂是灵魂。譬如我愉快地回想肉体过去的疼痛，这很寻常。奇怪的是记忆就是心灵本身。因为我们让一个人记住某事时就对他说：“留心些，记在心里。”如果我们忘掉了某事，便说：“心里想不起来了。”或说：“从心里消失了。”称记忆为“心”。

如果是这样，那么当我愉快地回想过去的忧愁时，怎会心灵感到愉快而记忆充满忧愁？我心灵愉快，因为快乐存在心中，但为何忧愁在记忆之中，而记忆不

感到忧愁？那么记忆是否不属于心灵了？这谁也不敢如此说的。

也许记忆就像心灵之腹，快乐或忧愁一如食物，记忆记住一事，无论甜或苦犹如食物进入腹中，感觉不到食物的滋味了。

设想这个比喻，当然很可笑，但这二者也不是没有相似之处。

又如我根据记忆，把心灵的感情分为：愿望、快乐、恐惧、忧愁四种，我对每一种再分门别类，加上定义，所有论列，都来之于记忆，取之于记忆，但我回想这些情感时，内心却没有引起情绪的相对波动。这些情感，在我回忆之前，已经存在我心中，所以我能凭借回忆而取出应用。

可能影像是通过回忆，从记忆中提出来，犹如食物的反刍，自胃返回口中。但为何谈论者或回忆者在思想的口腔中感觉不到快乐的甜味或忧愁的苦味？是否二者并不完全相同，这一点正是二者的差别？如果一提忧愁或恐惧，就会感到忧惧，那么谁肯再回忆，再去谈论这些事呢？另一方面，如果在记忆中除了符合感觉所留影象的字音外，找不到情感的概念，我们也不可能谈论。这些概念，并不从肉体的门户进入我心，而是心灵本身体验这些情感后，交给记忆，或由记忆自动记录下来。

十五

那么通过影像了吗？这很难讲。

我说起“石头”、“太阳”，面前并没有岩石、太阳，但记忆中有二者的影像，供我调用。我说身上的“疼痛”，我既然不觉得疼痛，疼痛当然不在场，但如果记忆中没有疼痛的影像，便不知道疼痛是什么，也不知道和舒服有什么不同。我说身体的“健康”，我的确无病无痛，因此健康就在身上，但如果我的记忆中没有健康的影像，我绝对不可能想起健康二字的含义。病人听到健康二字，如果记忆中没有健康的影像，虽然他当时健康情况欠佳，但也不会知道健康是什么。但是我说计数的“数字”，呈现在我记忆中的，不是的影像，而是本身。我说“太阳的影像”，这影像在我记忆之中，我想见的，不是影像的影像，而是太阳的影像，是随我呼唤，供我征调的影像。我说“记忆”，我知道说的是什么，但除了从记忆本身，我到哪里去认识记忆呢？那么呈现在记忆之中的，到底是记忆的影像呢，还是记忆本身？

十六

我说“遗忘”，我知道说的是什么。可是不靠记

忆，我也不会知道的，我说的不是遗忘二字的声音，而是指声音所代表的事物，如果我忘记了事物本身，成就无从知道声音的含义。因此在我回想记忆时，是记忆听记忆的使唤；我回想遗忘时，借以回想的记忆和回想到的遗忘同时出现。但遗忘是什么？就是记忆的缺乏。既然遗忘，便不能记忆，那么遗忘怎会在我心中出现，使我能想到呢？我们凭记忆来记住事物，如果我们不记住遗忘，那么听到遗忘二字，便不能知道二字的意义，因此记忆也记着遗忘。这样遗忘一定在场，否则我们便会忘掉，但又有遗忘在场，我们怎么还能记忆呢？

那么，能否得出下面的结论：记忆中的遗忘只是遗忘的影像，而非遗忘本身，如果遗忘本身出场，则不是使记忆记住，而是使记忆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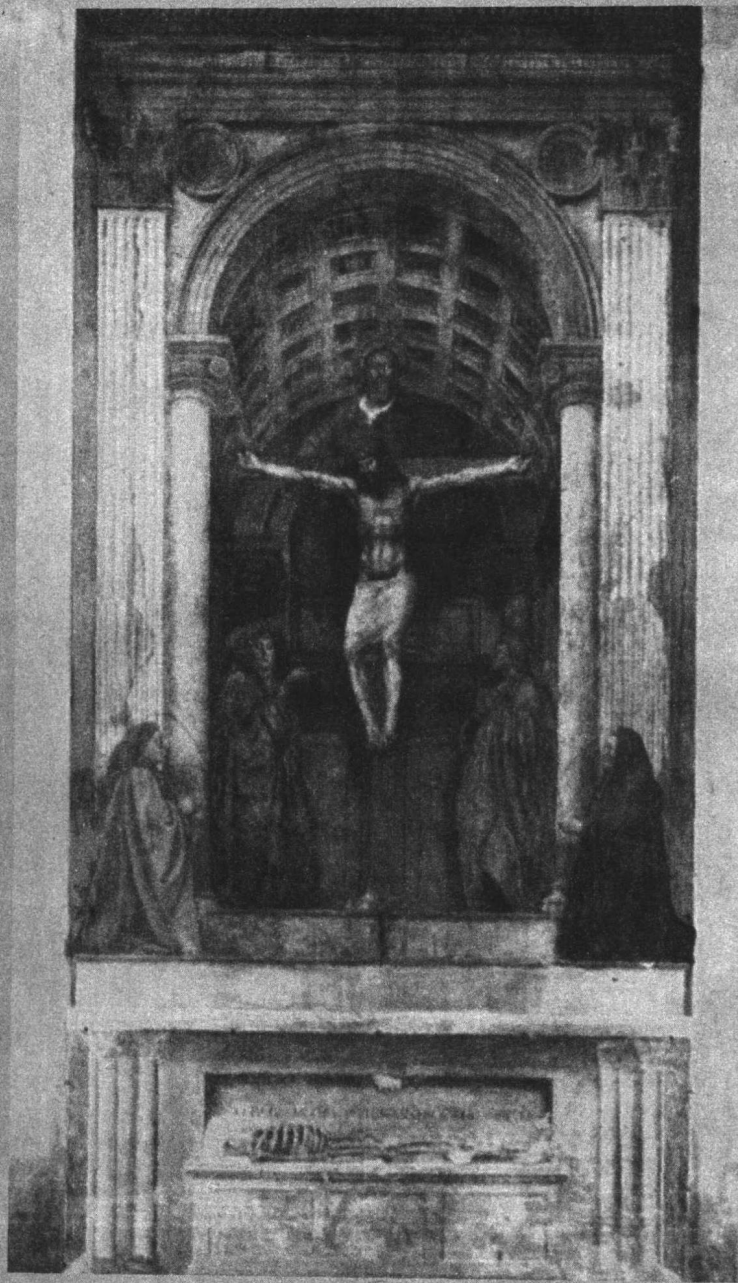
谁能解开疑惑？谁能了解真相？

主，我正在探索，在我身内探索：我自身成为我辛勤耕耘的田地。现在我们探索的不是辽阔的天空，星辰的运行，大地的平衡；而是我自己，探索具有记忆的我，我的心灵。一切非我的事物和我相隔，不足为奇。但有什么东西比我自身更和我接近呢？而我对于记忆的力量便不明白，但如果没有这记忆力，我将连我自己的姓名都说不出来！但我能记得我的遗忘，这又是确无可疑的事实。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否能说我记起的东西并不在我记忆之中？或是说遗忘在我记忆之中，是为了使记忆不遗忘。这两者都说不通。

那么第三种解释呢？我能否说我回忆遗忘时，记



但丁进入炼狱



三位一体

忆所占有的不是遗忘本身，而是遗忘的影像？我如此说有什么根据？事物的影像进入记忆之前，必须事物先在场，然后才能把影像刻下。譬如我记得迦太基或我所到过的其他地方，我记得我所遇见过的人物，或其他感觉所介绍的东西，比如记得身体的健康或病痛：事物先在场，然后记忆撷取它们的影像，使我能回想它们，如在眼前，以后事物即使不在，我仍能在心中回想起来。

因此，如果记忆保留了遗忘的影像，而不是遗忘本身，那么遗忘必先在场，然后能摄取影像，但是遗忘如果真的在场，影像怎样才能留存记忆当中？因为遗忘一出场，便勾销了记忆的一切。但无论如何深奥难明，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我记得这个破坏记忆的遗忘。

十七

主啊，记忆的力量真伟大，它的深邃，它的千变万化，真使人们望而生畏；但这就是我的心灵，就是我自己！我的天主，我到底是什么？我的本性到底是怎样的？真是一个变化多端、各色俱备、浩无涯际的生命！

瞧，我记忆的无数园地洞穴中充塞着各种各样数不清的事物，有的是事物的影像，如内心的情感——即使内心已经不受情感的冲动，记忆却还牢记着，因

为内心的一切都留在记忆之中——我在其中驰骋飞翔，无论如何深入，总无止境。这就是记忆的力量！尽管人是会死的，但是活着的人就会拥有如此伟大的生命力！

我的天主，我真正的生命，我该做什么？我将超越我本身这股记忆的力量，我将超越它而飞向你、温柔的光明。你要吩咐我什么？你高高在上降临着我，我将凭借我的心神，上升到你身边，我将超越我身上这股记忆的力量，愿意从你可接触的一面到达你身边，愿意从你可攀附的一面投入你的怀抱。飞禽走兽也有记忆，否则他们找不到巢穴，做不出习惯的动作，因为没有记忆，便不能形成习惯。我将超越记忆而达到你天主，达到使我不同于走兽，使我比飞禽更聪明的天主那里。我将超越记忆而寻获你。但在哪里寻获你，真正的美善、可靠的甘饴，我将在哪里寻获你？如果在记忆之外寻获你，那么我已忘掉了你。如果我忘掉你，那么我怎能寻获你呢？

十八

一个妇人丢了一文钱，她就会点上灯四处找寻，如果她记不起这文钱，一定找不到，就算找到，如果记不起，又怎么知道是她的钱？我记得我找到过许多丢失的东西，找寻时，别人会问我：“是否这个？是否那个？”在没有找到我所遗失的东西之前，我只能回

答：“不是。”假如我记不起，即使拿到手中，也认不出，找不到。每次我们找寻并寻获失去的东西，都是这样。一件属于物质而可见的东西在我眼前不见了，但我的记忆没有丢失，记忆抓住了这东西的影像，我们按影索寻，直到重现在我们眼前为止。东西找到后，根据我们心中的影像，便能认识。如果记不起，便不认识，不认识，便不能说失物已经找到。因此，一样东西在我眼前遗失，却仍被记忆保管着。

十九

但是，如果记忆本身丢失了什么，譬如我们往往于忘怀之后，努力追忆，这时要到哪里去找寻呢？不是在记忆之中吗？如果记忆提出另一样东西，我们拒而不纳，直到所找寻的东西前来，它一出现，我们便说：“就是它了。”我们如果不认识，便不会这样说；如果记不起，便不会认识。可是这东西我们一定已经遗失过了。

是否这事物并未整个丢失，只是保留一部分而找寻另一部分？是否记忆觉得不能如平常一般的把它整个回想出来，就像残缺不全，因此要寻觅缺失的部分？

我们看见或想到一个熟人而记不起他的姓名，就是这种情况。这时想到其他姓名，我们会一概加以排斥，都不会和这人联系起来，因为过去思想中从不把这些姓名和那人相连，直到出现那个姓名和我们过去

对那人的认识完全符合为止。这个姓名从哪里找来的呢？当然来自记忆。即使经过别人的提醒而想起来，也一样来自记忆。因为我们听信接受的不是一个全新的东西，而是我们回忆起来的，认为别人说的确然如此。如果这个姓名已经完全被我们遗忘了，那么即使有人提醒，我们也想不起来的。因此记得自己忘掉什么，正说明没有完全忘怀。一件丢失的东西，如果完全忘掉，便不会去找寻的。

二十

主啊，我怎样寻获你呢？我寻求你天主的时候，是在寻求幸福的生命。我的肉体靠灵魂生活，而灵魂是靠你生活，所以我将寻求你，使我的灵魂生活。我怎样寻求幸福生活呢？在我尚未说，或者不得不说“够了，幸福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得到幸福。为此，我怎样寻求幸福生活呢？是否通过记忆，或者似乎已经忘怀，但还能想起过去的遗忘？是否通过求知欲，像追求未知的事物，或追求已经忘怀而且不记得是被遗忘过的事物？不是人人都希望幸福，没有一人不想幸福吗？人们抱有这个希望之前，先从哪里知道存在幸福的呢？人们爱上幸福之前，先在哪里见过幸福？的确，我们有这幸福。但用什么方式获得的？我不知道了。一种方式是享受了幸福生活而幸福，一种是拥有幸福的希望而幸福。后者对于幸福的希望当然不如

前者的实际享受幸福，但比起既享受不到也不抱希望的人还是要高出一筹。他们愿意享福是确无可疑的，因此他们也多少拥有了幸福，否则不会愿意享福的。他们怎样认识的呢？我不知道，他们不知怎样会意识到幸福。这个问题我正在探索。这意识是否在记忆中？如果在记忆中，那么过去我们曾经享受过这幸福。是否人人如此，不是仅仅只是首先犯罪的那一个人，“我们都在他身上死亡”^①，因此生于困苦之中？现在我不讨论这个问题。我只是问：幸福生活是否存在记忆之中？如果我们不认识，便不会向往热爱。我们一听到这名词，都承认自己向往幸福生活，并不是这名词的声音吸引我们，希腊人听了拉丁语便无动于衷，因为不懂拉丁语；如果是拉丁人听到了，或希腊人听到希腊语，便会满心向往，原因在于幸福本身是不分拉丁希腊，不论拉丁人、希腊人或其他语言的人都向往幸福本身。于此可见，人人都知道幸福，如果能用一种共同的语言问他们是否愿意幸福，每一人都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愿意。”假如他们的记忆之中原本并不存在这名词所代表的事物本身，便不可能有这种情况。

二十一

① 见《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

这种回忆是否和见过迦太基的人回忆迦太基一样？不是，因为幸福生活不是物质，不是肉眼所能看见。

对于幸福的回答是不是就像我们回忆那样？也不是。对于我们只有概念，并不追求向往，而幸福的概念使我们爱幸福，使我们希望获得幸福，享受幸福。

那么，回答愿意幸福是不是如同我们回忆辩论的规则那样？也不是。虽然我们一听到雄辩学这名词就会联想到事物本身，而且许多不娴于辞令的人也都能希望擅长此道——这也证明它已先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但这是通过感觉而关注，欣赏别人的辞令，从而产生的愿望。当然，欣赏必然通过内在的认识，能欣赏然后才有愿望。但幸福生活却不能凭肉体的感觉从别人身上体验获得。

那么回答愿意幸福是不是如同我们回忆过去的快乐呢？可能如此，因为即使我们现在忧愁，回忆中却能找到快乐，一如我们在苦难之中能回忆幸福生活。我的快乐不能用肉体的感官去视、听、触、闻，体味捉摸，我欢乐时只有内心领略到，快乐的意识便胶着在记忆之中，以后回想过去的快乐时随着不同的环境而感到不屑，或者表示向往。譬如过去对于一些可耻的事物感到快乐，现在回忆起来，会觉得厌恶痛恨；有时怀念着一些正经好事，可能目前办不到，因此对于过去的乐趣想起来不免暗自惋惜。

至于幸福生活，过去我在何时何地体验过，以至于现在念念不忘、爱好向往呢？不仅我个人或少数人如此，我们每一人都愿享幸福。如果对它没有明确的概念，我们不曾有如此肯定的愿望。但这怎么说呢？如果问两人是否愿意从军，可能一人答是，一人答否；

但如果问两人是否愿意享受幸福，两人绝不犹豫，立即会回答说：希望如此；而这人的愿意从军和那人的不愿从军，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幸福。是否这人以此为幸福，那人以彼为幸福？但两人愿得幸福是一致的。同样，如果问两人是否愿意快乐，答复也是一致的，他们称快乐为幸福。即使这人走这条路，那人走那条路，两人追求的目的只有一个：快乐。没有一个说自己从未体验过快乐，因此一听到幸福二字，便在记忆中回想到。

二十二

主，在向你忏悔的仆人心中，绝没有以任何快乐为幸福的观念。因为有一种快乐是邪恶者所望尘莫及的，只属于那些为你而敬事你，以你本身为快乐的人们。他们在你左右，为了你而快乐，这才是幸福，此外没有其他幸福生活。谁认为幸福在别处，快乐要另求都不是真正的快乐。可是这些人的意志始终抛不开快乐的影像。

二十三

那么，人人愿意幸福，这种说法就不确切了？因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幸福，那些不愿以你为乐的人也

就是不要幸福。是否虽然人人都愿意幸福，但“由于肉体与精神相争，精神与肉体相争，以致不能做愿意做的事”^①，于是退而求其次，只好满足于力所能及的；对于力所不及的，他们的意志不够坚强，不足以化不可能为可能？

不论我问哪一个人：是愿意以真理为荣，还是以虚伪为荣？谁都会毫不迟疑的说：宁愿真理，和承认自己希望幸福一样。幸福就是来自真理的快乐，也就是以你为快乐，因为你“天主即是真理”^②，是我的光明，我生命的保障，我的天主。由此可见，谁也希望幸福，谁也希望惟一的真正幸福，谁也希望来自真理的快乐。

我见到许多人虽然喜欢欺骗别人，但谁也不愿受人欺骗。他们从哪里认识幸福生活的呢？当然是在认识真理的同时。他们不愿受欺骗，所以他们是爱真理的。他们既然爱幸福，而幸福只能是来源于真理的快乐，因此他们也爱真理，所以在记忆中一定有真理的某种概念，否则人们不会爱真理的。

但为何他们不以真理为快乐呢？为何他们没有幸福呢？原因是利欲蒙蔽了他们的头脑，那些只能给人忧患的事物控制了他们的心智，对于导致幸福的事物仅仅保留着轻淡的记忆。人间“尚有一线光明”，前进吧，前进吧，“不要被黑暗所笼罩”^③。

既然人人爱幸福，而幸福就是来自真理的快乐，为什么“真理产生仇恨”^④？为什么有人用你的名义宣传真理，人们便视之为仇敌呢？原因是人之爱真理，

①见《新约·加拉太书》5章17节。

②见《约翰福音》14章6节。

③见《约翰福音》12章35节。

④拉丁诗人戴伦西乌斯（公元前194年—公元前159年）的诗句。

却没有分辨仔细所爱的是不是真正的真理，当他爱上并非真理之事物时，却欺骗自己而认定所爱的是真理，又不愿被揭穿而难堪，于是不准自己相信自我欺骗，久而久之，也成了积习，也就痛恨真正的真理了。他们爱真理的光辉，却不爱真理的谴责。他们不愿受欺骗，却想欺骗别人，因此真理显示自身时，他们爱真理，而真理揭露他们本身的错误时，便仇恨真理。结果是：不管他们是否不愿真理揭露他们，真理依旧要揭露他们，而真理自身却不显示给他们看了。

人心的确如此。人心真的会这样盲目懒惰，卑鄙无耻，只想把自己掩藏起来，却不愿自己的耳目被什么东西蒙蔽。结果适得其反，自身瞒不过真理，真理却瞒过了他。同时，他们虽然如此可怜，却又喜欢真实，讨厌虚伪。其实只要他对一切真理之源的惟一真理能坦坦荡荡，不置任何障碍，便能享受幸福了。

二十四

主啊！我找寻你，走遍了记忆的天涯海角，在记忆之外没有找到你。从我知道要认识你的时候开始，凡我找到有关你的东西，都不出乎我的记忆的范围，因为从那时起，我从不忘掉你。哪里我找到了真理，便找到真理之源。我的天主，哪一天我认识了真理，便没有忘记真理。从你认识我开始，你就常驻在我的记忆之中，我在记忆中想起你，就在你怀中找到了欢

欣。我精神上的这种的乐趣，也是你哀怜我的贫困而赐予的。

二十五

主啊！你究竟驻在我记忆之中的哪一处？你在其中建造了怎样的殿宇，兴建了哪一种圣堂？你不嫌我记忆的鄙陋，惠然肯来，但我要问的是你究竟驻在记忆的哪一处。在我回忆你的时候，我超越了和禽兽相同的部分，因为那里在物质事物的影像中找不到你；我到达了心灵库藏情感的部分，也没有你的踪迹。我进入了记忆为心灵而设的专室——在那里心灵只回忆自身——你也不在那里，因为你既不是物质的影像，也不是生人的情感，如忧愁、欢乐、愿望、恐惧、回忆、遗忘或类似的一切，又不是我的心灵：你是我心灵的主宰，以上一切都源自于你，你永不变易地鉴临这一切；自我认识你时起，你便惠然降驻于我记忆之中。

那么我怎能探问你在哪里？如果我记忆中有楼阁庭宇，你一定驻在其中，既然打从我认识你时就想着你，而且我想起你时，一定在记忆中能找到你。

二十六

但我想认识你时，去哪里找你呢？因为在我认识

你之前，你尚未驻进我记忆之中。那么要认识你，该到哪里找你？只能在你里面，在我上面。你我之间本无间隔，不论我们趋就你或离开你，中间都没有空隙，你是无往而不在的真理，你在处处倾听一切就教的人，同时也答复着一切问题。你的答复非常清楚，但不是人人能听清楚。人人能随意提出问题，但不是时常能听到所希望的答复。一个人如果不管你的答复是否符合他的愿望，都愿意照你说的去做，这人便是你最好的仆人。

二十七

我爱你已经太晚了，你是万古常新的美善，我爱你已经太晚了！你在我身内，我驰骛于身外。我在身外找寻你，丑恶不堪的我，奔向着你所创造的炫目的事物。你和我在一起，我却不和你相偕。这些事物只能存在于你的里面，但它们抓住我使我远离你。你呼我唤我，你的声音振醒我的聋聩，你发光除我的幽暗，你散发着芬芳，我闻到了，我向你呼吸，我尝到你的滋味，我感到饥渴，你抚摸我，我怀着炽热的神火渴望你的和平。

二十八

我以整个的我投入你的怀抱后，便没有任何忧苦

艰辛了。我的生命充满了你，才感到生气勃勃。一个人越充满你，越觉得轻快；但我没有充满之前，我依旧是我本身的负累。我理应恸哭的快乐和理应欢喜的忧苦，还在相持不下，胜利属于哪一方，我还不得而知。主啊，求你垂怜这可怜的我。我罪恶的忧苦和良好的喜乐正在交织，我不知会倾向哪一方。

主啊，求你垂怜这可怜的我。我并不隐藏我的创伤，我患着病，你是良医；我真堪怜悯，而你是无量慈悲。“人生岂不是一个考验”^①吗？谁愿担受艰难？你命我们忍受，不命我们喜爱。一人能欢喜地忍受，但谁也不会喜爱所忍受的。即使忍受后的结果是快乐，那么不需忍受则更好。在逆境中希望顺利，在顺境中担心厄逆。两者之间能有过渡吗？有没有不受考验的人生呢？世间使人踌躇满志的事是该受诅咒的，因为患得患失，因为宴安鸩毒，更该受双重的诅咒。世间的逆境也该受诅咒，因为贪恋顺境，因为逆境的艰苦，因为耐心所受的磨难，该受三重诅咒。人的一生真是处于连续不断的考验中！

二十九

我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至慈极爱之中。把你所命的赐予我，依你所愿的命令我。你命我们清心寡欲。古人说：“我知道，除非天主恩赐，无人能以贞白自守的；而且能知此恩自何而来，也就是智慧。”^②清心

^①见《旧约·约伯记》7章1节。

^②见《智慧书》8章21节。

寡欲可以收束我们的心猿意马，使之凝神主一。假使有人在爱你之外，同时为外物所诱，那就谈不上是充分的爱你。我的天主，你是永不熄灭的爱，请你燃烧我。你命我清心寡欲，便请将所命的赐予我，并依照你的所愿而命令我。

三十

你肯定命令我谨戒“淫欲、声色、荣华富贵”^①。

你禁止男女苟合而不废婚姻，你又指出优于有家有室的生活方式。由于你的赐予，在我成为你的“圣事”的施行者之前，已经选择了这一种有家室的生活方式。但上面的种种前尘往事仍然免不了要出没隐见于我记忆之中，这是我的积习已然根深难除。当我清醒的时候，这些影像隐隐约约地显现于心目，但一入梦境，它们不仅博得我的欢悦，甚至征得我的同意，仿佛使我躬行实践。幻象对我的灵魂和肉体，还起着如此作用：我清醒时所拒绝的事情，在梦中幻象却颠倒过来。主，我的天主，是否这时的我是另一个我？为何在我入梦到醒觉的须臾之间，使我判若两人？我醒时抗拒这一类的想像，甚至在事物真身的进攻前所持的坚定理智，梦时到那里去了？是否和双目一起紧闭了？是否和肉体的感觉一起沉睡了？又为何往往在梦中也会抵抗，也能记起我们的决心曾坚持对这一类的诱惑绝不顺从呢？但这二者差别很大：譬如梦中意

^①见《新约·约翰一书》2章16节。

志动摇，醒时仍觉问心无愧，则由于二者的界线分明，我们感觉到刚才在我们身上无端出现的和我们所痛恨的事情并非我们自身的行为。

全能的天主，是否你的能力不足以治愈所有的痼疾，还需要你赋予更充裕的恩宠才能消灭我梦中的障碍？主啊，请你不断增加你的恩赐，使我的灵魂不受情欲的沾染，随我到你身边，不再自相矛盾，即使在梦寐之中，也不惑溺于秽影的沾惹，不造成肉体的，而且能对情欲拒而远之。全能的天主，你能成全我们，超过我们的意想，要使我不但在此一生，而且在血气方刚的年龄，不受这一类的诱惑，哪怕是最微弱的诱惑，如同清心寡欲者在梦寐之中用意志片刻之间压服的那种诱惑，也不再承受，在你并非什么难事。我已经对我的好天主诉说过，我目前还处于这一类的忧患之中，对你的恩赐，我是既喜且惧，对自身的缺陷，悲痛流泪，希望你在我身上完成你慈爱的造化，到达完全的平和，等到死亡被淹没于凯旋之中，此身内外一切将和你一起享受平和。

三十一

每天还有一种负担，希望这负担够我一天受用！我们需要饮食来补充身体每天的消耗，直到有一天，你停止了我饮啖的机能，用神妙的厌饫来渐渐我口腹之欲，使朽坏的躯壳化为永久不朽。

可是现在，这需要对我是一种乐事，为了不被这乐趣俘虏，我和它斗争，每天斋戒，鞭挞我的躯体，使它驯服；但我的痛楚抵不过饮食的乐趣。因为饥渴是一种痛苦，如同救济而没有饮食，则和寒热病一般，饥为中烧，致人于死。由于你的赐赉照顾，天地水土为我们脆弱的肉体供应救药，灾难因此成为乐事了。

你教诲我们取用饮食应该作为药物。但当我从饥饿进入饱饫的阶段时，这种过渡让我感受到了乐趣，口腹之欲便乘隙而入，向我撒下罗网，而充畅果腹如果通过这个阶段，也别无途径。本来饮食只是为了维持生命，但危险的乐趣紧相追随，而且往往争光着，以致我声明或愿意为了维持生命而做的，转而为它做了。

二者的方式并不一样：为维持生命本已足够的饮食，为了口腹之乐却嫌不够，往往很难确定进食是否为了身体的需要，还是受饕餮的引诱。对于这个疑团，我们这个不幸的灵魂是正中下怀，乐于看不清什么是维持健康的节制，乘机找寻借口，以养生的善名来掩盖口腹的贪欲。我每天努力抵抗这一类的诱惑，并且恳求你的帮助。由于我对这点观点尚不明确，我把我的疑虑上阵，听候你的指示。

我听到我的天主命令：你们的心不要沉湎于酒食。我绝不酗酒，我求你怜悯，不要让我嗜酒。但你的仆人有时不免于饕餮，更求你怜悯，使我深恶痛绝。没有你的恩赐，一个人绝不能清心寡欲。你倾听我们的祈祷，宠赐有加：即使在祈祷前，我们所蒙受的恩泽

来自你，而以后所以能认识你的恩赐也来自你。我从未沉湎于酒，但我认识有些酒徒受你感化成为有节制的人。因此，一人能不沾染过去未有的恶习，另一人能改弦易辙去恶从善，先后不同，却都是你造化的，而两人能意识到所以然的原因，也是出于你。

我又听到你另一道命令：“不要随从你的欲情，应抑制你的欲望。”^①由于你的恩赐，我又听到这样一句使我拳拳服膺的话：“我们吃也无损，不吃也不益。”^②意思是：前者并不使我富裕，后者并不使我匮乏。还有一句名言：“无论什么境况，我都能知足，我知道如何处宽裕，我也知道如何处贫困。我依靠加给我力量的天主，所以能应付一切。”这真是天朝战士的气魄，绝非身为尘埃的我们所能企及。但是主啊，请你顾念我们都是灰土，你用灰土造了人类，并且失而复得。使徒保罗之所以能做到，并不是依靠自身，因为他本身也是灰土，他是在你启发之下道出了我所服膺的至言：“我依靠加给我力量的天主，能应付一切。”求你加给我力量，使我有这样的能力；把你所命的赐给我，然后依照你所愿而命令我。保罗承认自己一切得自你：谁要夸耀，夸耀应归于主。我又听到另一位要求你说：“请你解除我口腹之欲。”^③于此可见，我圣善的天主，啊，凡依照你的命令而践行的，都是出于你的宠赐。

我的慈父，你又教诲我：“自处洁净的人，一切都是洁净；但如有人因饮食而使人失足，就有罪了；天主所造的都是好的，没有一物可以抛弃的，但领受

① 见《德训篇》18章30节。

② 见《哥林多前书》78章8节。

③ 见《德训篇》23章6节。

①见《新约·提多书》1章15节；《罗马书》14章20节；《提摩太前书》4章4节；《哥林多前书》8章8节；《歌罗西书》2章16节；《罗马书》14章3节。

②事见《创世纪》25章36节。

③事见《旧约·列王纪上》17章6节。

④事见《马太福音》3章4节。

⑤事见《创世纪》25章30—34节。

⑥事见《旧约·撒母耳记下》23章15—17节。

⑦见《马太福音》4章3节。

⑧事见《旧约·民数记》11章4节。

⑨《诗篇》139首16节。

时应感谢天主；食物并不使我们见悦于天主；不要使人以饮食来批判我们；吃的人不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批判吃的人。”^①

这是我聆听到的教训，我感谢你，赞美你，我的天主，振我聋聩、照我心田的良师。求你拔救我于一切诱惑。我不怕食物的不洁，只怕嗜好的不洁。我知道你容许挪亚吃一切禽兽的肉^②；以利亚食肉后恢复了体力^③；约翰惊人的苦行，也以蝗虫为食，并不因食肉而受带累^④；但我也知道以撒因贪一盆扁豆而受欺^⑤；大卫以渴求饮水而自责^⑥；而我们的君王耶稣所受的试探，不是酒肉，而是面包^⑦；人民在旷野中所以受到惩罚，不是因为想吃肉，而是为想吃肉而抱怨天主^⑧。

我被困于诱惑之中，每天和口腹之欲交战。这种食欲和淫欲不同，不能如同我绝欲一样，拿定主意和它毅然决绝，必须把持口腔的羈绳，驾御控制。主啊，哪一人能丝毫不越出需要的界限？如果有这样的人，真是伟大，请他赞美你的圣名。我呢，我是一个罪人，我绝做不到这样。但我也赞美你的圣名。希望战胜世界的耶稣，为我的罪恶代求，希望他把我列为全身残弱的肢体之一，因为“你的双目洞烛它的缺陷，人人都记录在你的表册上。”^⑨

三十二

芬芳的诱惑对我影响不大；闻不到，并不想追求；

闻到了，也不拒绝；但我准备终身不闻芬芳。但我对于这个打算，估计可能不正确。因为我内心一片黑暗，我看不出我本身能做什么，以至于扪心自问我有什么能力时，也不敢轻易自信，除了经验已经证明的以外，我对于内心一切都难以测度。人的一生是连续不断的考验，对于生活谁也不能有恃无恐，一人能弃恶从善，也能由好变坏。惟一的希望，惟一的依赖，惟一可靠的保证只有你的慈爱。

三十三

声音之娱本来紧紧包围着我，控制着我，是你解救了我。现在我承认我是很爱听，配合着你的言语的歌曲，以优美娴熟的声音咏唱着，但不至于恋恋难舍。这些歌曲的灵魂是你的言语，本应在我心中占比较特殊的席位，但我往往不能把它们摆放适当。有时好像给它们过高的光荣：听到这些神圣的歌词，配着乐曲唱出，比不用歌曲更能在我心中燃起虔诚的火焰，我们内心的各式情感，在抑扬起伏的歌声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音调，荡漾在一种难以形容的和谐中。这种快感往往欺弄我，让我神魂颠倒。人身的感觉本该伴着理智，驯顺地随从理智，仅因理智的领导而被接纳，这时居然要反仆为主地超越理智而自为领导。在这方面，我不知不觉地犯了错误，事后才发觉。

有时我过分防范受骗的同时又会犯下过于严厉的

错误，有几次我不愿意倾听，甚至不要在圣殿中唱配合大卫《诗篇》时经常唱的歌曲，我认为比较妥善的方式是相传亚历山大里亚城主教阿塔那西乌斯所采用的方式，这种方式咏唱出的诗篇，几乎没有声调的变化，与其说是在歌唱，不如说是朗诵。

但回想我恢复信仰的初期，听到圣堂中的歌声是怎样感动得落泪，又觉得现在听了清澈和谐的歌曲，激动我的是歌词而不是曲调，我又重新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巨大功效。

我真是不知应该如何取舍快感的危险和具有良好后果的经验，我虽然不作定论，但更倾向于赞成教会的歌唱习惯，使人听了悦耳的音乐，促使软弱的心灵生发虔诚的情感。但如果遇到音乐的感动过于歌曲的内容时，我承认我犯罪了，应受惩罚，这时我是宁愿不听歌曲的。

这是我目前的情况。凡内心有良好意愿而能践行的人，请他们和我一起痛哭，为我痛哭。因为内心不作打算的人，对这一切是无动于衷的。主，我的天主，求你俯听、垂视我、恻然医治我。在你眼中，我自己是一个不解之谜，这正是我的病根。

三十四

最后我将忏悔我双目的享受，希望身为天主的圣殿的人们以友谊的双耳倾听我的忏悔。有关肉情的诱

惑,将至此暂告段落,这种种诱惑至今正在袭击着“呻吟不辍、渴望得庇于天上的安宅,犹如衣服蔽体”^①的我。我的眼睛喜欢形象美丽、色彩鲜艳。希望我的灵魂不要为这种种所俘虏,而完全为天主所占有。这一切美好是天主所创造的,我的至宝是天主,不是它们。每天,只要我醒着,它们便挑逗我,不让我片刻安宁,不似悦耳的声音有时入于万籁俱寂之中,使我能享受片刻的恬静。白天,不论我在哪里,彩色之王、光华灿烂地浸润我们所有目睹的一切,即使我正在思考,也不断用各种形色倾注我,抚摸我。它具有极大的渗透力,如果突然消失,我便渴望追求,如果长期绝迹,我的心灵便感到悒悒不乐。

但是真正的光是来自于你双目失明的多比雅看见的光,他以生活之道教诲儿子,以仁爱的实践自为先导,从未走入歧途^②,龙钟而蒙瞽的以撒也看见了你,他能用祝福来识别二子,而不是先认清儿子后给予祝福^③;年迈而失明的雅各也看见了你,他以内心的光芒照明了代表民族前途的诸子,对自己的孙子、约瑟的二子,不照约瑟根据长幼而排列的次序,却凭借心灵的辨别,交叉了双手祝福他们^④。这才是真光的照耀,是惟一的光明,使见到此光而油然生爱的人与此光融而为一。

对于那些醉心于世俗的瞎子来说,物质的光明给生活洒上了诱人而危险的甜味。则那些能因这种光明而赞颂你天主,赞颂万有的创造者的人们,已在对你的歌颂中吸取光明,而不是在醉生梦死中被光明所吸

①见《哥林多后书》5章2节。

②见《旧约·多比雅书》4章2节。

③见《旧约·创世纪》27章。

④见《创世纪》28章和29章。



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



上帝之城

取。我也愿意如此。我拒绝了眸子的诱惑，不让它们牵绊我的双足走你的道路；我向你睁开了无形的眼睛，期盼你把我的双足从网罟中解脱出来。我的双足不断踏入网罟，是你不断地把它们提携起来。遍地是网罟，我经常失足，而你不断拯救我，因为你是“以色列的保护者，你是无休无止的清醒着。”^①

人们用各种技巧把衣、履、器物以及图像等类修饰得千奇百妙，一味追求悦目，却远远越出了朴素而实用的范围，更违反了虔敬肃穆的意义；他们劳神外物，专心制作，精研技巧，心灵中却抛弃了自身的创造者，摧毁了创造者在自己身上的工程。

我的天主，我的光荣，就在这一方面我也要歌颂你，向为我而自己牺牲的祭献者献上歌颂之祭，因为艺术家得心应手制成的尤物，无非来自于那个超越我们灵魂、为我们的灵魂所日思夜想的至美。创造或追求外界的美，只是从这至美取得审美的法则，而没有采纳利用美的法则。这法则就在至美之中，但他们视而不见，否则一定不会舍近求远，一定能为你保留自己的力量，不会在疲精劳神的乐趣中消耗自己。

我虽然谈论分析了以上种种，而我自己却踏入了美丽的网罟，但是你挽救了我，主啊，你挽救了我，因为我眼前常常呈现你的慈爱。我可怜地自投罗网，你慈爱地挽救我，有时在边缘摇摇欲坠，你在我不知不觉之际拯救我；倘若我深入陷阱，你便使我忍痛割爱。

^①见《诗篇》

121首4节。

三十五

在上述种种之外，另有一种诱惑具有更复杂危险的形式。肉体之欲在于一切感官的享受，谁服从肉欲，便会远离你而自取灭亡，但我们的的心灵中尚有好奇欲，它挂着知识学问的美名而实为空虚，这种欲望以肉体为工具，通过肉体的感觉，然而目的不在肉体的快感。这种欲望本质上是追求知识，而求知的工具在器官中主要是眼睛，因此《圣经》上称之为“目欲”^①。

“看”，本是眼睛的专职，但如果是用其他器官来认识什么，我们也同样用“看”字。我们不说：“听听这东西怎样发光”，“嗅嗅这东西多么光亮”，“尝尝这东西多么漂亮”，“摸摸这东西多么耀眼”。但对这一切都能通用“看”字。我们不仅能说：“看看什么在发光”，这仅有眼睛能看到；但也能说：“去看看什么在响”，“看看什么在发出香味”，“看看这有什么滋味”，“看看这东西硬不硬”。

因此，从感官得来的一般感觉都名为“目欲”，看的功能主要属于眼睛，但其他器官要探索或需认识一样东西时，因为性质类似，也常常袭用“看”一字。

因此，我们能够很明显地分辨快感与好奇对于我们的不同作用了：快感追求美丽、和谐、芬芳、可口、柔和，而好奇则正好要尝试追求相反的感觉，不是为了自寻烦恼，而是为了试验，为了认识。

^①见《新约·约翰一书》2章16节。

观看血淋淋的死尸又有什么快乐呢？可是那里躺着一具尸体，人们便趋之若鹜，看得不寒而栗，觉得凄惨。人们害怕梦见死尸，就像醒时有人强迫他们去看，或者听到好像有什么好看的情状才被吸引着去看。

对于其他感觉也是这样，不能一一列举，由于好奇的毛病，舞台上便演出种种离奇怪诞的戏剧。好奇心驱使我们追究外界的秘密，这些秘密知道了一无用处，人们想知道也不过就是出于好奇罢了。没有其他目的。好奇促使人们为了同样的虚妄知识，从事巫术。好奇甚至使人们在宗教中试探神明，不为人的幸福，仅仅为了长见识而要求灵迹。

在这个密布着危险陷阱的大森林中，我已经斩断了许多祸根，把它们从我心中彻底铲除，这是你天主，我的救援，赐予我如此做的。但在我日常生活的周围喧闹着形形色色的事物，什么时候我才敢说没有一样东西能吸引我的注意，攫取我虚妄的好奇心？

的确，戏剧已经勾引过我，我也不再醉心于星辰的运行了，我从未向鬼魅卜祝，我痛恨荒诞的迷信。主，我的天主，我本该谨敬质朴地奉事你，但人类的死敌用多少阴谋诡计挑动我的幻想，唆使我向你要求灵迹！通过我们的君王耶稣，通过我们的天乡、纯洁纯朴的耶路撒冷，我恳求你，使我现在深恶痛绝的一直持续到永久，且能再接再厉。但我为别人的生死祸福向你祈祷时，那么我仰求你的意志便决然不同于此了。你现在赏赐我，将来也乐于赏赐，我完全遵照着你的意志与措施。

每天我们的的好奇心还要遭受许多微不足道的琐事来考验。谁能计算我们失足的次数！多少次我们最初是碍于情面不使人难堪，才勉强听着无聊的闲谈，谁知后来渐渐就入了迷，听得津津有味了。我不再去竞技场看狗逐兔子，但偶然经过田野，发现走狗猎兔，我还是会为之中断思绪，虽然不至于使我的坐骑改换方向，但心神已随之而去。如果不是立即发觉我的弱点，重新收敛心神，上升到你左右，不再妄行顾盼，或是想到这事的无谓，不再停留，那么我还会出神地呆在那里。

我在家中闲坐时，壁虎抓苍蝇，蛛网缠飞虫也要往往吸引我的注意。是否因为这些都是萤萤小虫，情况便不一样？我能从此出发，赞颂你创造万有的奇妙，可是我的注意往往并不从此开始。迅速站立起来是一回事，从不跌倒是另一回事。

我的生活中处处是这种情形。我惟一旦最大的希望是你的慈爱。我的心收藏了这样一大堆的虚幻，因此我们的祈祷也往往受骚扰而中断；在你俯临之下，我们的心向你呼号时，不知从哪里来的空洞凌乱的思潮汹涌而至，打断了这一项重要功夫。

三十六

我们是否能把这些缺点认为不值一提呢？为什么能为我们带来希望呢？只有你的慈爱，我们所熟悉的

慈爱，因为你已经开始使我们变化，变化的过程，你是最清楚的。你先治疗我喜欢报仇的积习，从此“你赦免了我其他一切罪愆，医治我一切病症，救我的性命脱离死亡，用仁惠和慈爱作为我的冠冕，以美好满足我的欲望”^①，你制服我的骄傲，使我俯首接受你的轭。现在我负着此轭，觉得很轻松，一如你所许诺而实践的。其实本来就是轻松的，只是那时我不知道，因为我害怕承受羁束。

主，惟有你统治一切而不骄矜，你是惟一而真正的主宰，你自己没有其他主宰。第三类诱惑是否已经在我身上绝迹，或者我有生之日是否可能绝迹？这诱惑是要人畏而爱之，没有其他目的，只是求逞自己的私意，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乐趣。人生真是可怜，而它的妄自尊大实是丑恶！人所以不能爱你、敬畏你，主要原因在于此。为此，你挫折骄傲的人，赐恩宠于谦逊的人，你对世间的名利荣华，大声呵斥，山基也为之震撼！

由于人类社会的某些义务，我们必须获得别人的敬爱畏惧，敌人不甘心我们享受真正的幸福，便在各处撒下罗网，喝彩吹嘘，要使我们在贪婪地拾获这种诱饵时，不知不觉地被擒获，使我们的快乐和你的真理隔绝，喜欢别人的敬爱畏惧，不是为了你，而是取代了你。这样，他使我们和他相似，占有了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团结于仁爱之中，而是要陪他同受极刑。他高坐在北方，教我们在黑暗寒冷之中，伺候这个阴险狡猾地模仿你的死敌。

^①见《诗篇》
10首3—5节。

主啊，我们是一批弱小的羊群，请你庇护我们。请张开你的双翅，让我们避到你的翼下。希望你成为我们的光荣，希望我们受到的敬畏都是为了你，是为了有你的圣“道”在我们身上。凡是不顾你的谴责而谋求别人的褒奖的人，在受你审判的时候，将得不到别人的辩护，也逃不脱你的惩罚^①。即使不是“恶人称心如意，受到赞美，也不是作恶的受到祝福”，而是一人由于你的恩赐受到赞美，这人如果更重视自身受赞美，胜于受之于你的恩赐，这也是不顾你的谴责而受人赞美，这样，赞美他的人比受赞美的人更好。因为前者欣幸天主加给别人的恩赐，后者却更欣幸别人给他的恩赐，过于受之于天主的恩赐。

三十七

我们天天受这些诱惑的试探，这些诱惑连续不断。我们的舌头是每天锻炼自己的洪炉。在这方面也命令我们节制自己。你知道在这方面我的心如何向你哀嚎，我的眼睛如何泪如雨下。因为我很难确定我是否已完全免于这一种疾疫，我非常害怕我的隐患，这些隐患，虽然在你是明鉴，而我却无从看出。对于其他诱惑，我已有了一些辨识的能力，但对于这种诱惑，我还是懵然无知。对于肉体的情欲和空虚的好奇心，只要我的意志不受影响，或它们不出现，我就能看出我有多少力量控制我的心灵，因为我能盘问我自己，不受这

^①见《诗篇》

10首23节。

种诱惑时是否或多或少感到不痛快。

至于财帛，人们追求钱财是为了满足上述三种私欲之一二，或同时为三者；如果一人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拥有之后加以轻视，则可以弃置，作为考验。

对于所受的荣誉，为了避免荣誉，为了考验我们的能耐，有人提出必须趋向败坏、堕落、放恣的生活，使认识我们的人都唾弃我们才能达到目的，还有什么比这种论调、这种见解更荒谬呢？别人的赞美往往伴随着而且应该伴随着良好的生活和良好的行动，二者都不能放弃。惟有事物不在眼前，才能看出对这事物能否放下或有所系挂。

主，对于这一类诱惑我向你忏悔什么？当然我喜欢听到人家的赞美。但我热爱真理，过于赞美。因为如果有人问我：疯狂谬乱而受到普世的赞扬，坚持真理而受到普世的苛责，我于二者之间知道选择什么。我所不愿的是：由于我做了一些好事，便把别人的褒奖增加我的快乐。但很可惜，我坦白地说，事实上未免增加我的快乐，犹如受到别人的谴责会减少我的兴趣。

我对于这种弱点感到不安时，种种借口便乘虚而入，结果如何，天主啊，你完全明了，因为这情形使我举棋不定。你不仅命令我们操持严谨，控制对某些事物的爱情，也同时命令我们服膺正义，它将会指示我们爱情的正确方向，你不仅要我们爱你，也要我们爱人，为此我听了中肯的赞美就感到欣然，要是听到不虞之誉、求全之毁时，我觉得我往往为了别人的进

步与希望而高兴，为了另一人的乖舛而叹息。

有时别人的赞美也使我悒悒不乐，原因是别人所称许我的优点恰是我所不取的，或别人对我微薄的优点给予过高的评价。但我要要自问：我能确定我之所以不快的真正原因吗？也许是由于我不愿赞美我的人对我的看法和我的预料不合，我的激动不是为了这人的利益，而是因为本身的优点已使我沾沾自喜，想要得到别人的赞赏以使我快悦？的确，如果别人不赞同我对我自己的评价，或赞赏我所轻视的，或言过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感觉就如同没有受到赞美。因此在这一方面，我对我自己不是还捉摸不定吗？

但是，真理啊，我在你身上认识到当别人赞美我的时候，我应该着眼于别人的利益，不应从自身出发。我是否这样呢？我不知道。在这一方面我对于你，比对我自身了解得更清楚。我的天主，我哀求你，请你把我的真面目完全揭示给我看，使我能向那些为我代求的兄弟们忏悔我所能发现的创伤。请你帮助我更细致地检查自己。假使我欣然于别人的赞美真的是为了别人的利益着想，那么为何对于别人的无过受毁所感到的愤慨反而不如自身所遭受的一般呢？为何我自身所受的侮辱，比别人在我面前受到同样的侮辱更使我愤愤不平呢？这一点我真的意识不到吗？总之，是否我在欺骗自己？是否在你面前，我的心灵口舌都没有服膺真理？主啊！使我远离着这种愤乱悖谬的境界，不要使“我的口舌成为罪恶的膏油敷在我头上”^①！

①见《诗篇》

三十八

我真是一个贫困无告的人^①，只有在我独自呻吟，自怨自艾，追求你的慈爱的时候比较好一些，我将追求你的慈爱，一直到我的缺陷完满，进入骄傲自满所看不到的和平的纯全境界。出自唇吻的语言和有目共睹的行动带着极危险的诱惑，使我们沽名钓誉，乞盼别人的赏识，希望能出人头地，这诱惑就在我自问自责的时候，就在我批判它的时候，正在试探我；人往往出于更大的虚荣心夸耀自己在轻视虚荣，这样的夸耀并不能证明自己轻视虚荣，因为既然夸耀，则并不轻视虚荣。

三十九

在我们内心深处，还有同一类型的另一种诱惑，这诱惑使人自满自足，那就是虽然别人并不喜欢他，甚至讨厌他；他也从不想使人满意。你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自满自足的人，他们不仅以坏为好，而且把你的好处占为己有，或以你的恩赐归功于本身，即使承认是你的恩赐，也不能与人同乐，反而要掠人之美，夺人所有。在这一类的危险中，你看到我心是多么战栗恐惧，我不敢希望避免创伤，只希望在受伤后立刻能

^①见《诗篇》
108首22节。

得到你的治疗。

四十

真理啊，你不是随时随地和我在一起，指示我行藏取舍？我要尽我所能地向你陈述我浅薄的见解，请你教导。

我尽我所能，用感觉周游了世界，又观察了肉体赖以生活的生命以及感觉本身。从此我又进入了记忆的深处，进入充满着千奇万妙无数事物的高楼深厦，我参观后惊愕不止；如果不是你，我可能什么也分辨不出，而我发现其中一切都不是你。

我周览以后，用心辨析，对每一事物给予适当的评价；感觉传达的东西，我接纳了一部分，加以盘诘；我又亲身感觉到和我紧紧相连的一部分；接着我一一分析了传达的器官，最后又检查了记忆的丰富蕴藏，加以取舍。这一切不是我自己能够发现的，我在进行这项工作，或者说我赖以进行这项工作的能力也不是你。因为你是永恒不灭的光明，对于一切事物的存在、性质和价值，我都向你请示，听从你的教诲和命令。我经常这样做，从中感到很大乐趣；每逢必要的工作一有空暇，我便躲入这乐趣中。我遵照你的指示，周历已遍，可是除了在你怀中我不能为我的灵魂找到一个安稳的处境，只有在你怀中，我能收敛散逸的我，使我须臾之间也不离开你。有时你引导我进

入异乎寻常的心境，使我心灵体味到一种无可形容的温柔，如果这种境界在我身内圆融通衢，则将使我超越凡尘。可惜我仍堕入了困难重重的尘网中，又被积习所缚扰，我被束缚着，我痛哭流涕，可是我被紧紧地束缚着，习惯的包袱是多么沉重啊！我欲罢不能，欲行不可，真是进退维艰。

四十一

为此，我从三种贪欲中检查我罪恶的病根，并求你伸手拯救我。因为即使我的心灵受到创伤，也会看到你的光辉，我头晕目眩地说，谁能造就成这种境界？“我曾被抛在你视线之外”^①，你是统摄万有的真理。我呢，由于我的鄙吝，我既不愿失去你，又不肯同时屏绝虚伪，犹如一人既想说谎，又想拥有真理。为此我失落了 you，因为你不屑与虚伪并存。

四十二

谁能从中斡旋使我和你言归于好？是否该请教天使们？说什么话求他们？用什么仪式？许多人力图重返你跟前，自觉气馁，据我所知，他们也作了种种尝试，甚至堕落到乞灵于荒诞离奇的幻梦，结果总是受到欺骗。

^①见《诗篇》
31首22节。

他们傲慢地找寻你，炫露着满腹学问，而不是扪心自讼，因此引来了和他们志同道合而同样傲慢的“空中妖魔”^①，受到妖术邪法的欺骗。他们找寻一位中间人来为自己洗濯，可是没有找到，以至“魔鬼冒充了光明的天使”^②，魔鬼没有肉体，所以对于骄傲的肉体特别有吸引力。

他们都是注定要死亡的罪人，他们傲慢地找寻你天主，想和永生不死并洁净无瑕的你和好。作为神人之间的中介，必须既有和神相似的一面，又有和人相似的一面，如果两方面都同于人，那么将无法靠近神，假如两方面都同于神，则又与人距离太远，都不能担任中间者。由于你的神妙不测的摆布，那些伪装的中间者要捉弄那些骄傲的人，他有一点和人相似，便是罪恶；因为他没有肉体，伪装成神明的样子，要人奉他为神；但“罪孽的果报是死亡”^③，他和人受到共同的果报，和人同受死亡的惩罚。

四十三

出于你神妙不测的慈爱，你向人类显示并派遣了一位真正的中间者，使人们通过他的榜样，学习谦逊。“这位天主与人类的中间者，即是降生为人的耶稣基督”^④，他站在死亡的罪人与永生至义的天主之间，他死亡同于众生，正义同于天主，正义的报偿是生命与和平，他以正义与天主融合，而又甘心与罪人同赴死

①见《新约·以弗所书》2章2节。

②见《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

③见《罗马书》6章23节。

④见《新约·提摩太前书》2章5节。

亡，借以消除重皈正义的罪人永死的责罚；你向古代圣贤预示他，使他们信仰他将来所受的苦难而得救，一如我们信仰他已受苦难而得救。他以人的身份担任中间者，若以天主的“道”而论，则不能是中间者，因为他与天主相等，是天主怀中的天主，同时是惟一的天主。

我的慈父，你真是多么爱我们，甚至“不惜以你的圣子为我们交付于恶人手中”^①。你真是多么爱我们，甚至使“圣子与天主相等而不自居，甘心降为仆人，死于十字架上”^②，惟有他在“死亡的人类中不为死亡所拘束”^③，“有权舍弃生命，也有权再取回生命”^④；他为了我们，在你面前，是胜利者又是牺牲者，因为自作牺牲，所以成为胜利者；他为了我们，在你面前，是祭司也是祭品，因为自充祭品，所以也是祭司；他本由你所生，却成为我们的仆人，使我们由奴隶得以成为你的子女。因此我有理由把坚定不移的希望放在他身上，你将通过这位“坐在你右面，为我们代求”^⑤的他治疗我一切的疾病，否则我也没有任何希望。我的病症又多又重，但你的救药自有更大的效力。你的“道”如果不“降世为人，居住在我们中间”^⑥，我们可能会因为他和人类距离太远，感到不能和他连系而失望。

想起我的罪孽，使我恐惧不安，我在重重压迫的忧患之下，想遁入旷野，但你阻止我，坚定我的心，对我说：“基督所以为罪人受死，是为使人们不再为自己生活，而为代其受死者生活。”^⑦主啊，为此“我

①见《罗马书》8章32节。

②见《腓立比书》2章6节。

③见《诗篇》88首5节。

④见《约翰福音》10章18节。

⑤见《罗马书》8章34节。

⑥见《约翰福音》1章14节。

⑦见《哥林多后书》5章15节。

把我的顾虑都卸给你”，“我将钦仰你法律的奥蕴”^①。你认识我的愚弱，请你教导我，治疗我，你的独子，“一切智慧的府库”^②，用自己的血救赎了我们的罪过。我不必遭受骄傲人们的诬蔑了，我想到为救赎我付出的代价，我饮食他的血肉，我分施他的血肉，贫穷的我愿意因此饱饫，也希望别人分享而同获饱饫：“凡追求天主的人，都将赞美天主！”^③

①见《诗篇》
54首23节，118首
18节。

②见《歌罗西
书》2章3节。

③见《诗篇》
21首27节。

卷 十 一

一

主啊，永恒既然属于你，怎会不预知我要对你说的话？难道是你随着时间而看到事情的发生？那么我何必向你诉说这么多的琐事？当然，这不是为了使你因我而知道这些事，而是为了使我和读书之人都能激发热情，使我们赞叹：“主，你是伟大的，你应受一切赞美。”^①我已经说过，但我还要说：我是由于喜爱你的爱所以才如此做。我们也祈祷，而真理说：“你们求你们的父亲之前，你已知道你们的需要。”^②因此，你已经在解救我们了，而向你诉说我们的忧患和你对待我们的慈爱，都是为了向你倾诉我们的衷情，求你彻底解救我们使我们摆脱自身的烦恼，从你身上找到幸福，因为你已号召我们应该：安贫、温良、哀痛、慕义、慈惠待人、纯洁和平。

①见《诗篇》
145首4节。

②见《马太福音》6章8节。

我竭尽我的能力和意志，向你陈述这许多的事情，这是由于你首先愿意我称颂你，我的主，我的天主，

称颂“你是美善的，你的慈爱永远不匮。”^①

二

对于你对我作出的一切教诲、警戒、抚慰和安排，如何引导我向你的子民传布你的圣训、主持你的“圣事”，我的笔舌只能缕述其万分之一。如果我能具述这一切经过，那么一点一滴的时间对我也是宝贵的。

我一直渴望能钻研你的法律，向你承认我的所知与所不知，叙述你照耀我的曙光，直到你的神力震慑我的昏懦。除了恢复体力的必要休息和我的研究工作，以及我分内或自愿为别人服务的工作外，剩下的时间，我都不愿再分心于其他事务了。

主，我的天主，请你俯听我的祈祷，恳求你的慈爱听取我的心声，我热烈的祈望并非为我自己，而是同时也想为兄弟的友爱有所贡献。你知道我的衷心的确如此。使我奉献我的思想与言语为你服务，请你赐给我祭献的仪物，因为我困苦贫寒，“凡求你的人，都享受你的宏恩厚泽”^②，你无所忧虑，只是尽心照顾我们。真切理解身内、身外和我唇舌的一切鲁莽、一切虚伪，使你的《圣经》成为我纯净的好尚，使我不至于自误误人。主啊，请你俯听我、怜悯我。主，我的天主，警者的光明，弱者的力量，但同时也是明者的光明，强者的力量，请你垂视我的灵魂，请你倾听它“发自幽谷的呼号”^③；如果你没有听到幽深之处传

①见《诗篇》
118首1节。

②见《罗马书》
10章12节。

③见《诗篇》
130首1节。

来的声音，那我们的际遇将会如何？将向你处呼号？

“白天是你的，黑夜也是你的”^①，光阴随你驱使而流转。请你给我深思的时间，使我钻研你法律的深蕴，不要将敲门者拒之门外。你愿意写成如许阔深奥衍的篇帙，你实有深意在其间，这些森林中，不是有麋鹿栖伏、漫步、饮食、憩息、反刍于其间吗？主啊，请你成全我，把书中奥旨指示给我。你的声音是我的欢乐，你的声音超越一切欢乐。你赐给我所喜爱的，而我正喜爱这些书，这真是你的恩赐。不要放弃你所给我的恩赐，不要轻视你这一茎饥渴的草。在你的书中我如果有所心得，都将向你致谢：“使我听到称谢你的声音”^②，当我们将来可以在你的圣城中与你永生同在之时，我才能细细领会你的深意，并审思你的法律从创造天地之初直至天国降临的奇妙之处^③。

主啊，请你怜悯我，听从我的志愿。我认为我并不在乎尘世中的金、银、宝石、华服、荣耀、权势，或肉体的快乐，我的志愿也不是羁旅生涯中此身必需之物，“这一切自会加于追求天国与你的义德之人”^④。

主啊，请你垂听我愿望的原因。“不义的人们向我讲述他们的乐事，但是，这和你的律法不同。”^⑤这便是我愿望的真源。圣父，请你看，请你俯视；请你看，请你惠允；希望在你慈爱的俯临下，我能赢得你的欢心，在我敲门时能打开你言语的枢奥。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子，“坐在你右边、你所坚固的人子”^⑥，你与我们之间的中保，你用他来找寻那些不追随你的人，你找寻我们使我们追随你，我也是

①见《诗篇》
74首16节。

②见《诗篇》
26首7节。

③见《诗篇》
119首18节。

④见《马太福音》6章33节。

⑤见《诗篇》
119首85节。

⑥见《诗篇》
80首17节。

你创造的万物之一，你通过你用以创造万物的“道”，通过你的独子，你用他来召唤信仰的人民成为你的义子——我也是其中之一——我通过他祈求你，他“坐在你右边，为我们代求”^①，是一切智慧的宝藏；我在你的《圣经》中探求的便是这宝藏。他就是真理，他亲自告诉我们他就是摩西所记下的人之一。

三

让我听受，并懂得你“在太初创造天地”的意义^②。摩西写了这句话，就脱离了尘世而到你跟前去了，他现在已不在我面前。如果在的话，我一定要拖住他，向他问道，用你的名义请他为我解释，我一定要倾听他口中吐出的真言。可是如果他说希伯来语，那么他的话只能徒然地敲我的耳鼓，我无法领会，我的思想也无法接受，如果是拉丁语，我才能懂得他的意思。但我怎能知道他所说的是真的呢？即使知道，是否从他那里确定的呢？不是！这是在我身内，从我思想的居处，不凭借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或蛮邦之音，也不通过唇舌的翕动，也没有声音的振荡，有耳语之声对我说：“他说的是真理。”我立即完全相信，肯定地说：“你说得对。”

但是我不可能询问摩西，我只能求你——摩西因为拥有满腹真理，才能道出真理——我只能求你，我的天主，求你赦免我的罪愆，你既然使你的仆人摩西

^①见《歌罗西书》3章1节。

^②见《创世纪》1章1节，天主教以《创世纪》为摩西的著作。

能够说出这些话，也请使我理解这些话。

四

天地存在着，在变化，从而高呼说它们是受造物。变化就是先无而后有，所以凡不是受造而自有的，则不能有“先无而后有”的东西存在于其中。

天地也高喊着它们是受造的：“我们之所以有，是受造而有；在未有之前，我们并不存在，也不能自己创造自己。”它们所说的这些是事实，有目共睹。

因此，是你，主，创造了天地；你是美，所以它们是美丽的；你是善，所以它们是好的；你实在，所以它们存在，但它们的美、善、存在，不能和你创造者相比；相形之下，它们并不美，并不善，并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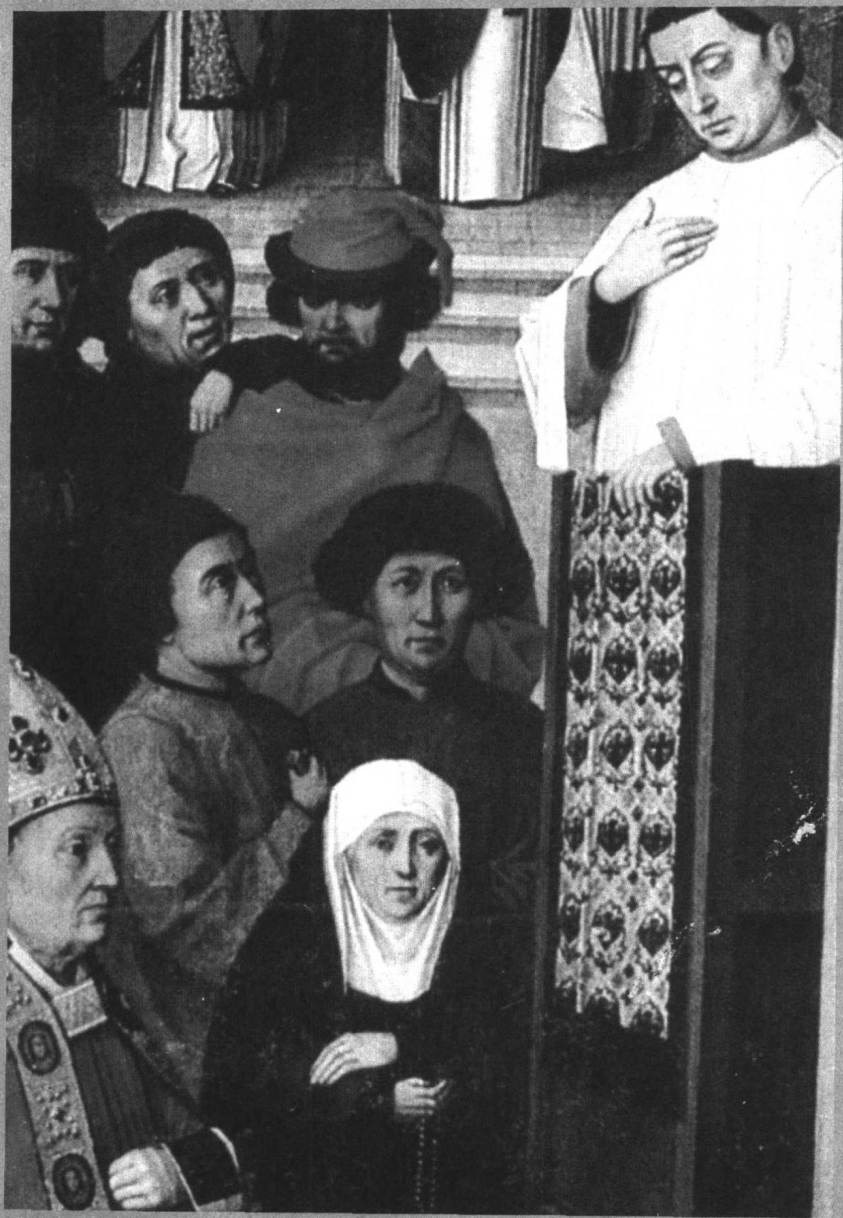
感谢你，这一切我们都知道，但和你的知识比起来，我们的知识只不过是无知。

五

你如何创造天地的呢？你用什么样的机器来进行如此伟越的工程？你不像人间的工匠，他们是拿一个物体形成另一个物体，按照他灵魂的意愿，以想像所及的各种形式施加于物体——灵魂如不是由你创造；哪会有这种能力？——把形式加诸于已有的泥土、木



奥古斯丁成为主教



奥古斯丁在米兰传教

石、金银或其他物质上。这一切如果不是由你创造，又从哪里来呢？你给工匠一个肉体，一个指挥肢体的灵魂，你供给他所需的材料，你赋给他掌握技术才能，使他能得心应手地从事制作，你赋给他肉体的感官，通过感官而把想像之得施之于物质，再对制成品进行评鉴，使他能在内心询问主宰自身的真理，决定制作的好坏。

这一切都歌颂你创造了万有。但你怎样创造万有的呢？天主，你怎样创造了天地？当然，你创造天地的处所，不是天上，也不是地上，不是空中，也不是水中，这些都只在六合之内；你创造宇宙也不在宇宙之中，因为在造成宇宙之前，还没创造宇宙的场所。你也不是手中拿着工具来创造天地，这种不由人创造而你凭借着创造其他的工具又从何处得来的呢？哪一样存在的东西不是凭借你的实在而存在？

因此你一言而起始万物，是你用你的圣言创造了万有。

六

但你如何说话呢？是否如“有声来自云际说：这是我钟爱的儿子”^①一样？这声音有起有灭，有始有终，字音接二连三的传递，直到最后归于沉寂，这显然是一种受造物体的振动，因为它虽然可以传达你永恒之意志的，但是却受制于时间定律。肉体的耳朵听

^①见《马太福音》3章17节，17章15节。

到这一句转瞬即逝的语言，传达给理智，理智的内在耳朵倾听你永恒的圣言。理智把这一句暂时有声响的言语和你永恒而无声的圣言比较，便说：“天主永恒的圣言和这些及时的声音迥然不同，前者远不如我，甚至并不存在，因为他寂灭后消失。其实我天主的言语是在我之上，永恒不灭的。”^①

如果你创造天地，是用转瞬即逝的语言说话，那么物质的受造物在天地之前就该存在，这受造物及时振动，传播了这些话。可是在天地之前，并没有任何物体，即使有，也不是用飞驰的声音创造的，而是利用它来传播飞驰的声音，借以创造天地。形成声音的物体，不论是怎样，如果不是你创造，也绝不存在。那么你究竟用什么语言使形成声音的物体出现呢？

七

你召唤我们，教导我们领会你的圣言，“他是和你天主同在”^②的天主，是永不寂灭的言语，常自表达一切，无始无终，无先无后，永远而同时表达一切，否则便有时间，有变化，便不是真正的永恒，真正的不朽不灭。

我的天主，我认识这一点，并向你致谢。主啊，我歌颂你，我承认我认识这一点，凡不辜负确切真理的人，也和我一起认识这一点，并且赞颂你。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知道生和死，就是先无而后有，或者

^①见《旧约·以赛亚书》40章8节。

^②见《约翰福音》1章1节。

是先有而后无。因此你的圣言既然永生永在，无际无极，就无所谓逝，也无所谓继。你用了和你永恒同在的“圣言”，永远地述说你要说的一切，而你命令造成的东西就造成了，你只有用圣言创造，别无其他方式；但你用言语创造的一切，既不是同时造成，也不是永远存在。

八

主，我的天主，这是什么原因？我琢磨到一些，但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一切开始存在或不再存在的东西，仅仅在你无始无终的永恒的道理中认为应开始或应停止时，才开始存在或停止存在，这道理就是你的“圣言”，你也是“起始，因为他也同我们讲了话”^①，他的肉体在福音中说话，他的声音自外进入人的耳朵，教人信从，教人在内心追随他，从这位独一无二的良师所教诲门徒的永恒真理中获致他。

主啊，在那里我听到你的声音对我说：“凡训导我们的，才是对我们说话；凡不训导我们，即使说话，也等于不对我们说。”除了不变的真理外，谁还能训导我们？即使在变易的受造物之前受到教益，也是为了引导我们走向不变的真理，我们恭听敬立，庶几真受其益，所谓“听到新郎的声音而喜乐”^②，因为他使我们归向本源。他之所以是“起始”，是因为他如果不是常在，则我们将徘徊不定而不知所踪。我们之所

^①见《约翰福音》8章25节。

^②见《约翰福音》3章29节。

以能够放弃错误，当然是认识之后才能迷途知返，而我们之所以能认识，是由于他教导我们，因为他是“起始”，并且向我们说了话。

九

天主啊！你在起始之中，在道之中创造了天地，你以这种奇妙的方式在你的圣言，也就是在你的圣子之中，在你的德能、智慧、真理之中，奇妙地说话并奇妙地工作。谁能领会其中的奥秘？谁能阐述？谁能不断照耀我、敲击我的心又不使它受损伤？我既恐惧，又热爱。我恐惧，是因为我和他有不类之处；我热爱，是因为我和他有相似之处。智慧，是智慧照耀我，驱散我的乌云，但当我在忧患的阴霾重重压迫下支撑不住时，这乌云又重新笼罩我，“我的力量因贫困而损耗^①，以致不能承担我的富裕，直到你——主，赦免了我一切罪过，医治了我一切病症，救我的性命脱离死亡，以慈惠仁爱作为我的冠冕，以恩物满足我的愿望，使我返老还童，矮健如鹰”^②。“我们的得救，赖于希望，并用坚忍的信心等待你的诺言”^③。让每个人依照自己的能力，在心灵中倾听你潜在的圣言吧，我依赖你的话，我要高喊说：“主啊，你所造的多么伟大，你用智慧造成了万有。”^④这智慧便是“起始”，而你在这“起始”之中造成了天地。

①见《诗篇》
31首10节。

②见《诗篇》
103首3—5节。

③见《罗马
书》8章24节。

④见《诗篇》
104首4节。

十

有些人抱着满腹成见，诘问我们：“天主在创造天地之前做什么？如果闲着无所事事，为什么不一直如此就像他以后停止工作一样？如果天主为了创造从来没有创造过的东西，有新的行动、新的意愿，那么怎能说是真正的永恒？前所未有的意愿又从何处产生？天主的意愿不由受造而来，而是在乎造物之前，因为创造一物之前，创造者先有意愿。所以天主的意愿属于天主的本体。天主的本体中如果产生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那么天主的本体不能说是真正的永恒；既然天主创造的意愿是永恒的，那么受造为什么不也是永恒的呢？”

十一

说这些话的人还没有了解你，天主的智慧、一切思想的光明。他们还不懂得由你创造的东西在你之中是怎样造成的，他们追求领会永恒的意义，但他们的心却沉浮在事物过去和未来的波浪之中，依然没有归宿。

谁能遏止这种思想，来凝神伫立，稍一揽取卓然不移的永恒的光辉，和川流不息的时间作一对比，可

知二者绝对不能相提并论。时间不论如何悠久，也不过是流光的相续，不能同时伸展延留，只能停留在现在，永恒却没有过去，整个只有现在，他们可以看到一切过去都被将来所驱除，一切将来又正要成为过去，而一切过去和将来却出自永远的现在。谁能把定人的思想，使它驻足谛观，看那无古往无今来的永恒怎样屹立着调遣将来和过去的时间？

我的手能做到吗？我的口舌的手能通过言语做出这样的奇迹吗？

十二

对于提出：“天主创造天地之前在做什么？”这样的问题的人，我会这样来答复。

我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我不能采取打趣式的言语，比如说：“天主正在为放言高论者准备地狱。”看清楚是一回事，打趣是另一回事。我不作这样的答复。我对不知道的事宁愿答复：“不知道。”而不愿嘲笑探索隐迹的人或赞许解答舛误的人。

但是，我的天主，我相信你是万有的创造者，如果天地二字指一切受造之物，我敢大胆地断言：天主在创造天地之前，不造一物。因为如果造，只能称为受造之物别无其他。我巴不得能知道我所愿知道而且知之有益的一切，比如我知道在一切受造之物造成之前，别无一物。

十三

思想肤浅的人，以为化成一切和掌握一切的全能天主、天地的创造者，在进行如许工程之前，虚度着无量数的世纪而无所事事，这是因为他们徘徊在过去时代的印象中，才会如此诧异；我希望他苏醒过来，认识到他的诧异是错误的。

你既然创造了一切时间，在你未造时间之前，怎会过去有无量数的世纪？能有不经你建定的时间吗？既不存在，何谓过去？

既然是你创造了一切时间，假定在你创造天地之前，有时间存在，怎能说你无所事事呢？这时间就是你创造的，在你创造时间之前，没有过去分秒时间。如果在天地之前没有时间，为何要问在“那时候”你做什么？没有时间，便没有“那时候”。

你也不在时间中超越时间：否则你就不能超越一切时间了。你是在永远是现在的永恒高峰上超越一切过去，也超越一切将来，因为将来的，到来后就成为了过去；“你永不改变，你的岁月没有穷尽”^①。你的岁月没有往来，我们的岁月来去如梭，川流不息。你的岁月全部屹立着绝不过去，不为将来推排而去，而我们的岁月过去便过去了。你是“千年如一日”^②，你的日子，没有每天，只有今天，因为你的今天既不递嬗到明天，也不继承着昨天。你的今天便是永恒。你

^①见《诗篇》
102首37节。

^②见《新约·彼得后书》3章8节。

生了圣子，他与你同属永恒，你对他说：“我今日生你。”^①你创造了一切时间，你在一切时间之前，而不是在某一时间中没有时间。

十四

由此可见，因为时间就是你创造的，你没有丝毫无为的时间，你常在不变，而没有分秒时间能和你同属永恒，时间如果常在便不是时间了。

时间究竟是什么？谁能轻易地概括和说明它？谁对它有明确的概念，能用语言表达出来？可是在谈话之中，有什么还能比时间更常见、更熟悉呢？我们谈到时间，当然了解，听别人谈到时间，我们也能领会。

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过我，我倒清楚，倘若有人问我，而我想说明时，便不知从何说起了。但我敢自信地说，我知道如果没有过去的事物，就没有过去的时间；没有即将来到事物，也就没有将来的时间，并且如果什么也不存在，那也没有现在的时间。

既然过去已经不存在，将来尚未到来，那么过去和将来这两个时间如何存在呢？现在如果永远是现在，那就没有时间，只有永恒。现在之所以成为时间，是因为走向过去；那么我们怎能说现在存在呢？现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即将不在；因此，除非时间走向不存

^①见《诗篇》
2首7节；《新
约·希伯来书》5
章5节。

在，否则我便不能正确地说时间不存在。

十五

我们说时间长短，这只能用来形容过去与将来。譬如我们说100年之前的过去很长，100年之后的将来很长，譬如说10天之前是短的去，10天之后是短的将来。但不存在的时间怎能用长短来衡量呢？因为过去已经不存在，而将来尚未到来。为此，我们不要说：时间是长的，对于过去的时间，只能说：曾经是长的；对将来的时间，只能说：将会是长的。

我的天主，我的光明，这里你是否又要嘲笑世人了？过去的时间，长的已经过去，还是长的尚未过去之时？一样东西能有长短，才能是长是短。既然过去，已不存在，既不存在，何有长短？

因此，我们不要说：过去的时间曾经是长的；因为一旦过去，就不存在，我们便找不到有长度的东西了；那么我们只好说：这个现在的时间曾是长的。因为时间的长短在乎现在：既然尚未过去，尚且存在，因此能有长短，过去后就入于无何有之乡，再没有长短可言了。

我的灵魂，你该追究一下，现在的时间能不能是长的，因为你有辨别快慢，衡量快慢的能力。你会怎样答复我呢？

现在的100年算不算长的时间？先研究一下，100

年能否全部属于现在？如果当前是第1年，则第1年属于现在，而99年属于将来，还不存在；如果当年是第2年，则第1年已成过去，第2年属于现在，其余属于将来。100年中不论把哪一年置于现在，在这一年之前的便属于过去，以后的属于将来。为此100年不能同时都是现在的。

再看当前的一年是否是现在呢？如果当前是正月，则其余11个月都属于将来；如果当前是2月，则正月已经过去，其余10个月尚未到来。因此，即使当前的1年也并非全部属于现在，既非全部现在，则这1年也不是现在的。因为一年12个月，当前不论是哪一个月，仅仅这一个月是现在，其余11个月或已成过去，或属于将来。况且当前的一个月也不能说是现在，只有一天，如是第一天，则其余都属将来，如是末一天，则其余都是过去，如是中间一天，则介乎过去和将来之间。

现在的时间，我们认为仅有可以称为长的时间，已经勉强收缩到一天。我们再研究一下，就是这么一天也不是整个都是现在的。日夜24小时，对第1小时而言，其余都属于将来，对最后1小时而言，则其余已成过去，中间的任何1小时，则前有过去，后有将来。而这1小时，也由奔走流逝的分子所组成，凡飞驰而去的，便是过去，留下的则是将来。设想一个小得不能再分割的时间，仅仅这一点能称为现在，但也迅速地将来飞向过去，没有瞬息延展。一有延展，便分出了过去和将来：现在其实是没有丝毫长度的。

那么我们能称为长的时间在哪里呢？是否将来的时间？对于将来我们不能说它是长的，因为可以名为长的时间还不存在。那么我们只能说：将会是长的。但对当前而言，既然属于将来，不能是长的，因为还不可能有长短。假如说从尚未存在的将来，开始存在，即将成为现在，能有长的属性，这时间才是长的，那么我们上面已经听到，现在的时间正在高喊说它不可能是长的。

十六

但是，主，我们觉察到时间的距离，能对它们进行比较，会说哪一个比较长，哪一个比较短。我们还度量这一段时间比那一段长短多少，可以说长一倍、两倍，或二者相同。但我们通过感觉来度量时间，只能趁时间在目前经过时才可以实现；已经不存在的过去，或尚未存在的将来又怎么能够进行度量？谁能断言不存在的东西也能度量？时间在通过之时，我们能觉察或度量，过去后，既不存在，便不能觉察或度量了。

十七

我的慈父，我是在探究，我并不敢肯定。我的天主，请你支持我，引导我。

我们从小就受人教导说，时间分为现在、过去和将来我们也如此教给儿童。谁会对我说时间并没有这三类，只有现在，过去和将来都不存在？是不是过去和将来也都同时存在着？将来成为现在时，是否从某一个隐秘的处所脱身而出；现在成为过去时，是否又遁入了隐秘的处所？将来既还没有存在，预言将来的人从哪里看到将来？不存在的东西，谁也看不到。讲述往事的人如果心中没有看到过去的话，是无法真实讲述的；如果过去不留一些痕迹，也绝不能看到。据此而言，过去和将来其实都存在。

十八

主啊，我的希望，请容许我进一步探究下去，使我的思想不受任何干扰。

如果过去和将来都存在，我愿意知道它们在哪里。假如目前对我还不可能，那么我至少知道它们不论在哪里都是现在，绝不是过去和将来。因为如果作为将来而在那里，那么尚未存在，如果作为过去，那么已经消失。因此，它们不论在哪里，不论是怎样，都只能是现在。我们讲述真实的往事，并非从记忆中取出已经过去的事实，而是根据事实的印象而组织语言，这些印象仿佛是事实在消逝的过程里通过感觉而遗留在我们心中的痕迹。譬如我的童年已经不存在，属于不存在的过去时间；而童年的影像，还存在我的记忆

之中，所以在我讲述之时，童年就浮现于我现在的回忆中。

至于预言将来，是否也有同样的情形呢？是否事物虽然还不存在，但它们的影像已经存在而呈现出来？我的天主，我承认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就是我们往往预先计划将来的行动，计划属于现在，计划的行动既是将来，则尚未存在；我们着手时，开始进行我所计划的行动，这时行动出现，不是将来，而是现在了。

对将来的神妙预计，不管它是怎样，必须存在，才能看到。但既然存在，就不是将来，而是现在。人们所谓预见将来，不是指尚未存在的将来事物，可能是看到了已经存在的迹象或原因。因此对于看见的人而言，那是现在而不是将来，看见后心中有了概念，才能预言将来。这些概念已经存在，预言者所看到的就是目前存在的概念。

这有许多事物可以作为例子，我举一个来谈谈。

我看见黎明，我预言太阳将要升起。我看见的是现在，而预言的是将来；我不是预言已经存在的太阳，而是预言尚未出现的日出，但如果我心中没有日出的影像，就如同我现在谈日出时一样，我也不能预言。天空的黎明，虽然是日出的先导，但并非日出，而我心中所形成的影像也不是日出。二者都是现在看到，然后能预言将来。

为此，将来尚未存在，尚未存在即是不存在；既不存在，便无法看见；预言的根据是已经存在而能看

见的事物。

十九

你是一切受造的主宰，你究竟用什么方式向人们启示将来？你曾启示先知们。对你而言并没有将来，但是你怎么启示将来呢？或者更正确地说，你怎样启示将来事物的现在？因为不存在的事物，无法去启示。你启示的方式还远超越我的理解力！凭我本身，无法到达，但只要你赐予我，依靠你就可能到达，你是柔和的光明，照耀我昏蒙的双目。

二十

有一点已经非常清楚，即：将来和过去并不存在。说时间分过去、现在的现在和将来三类是不恰当的。应该说：时间分为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三类，比较恰当。这三类别处找寻不到，只存在我们心中，过去事物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事物的现在就是期望。如果改用这种说法的话，那么我的确看到三类时间，我也承认时间分三类。

人们一样可以说：时间分过去、现在、将来三类。既然习惯以讹传讹，就这样说吧。这我不管，我也不

反对、不排斥，只要认识到所说的将来尚未存在，所说的过去也不存在就够了。因为我们的谈话中，完全恰当的话并不多，尽管许多话不确切，但人们能够理解我们真正要说的是什么。

二十一

我上面说过：我们能度量经过的时间，我们能说出这一段时间是另一段时间的二分之一长短，或者二者相等；我们度量时间的时候对每一段时间都能做出各种比较。

我也说过，我们是在时间经过的时候度量时间。如果有人问，你怎么知道的呢？我将回复他：我知道，因为我是在度量时间；不存在的东西，我们无法度量，而过去和将来都不存在。但现在的时间没有体积，我们怎样度量呢？在它经过之时我们进行度量，过去后便不能度量了，因为也无法度量。

我们度量时间时，时间从哪里过来，如何经过，要到哪里去呢？从哪里来？来自将来。经过哪里？经过现在。到哪里去？只能走向过去。从尚未存在的将来出现，通过没有体积的现在，进入不再存在的过去。

可是度量时间，应该在一定的空间中度量吧？我们说一倍、两倍、相等，或者判断类似的比例，都是指时间的长度。我们在什么样的空间中度量目前经过的时间呢？是否在它所自来的将来中？但将来尚未存

在，无法度量。是否在它经过的现在？现在没有长度，也无法度量。是否在它所趋向的过去？过去已不存在，更无法度量。

二十二

我的心渴望能洞悉这个纠缠不清的谜！主，我的天主，我的慈父，我通过基督恳求你，请别隐瞒我，要为我解开谜底，用你慈爱的光辉明彻这些问题。我还能向谁请教这些问题呢？除了你以外，我能向谁承认我的愚昧无知而取得更大的进益？只有你不会讨厌我热烈钻研你的《圣经》。赐予我那些我喜爱的，因为我有此爱好。这爱好也来自你的恩赐。我在天之父，你是真正“知道拿好东西给你儿女们的”^①，请赐给我，因为我正在钻研。这项艰难的工作正摆在我面前，我要坚持下去，直到你使我豁然开朗。我通过基督，用圣中之圣的名义恳求你，不要让任何人来阻挠我。“我相信你会如此，所以我这样说”^②。我的希望便是“瞻仰主的荣华”^③，这就是我生活的目的。“你使我的时日消逝”^④，时日正在流逝，怎样流逝的呢？我不知道。

①见《马太福音》7章11节。

②见《诗篇》116首10节。

③见《诗篇》27首4节。

④见《诗篇》39首5节。

我们说时间、时间，许多时间：“多少时间前，这人说了这话”；“那人做这事花了多少时间”；“已有多少时间我没有见过这东西”；“这一个音节比那一个短音节在时间上长一倍”。我们这么说，也这么听；

别人懂我的话，我也懂别人的话。这是最明白、最普通的事。但就是这些字句含有深邃莫测的意义，研究发明这些奥义就是一桩新奇的事情。

二十三

一位学者对我说时间不过是日月星辰的运行。我不敢赞同。如果说是一切物体的运行会不会更正确呢？如果星辰停止运行，那么陶人执钧制作陶器，是不是就没有时间来计算旋转之数？他们是不是就不能说每一转速度相等，或这几转快一些，那几转慢一些，这几转时间长一些，那几转时间短一些呢？或者说我这些话，不是在时间中说的呢？我们语言的语音不是有长有短，声响不也是有长有短吗？

天主，通过一个小小的例子你能让人们理解大小事物的共同概念。天空有星辰和“光体”作为标识，分日子、季节和年代。事实就是这样。我并不是说木轮子就是一日，但我也不能说轮子的旋转不代表时间。

我想知道的是：我们赖以度量物体运动的时间，譬如说这一运动比那一运动时间长一倍，这时间的性质和能力是什么？人们所说的一天，不仅指根据太阳在大地上空而划分的白天和黑夜，也指太阳自东徂西的整个圆周，为此我们说，“过去了多少日子”，这里日子也包括黑夜，并不把黑夜除外。既然一天的完成在乎太阳的运行，在乎太阳自东徂西的圆周，我想问：

是否这运行即是时间，或运动的持续就是时间？再或者包括二者？

假定前者是时间，那么太阳即使仅仅用一小时完成这运动，也算一天。假定后者是时间，如果太阳一次升起到另一次升起仅仅相隔一小时，那么必须等太阳环绕24次，才算是一天。如果包括二者，那么即使太阳以一小时环绕一圈，也不能算作一天；即使太阳停止运行，经过了相当于太阳自早晨至另一早晨运行一圈经常花去的时间后，也不能算一天。

我现在并不是问所谓一天是什么，而是问借以度量太阳环行的时间是什么。比如我们说，如果太阳环绕一周的时间是12小时，那么只为寻常运行时间的一半，我们把二者一比较，说是一与二之比，哪怕太阳东西运行的时间有时是一半，有时是一倍。

因此，谁也不要再对我说：时间就是天体的运行，《圣经》上记载，有人祝祷太阳停止，使战争胜利结束，太阳果然停止不动^①，但时间仍然过去，战争在他所需要的时间中进行而结束。

因此，我看到时间是一种延伸。但我真的看清楚了吗？是否我自以为看清楚了而实际上没有呢？真理、光明，只有你能指点我。

① 《旧约·约书亚记》10章12节，载以色列人和亚摩利人交战，约书亚祷告天主，使太阳停止不动。

二十四

是不是你命令我赞成时间为物体运动的主张？不，

你没有这样的命令。我听说物体只能在时间之中运动。这是你说的。至于说物体运动就是时间，我没有听你这样说过。物体运动时，我用时间来度量物体从开始运动到停止共花费了多久。如果运动持续不辍，我没有看见运动的开始，也看不到它的停止，我便无法度量，只能估算我从看见到看不见所花去的时间。如果我看见的时间很久，也只能说时间很长。因为要确定多少时间，必须做出比较，比如说：彼此一样，彼此相差一倍，或类似的话。如果我们能在空间中确定一个物体的运动是从哪里开始到达哪里，或者物体在自转，就确定这一部分到那一部分的距离，那么我们能说物质，或它的某一部分从这里到那里经过多少时间。

既然物体的运动是一件事，估计运动费时多少是另一件事，那么谁会看不出二者之中哪一样应该称为时间？各种物体有时活动，有时静止，我们不仅估计活动的时间，也估计静止的时间，我们说，“静止和活动的的时间相等”，或“静止的时间为活动时间的一倍或两倍”，或作其他判断，或作所谓近似的估计。

所以时间并不是物体的运动。

二十五

主啊，我向你承认，我依然不明白时间到底是什么。但我同时也承认我知道这些话是在时间之中说的，并且花了很长时间讨论时间，而这“很长时间”，如果

不是经过一段时间，不能名为“很长”。既然我不知道时间是什么，又怎么能知道以上几点呢？难道是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我所知道的东西？我真愚蠢，甚至不知道我究竟不知道什么东西！我的天主，你看得出我并不说谎：我的心怎样想，我便怎么说。“你将使我的灯发光，主，我的天主，你将照明我的黑暗。”^①

二十六

我的灵魂向你承认我在度量时间，我所承认的是否合乎事实呢？主，我的天主，我在度量时间时，真的不知道度量的是什么吗？我用时间来度量物体的运动，是否我也同时在度量时间？是否要度量物体运动自始至终所花费的时间，必须度量物体在其中运动的时间本身？

我用什么来度量时间本身呢？是否用较短的时间来度量较长的时间，就像是用一肘之长来量一柱之长？我们用短音来量长音的时间，说长音是短音的一倍；我们用诗句的多少来量一首诗的长短，用音节的数目来量诗句的长短，用字音的数目来量音节的长短，用短音来量长音；这样的度量，和度量空间的长短不一样，所以度量的方式，不在纸上而在我们所发出的声音经过时，我们说，“这首诗有多少句，是长诗；这一句有多少音节，是长句；这一音节有多少音，是长音节，这一音是短音的两倍，所以是长音”。

^①见《诗篇》
18首28节。



圣安布罗西



查理曼大帝

即使如此，依然得不到时间的准确长度：一句短诗读得慢一些，可能比一句迅速读过的长诗时间长。一首诗，一个音节，一个音都是这样。

根据以上种种，我以为时间不过是延伸，但它是什么东西的延伸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心灵的延伸，我的天主，我问你：假如我大约估计说，“这一段时间比那一段长”；或正确地说，“这一段时间是那一段的一倍”；我度量的是什么？当然是时间，这一点我知道；但我不是度量将来，因为将来还不存在；也不是度量现在，因为现在没有长短；也不是度量过去，因为过去已不存在。那么我量的到底是什么？是度量正在经过的时间，而不是度量过去的时间吗？这一点我上面已经说过。

二十七

我的灵魂，你再坚持一下，努力集中你的注意力。“天主是我们的帮助”，“是他造了我们，不是我们自己造自己的”^①。看，真理的黎明就来临了！

比如一个声音开始响了，响着……继续响着……停止了，静默了，声音已经过去，已没有声息了。在未响之前，没有声音，不能度量，因为并不存在。而现在声音已经不存在，也不可能度量。在响的时候可以度量，因为具备度量的条件。可是在当时声音并没有停留不动，而是疾驰而过。是否正因为如此而它可

①见《诗篇》
62首9节，100首3
节。

以被度量？因为它在经过时，延伸到一定距离的时间，使它可能度量，而当前则没有丝毫长度。

假定在当时可以度量，那么设想另一个声音开始响了。这声音连续不断地响着。在声音响的时候，我们度量它，因为一停止，成为了过去，就不能度量了。我们仔细地量着，说它有多长。但声音还在响，要度量，必须从它开始响量到终止，我们是量始终之间的距离。所以一个声音没有停止，便不能度量，不能说它有多少长，不能说它等于另一声音或另一声音的一倍等等，但声音一停，一切又不存在。这样我们又从何量起呢？我们是在度量时间，但所量的不是还不存在的时间，不是已经不存在的时间，不是绝无长度的时间，也不是没有终止的时间。所以我们不量过去、现在、将来，或正在过去的时间，但我们总是在度量时间。

“Deus creator omnium”这一句诗共有长短相间8个音，1、3、5、7这4个短音，对2、4、6、8这4个长音而言是单音，对每一短音而言，每个长音是有一倍的时间。我读后便可以肯定，而且清楚感觉到的确如此。照我的感觉所能清楚觉察到的，我用短音来度量长音，我察觉到长音是短音的一倍。但字音是先后相继续读出来的，前一个是短音，后一个是长音，在短音停止后长音才开始响起，我怎样抓住短音去度量长音，说长音是短音的一倍？至于长音，是否我乘它现在而进行度量？可是如果它不结束，我不可能进行度量，而它一结束，却又已成为过去。

那么我量的究竟是什么？我凭什么来量短音？当我度量时，长音在哪里？长短两音响后即飞驰而去，都不存在了。而我却度量二者，非常自信地说：在时间长短上，前者是一，后者是二。而且只有在它们过去结束后，我们才能做这样的判断。因此我所度量的不是已经不存在的字音本身，而是存留在记忆中的印象。

我的心灵啊，我是在你里面度量时间。不要否定我的话，事实就是这样。也不要再在印象的波浪之中否定你自己。我要再次重申，我是在你里面度量时间。事物经过时，在你里面留下了印象，事物过去而印象留下来，我度量的是现在的印象而不是引发印象而已经过去的实质；我度量时间的时候，是在度量印象。因此，要么印象就是时间，要么我所度量的并不是时间。

我们还度量静默，说这一段静默的时间长短相当于那声音的时间。这怎么说呢？是否我们的思想看重声音的长度，好像声音还在响着，然后才能判断静默历时多少？因为我们不做声，不启唇舌，心中默诵诗歌文章时，也能确定动作的长短与相互之间的比例，和高声朗诵时一样。一人愿意发出一个较长的声音是在思想中预先决定有多少长，在静默中推算好要花我多少时间，把计划交给记忆，便开始发出声音，这声音将延续到预先想好的长度。声音响了，将继续响下去，响过的声音，已经过去，而延续未完的声音还将响下去，一直到结束。当前的意志把将来带向过去，

将来逐渐减少，过去不断增加，直到将来消耗干尽，全部成为过去。

二十八

但将来还没有存在，怎么会减少消耗呢？过去已经不存在，怎么会增加呢？这是由于人的思想工作有三个阶段，即：期望，注意与记忆。所期望的东西，通过注意，进入记忆。谁都承认将来还不存在，但在心中已经存有对将来的期望。谁都承认过去已不存在，但过去的记忆还存在心中。谁都清楚现在没有长度，只是疾驰而去的点滴。但注意能持续下去，将来通过注意能走向过去。因此，并非将来时间长，将来本身尚未存在，所谓将来长是对将来的长期等待；并非过去时间长，过去本身已不存在，所谓过去长是对过去的长期回忆。

我要唱一支我很熟悉的歌曲，在开始前，我的期望集中于整支歌曲；开始唱后，凡我从期望抛进过去的，记忆都接受了，因此我的活动向两面展开：记忆记住的是不断唱出来的部分，期望期待的是那些还没有唱出来的部分；当前则有我的注意力，通过注意把将来引入过去。这活动越在进行，则期望越是缩短，记忆越是延长，直到活动结束，期望结束，全部转入记忆之中。整支歌曲是如此，每一阙、每一音也都如此；这支歌曲可能是一部戏曲的一部分，那么全部戏

曲也都如此；人的活动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那么对整个人生也是如此；人生不过是人类整个历史的一部分，则整个人类史又何尝不是如此？

二十九

“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①。我的生命不过是在挥霍。“你的右手收纳我”^②，置我于耶稣基督之中，他是恩主、人子，是介乎至一的你和芸芸众生之间的中间者，是各个方面和各种方式的中间者，使“他把握我，我也把握他”^③，使我摆脱旧时一切的束缚，而皈向至一的你，使我忘却过去种种，不被来去悠忽的一切所束缚，只着眼于目前种种，不驰骛于外物，而“专心致志，追随上天召我的恩命”^④，那时我将“听到称颂之声”^⑤，瞻仰你无未来无过去的快乐。

现在，“我的岁月消耗在呻吟之中”^⑥。主，我的安慰，我的慈父，你是永恒的，而我却消磨在不知其究里的时间之中；我的思想、我的心灵被烦嚣的动荡撕裂，只有等到你的爱火来洗练一切，而将我整个投入到你怀抱之中。

三十

我将坚定地站立在你的真理之中；我将不再遇到

①见《诗篇》
63首3节。

②见《诗篇》
18首35节。

③见《新约·腓立比书》3章12节。

④见《新约·腓立比书》3章14节。

⑤见《诗篇》
26首7节。

⑥见《诗篇》
31首11节。

人们所提出的无谓的问题，这些人染上了惩罚性的病症，感觉到的饥渴超过了他们的本能，因此要问：“天主在造天地之前，做些什么？”或：“既然以前从来不做什么，怎么会想起创造这些东西？”

主啊，让他们好好反省自己的问题，让他们认识到既然时间不存在，便谈不到“从来”二字。说一人从来不做什么，不就是说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事吗？希望他们认识到没有受造之物，就没有时间，不要再持这种谬论。更希望他们“专心致志于目前种种”^①，懂得你是在一切时间之前，是一切时间的永恒创造者；任何时间，任何受造之物，即使能超越时间，也不能和你同属永恒。

三十一

主，我的天主，你的奥秘真是高深屈曲，我罪恶的结果把我远远抛向外面，请你治疗我的眼睛使我能享受你的光明。我会因此而欢欣鼓舞。当然，一个人如果具备如此卓越的见识，能洞悉一切过去未来，和我所最熟悉的歌曲一样，这样的识见未免太惊人了，真使人骇怖；因为过去一切和将来种种都被他洞悉，如同我熟悉一支歌曲，已唱几节，余下几节，了然于心。但我绝不能说你、万有的创造者、灵魂肉体的创造者，你是这样认识将来和过去。你的见识是无边的深邃奥妙。我们自己唱，或听别人唱一支熟悉的歌曲，

^①见《腓立比书》3章13节。

一面等待着声音的到来，一面记住了声音的过去，情绪跟着起伏，感觉也随之迁移。对于不变的永恒，对于真正永恒的精神创造者，这种情形绝不存在。一如你在原始洞悉天地，但你的知识一无损益，同样地，你在原始创造天地，你的行动一无变化。能领会的人，就请他歌颂你，而不能领会的，也请他歌颂你。你是多么崇高，虚怀若谷的人是你的居处，你“扶起跌倒的人”^①，你所提举的人不会倾跌。

①见《诗篇》

46首8节。

卷 十 二

一

主啊，从《圣经》得来的讯息让我心惊胆悸，我竭尽所能地试着去了解，却感到心智匮乏难以为继。人类往往喜欢多费唇舌，这都是因为理智浅陋，而搜寻较发现更易饶舌，请求较获致更费时间，双手摸索较掌握更加费劲。但我们已把定了你的诺言，谁能从中破坏？“如果天主帮助我们，谁能阻挠？”^①“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启。”^②

这就是你的诺言。真理所允准的诺言，谁还会担心受骗？

①见《罗马书》8章31节。

②见《马太福音》7章7—8节。

二

向高深莫测的你忏悔，我实在是口笨舌拙，我承认你创造了天地，创造了我亲眼目睹的苍穹，创造了我亲身践履的土地，我一身泥土所自来的大地，是你创造了这一切。

但诗篇所称：“天外之天属天主，至于大地，他赐给人的子孙”^①，这天外之天在哪里？如果我们所见的一切与此相比不过是尘土，那么这天究竟在哪里？我们的肉眼又无法看见。整个物质世界虽然不是绝对完美，但即使是最差的部分——以我们的大地为基础的部分也有其美丽之处，可是我们地上之天，与那个天外之天相比，也不过是下土。所以，比起那个属于天主而不属于人的子孙的莫可名状的天，我们将庞大的天和地，统名为“地”，不是没有理由的。

三

“地是混沌空虚的”^②，是一个莫测的“深渊”，深渊上面没有光亮，因为没有任何形色。因此你命它写作，“深渊上面是一片黑暗”，没有光，不就是黑暗吗？假如有光，光在哪里？只能在上面照耀。假如光尚未存在，那么说一片黑暗，等于说没有光。上面是

①见《诗篇》
114首16节。

②见《创世纪》
1章2节。

一片黑暗，因为上面没有光，犹如没有声音，就是静寂。一片静寂，不就是没有声音吗？

主啊，你不是早已教诲过这个向你忏悔的灵魂吗？你不是已经告诉我，在你赋予这原始物质形象，把它区分之前，它是什么也没有，没有颜色、没有形状、没有肢体、没有思想吗？但不是绝无的空虚，只是不具任何的形象。

四

应该如何形容这物质呢？除了使用一些通俗的字句，还能怎样让迟钝的人领会？在形形色色的世界之中，能找到什么词汇比“地”、“深渊”更接近于这个混然无形的物质？两者处于最下层，不如天上一切璀璨光明的东西美观。那么我又怎会同意你为了便于向人们说明，就把所创造之未具形象的物质名为“空虚混沌的地”？

五

我们来想想，我们是如何对这不具形象的物质有所了解从而做这样的决定的，我们会对自己说：它不可能是某种抽象概念，就像生命、正义等能为心灵所把握，但同时又是“空虚混沌”，还没有具备可以目

睹、可以捉摸的条件，也不能凭感觉去辨别。我们可以这样推理，但能满足于似懂非懂或甚至不识自己的无知吗？

六

主啊，如果我要用唇舌笔墨来描述你在这方面所教给我的一切，有一点我要首先承认的是，我以前听到这名称时感到莫名其妙，而向我谈论的人也一窍不通；我想尽办法模拟它，但实际上还是无从模拟；我心中设想一片混沌之中有各种丑恶可怖的形象，而我名之为“不具形象”，不是因为缺乏形象，而是具有的形象太过罕见奇特，以至于我的感觉忍受不了，我怯弱的心灵因此惶惑不安。

实际上我所想像的东西，并不是不具任何形象，只是和比较美观的东西相比较，未免黯然失色。真正的理智教导我如果要想像一个绝无形象的东西，就必须摆脱一切形象，可是我做不到，因为我很快就会把不具任何形象的东西想成是空虚，我无法想像形象与空虚之间会存在一种既无形象又非空虚或近乎空虚而未显形象的东西。

我的理智于是停止询问我的想像力了，它之中充满了物质影像而且随意变换；我注视物体本身，并深一层探究物体的可变性，由于这可变性，物体从过去的那样，变成了现在的这样；我猜测到物体从这一种

形象进入另一种形象的过程通过的并不是绝对的空虚，而是某一种未具形象的原质。

但我想达到的是确信，而不只是推理。现在如果我的唇舌笔墨向你诉说你在这一问题上给我的一切启发，我的读者中还有谁肯坚持不懈的思索领会呢？但我的心并不因我不能阐述这一切而不去赞扬你、不歌颂你。

一切能变化的事物，所以能接受各种形象，从而能形成各种事物，是缘于它们的可变性。但这可变性究竟是什么？是精神，还是物质，或者是精神或物质的一种状态？假如能够说，“非虚无的虚无”，或者“存在的虚无”，那我就这样说了；但是不管怎样，它总是先有存在，才能取得可见而复杂的形象。

七

一切存在都来自于你，因为只要存在，都来自于你。但一样东西和你差别越大，和你距离也就越远，当然这不是指空间的距离。主啊，你不能一会儿如此，一会儿如彼，你是始终如是，是“圣、圣、圣，全能的主、天主”^①。你在来自你的“原始”中，在生自你本体的智慧中，自空虚而肇成品类。

你创造天地，天地并非从你本体中产生，因为如果生自你的本体，则和你的“独子”相等，从而也和你相等；反之，凡不来自你的本体的，也绝不能和你

^①见《旧约·以赛亚书》6章3节。

相等。但除了你三位一体、一体三位的天主外，没有一物可以供你创造天地。因此你是从空无所有之中创造了天和地，一大一小；由于你的全能和全善，你创造了一切美好，即庞大的天和渺小的地。你早已存在，而且除了你之外，别无一物。然后，你从空无中创造了彼此不同的天和地。一个近乎你，一个近乎空无；一个只有你在上面，另一个下面则空无一物。

八

主啊，“天外之天”是属于你的，而你赐予人的子孙的那块地，那块可见又可捉摸的地，那时并不像我们现在看到和接触到的样子，那时是“空虚混沌”，是一个“深渊”，深渊上面没有光，“深渊上面是一片黑暗”，也就是说黑暗弥漫于深渊之上。此后肉眼可见的众水汇注的那个深渊，即使在底层，现在也有一种光线能为鳞介所辨别。但在那时，这一切既未赋形，还近于空无，不过已经具备接受形象的条件。

你从空无中创造了近于空无而未具形象的物质，又用这物质创造了世界，创造了我们人类的子孙所赞叹称奇的万物。第一日你创造光，第二日你创造我们之上的天，这种造化真叫人惊叹。你把它造成诸水之间的苍穹，而你说声“有”，它就存在了^①。这穹苍，你名之为“天”，其意是指我们的地和海之上的天，而不是天外之天，第三日你以形象赋予最先创造的原始

^① 见《创世纪》1章6节。

物质而造成“地”和“海”^①，据说你“在原始之时就已创造了天和地”，而你在有日辰之前所造的天是天外之天，至于那个地是无形象的物质，因为据说它“混沌空虚，而深渊上面一片黑暗”；从那个混沌空虚的地，那个不具形象的地，又近乎空虚的东西，你创造了这个变化不定的世界让万物赖以生存——尽管这种说法并不恰当，因为凭借我们察觉到的时间和度量时间的进程之事，这个世界很显然是一直在变化的。因为时间的形成是由于事物的变化，形象的迁移变转，而形象所依附的物质即是上述“混沌空虚的地”。

九

曾启示摩西的圣灵在叙述你于太初创造天地的日子时，不谈及时间，原因大概就在于此吧。因为你那时创造“天外之天”是一种有理智的受造物，是在日子开始之前，虽然不能和三位一体的你同属永恒，但能分享你的永恒，由于谛视你而感受到的愉悦幸福，压制了本身的可变性，从受造之时起，就依附于你，绝不倾坠，超越了时间的变迁。

至于那个无形的物质，混沌空虚的地，也不列入日子之中，因为既无形象，没有组织，便无所来，亦无所往，既无来往，也就没有日子与时间的交替。

^①见《创世纪》1章10节。

十

真理，我心的光明，请让我倾听真理，不要让黑暗对我的内心说话！我向着黑暗漂流，被黑暗笼罩，但即便是在黑暗之中，我也是热爱你的。“我迷失了路，你想起我”^①，我听到你的声音在我后面呼喊，唤我回来，但由于情欲的蠢蠢骚动，我几乎分辨不出你的声音。现在我满头大汗，喘息着回到你的泉水旁边。希望没有一人来阻挠我，我要畅饮，我要生活。希望我不再是我自己旧日的生命。我凭我自身，只能过着败坏的生活，只能沦于死亡。我在你之中复活了。请你对我说话，叮嘱我。我相信你的《圣经》，可是《圣经》中的话太深奥了。

十一

主啊，你已对我说过，用有力的声音在我心灵的耳边。你是永恒的，只有你是不朽不灭的，因为你不会变化形态动作，不会随时间转移意志，因为意志如此如彼，便不成为不朽的意志了。在你面前，我已清楚地看到了，希望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希望在你的双翼庇护之下，我能小心翼翼地坚定于这个启示。

主啊，你用同样有力的声音，在我心灵的耳边对

^①见《诗篇》

120首67节。

我说，是你创造了一切自然与实体，它们虽然不能和你一样永恒，但终究也是存在；惟有虚无不来自于你，惟有意志离弃你最高的存在而趋向次一级存在的行动不来自于你。这种行动是罪恶，但任何人的罪恶都不能损害你，也不能搅乱你所主宰的秩序，无论尊卑高下。在你面前，我已清楚地看到这些，我求你使我觉得越来越清楚，使我在你双翼庇护之下小心翼翼地坚定于这个启示。

你还告诉我说，即使受造物只是以你为它的欢乐，用始终不变的纯洁享有你，绝不暴露它的可变性，你永久在它面前，它也全心向着你，既不期盼未来，也不回忆过去，没有变迁，也不延展于时间之中，即便是这样一种受造物，也不能和你同属永恒，就是天外天也不例外。

如果真有受造物，依附于你的幸福，永久作为你的“居处”，永久接受你的照耀，那真是何等的幸福！你这样一所居处，瞻仰着你的愉悦，没有任何缺陷地把它带走，这样一个纯粹的理性和我们苍天之上、你天都的子民们、圣灵以和平的联系紧密结合的理性，称之为“属于天主的天外天”，我认为再恰当不过了。

从此，每一个羁旅于尘世的灵魂，如果它已经渴慕你，如果已经“以眼泪为饮食，同时每天有人在诘问它：你的天主在哪里呢？”^①如果已经向你只要求“一生无日不住在你的圣殿里”^②——它的生命既是你，而你的日子就是永恒，因为“你的年岁没有终极，因为你是始终如一的”——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这样的

①见《诗篇》
42首3节。

②见《诗篇》
27首4节。

灵魂懂得你超越一切时间的永恒，而你的“居处”从未离开你而远游，虽然不是和你同属永恒，但始终不渝地依附着你，不受任何时间变迁的干扰。

在你面前，我清楚看到这一点，我求你，使我越来越清楚，并且在你双翼的庇护之下，能小心翼翼地对这个启示坚定不移。

在那些最卑微的受造物的变化之中，自有一种未显形相的东西。但只有那些沉湎于幻想之中、被幻想所颠倒而丧心病狂的人之外，才会对我说：“一切形象消除净尽后，只剩下无形的物质、事物改换形象所凭借的物质能带来时间的变迁。”这是绝对荒谬的，因为没有活动变化，便没有时间；而没有形象便没有变化。

十二

根据上面所论列的——我的天主，当然这是出于你的恩赐，也由于人催促我叩门，在我叩门后又为我开启门钥——我在你所造的万有中，找到两种东西没有时间，但他们都不能和你同属永恒：一种是如此纯全，以致于不曾脱离仰止你的境界，没有须臾的变化，虽然本身可能改变，但因为享受你的永恒性与不变性，所以不会有任何变化；另一种是如此混沌无形，不能从一个形象变化到另一种或动或静的形象，因此不会受时间限制，但你不让它停留在无形象的阶段中。你

在一切时日之前，“在太初创造天地”，即是我所说的两种工程，“地是混沌空虚，深渊上面是一片黑暗”。这句话可以逐步把无形原质的概念灌输给不能想像绝无形象而又不是空虚的人。从这个未具形象的地，又形成了另一个天，另一个可目睹的、有组织的地，清澈的水以及《圣经》所载创世的几天中所创造的一切。这一切由于活动与形象有规则的演变，都受时间的支配。

十三

我的天主啊，你《圣经》上说：“天主在太初创造天地时，地还混沌空虚，深渊上面是一片黑暗。”并未提到你那一天创造天地，我的理解是：天指那个“天外之天”，理智的天，那里理智能认识全面，不是“仅见部分，得其仿佛，如镜中观物”，而是洞悉无遗，“如面面对”^①；不是先认识这一点，后认识那一点，而是如上面所说的，认识全面，没有时间的先后；我也理解到地是指那一个混沌空虚的原质，没有一刻如此、一刻如彼的时间变迁，因为既然没有形象，便谈不到如此如彼。

这两种受造物，前者一开始时就纯然完美，后者则完全没有形象；天是天外之天，地是混沌空虚的地，以我的理解来看，《圣经》上不提日子，而说“天主在太初创造天地”，便是指这二者。所以接着便说明地

^① 见《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

是那样的地。至于下文叙述第二日造成“穹苍，名为天”^①，就是告诉我们上文所说没有日子的天是指另一种天。

十四

你的话多么深邃奇妙！这些话好像体贴我们的幼稚，只把最肤浅的意义传达给我们，但已是多么深邃奥妙，我的天主多么深邃奥妙！一经接触，便令人惊怖，但这是恪谨的惊怖，爱的恐惧。我真痛恨那些反对《圣经》的人，宁愿你用双刃的利剑刺死他们，使他们不敢再仇视《圣经》。我真希望他们为自己而死，俾能为你而生活。

但还有些人没有排斥而是赞扬《创世纪》，他们说：“天主圣灵通过摩西而同这些话，意义并非如此。”这些话的意义并非如你所说的，而是我们说的。

我们共同崇仰的天主，我是这样答复他们的，并听候你的裁夺。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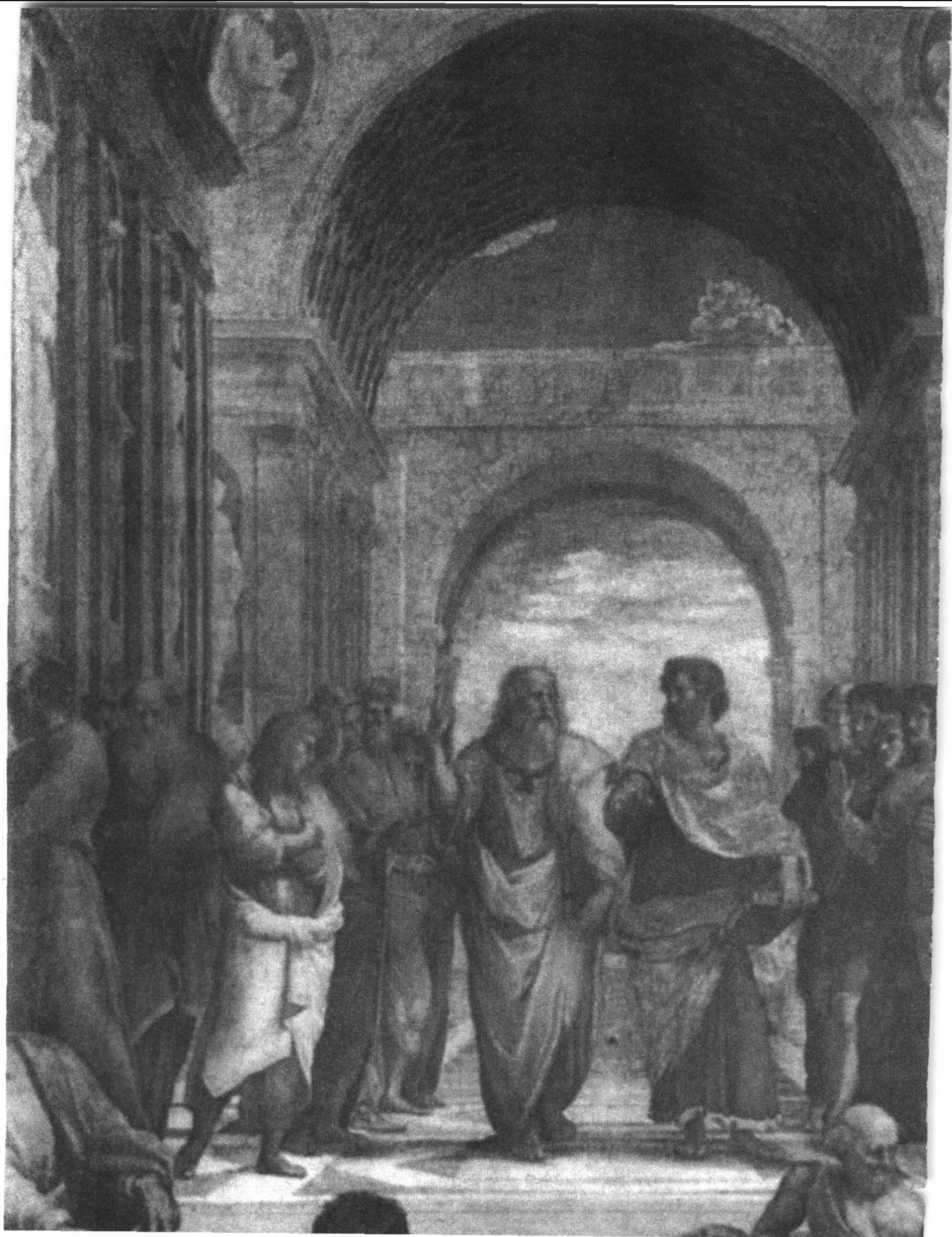
在我心灵耳边，真理以有力的声音对我说的有关创世者的真正永恒性，他本体的绝对不变性，以及意志与本体的同一性，你们能斥为谬误吗？因此，创世

^① 见《创世纪》1章7节。

者不能这时愿意这样，那时愿意那样，而是一下子同时地、永久地愿意所愿意的一切，你的意志没有反复无常，不能这时愿意这样，那时愿意那样，不能愿意先前所不愿的，也不能先前不愿后来又愿，因为这样的意志在变化，而一有变化即不能成为永恒；而“我们的天主是永恒的”。

真理在我心灵的耳边对我说：对未来事物的期盼，在事物来到后便成为直接的谛视，等事物过去后又成为回忆，思想如此变迁，是由于它的可变性，一切可变的都不能永恒，而我们的天主是正永恒的。我把这些真理汇集起来，连贯起来，便认识到我的天主、永恒的天主不是用一个新的意愿创造世界，他的理智也不受暂时事物的影响。

反对我的人们，你们能说什么？是否这些都是谬误？他们回答说：“不是。”那么说一切具有形象的东西和能接受形象的之物质所以能存在，都来自“至善”，因为至善也是最高存在，这也是荒谬的吗？他们说：“我们并不否定这一点。”那么你们是不是否定存在着一种卓越的受造物，这种受造物用纯洁的爱依附于真正而永恒的天主，虽然不和天主同属永恒，但绝不会脱离天主而堕落到变迁的时间之中，它仰望着惟一真理而憩息安宁，因为你天主把自己显示给一个遵守你的命令而热爱你的受造物后，你就不会再让它脱离你而转向自身。所谓“天主的居处”，不是尘世的宫殿，也不是天上的建筑，它是精神的，分享你的永恒，因为它永远不受污染。“你立定这些，直到永世，你



拉斐尔：“典雅学校”（局部）



达芬奇：圣母领报

所命定的，永远不能逾越。”^①但它不是和你同属永恒，因为它有开始，它是受造的。

“智慧受造于万物之前”^②，虽然在此以前没有时间，但这智慧并不能和你天主完全平等，同是永恒的智慧，你通过永恒的智慧创造万物，即是“在太初之中创造了天地”。这里所说的智慧是受造的智慧，是有理性的受造物；它仰望你的光明，自身也成为光明，因此虽是受造，也名为智慧。但就像光明有照耀与被照耀之分，同样地，智慧也分为创造的智慧与受造的智慧，正义也分为使人成为义人的正义与一人获得义德后所具有的正义，就如你的仆人使徒保罗所说的：“使我们成为天主的正义。”^③你在造其他万物之前，先造出某一种智慧，它具有理性与思想是受造的智慧，它属于你的圣城、我们的慈母、自由而永恒的天都——这天，不就是歌颂你的诸天之日、“属于天主的天外之日吗？”——在这以前没有时间，因为它是在创造时间之前；在它以前，是创世者的永恒，它不在于时间方面来自创世者，因为时间尚未创造，而是由于本身的受造。

它来自你，我们的天主，但和你无法相提并论，它不是常在的自体。可是在它之前，在它身上找不到时间，因为它能永久仰望你的圣容，不会须臾离开你，所以它没有任何变化。但它仍然具有可变性，假如没有那种伟大的爱和你联系，依靠你永远维持着中午的光明和热力，也可能暗，也可能冷。

多么光明璀璨的宫殿啊！“我喜爱你的华丽，你

①见《创世纪》148首6节。

②见《德训篇》1章4节。

③见《哥林多后书》5章21节。

是创造你并占有你的天主尊显荣贵的住所。”^①在我羁旅尘世期间，我向你叹息，我乞求你的创造者也占有我，让我也托居在你屋中，因为我也是他创造的。“我飘零着如迷途的羔羊”^②，但我希望能背在我的牧人、你的创造者的肩头，回归到你的字下。

反对我的人们，你们对我说的这些话有何意见？你们也相信摩西是天主的忠仆，摩西的著作即是圣灵的言论。那么有没有这样一所天主的居处：它虽然不能和天主同属永恒，但它在天上具有另一种永恒，它超越了一切时间空间，所以在它身上你们找不到时间的变化，它的幸福依附于天主？他们回答说：“有的。”那么我的心灵向我的天主呼告时，听到至尊天主的声音，你们怎能斥为虚妄呢？你们是否反对我关于无形物质的见解？这物质没有形象，便没有组织；没有组织，便没有时间的变迁；虽不是完全空虚，但近于空虚，不论它怎样存在，怎样来自万有之原的天主。他们说，这一点，我们也不反对。

十六

我的天主，凡是确实可信的人都会承认，你的真理在我心灵中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理，我愿意在你面前和他们交谈。至于否定这一切的人，任凭他们去狂吠吧，他们只会闹得自己更加糊涂；我要努力去劝说他们平心静气，向你的福音敞开心门。如果他们不愿意，

①见《诗篇》
26首8节。

②见《诗篇》
119首176节。

拒绝我，那么我恳求你、我的天主，“不要对我保持缄默。”^①请对我的心吐露实言，因为只有你能这样说。我将听凭这些人吹嘘尘土来蒙蔽自己的眼睛，我将在心灵深处向你唱出爱情之歌，发出我羁旅生涯中无法形容的欢呼，我念念不忘耶路撒冷，一心向往耶路撒冷、我的故乡、我的母亲耶路撒冷，也向往着你、耶路撒冷的君王、照耀者、父亲、保护人、配偶，以及它纯洁而炽热的幸福、可靠的快乐、不可名状的至宝、它的一切，因为你是惟一的、真正的至善；我绝不再舍弃你，直到你、我的天主、我的慈爱，收敛整个支离散逸的我，净化丑恶不堪的我；在这位最可爱母亲的和平之中永远坚定，那里有我精神的鲜果，那里是我的信念的来源。

有些人全面接受以上的真理而不加排斥，对通过摩西而写成的《圣经》也表示尊重，和我们一起承认《圣经》是理应遵从的最高权威，但对于某些问题则怀有反对意见；对于这些人我这样答复：“我们的天主，请你担任我的忏悔与他们责难之间的裁判者。”

十七

他们说：“这一切是真的，但摩西在圣灵的启示下说：‘天主在太初创造天地’，不是指你所理解的天地，所说的天并非指一种精神的、有理智的、永远仰望着天主圣容的受造物，所说的地，也不指无形象的

^①见《诗篇》
28首1节。

物质。”那么指什么呢？他们说：“我们所说的，就是摩西的本意，也就是摩西用这些话所要表达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他们说：“摩西用天地二字先概括地说明了整个有形世界，然后按照日子的次序，反映圣灵所要说的这一切，一条一条分别缕述。摩西谈话的对象是一个粗鲁而只知关心肉体的民族，摩西认为只能把天主的造化中有形可见的介绍给他们。”

他们也同意凡我们所熟悉而有形可见的一切，都是以后几天中由“混沌空虚的地”和“黑暗的深渊”形成而布置的；他们也认为这“地”和“深渊”理解为无形象的原质是有道理的。

那么有人要说：“天地两字最先就是给我们物质的无形象与混沌的概念，这个有形可见的世界以及世界中所呈现的万类，往往也名为天地，即是从那个物质化育而成的。”

那么，另一人要说：“不论有形无形之物，统名为天地，是很恰当的；甚至天主在智慧中，即在太初中创造的一切，也可以用这两字包括起来。但既然一切不是从天主的本体，而是从空无所有中创造的，就和天主不同，则一切都有某种可变性，但‘天主永远的居处’就是存而不变的，有的如人的灵魂和肉体则是不断变化的，所谓‘混沌空虚的地’和‘深渊上面的黑暗’是指一切可见不可见之物的共同原质，这原质未具形象而能接受形象，从而形成了天地，即一切有形无形或已具形象的受造物；二者的区别是：‘混沌空虚的地’是指未显形象的物质本原，而‘深渊上

面的黑暗’则指飘忽不定、未受约束，未受智慧照耀的精神原素。”

还可能有人说：“读到‘太初天主创造天地’，天地二字并不指完善成形的可见与不可见之物，而是指万物尚未成形的胚胎，是指能接受一切形象，能用以制造一切的原质，虽然没有清楚的特性与形象，但已粗具端倪，依照性质来区分，天是指精神的受造物，地是物质的受造物。”

十八

听取并研究了以上各种解释，我不愿“作文字上的争辩，因为一无好处，徒乱人意”。“只要引用合理，法律就有利于我们的进修，因为法律的目的是爱，这爱出自光明纯洁的心地和无邪的信仰”^①。而我们的导师已把全部法律与先知总括在两项命令中。我的天主，我双目在黑暗中的光明，只要我真诚地向你忏悔，那么只要《圣经》上的这些话是真实的，即使有种种解释，对我有什么妨碍？一种不同于我的见解是《圣经》作者的本意，对我有什么妨碍？我们读《圣经》时，都力求领会真义，既然我们相信作者真实无妄，那么我们确知或认为是错误的，绝不敢认为作者会有此种妄意的。既然我们都力求在《圣经》中领会作者的真义，而如果你、一切真诚无妄者的光明，启示我们某一种见解是正确的，就算这并不是作者的本意，

^①见《新约·提摩太后书》1章5节和8节。

而作者的本意即使不同，也属正确，这也很好啊！

十九

因为，主，无可怀疑的是：你创造了天地。无可怀疑的是：“太初”即是你的智慧，在智慧之中，你创造了一切。无可怀疑的是：这有形可见的世界分为两部分，用天地二字可以总括你所造的一切。无可怀疑的是：在我们的意识中，一切可变的東西都是在形象方面有所欠缺，因此能够接受形象，也能改变形象。无可怀疑的是：凡与不变的形象紧密结合的，本身便不受时间的影响，即使本身可能变化，而事实也不会改变。无可怀疑的是：未具形象的物质，近乎空虚，也不能有时间的变迁。无可怀疑的是：物质造成一样东西，按照习惯，能用成品的名称称原来的物质，因此造成天地的任何无形物质也能称为天地。无可怀疑的是：在成形的东西中，没有比“地”和“深渊”更接近于无形象的原质。无可怀疑的是：不仅一切已造的和已成形的东西出于你的创造，甚至可能创造和可能成形的东西，都可能由你创造，因为一切来自你。无可怀疑的是：凡从无形以至成形，一定先是没有形象，然后接受形象。

二十

那些不怀疑以上各项真理的人，那些蒙受你恩赐，内心能看到这些真理的人，那些坚信摩西是遵照真理之神而说话的人，在这些真理中选择了一项说，“天主在太初创造了天地”，就是说，天主在和他同属永恒的“道”中，创造了整个物质世界，包括一切显而易见并为人熟知的东西。第三人说：意识天主在和他同属永恒的“道”中，创造了精神和物质世界的未显形象的原质。第四人说：意指天主在和他同属永恒的“道”中，创造了物质世界的无形物质，那时天地还是一片混沌，以后区分而成为我们感觉到的大块文章。第五人说：意指天主在造化之初，创造了粗具天地规模的无形物质，天地由此形成，后来截然分清，包涵所负载的一切，呈露在我们面前。

对于下一句的解释也是这样。在各种正确的意见中，有人采用这一观点说，“地是混沌空虚，深渊上面是一片黑暗”，是指天主所造物质的东西，是物质世界不具形象、无组织、无光明的原质。另一人说是指整个名为天地的东西，是未赋形象、未受光明的物质，从此造成了物质的天地和天地间一切可感觉的东西。另一人说，是指整个名为天地的东西，是未具形象、未受光明的原质，由此形成了理智的天，也称“天外之天”，和地，即物质的自然界，这地也包括物质的

天。换言之，即从此造成了一切可见或不可见的受造物。另一人说，《圣经》上所说的天地，不是指无形象的东西，这无形象的东西已经存在：《圣经》先说明天主造成天地，即精神和物质受造物，然后用“混沌空虚的地和黑暗的深渊”指出从什么造成天地。还有人说，已经存在一种未显形象的东西，《圣经》先说明天主创造天地，然后指出创造天地的原料，而天地则包括整个物质世界，分为两大部分，一上一下，以及所负载的和我们经常看见的一切受造物。

二十一

有人曾对最后两说提出这样的难题：“如果你不愿以天地二字指无形象的物质，那么就有非天主所造而天主借以创造天地的东西了，因为《圣经》上并未记载天主创造这物质；对此《圣经》所云‘天主在太初创造天地’，‘天地’二字或单独‘地’字只能指哪个物质。至于下一句‘地是混沌空虚’，虽然《圣经》以此称无形象的物质，我们不能解释为首句所称‘天主创造天地’之外的另一种物质。”对于这个难题，主张最后两说的人将回答说：“我们并不否认这无形物质为天主所造，因为一切美好来自天主：我们说凡已经造成，已有定型的东西是更好，我们承认凡可能造的和可能成形的东西比较差，但也是好的。至于《圣经》未载天主如何创造那些无形物质，则《圣经》未

载的事很多，如‘撒拉弗’^①的创造，如使徒保罗所列举的‘爵、位、权、德、诸品天使’^②，这一切显然都是天主造的。如果‘创造天地’包括一切，那么‘天主之灵运行于大水之上’^③，这水怎样讲呢？如也包括在‘地’字之中，则我们所见的水是如此美好，‘地’字怎能解为无形的物质呢？即使能够这样解释，那么为什么《圣经》记载从无形物质‘造成穹苍’，‘将穹苍称为天’，却不载怎样造成‘水’，是否在天主说：‘天下的水应汇合在一起’^④时，汇合即是成形，水才获得这样形状？但苍穹上面的水怎样解释呢？《圣经》既不载这水如何形成，这水既然不具形象，怎会占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由此看来，虽然有些东西，《创世纪》不说它们造自天主，但健全的信仰和正确的理智对此会深信不疑；任何有分寸的学说不至于因《创世纪》提到水而未言什么时候创造水，便说这些水是和天主一样永恒不变。《圣经》上名为“空虚的地”和“黑暗的深渊”的无形物质，即使对于它的创造阙而不载，我们为何不能根据真理的教训，肯定它是天主从空虚中创造的，因此不能和天主一样永恒？

二十二

我听取了这些言论之后，凭我愚昧的能力加以考虑，向你、洞悉一切的天主陈述我的见解。我认为，

①撒拉弗是天使的一种，见《以赛亚书》6章2节。

②见《新约·歌罗西书》1章16节。

③见《创世纪》1章7节。

④见《创世纪》1章9节。

在一个诚实可靠的人用文字来表述一件事的记录中，大概可能产生两种分歧：一种是出于事实的真假，另一种是出于作者的原意。因此，探讨受造物的性质是一件事，研究这位传达你信仰的杰出仆人摩西写出这些文字时希望读者听者领会什么，是另一件事。

关于第一点，那些以错误的学说作为真理的人，不在我们的辨析范围之内。关于第二点，凡认为摩西所述有错的人，我们也不用理会。但是，凡在你慈爱的领域内以真理为饮食的，我愿意在天主内和他们团结，和他们一起欢乐。我们将一起研究你《圣经》的记载，在这些文字中，探索你通过你的仆人摩西的思想以及从他笔下所表达的思想。

二十三

但探索这些文字时，我们会出现不同的见解，在没有弄清摩西的本意之前，在各种正确的意义中，我们怎么能够确定或十分自信地肯定摩西的本意如此，这一段的记载意义如此呢？

我的主啊！我，你的仆人，我愿意在这些文字中向你献上忏悔之祭；我恳求你，使我能依靠你的慈爱，完成我的志愿。我肯定地说，在你永恒不变的道之中，你创造了一切，有形无形之物。但是无法同样肯定地说摩西写“天主在太初创造天地”一语的本意，就是此而非彼。因为对于第一点，我在你的真理之中，看

出是确定无疑的，但我是否同样能在摩西的思想中看出他写这一句的本意也是这样呢？

摩西用“在太初”一语，可能说创造的开始，用“天地”二字也可能不指已经成形完善的精神和物质世界，而是草昧之始尚未成形的世界。我看出这些意义都有可能，但哪一个是摩西的本意，就很难判断了。但这位伟人写这一句时，不论他的思想是看到第一义或第二义，或上列各种意义之一，他的见解都是正确的，而且记载的方式很恰当，这一点我自信毫无疑问。

二十四

我不想再和这样的话纠缠：“摩西的本意不是你所说的，而是我指出的。”如果有人问我：“你怎样知道你所解释的就是摩西写这些话的意思？”我会心平气和地对待他，可能用上面的话答复他；如果这人比较固执，我会说得更加详细。如果他说：“摩西的本意不是你说的，而是我说的。”但这人并不否认我们彼此的见解都属真实，那么，我的天主，贫困者的生命，在你胸中绝无矛盾存在，请你让我抱有息事宁人之心，让我能耐心对待他们。他们对我这样说，不是因为他们有天主的精神，也不是因为他们看透我的肺腑，而是出于他们的骄傲；他们并不了解摩西的思想，而是自负于自己的见解，不是因为这见解一定正确，而是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否则他们也会喜欢另一种正确

的见解；在我来说，只要他们的见解正确，我便喜欢，是因为见解是他们的，而是因为见解是正确的。因此，正确的见解，并不仅仅属于他们本人。同样地，如果他们所以喜欢自己的见解，是由于见解的正确，那么这一见解不仅属于他们，也属于我，会成为一切爱好真理者所共有的见解。

至于他们强调摩西的本意不是我所说的，而是他们所说的，这种态度我很讨厌，我不能接受，因为即便真是如此，他们也是大言不惭，不是凭借学识，而是由于师心自用，不是因为有先见之明，而是出于傲慢。

主啊，你的审判之可怕正在于此。你的真理既不属于我个人，也不属于某人，而是我们全体的。你公开号召我们来分享你的真理，你还严厉地警告我们不要独占真理，否则便要被剥夺真理。谁要独自占有你提供给我们共享的东西，将公共的东西据为私有，势必因私而废公，也就是舍真理而就谎言，因为“谁说谎，是出于他自己”^①。

我的天主啊，你是最好的审判者，是真理本体，请你倾听我，倾听我怎样答复反对者。我是在你面前说话，是在一切符合友爱的目的而合理使用你法律的弟兄之前说话。请你倾听我，看我如何答复。

我要用友爱和平的话答复他。如果我们两人都能看出你说的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两人又都看出你说的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两人从哪里看出的呢？当然，我不是从你身上看出，你也不是从我身上看出。我们

^①见《约翰福音》8章44节。

两人都是在超越我们思想而永远不变的真理中看出的。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天主的光明并不争论，我们了解别人的思想不如了解真理那样明确，那么为何对别人的思想要坚持作口舌之争呢？即使摩西出现在我们面前并对我们说：“我的本意是如此。”我们并没有看到摩西的思想，但我们相信他的话。为此“对《圣经》的记载，我们不要自高自大，彼此倾轧”^①，我们应“全心、全灵、全意爱我们的主、天主，并爱人如己”^②。假如我们不相信摩西撰述时所有的思想都是着眼于以上两条命令，认为摩西并不遵照天主的教训而别有用心，那么我们势必要说天主在骗人。由此看来，既然这些文字能有许多非常确切的解释，那么强调说摩西只能有其中某一义，这样的争辩只会百害而无一益，只会违背了我们努力阐述摩西著作的惟一目的，这不是太愚蠢吗？

二十五

我的天主，你是我谦卑的尊光、我勤劳后的休息，你倾听我的忏悔，宽恕我的罪愆。既然你命令我爱人如己，我绝不能想像我如果生于摩西的时代，用我的心神唇舌代替摩西去传播这些文字，使这些文字能千年万载造福人类，在全世界享有超越一切错谬傲慢学说的最高权威，这时我所受自你的恩赐会超过摩西。

如果我是摩西的话——我们全都来自“同一团

①见《哥林多前书》4章6节。

②见《马太福音》22章37节。

泥”，“假如不是你顾念他人算什么”^①，——如果我是摩西，奉你的命撰《创世纪》，我希望你赋予我一种能力能很好地表达思想和修辞造句，对于还没有领会天主如何创造天地的读者，我的文字不会超过他们的能力，对那些有理解能力的读者，能在你仆人的寥寥数语中，不放过一字，找到通过深思得以发现的各条真理。如在真理的照耀下，有人看出另一种意义，则在我的文字中，也能找到这种意义。

二十六

譬如一股泉水，衍生许多支流，灌溉了大片田地，泉水在狭窄的泉源中比散布在各地河流中更加洋溢澎湃，传布你言语的人所作的叙述正如同泉源，从短短几句话中流出真理的清泉，让后人在论辩之中，每人尽可能地吸取真理的这一点那一滴，然后再加阐发，演为鸿篇巨著。

有些人读到或听到这些话，设想天主具有人相，或似一个具有无比威力的庞然大物，意念所至，刹那间在身外、在远处，创造两个巨大的东西：天和地，一在上，一在下，其中便有万象森列。他们听到，“天主说，有什么！便有什么”，便设想一句有始有迄、随起随灭的话，语音甫落，立即出现了所命令出现的东西。可能还有其他解释，但这些不过是庸俗的臆测罢了。

^①见《罗马书》9章21节；
《诗篇》8首5节。

这些见解幼稚的“婴孩”，拘泥于质朴的语句，好像藏在母亲怀中，但他们仍能树立起有关他们生死的信仰，他们确认天主创造了一切他们感觉到而万千奇妙的事物。

其中如果有人轻视这种似乎浅显的文字，被骄傲蒙蔽，飞离了他在其中成长的窝巢。唉，真可怜！他堕落了！主啊，请你怜悯他，不要使过路的人践踏这只羽毛未丰的雏鸟，请派遣天使，把他送回故巢，让他生活下去，直到能够飞翔！

二十七

对于另一种人，这些朴质的话不是一个巢，而是一个绿叶成阴的树林，他们在其中看到累累的果实，愉快地飞鸣饱啄。

他们读到或听到这些话时，便觉一切时间，无论过去未来，都为你的永恒不变所统摄，没有一个暂时的受造物不是你创造的。你的意志就是你的本体，不是由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意愿，而是由于你始终不变的意志创造一切。你创造万有，不是从你的本体、万有的典型中分出和你相似的东西，而是从空虚中造成了无形象的原质，它虽然和你迥然不同，但能依你的永恒形象，凭借独一无二的你，遵照你预先的规定，每一事物各随自己种类所禀的能力而接受形象，就此呈现出非常美好的万物，或者环绕于你左右，或和你保

持着不同的距离，在时间空间之中或产生或受到种种美妙的演变。

他们在真理的照耀下，按照他们薄弱的能力，看出以上一切而欢欣鼓舞。

有人认为“天主在太初创造天地”这句话中的“太初”是指“智慧”，因为“他向我们说话”^①。有人对这一句释为创世的开始，“在太初创造”，等于首先创造。

以“太初”指智慧，释为“天主在智慧之中创造天地”的人，也有以为天地二字是指造成天地的原始物质；有以为天地二字指已经成形而截然不同的东西；有以为天是指已成形的精神体，地指未定型的物体。以天地二字指未成形的原质，从此造成天地的，意见也不一致，有以为包括一切超感觉和可感觉的受造物，有以为由此仅仅造成可感觉的大块，在它庞大的内部包含着有形而呈现在我们目前的自然界。

那些认为天地二字指有组织、有条理的受造物的，有的认为既包括精神世界也包括物质世界，有的认为只包括物质世界，即光明的天和幽暗的地以及天地所负载的一切。

二十八

^①见《约翰福音》8章25节。

至于把“在太初创造天地”解释作“最先创造天地”的人，只能以天地训为天地即一切超感觉与物质

世界的原质，否则便是谬误。因为如果解释已成形的世界，那么请问天主最先造了这一切，以后造什么呢？既然天地包括一切，那么这一问题将无法解答：“如果以后不造什么，怎能说最先呢？”

如果说最先造无形象的原质，后造定型的世界，就不会产生矛盾，只要恰当地分清有关永恒、时间、优劣、起源的先后顺序：永恒方面，比如天主先于万物；时间方面，比如花先于果；优劣方面，比如果优于花；起源方面，比如发声先于歌唱。

这四个方面，第一第四不易理解，第二第三则不难领会。天主啊！你永恒不变，创造了可变的万物，因此你先于万物，只有极少数人，而且极艰难地看出你的永恒性。其次，要领会声先于歌，也需要敏锐的思想，花费很大的力气，因为歌曲是有组织的声音，一样没有组织的东西能够存在，这件东西组织起来构成物自然要较后存在的。所以原始物质是先于由此而形成的物品，但所谓先，不是说后者是由原始物质创造，应该说后者是由此形成，而且不是指时间方面的先后。我们不是先发出无组织又不成歌曲的声音，然后加以调制而成为一支歌曲，和我们用木材、银子制成箱盒杯盏一样，因为木材、银子等原材料在时间上也先于制成品，但歌曲与这不同。歌唱时，人们听到歌声，不是先听到无秩序的声音，然后听到有协律的歌曲。声音一响即逝，已不存在，艺术不能把声音收回而重新配合。歌曲是声音的组合，声音是歌曲的原料，同一声音赋予了形式，便成为歌曲。因此我已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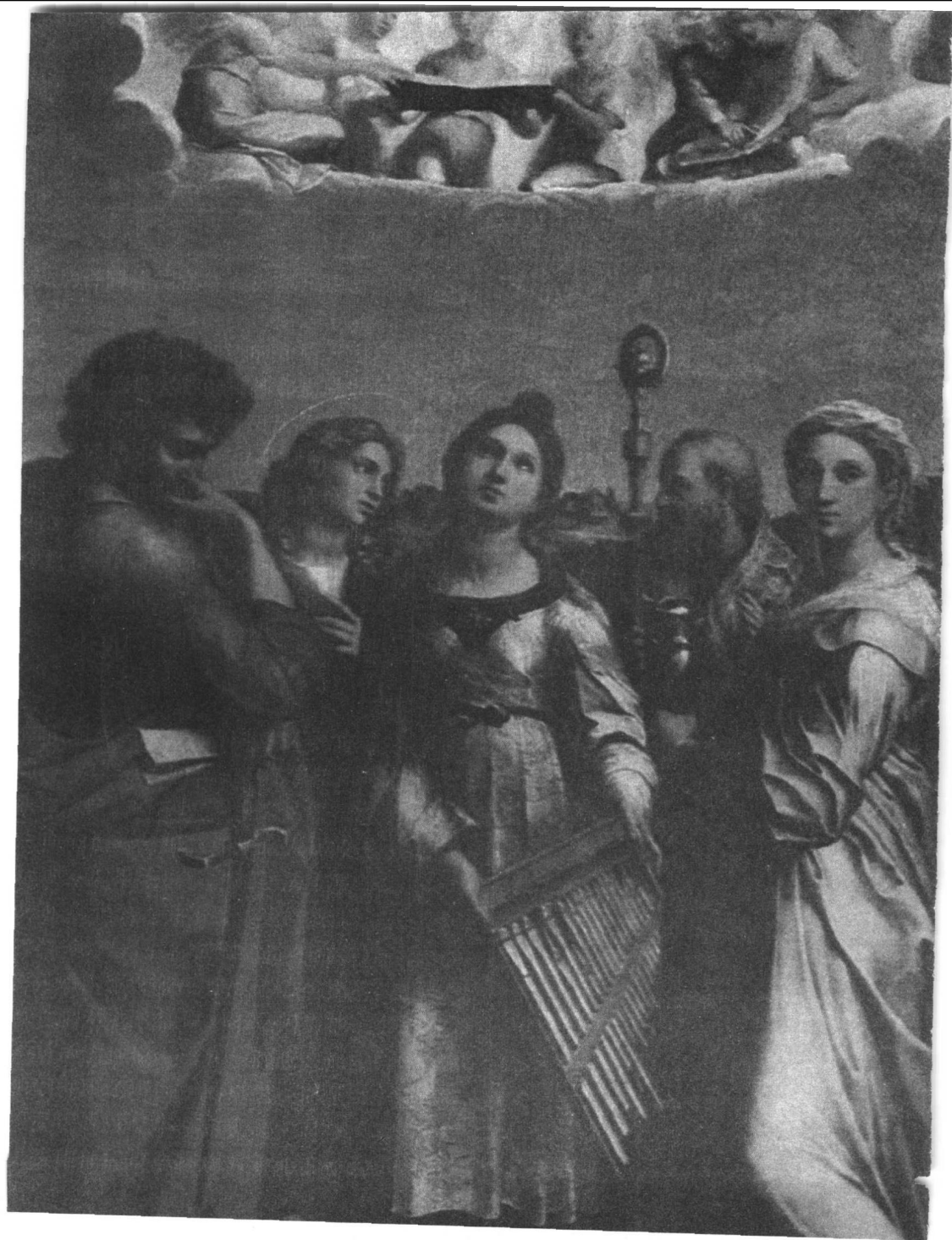
过，声音作为歌曲的原料是先于已成形式的歌曲，不是说声音有创作歌曲的能力，所以先于歌曲，因为声音并不能制作歌曲，声音服从发声的器官，由歌唱者的灵魂制成歌曲。这也不是时间上的先后，因为听到歌曲的同时也就听到了声音。也不指优劣方面的先后，因为声音并非优于歌曲，歌曲不仅是声音，而且是美化的声音。这是起源上的先后，因为不是歌曲被赋予形式后成为声音，而是声音赋予了形式后成为歌曲。

希望人们能从这一个比喻懂得为何说先创造世界的原料，这原料所以名为天地，因为从此造成天地。所谓先造，并不指时间的先后，因为万物形成乃有时间，这原料没有形象，只能随时间的出现而同时呈现于时间之中。但在叙述时，只能作为它在时间上先有，而在价值方面是最差，因为定型的东西都优于无形的原料。最后造物者的永恒又凌驾一切之上，因为孳生万类的原始物质也是从虚无所有中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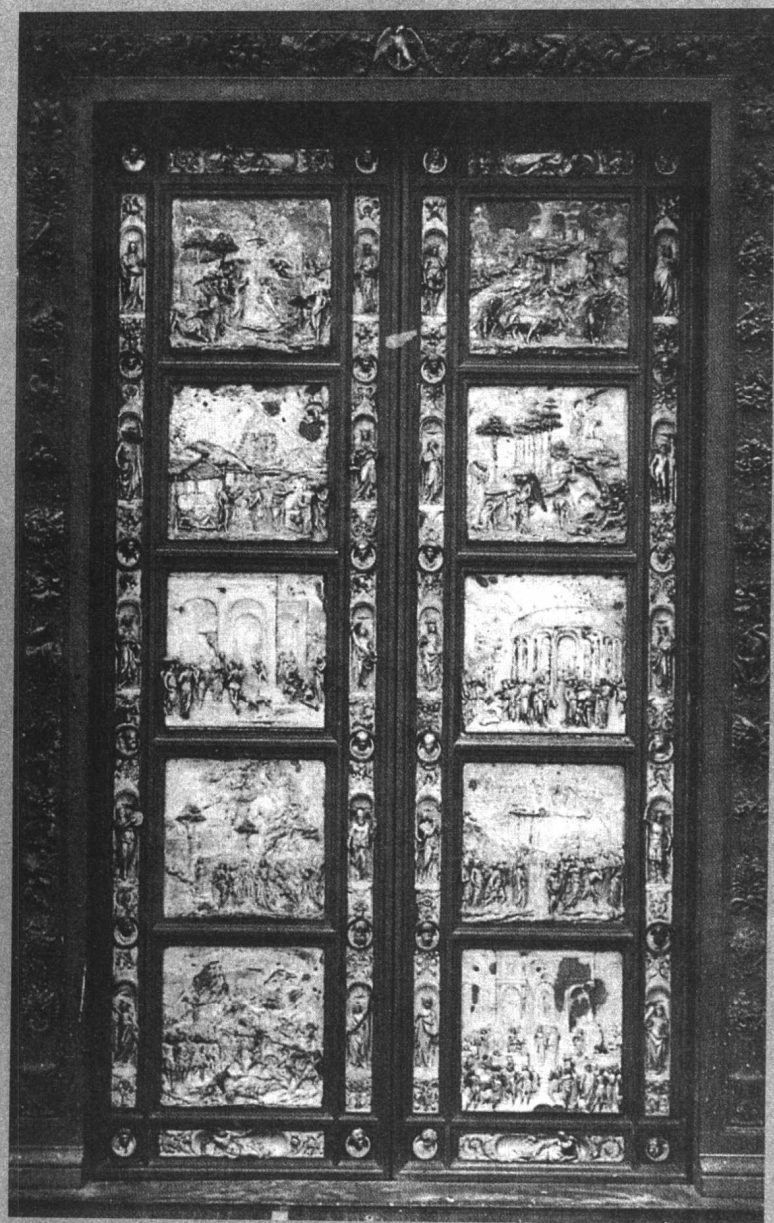
二十九

这些正确见解之间的歧义只能依靠真理本身来调和了。希望我们的天主怜悯我们，使我们能恰当地使用你的法律，能着眼于法律的目标：纯洁的爱。

如果有人问我这些见解中哪一个是摩西的本意，那么我只能向你承认：“我不知道。”否则这里写的不是我的忏悔了。我认为除去我批判过的那些庸俗说法



痴迷的圣塞西利亚



佛罗伦萨的洗礼门

之外，其他见解都是正确的。即使接受了那些庸俗的看法的人，也是些抱有良好意愿的“婴孩”，你的《圣经》文字，词近而旨远，言简而意赅，但也没有使他们望而生畏。

我承认通过这些文字中，我们都在认识真理并阐述真理，我们理应相亲相爱；同时如果我们渴望的是真理而不是空虚，便应该爱你，我们的天主、真理的根源。我们还该表扬你的仆人，充满着你的精神的仆人，《圣经》的传布者；我们深信他对于你之启示的笔述，是只着眼于其中最能发扬真理的光辉、最能产生有益果实的部分。

三十

因此，如果有人对我说，“我和摩西的所见一致”，另一人说，“不，我的见解才是摩西的思想”，那么，我认为更符合宗教精神的答复是这样，“如果两说都正确，为何摩西不是兼有这两种见解呢？如果尚有第三、第四或更多正确的见解，为何不相信摩西都已经看到呢？独一无二的天主通过摩西，使《圣经》适合后世更多的读者，并使读者能看出种种不同的，又都是正确的解释”。

至于我，我从心坎中敢大胆声明：“如果我享有最高权威而有所著述，我宁愿如此写，使每人能在我的文字中看到他们每人对事物所抱有的正确见解，不

愿只是表达出一种正确意义而排斥其他一切并不错误、并不和我抵触的见解。因此，我的天主，我不愿如此冒昧地设想，摩西这样的伟人没有从你那里获得同样的愿望。摩西下笔时，一定已经想到各种真理，是我们在这些文字中所能发现的、所不能发现的以及尚未发现而可能发现的。”

三十一

最后，主，你是天主，不是血肉之躯；人的所见有限，你在这些文字中愿意向后世读者启示的一切，即使传授者只知道一种正确的意义，“你的善神，引导我行走在平地上的善灵”^①能不知道吗？既然如此，他看到的意义当然高出一切，天主啊，请指示我这种意义，或者随你意愿，指示给我另一种正确的意义。不论你指示我们的意义是否与指示摩西的相同，或者对于同一句话，你指示另一种意义，请你自己来喂我们饮食，不要让我们被错误欺弄！

主，我的天主，对寥寥数语，我花费了多少篇章！依照这种方式，对于全部《圣经》，我能有足够的能力和足够的时间吗？

请允许我比较概括地向你忏悔这个方面。虽然我能看到多种意义和解释，请允许我选择你所启发我的一种正确、可靠而良好的见解。在我的真诚的忏悔中，如果我所说的和你的代言者所见相同，就让我能正确

^①见《诗篇》
143首10节。

地完善地表达出来，这一点也是我应该努力做到的，如果我不能做到，至少使我能道出你的真理用这些话所要向我说的一切，因为你的真理也向摩西说了所要说的话。

卷 十 三

——

我的主，我的慈爱，我向你呼求；你创造了我，我把你抛在脑后，你却没有遗忘我。我向你呼求，准备我的心，使我的心用你所启发我的愿望来接纳你，请你降到我的心，我正在向你呼求，请你不要遗弃我，你在我发出呼求之前，先已用各种声音一再催督我，教我遥遥聆听，教我皈依转向，教我向正在呼唤我的你发出呼求。

主，你勾销了我全部的罪愆，使我这双助我叛逆你的手免遭处分；在我一切良好行动之前，你已安排了一切，为了酬报你那创造我的双手，因我尚未存在之时，你已存在，我并没有理由值得让你使我存在；我的存在完全源于你的慈祥，在你创造我之前，在你用以创造我的事物之前，你的慈祥已作好安排。你对我一无所需，我也没有任何长处足以对你有帮助，我的主，我的天主，我侍奉你，并非由于你工作疲劳，

没有我的效劳，你的能力也不会有所减弱；你并非像一块田地，需要我耕作以免于荒芜。我付奉你、伺候你，是为了从你那里获得幸福，而我所能享受的幸福也来自你的恩赐。

二

受造物的存在是出于你的无限美善：任何一种美善，虽然对你无所裨益，绝不能和你相提并论，但既是由你而来，也就能够存在。

天地有什么权利值得要求你在太初时创造它们^①？你以智慧所创造的精神和物质的自然之物对你又有什么权利呢？以至于那些原始的、不具形象的、混沌未凿的，和你迥然不同的原质也要依附你的智慧？假如你的“道”不呼召未形之质走向你的纯一性而得以成形，使一切能因你的至一、至上的美善而都成为“非常美好”，那么这些未形之质依旧潜留于混沌之中听候你的吩咐。这未形之质对你有何裨益呢？因为虽然不具形象，但存在与否也由于你。

原始物质有什么权利能成为“混沌空虚”呢？因为如果不是由你创造，也不会存在；既然不存在，对你也没有权利获致存在。

原始的精神受造物本是一片黑暗，四处漂泊，犹如深渊，与你迥异，直到你用你的言语使它回归到同一言语之中，照耀它使它脱离阴暗，虽然不能和你同

①见《诗篇》

103首24节。

样光明，至少能仿佛你的肖像，又有何求于你呢？

一样东西的存在和美丽并不一样——否则就不可能有丑陋的东西了——同样，精神受造物的生活和明智的生活也不是一回事，否则一切灵性都将始终不渝地生活在你的智慧之中了。“亲近天主，对他是有益的”^①，他因归向你而获得光明，因背弃你而丧失光明，生活成为坠入黑暗的深渊。

我们在灵魂一面是精神受造物，我们曾经离开你、我们的光明、我们的生命，我们因为背弃你，生命有一度在黑暗中^②；忍受着黑暗的煎迫，直到在你独子之中，成为你的正义^③，作为永恒的高山，因为“我们曾是你审判的对象，如无底的深渊”^④。

三

你在创世之初说的：“要有光！”便有了光^⑤，这是指什么？我认为是指精神受造物，我这样理解是有道理的，因为既然能接受你的光明，必然已具备某种生命。这精神受造物的具有生命和受你的光照也没有什么权利，同样它能具有某种生命，能接受你的光照，也不是对你有什么权利。如果它停留在无形像的阶段中而不成为光，也不会让你愉悦。它之所以成为光，不是由于存在，而是由于仰望着照耀万有的光明，依附于这光明。它能具有某种生命，以及享受幸福的生命，都是来自你的恩赐，它通过了一种有益的变化而

①见《诗篇》72首28节。

②见《以弗所书》5章8节。

③见《哥林多后书》5章21节。

④见《诗篇》36首6节。

⑤见《创世纪》1章3节。

转向不会变坏，也不会变好，永恒不变的你。只有你是存在本体，至一的存在。对你，生命和幸福的生命是合二为一的，因为你的本体就是你的幸福。

四

你是自有的，你的幸福不会因为万物存在，或是否停留在无形象的境界中而有所欠缺，是否你的创造，不是因为你需要，而是因为你磅礴的美善，收敛受造物纳入形象之中，但这样并不能随之增加你的幸福。当然受造物的缺陷不能使纯全无瑕的你满意，因此你玉成它们，使它们取悦于你，但这不是你有所匮乏，而是因为成全它们使你满足。你的圣灵运行在大水之上，并非被水托着，而是仿佛安息于水上。所谓“圣灵安息在一人心中”，其实是圣灵使这人安息在自己怀中。在你创造的生命之上运行着你不朽、不变、又不匮乏的意志。对这些生命而言，生活与幸福生活是有区别的，因为它们即使飘零在黑暗之中，也仍然具有生命，它们需要转向创造者，从生命的泉源中汲取越来越充沛的生机，附依在创造者的光辉中，才能进入纯全、光明、幸福的境界。

五

这样，我好像“在镜中”看见了天主的“三位”，也就是看见了你，我的天主，你，圣父，在我们的“原始”中，在你的圣子中，也是在你所生的，和你相等而与你同是永恒的智慧中，创造了天地。上面已经谈了许多关于“天外之天”、混沌空虚的地和黑暗的深渊；我也说过这个精神的、漂泊不定的元气必须归向你、生命之源，受到光照，然后成为美丽的生命，成为水与水区分后形成的天地之外的另一重天。

我从天主的名称找到创造天地的圣父，从“太初创造天地”的太初一语找到圣子；根据我们信仰所相信的天主三位，我便在《圣经》中寻找，看到“你的灵运行在大水之上”。圣父、圣子、圣灵，那么是三位一体的天主，万有的创造者吗？

六

真理之光，我让我的心靠近你，我怕它使我溺陷于空虚；请你驱散它的黑暗。请你告诉我，我恳求你，我通过慈祥的母亲——教会——恳求你，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在提出天地、混沌空虚的地和深渊上面的黑暗后，才提到你的“灵”？难道是为了说明“运行”二

字，就要先说明在什么上面运行，然后人们才能理解？灵不在圣父、圣子之上，下面没有什么，便不能说在上面运行。提到圣灵，只能说他这行在什么上面，因此必须先说明下面是什么。但为何提到“圣灵”，只能说他在什么上面通行呢？

七

现在开始，能理解的人们，请跟随着使徒保罗。使徒说，“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你的爱灌注在我们心中”^①，使徒教诲我们有关精神方面的事情，指示我们爱的奇妙的道路；他跪在你面前，为我们代求，使我们认识“基督超越一切的爱”^②。

因此，“圣灵”从此即“超越一切”，“运行在大水之上”。

可是，我将对谁说明，用什么话来说明：沉重的私欲拉着我们坠入幽隐的深渊，而通过你运行在大水之上的圣灵，爱使我们上升？我将对谁说明？用什么话来说明？我们是在下沉，还是在上升？这不是空间中的沉浮。这比喻看上去相似，实际上不一样。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爱好，我们精神上的污秽构成了我们的重重负累，拉着我们下沉，而你的圣善使我们向往你的安宁，拯救我们上升，使我们举心向上，向着你，到达“你的灵在大水上面运行”的境界，当我们涉过无从提升的罪业之洪流后，将进入无上的安息。

①见《罗马书》5章5节。

②见《以弗所书》3章19节。

八

天使墮落了，人的灵魂也墮落了，它们说明一切精神受造物的深渊是笼罩在那样的无底黑暗中，幸而你从开始时就说：“要有光！”便有了光。你圣城的一切神灵都服从你，依附你，安息于你、凌驾于一切可变事物之上而永恒不变的圣灵之内。否则你的天外之天，本身即是一个黑暗的深渊，而现在却是“主里面的光明”^①。

墮落的精神受造物褪去了你光明的衣服，处于可伶的忧患之中，充分说明你把具有理智的受造物提升到多么崇高的地位，表明只有你才能使他们安享幸福的宁息，同时也表明他们不能自己满足自己。我们的主啊！你将照明我们的黑暗：我们光明的衣服来自你，“我们的黑夜将如白昼。”^②

我的天主啊，请把你赐给我，请把你还给我：我爱你，假如我爱得不够，请让我更爱你。我不能衡量我的爱，不知道还欠缺多少，该增加多少才算足够，请促使我的生命投入你的怀抱而不再离开，直到让我融合在神妙的容光之中。我只知道，除非是在你怀中，否则无论在我身内身外，我只会感到忧患不宁；即使满堂金玉，只要不是我的天主，对我都是一片瓦砾。

①见《新约·以弗所书》5章8节。

②见《诗篇》139首12节。

九

但圣父或圣子是否不运行在大水之上呢？

如果视为一个物体浮游于空间，那么圣灵也不是这样；如果指超越一切可变事物的不变神性而言，则圣父、圣子、圣灵都运行在大水之上。

那么，为什么独指圣灵呢？为什么对圣灵虚拟一个并不存在的空间呢？因为只称圣灵是你的恩宠，我们憩息在这恩宠之中，我们享受你，而我们的憩息就是我们的安宅。

爱把我们送到这安宅之中，你的圣灵顾念我们的卑贱，把我们从死亡的门户中拔救出来。我们在良好的意愿中享受安宁。物体靠本身的重量移向合适的地方。重量不一定向下，而是向合适的地方。火上炎，石下坠。二者各受本身重量的驱使，各得其所。水中注油，油自会上浮，油上注水，水自然下沉；各为本身的重量推动而自得其所。任何事物得其所，便得安定，不得其所，便不能安定。我的重量就是我的爱。爱带我到哪里，我便到哪里。你的恩宠燃烧我们，提携我们上升，我们便发出热忱冉冉向上。我们的心灵拾级而上时，唱着“升阶之歌”。你有益的火燃烧我们，我们在超迈，向着耶路撒冷的和平上升，“听到我们要到主的圣殿去，我是多高兴！”^①良好的意志把我们安置在哪里，我们便别无奢愿，只求永远定居在

^①见《诗篇》
122首1节。

那里。

十

一个受造物能不遭受其他境遇，真是造化！假如它在受造的同时，得不到运行一切可变事物之上的“恩宠”，没有你的命令说“要有光”便有了光，而获得拯救，则势必与现在迥异不同。在我们身上划分为两个时期，先是黑暗，继而光明。对于那一种受造物，《圣经》只是指出它如果不受光照将是怎样，说它将四处飘泊居无定所，将是黑暗笼罩，这是为了说明它之所以如此而不如彼的原因，说明它之所以能转向不息之光，而自身也成为光的原因。能领会的，希望他领会，希望他能祈求你，不要和我纠缠，好像我即是“照耀世人”^①之光。

十一

谁能透彻领会全能天主的三位一体？可是谁不在谈论三位一体？谈的的确是三位一体吗？关于天主的三位，不谈论什么，很少有人能知道自己谈的真切内容。人们在议论、争辩，但没有内心的和平，谁也不能得其真谛。

^①见《约翰福音》1章9节。

我愿意人们思索一下对自身的三个方面。这三个

方面和天主的三位当然并非一物，我提出来只是为了让人们学习、钻研，能体会出二者的差异。

我所说的三个方面是：存在、认识和意志。我存在，我认识，我愿意；我有意识也有意志；我意识到我存在和我有意志；我也愿意我存在和认识。

生命在这三方面是多么纯一而不可分割：一个生命，一个思想，一个本体；不可分割却又泾渭分明。哪能领会的，希望他细细体会。希望每人面对着自身，观察自身，然后回答我。

即使有人在其中琢磨体会到一些，能表达出来，也绝不可自以为琢磨到超越一切的不变本体，这不变的本体是永恒不变地存在着、思维着、愿意着的。是否由于这三方面而有“三位”？是否每一位都具有这三方面，既是一又是三？是否三位兼有二者，兼有妙不可言的纯一性和复杂性，在无限的本体中，在浩无涯际的纯一性中，即以自身为对象，永恒不变地存在着，认识自己，愿意自己？谁能轻易领会呢？谁能表达呢？又用什么方式表达呢？谁敢冒失地做出什么肯定呢？

十二

我的信仰，你继续忏悔吧，向你的天主说：“圣、圣、圣、我的主、天主！”我们是因你父、子、圣灵之名领受了“洗礼”，我们因你父、子、圣灵之名给人行

洗礼，因为天主通过他的基督，也在我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天地，就是教会的精神部分和肉体部分，我们的“地”在领受你圣道的范围之前，也是混沌空虚，笼罩着愚昧的黑暗，因为你“因人的罪而惩罚他”^①，“你的审判犹如一个无底的深渊”^②。

但你的圣灵运行在大水之上，你的慈爱没有漠视我的困苦，你说：“要有光！”“你们应该悔改，因为天国近了！”^③。你们应该悔改，有光！我们内心惶惑不宁之时，“从约旦地方”，“从那个和你并高为我们而自卑的山上”^④，我们想起你，我们厌恶我们的黑暗转而皈依你，便有了光。为此我们“过去一度黑暗，而现在已是在主里面的光明”^⑤。

①见《诗篇》

39首11节。

②见《旧约·

以赛亚书》35章

7节。

③见《马太福

音》3章2节。

④见《诗篇》

42首6节。

⑤见《以弗所

书》5章8节。



奥古斯丁画像

十三

可是我们依然是“凭借信仰，而不是凭着目睹”^①。“我们是靠希望而得救”^②。“希望看见后，已不是希望了”^③。“深渊还会和深渊响应，但是现在呼唤来自你遣出的湍流中”^④。虽然使徒保罗说，“我对你们说话，不能如对精神的人，只能如对肉体的人”^⑤，但也承认没有把握，因此要“忘却以前种种，努力于当前种种”^⑥，他在沉重的负担下呻吟着，他的灵魂渴望着永生的天主“如麋鹿渴望溪水”，他喊道：“什么时候我能到达？”^⑦他“深愿获得来自天上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⑧；他对下面的深渊喊道，“不要模仿这世界，要变化气质，重建新心”^⑨，“在心志上不要作稚子，在恶事上当作婴孩，在心志上当为成人”^⑩，



中世纪宗教裁判所裁判场景

①见《哥林多后书》5章7节。

②见《罗马书》8章24节。

③见《诗篇》42首7节和8节。

④见《诗篇》42首8节。

⑤见《哥林多前书》3章1节。

⑥见《腓立比书》3章13节。

⑦见《诗篇》41首3节。

⑧见《哥林多后书》5章2节。

⑨见《罗马书》12章2节。

⑩见《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

“无知的加拉太人，谁迷惑了你们？”^①这已经是你的声音而不是保罗的声音了。你通过升天的主耶稣，自天派遣你的“圣灵”，浚疏了你恩泽的河流，使欢乐的涌泉灌溉你的圣城。

“新郎的朋友”^②所叹息向往的就是这圣城；他虽已“拥有圣灵的鲜果，但心中还在叹息等待儿子的名分和身体的救赎”^③。他向圣城叹息，因为他是“新妇”的肢体；他为圣城而努力，因为他是新郎的朋友；他是为圣城而不是为自己努力，因为他是用“你瀑布的声音”，而不是用自己的声音，向另一个深渊发出呼号，这深渊促使他努力与忧惧，他害怕“人们的心流于邪僻而失去在我们的新郎和你独子中的淳朴，和夏娃受诡诈的蛇诱惑一样”^④。我们如果能目睹他，那种光明将是多么璀璨！这时别人诘问我们：“你们的天主在哪里？”我们日夜以泪洗面的时期就将一去不返了。

①见《加拉太书》3章1节。

②见《约翰福音》3章9节。

③见《罗马书》8章23节。

④见《哥林多书后书》11章9节。

⑤见《诗篇》42首4节。

十四

我也要问：我的主，你在哪里？你究竟在哪里？“每当我吐露肺腑，发出欢呼赞美之声，发出节日的歌声”^⑤时，我能暂时在你怀中呼吸。可是我的灵魂依旧悒悒不乐，因为它重新堕落为深渊，或者更准确地说，它觉得自己依然是一个深渊。你在黑暗中点燃在我面前的信仰，对它说：“我的灵魂，你为何忧闷，为何

扰乱我？你在天主内盼望着。”^①“他的道是引导你举足的明灯。”^②希望吧，坚持着，直到万恶之母的黑夜过去，直到天主的义怒过去，我们从前曾是义怒之子，曾是黑暗，我们还把黑暗的残余带进犯罪而死亡的肉体中，直到曙光扫尽阴霾。在天主内盼望着：早晨我就会站立起来，我将凝神关注，我将永久歌颂他。早晨我就会站立起来，我就会看见我的拯救者、我的天主，他就会凭着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而复活我们的肉体，因为圣灵慈祥地运行在我们漂流于黑暗的心灵上。为此，我们在羁旅之中已经获得保证，日后将成为光明：我们已经因希望而得救，已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不再是过去的黑夜之子，黑暗之子”^③。

在两者之间，在人类变化莫测的意识中，只有你能区分，因为你洞悉我们的心智，你“称光为昼，称暗为夜”^④。除了你，谁还能鉴别我们？“我们有什么不受自你的呢？”^⑤我们同是泥块做成的器皿，有些高贵，有些卑下^⑥。

十五

我的主，在我们上空，在你神圣的经典中，你又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权威的苍穹，除了你谁还能做到？“天将被卷起，犹如书卷”^⑦，而现在却在我们上面舒展开来。自从被你委任传授我们《圣经》的人死去后，《圣经》的权威更加崇高了。天主啊，你知道人类犯罪

① 见《诗篇》42首5节。

② 见《诗篇》119首105节。

③ 见《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5节。

④ 见《创世纪》1章5节。

⑤ 见《哥林多前书》4章7节。

⑥ 见《罗马书》9章21节。

⑦ 见《旧约·以赛亚书》34章4节。

后在遭受死亡时将怎样穿上皮衣^①。因此，你似用羊皮一般，展开了你《圣经》的天，让你融合无间的圣训通过死去的人递相传授，展开于我们的上空。这些人虽已逝去，而你的威权通过他们传授的圣训更加巩固稳定，更崇高地伸展于它所覆庇的万物之上，他们生前尚未能见到《圣经》如此崇高地展开着，因为你尚未把《圣经》的天如羊皮一样展出，尚未把他们身后的声名传播到远近荒服。

天主啊，请允许我们瞻仰你造化的这一片青天，请驱散乌云使我们的视线不再受到遮蔽。在这天上有你“启发孩童智慧的指示”^②。我的天主，“请你由婴儿及哺乳者的口里完成你的光荣”^③。

我们找不到其他书本能如此挫败骄傲，击败敌人，击败那些为自己的罪恶辩护而拒绝与你友好的人。天主啊，我从未读过如此精粹的言论，能如此督促我忏悔，如此压服我的双肩来接受你的负担，如此勉励我不计报酬地敬事你。我的慈父，我真心期盼能透彻这些言论，请你明鉴我的虚心而赐予我，因为你的谆谆教诲就是为虚心受教的人准备。

在这青天之上，我相信有另一种不朽的、不受尘世玷污的水。这些天上的子民和天使们不需要俯视这青天，不需要通过阅读而认识你的圣训。请他们赞颂你的圣名，因为他们永远瞻仰着你的圣容，不需要时间的文字就能读到你永恒意志所愿意的一切。他们在阅读，在体味，在热爱。他们永远在阅读，而他们所阅读的从不会逝去。他们以体味热爱来阅读你永远不变

①事见《创世纪》3章22节。

②见《诗篇》18首8节。

③见《诗篇》8首3节。

易的意志。这书册从不会翻没或卷合，因为你就是他们的书，而你是不变的存在；因为你安置他们在这个苍穹之上，使苍穹庇佑下的凡人举首仰视，认识你的慈爱如何在时间之中昭示了时间的创造者。主啊，“你的仁慈上凌霄汉，你的真理达于云际”^①。云会过去，但天会存留。传播你圣训的人从此将进入另一生活，而你的《圣经》将永久庇佑着万民直到世界末日。但“天地要过去，你的话不会过去”^②。因为羊皮将卷起来，所荫庇的芊眠芳草也将消逝，而你的话却永远常在。你的话不露真相，仅在云雾之中若隐若现，通过苍天的镜子昭告给我们，因为我们虽然已得到你圣子的爱，但“将来如何尚未显明”^③。圣子通过肉体的网，抚摸我们，点燃我们的热爱，“我们追随着他的芬芳”^④。“他一朝显现，我们将和他相似，将看见他的本来面目”^⑤。主啊，看见你的本来面目，这是我们还没有享受到的权利。

十六

只有你绝对存在，同样只有你才能真正认识：你永远地存在着，永远地认识着，永远地愿意着；你的本体永远地认识、愿意着；你的理智永远地存在、愿意；你的意志永远地存在、认识着；在你看来，受你光照的可变的受造物，要和你一样认识你永恒的光明，是不合理的。为此，我的灵魂在你眼中犹如“一片干

① 见《诗篇》
36首5节。

② 见《马太福音》
24章35节。

③ 见《新约·约翰一书》
3章2节。

④ 见《旧约·雅歌》
1章3节。

⑤ 见《新约·约翰一书》
3章2节。

旱的土地”^①，因为我的灵魂无法光照自己，也无法浇灌自己，因此只有到你生命之泉边，同样也只有在你的光明中才能看见光明。

十七

谁把苦涩的“水”汇聚在一起？这些苦水指向同一的目标，即短暂的、现世的幸福；虽然循着纷至沓来的欲望，芸芸众生如波涛起伏，一切都脱离不了这个目标。天主啊，除了你，谁命令“天下的水汇聚在一起”，而涌现渴慕你的陆地？“海是你的，是你造的；陆地是你的，是你亲手造的”^②，因为不是苦涩的意志，而是汇聚在一处的水名为海。你约束着人类的贪欲，定出界限，防止横流，迫使波浪相互拍打，这样依照你统摄万有的纲纪，你造了海。

至于那些渴望你，在你眼前的灵魂，你对他们另有安排，把他们和海区分开来，不让他们和海接触，用神秘的、甜蜜的水浇灌他们，使陆地生出果子。我们的灵魂遵照了主，天主的命令，“各从其类”^③，结出仁爱的果实：爱护别人，在物质需要上帮助别人。灵魂由于相似天主的一面，本身含有爱的种子，从自身的忧患中产生了同情心，肯帮助别人的需要，一如我们自己在同样的困难中也希望得到别人的援助。这种援助，不只是在轻而易举的事情上，犹如一棵小草，也包括大力的救助照顾，犹如一株结成果实的树，能

①见《诗篇》
143首6节。

②见《诗篇》
95首5节。

③见《创世
纪》1章11节。

够施恩于人，用公平正义的有力支援，如树阴一般佑庇别人，从强暴者的手中解救被践踏被侮辱的人。

十八

主啊，快乐与力量由你散布，我恳求你，请你使“真理由地上长出，正义从天下视”^①，使“天际出现光体”^②。使我们能“把我们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泊的穷人接引到我们家中，见赤身的给以蔽体的衣服，不要轻视和我们同类的亲人”^③。

请你垂视我们土地上长出的这些果实，因为这是好的。希望我们的光明能及时播散，希望我们收获的行动果实能上升而得以谛观生命之道的真趣，能附丽于你的《圣经》之天，成为光照世界的“光体”。

在《圣经》中，你和我们谈论，教我们区分事物是属于理性还是属于感性，如昼夜的不同，教我们区分人物是在追求理性事物还是在追求感性事物。你在创造苍穹之前，潜移默化，剖析了光明和黑暗，现在不一样了，你的恩宠已昭示宇宙，你所造的精神体已井然有序地安置在同一苍穹之中，照耀着大地，“分别昼夜，指定时节”^④，因为“旧的已经过去，一切变成新的了”^⑤，因为“我们得救之日比初信之时更近了”，因为“黑夜已深，白昼将近”^⑥，因为“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⑦，你派遣工人收割别人播种的庄稼，你又派遣工人再播下种子，等到世界末日来收割。

①见《诗篇》
81首11节。

②见《创世纪》
1章14节。

③见《旧约·以
赛亚书》58章7—
8节。

④见《创世纪》
1章14节。

⑤见《哥林多
后书》5章17节。

⑥见《罗马书》
13章11—12节。

⑦见《诗篇》
64首12节。



圣奥古斯丁



圣奥古斯丁在写作

你接受了义人的意愿，祝福他们的岁月，但“你始终如此，你的岁月没有尽期”，正如你的粮食是为逝去岁月而预备。

按照你永恒的安排，你会在适当的时间，使天上的恩惠普泽大地：“有些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①，作为“宏大的光体”，就像如皎洁的晨曦，专为那些爱好真光的人们，“有些人蒙同一圣灵赐他们知识的言语”，好比“小的光体”，其余的人或者蒙受信仰，或者能医治疾病，或者能行灵异，通晓未来，或者能辨别神的邪正，或者通晓万国语言，这一切犹如星光。“而一切都由同一圣灵的造化，随己意而分给各人”，使众星环拱，苍生受惠。

“知识的言语”包罗万象，随时代而变迁，犹如月魄的盈亏；至于上文拟为星辰的其他恩赐，则不能和智慧的光华相提并论，前者只是黑夜的开始，后者则是白昼的先导；但这些星辰之光也是必需的，你非常明智的仆人用此晓谕具有凡骨而不属于精神的人，而智慧的精粹只传授给出类拔萃的人。

寻常血肉的人，“在基督中犹如哺乳的婴孩”^②，等他们长大成人后，才能正常饮食，然后才经受得住太阳的光耀。他们不应该自以为被弃于黑夜之中，应该满足于月亮与星辰之光。

天主啊，在你的《圣经》中，在你的苍穹中，你非常明智地和我们谈论这一切，在奇妙的谛观中，使我们得以辨析一切，虽然我们还受到记号、时节、日子、年岁的局限。

①见《哥林多前书》12章7—11节。

②见《哥林多前书》3章1—2节。

十九

但最先“你们要洗濯要昭雪自己，从你们心中除掉我所见的恶行”，使“陆地出现”，“要学习行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使地上长出有益的草和果树。“主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①，使天际出现“光体”，照耀大地。

那个富人问善良的老师，要怎么做，才能获致永生。善良的老师，耶稣——那富人以为他是一个凡人，但他确是善良的，因为他是良师——对他说，“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摆脱罪恶的苦海，“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妄证”，才能出现陆地，结出孝敬父母，爱人如己的果实。那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田地肥沃，怎会生出荆棘呢？——去芟除吝啬的榛莽，“变卖你所有的，分施贫乏”，充实你的庄稼，“积财于天上，并且你若愿意做一个完全的人，跟随主”^②，加入那些人群，他们聆听着认识一切，区分日夜的天主并且谈论智慧，这样你也能认识，这些人将成为天上的“光体”照耀你，如果你的心不在天上，便达不到如此境界，而你的财产如不在天上，你的心也不会在那里。这就是那位良师的教诲。那块贫瘠的地听了悒悒不乐，长出荆棘，掩蔽了通向天主的道。

但你们是特选的子民，是“世上软弱的人”^③，你

^①见《旧约·以赛亚书》1章16—18节。

^②见《马太福音》19章16—22节。

^③见《哥林多前书》1章27节。

们抛开了一切，跟着主走。跟着他走吧，用你们清洁的双足，跟着他走，让强壮者感到羞愧吧，在天际发出光明，使“诸天颂扬主的荣耀”^①，分别纯全者——虽然还不像天使——的光明和孩子们——但并不是绝无希望的人——的黑暗。你们应该照耀大地：旭日当空的晴天将向日昼播告“智慧的言语”。素月流辉的夜晚将向黑暗播告“知识的言语”。月亮和星辰照临着夜色，而黑夜并不能损蚀它们的光辉，因为它们是按照所能接纳的程度而发光。这犹如主说了：“天空要有光体！”“忽然有声来自天上，恍若大风吹过，又有炎炎如舌的火光分降于每人头上”^②，天空出现了具有生命之道的光体。神圣的火焰，绚烂的火焰，你们到处飞扬吧！你们是世界的光明，不应压束于斗下，凡接受你们的，受到荣显，也会荣显你们。你们应到处飞扬，照耀天下万民！

二十

“使水滋生蠕行的生物！”^③使海怀孕，产生你的造化！水能区别尊卑，于是便成为天主的喉舌，天主通过它说：水不要滋生地面上的有灵之物，要滋生蠕行的生物和翱翔天空的飞鸟。

主啊！这些蠕行的生物就是你的“圣事”，它们凭借圣贤的行动游行于尘世的欲海之中，为人洗礼，使他们记得你的圣名。从此出现了种种宏伟的奇迹，传

①见《诗篇》18首2节。

②见《新约·使徒行传》2章2—3节。

③见《创世纪》1章20节。

播你的福音的使者飞翔在上空，在你《圣经》的苍穹中，不论他们在哪里栖息，都有你《圣经》的威力呵护，因为这“不是无声无息的言语，他们的喊声，他们的言语传遍于天涯海角”^①，因为你祝福他们，使他们繁盛。

是我在骗人吗？是否我把天上事物的明确概念和苍穹之下波涛汹涌的海洋中的物质事物混为一谈呢？有些事物的概念已经确切规定了，世代传袭，并无增损，犹如智慧与知识的光明，但这些概念同时牵连到繁衍的、各种各样的物质行动，在你天主的祝福之下，彼此相生，孳生繁息。你顾念我们感觉的喜新厌旧，因此使惟一的真理，通过肉体的行动，在我们思想中构成形形色色的想像而形之于外。

水能滋生这一切，那是凭恃你的“道”。由于人类违背了你的永恒真理，才需要滋生这一切，但也只是在你的“福音”之中，因为这一切虽出于水，还必须来源于你的道，才能使它们在凝滞辛涩的水中滋生。

万有是美好的，因为是你创造了它们，但你，万有的创造者，更是无比美好。假如亚当不堕落，那么海洋的苦水不会从他怀中流出，也就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风雨般的傲气和躁妄得不能自持的人类。也不需要传授你《圣经》的人，在水中，用可感觉的物质的行动，来表达你奥妙的言行。我是如此解释“蠕行的生物”和“飞鸟”：人们即使得到这些象征的润泽、熏陶，也不能越出他们所隶属的物质圣礼的界限，除非他们的灵魂能获得更上一层的精神生活，在“道”

^①见《诗篇》
18首4节。

的启发之后，提升到纯全的境界之中。

二十一

在你的圣道之下，蠕行的生物和飞鸟已不再从海洋深处滋生，“有生命的灵魂”^①从脱离苦海的陆地上长成。

这灵魂不再如同被水淹没时一样，需要外教人所必须的“洗礼”，因为除去你所规定的入天国的条件之外，再没有其他的门径通向天国。在信仰方面这灵魂也不再要求灵异奇迹了，因为他已不经再是“不睹奇迹灵异绝不相信”^②的人了，因为信徒的陆地不同于不信者的苦海，而“通晓万国方言不是为信徒，而是为警告不信的人”^③。你在水上建立的陆地，也不再需要海水遵照你的道而滋生飞鸟了。请你派遣使者向大地播布你的“道”。我们只能传播他们的事业，只有你才能在他们身上行动，创造有生命的灵魂。

陆地产生灵魂，因为创造灵魂的工作必须借助陆地，犹如海是产生“蠕行生物和天空飞鸟”的因素。地已经不需要这些动物了，虽然在“你为信徒所准备的筵席”^④上还供着从水中捕获的鱼，这样一来水中捕鱼不过是为了供养陆地！飞鸟是海的产物，但在陆地上繁殖。最先传布福音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不信宗教，但信徒也每天从福音中获得各种教训和祝福。至于有生命的灵魂则生自大地，因为捐弃尘世的浮华，只是

① 见《创世纪》1章24节。

② 见《约翰福音》4章48节。

③ 见《哥林多前书》14章22节。

④ 见《诗篇》23首5节。

对信徒有用，使他们为你而生活。灵魂如果生活在逸乐之中，生活在宴安鸩毒之中，是醉生梦死，虽生犹死的，因为你才是让心地纯洁者获得充沛生气的逸乐。

不要再像于不信的海水中布道时一样使你的仆人们，通过灵奇和神秘隐语来震慑愚昧，因为灵异的威慑而产生敬仰——这是亚当逃避你的圣容，子孙成为深渊后，走向信仰的途径——希望他们犹如在与深渊泾渭分明的地面工作，在信徒前生活，成为信徒的典范，促使信徒取法。

这样一来，信徒不仅闻其所闻，而且也躬行实践：“寻求天主吧，你们的灵魂将生活着”^①，使大地生长有生命的灵魂。“不要取法世俗”^②，要防止受世俗玷污。你们的灵魂因追求世俗而死亡，惟有逃避世俗才能生活。你们应该防止残酷横逆的骄傲，玩物丧志的快乐，自欺欺人的学问，使它们成为降伏的野兽，驯服的家畜，无毒的长虫。这些象征着灵魂的趋向：妄自尊大，纵情逸乐和好奇的鸩毒，都是灵魂死亡后的表现，因为灵魂虽已死亡，但还不是冥然不动：灵魂离开生命之泉而死，被消逝的世俗所腐蚀，也就亦步亦趋地追随世俗。

天主啊，你的“道”是永生的泉源，不会消逝，因此不容许我们离开你的圣“道”。你的“道”对我们说：“不要取法这个世俗，使大地在生命的泉源中生长有生命的灵魂”，一个纯洁的灵魂，能在你的道中，凭借福音的作者们，追随那些仿效你的基督的人。这便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语的含义。因为朋友

①见《诗篇》
68首37节。

②见《新约·罗马书》12章2节。

之间才能互相仿效，所以使徒保罗说，“你们要像我，因为我也像你们”^①。

这样，在有生命的灵魂上，有驯良的仁兽，因为你命令过：“进行工作时应当谦和，你就为人所喜爱”^②，有良好的家畜：“不吃无损，吃也无伤”^③，有良好的、不会放毒害人的蛇，它们能机警地防范着，它们享用自然，只是为了使人从受造之物进而辨别永恒、认识永恒。这些动物出离了死亡的道路，成为良好的动物，服务于理智。

二十二

主，我们的天主，我们的创造者，只有当我们的情感摆脱了促使我们趋向败亡的溺世玩俗之心时，我们的灵魂才能过上良好生活而开始真正的生命，这样实践了你通过使徒而告诫我们的话：“不要随从世俗。”因此也实践了你下面的话：“要变化气质，重建新心。”^④你不教我们“变化”“各从其类”，不教我们模仿前人或模仿生活比较好的人。因为你不说，“造人，各从其类”，却说，我们要照我们的肖像造人，使我们能从此体悟出你的圣意。

为此，传授你福音的人，通过福音而生育儿女，不愿始终如乳母般乳育婴孩，所以说：“你们要变化气质，重建新心，为了体验天主尽善尽美的圣意。”^⑤为此，你不说“造人”，而说“我们要造”，不说“各

①见《加拉太书》4章12节。

②见《德训篇》3章19节。

③见《哥林多前书》8章8节。

④见《罗马书》12章2节。

⑤见《罗马书》12章2节。

从其类”，却说“依照我们的形象”^①。一人的心刷新后，能辨别、能认识你的真理，不需要别人的引导，便不需要“各从其类”了；他得到你的指点，自己能体验你尽善尽美的圣意；他受你的教诲，已能领略三位而一体、一体而三位的天主。为此，你先用复数说，“我们要造人”，后用单数说，“天主造了人”；你先用复数说，“照我们的形象”，接着用单数说，“照天主的肖像。”^②于此可见，一人的刷新是为了认识天主，依照造物主的形象，这样精神化以后，他“裁判一切应受裁判的事物，而他自身则不受裁判”^③。

二十三

“裁判一切”，就是“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飞鸟，牲畜和大地，以及地上所有的蠕行昆虫”^④。行使这项权力是通过理智，理智使他“领会圣神的妙理”^⑤。但“人在尊荣之中而不悟，则是自沦于无知的畜类，变成和畜类一样”^⑥。

我们的天主，在你的教会中，按照你赐予的恩宠——因为“我们是你缔造的，是属于你的良好的造化”^⑦——不仅有凭借圣灵而统治的人，也有凭借圣灵而被统治的人，因为你在你圣灵的恩宠之中“造了男人和女人”^⑧，而在恩宠中，从性别来说，“没有男女之分，也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⑨。所以凡属于精神的人，不论是统治人或被人统治的人，

①见《创世纪》1章26节。

②见《创世纪》1章26—27节。

③见《哥林多前书》2章15节。

④见《创世纪》1章26节。

⑤见《哥林多前书》2章14节。

⑥见《诗篇》49首20节。

⑦见《以弗所书》2章10节。

⑧见《创世纪》1章27节。

⑨见《哥罗西书》3章10节。

都能凭借圣灵而作出裁判。但他们不能裁判照耀苍穹的精神思想，因为他们不能裁判如此崇高的权力——也不能裁判你的《圣经》，虽然《圣经》中有的文字艰深难解，对此我们的理智只能服从，即使我们无法了解，但知道所说的一定确实不假，我们只有确信不疑，因此一人即使已经属于圣灵，已经重建新心，依照造物主的形象认识了天主，但仍然只是法律的执行者，而不是裁判者——也无权判别哪些人属于圣灵，哪些人属于肉体，只有你能洞悉二者的差别：如果他们在行动中没有丝毫显示，那么我们不能从“果实”来认识他们，但他们完全暴露在你，我们的天主的眼中，你早已认识他们，你在创造苍穹之前，在冥冥之中，已经分别加以召唤。一人即使属于圣灵，也不能裁判尘世的众生，因为“外界之人用不到他裁判”^①，因为他无法分别众生之中哪些人将享受你的甘饴恩泽，哪些人将永远沉沦于不信的苦海。

因此，依照你的肖像而造的人，对于“天上的光体”，对于奥妙的天，对于创造苍穹前的昼夜，对于汇合在一处的水，都没有权力。但他有权“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牲畜和大地，以及地上所有的爬行昆虫”。

他能裁判的——也就是赞同正确的，排斥不正确的——是有关你的慈爱从水中拯救出来的人们领受圣体的条例，有关供给信仰的大地享用的、从水虫捕来的“鱼”的礼仪，有关一切服从你的《圣经》权威的言论，也就是一切从口中发出的惊叹、阐述、辨析、

^①见《哥林多前书》5章12节。

称扬、呼号你的声音，以及信徒答应的“阿门”^①，如天空的飞鸟，这些言论，从物质的声音方向，从尘世的深渊与盲目的肉体中起源，肉体不能看见思想，必须用声音来敲击耳鼓，因此即使飞鸟在陆地上繁殖，也还是源出于水。

属于精神的人能裁判的——也是赞同正确的，排斥不正确的——是有关信徒的行动、习尚和他们救济贫困的办法，这如同大地所结的果实。他还能裁判“有生命的灵魂”，纯洁、齐戒和诚意已经驯伏了这些灵魂的情欲以及通过感觉所得到的一切。总之，他有权加以纠正的一切，他便有权裁判。

二十四

我的天主，你祝福了人类，教人类“生育繁殖，布满大地”^②。这是什么内容？其中有什么奥秘？是否在这件事上，你并没有别的用意，让我们来领会？为何你称“光”为“昼”时，没有祝福光，也没有祝福苍穹、日月星辰和大地海洋？天主啊，如果你不祝福水族大鱼，教它们“孳生繁殖，充满海洋”^③，我真想说你是依照你的肖像造了人，所以单把祝福之恩赐给人类；如果你也祝福树木花草牲畜，我便要说你是专为祝福那些能孕育繁衍的东西。但你没有对花草树木牲畜蛇虫说，“孳生繁殖吧”，虽然他们也孳生繁殖，也和游鱼飞鸟人类一样，绵延种类。

①“阿门”为基督教祷告经文的结束语，意为心愿如是。

②见《创世纪》1章28节。

③见《创世纪》1章22节。

我有什么可说呢？我的光明，我的真理！这句话难道是毫无意义吗？难道只是废话吗？当然不是，慈爱的父亲啊，你的圣“道”的仆人绝不敢这样说的。即使我不懂这一语句的意义，我希望有比我更好、比我更聪明的人，按照你赋予每一人的理解力，从而更好地领略其中意义。

主啊，请你至少接受我在你面前的忏悔，我相信你这样的说法不是无谓的，我还要说出我读这段文字后所有的感想。此外，我不觉得有什么能阻止我领略《圣经》文字的象征意义。因为思想构成一个概念，而能用无数方式来表达一个具体事物，相反，具体事物的一个概念，思想也能用各种方式加以理解。譬如“爱天之爱人”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可以用多少象征、多少语言具体表现出来，而每一种语言又可以有多少不同的说法！

水中的生物便是这样孳生繁殖的。读者可以注意到这一个例子：《圣经》上“天主在太初创造天地”一语，除了错误欺人的见解外，根据正确的观点，岂不是能有多种解释吗？

人类的后代便是如此“孳生繁殖”的。

观察事物的本性，如果不管象征意义，只是着眼于具体，则一切从“种子”产生的，都符合“孳生繁殖”一语。但是如果考虑于象征意义——我以为《圣经》所以把祝福仅限于水中生物与人类，真谛就在于此——则无论在精神与物质受造物中——犹如在天地之中——无论在良好的与败坏的灵魂中——犹如在光

明与黑暗之中——或在传授《圣经》的神圣作者中——犹如在诸水之间的苍穹——或在痛苦的人类社会中——犹如在海洋之中——或在虔诚信徒的修养持身方面——犹如在陆地之上——或在现世的慈善活动方面——犹如在花草果树之间——或在专为造福他人的精神恩宠方面——犹如在天际的“光体”内——或在有轨有则的情感方面——犹如在“有生命的灵魂”——我们都能找到芸芸众生。

这一切的众生都在生长繁息，但所谓“孳生繁殖”是包括了具体表现和思想概念两个方面，即同一事物能用各种方式表现，而同一表现形式能用各种方式去体会理解。

具体表现，犹如水族的孳生；为我们沉溺于罪恶的肉体是必须的；而思想概念则犹如人类的嗣胤，是由我们理智所把持。

主啊，我们认为你所以仅命水中生物与人类说，“孳生繁殖”，原因就是如此。因为在这“祝福”中，你使我们能以多种方式表达同一概念，又能以多种方式理解同一的、隐晦的概念。这一切“充满海洋”，海水的波动是由于《圣经》的不同解释，大地也布满人的后嗣，大地的干燥是因为渴求真理，但大地属于理智的范围。

二十五

主，我的天主，我还要说说下一节《圣经》你给

我的启发，我将毫无顾虑地说出我的感受，因为我谈的只是真理，而且是受你启发，要我读了这些文字而加以宣说。除你之外，我相信没有一人能启发我谈论真理，因为“你是真理”^①，而“人都是虚伪的”^②，“说谎的人，是出于自己”^③，为此，我要谈真理，只能凭借你。

你把“地上所有结子的菜蔬，一切有果实而能传种的树木，给我们作为食粮”^④。你给了我们，也给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蛇虫”^⑤，但不给与鳞介和鲸鲵。

我们已经指出，地上的果实是各种慈善工作的象征，是肥沃的大地用以供应我们之所需的。譬如“你所爱怜的阿尼色弗一家”^⑥便是这样的土地，这一家“屡次使保罗畅快，并不以保罗的锁链为耻辱”^⑦。同样那些“来自马其顿、接济保罗的困乏的弟兄们”^⑧也这样做了，结出了这样的果实。但保罗也痛心有些树木结的果子与本性不符，他说：“我初次申诉时，没有人来帮助我，竟然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⑨凡以合乎理性的道理来教诲别人，使人能领略到神圣的奥蕴的人，理所当然应该享受这些果实。他们作为人，应该享受这些果实；作为“有生命的灵魂”，以克己精进成为他人的楷模，应该享受这些果实；作为“天空的飞鸟”，由于他们的“言语传到天涯海角”^⑩，使大地因他们而充满着祝福，也应该享受这些果实。

①见《约翰福音》14章6节。

②见《罗马书》3章4节。

③见《约翰福音》8章44节。

④见《创世纪》1章29节。

⑤见《创世纪》1章30节。

⑥见《提摩太后书》1章16节。

⑦见《提摩太后书》1章16节。

⑧见《哥林多后书》11章9节。

⑨见《提摩太后书》4章16节。

⑩见《诗篇》18章4节。

二十六

那些享受果实的人，都是取食这些果实时感到快乐的人。相反，谁“以口腹为神道的”^①，便会食不知味。至于供应这些果实的人，真正的果实，是他们的善意而不是果实本身。

因此，我完全明白这位敬事天主而不奉事口腹的信徒所以快乐的原因，我也和他同乐。他从以巴弗提手中收到了腓立比人的馈遗^②，但我看出他之所以快乐的原因。他所享食的就是使他快乐的原因，他也毫不隐讳：“我在上主之中非常欣慰，因为我终于看见你们对我如此关怀，这种关怀之心，你们前所曾有，但未几即已厌倦”^③。这些腓立比人曾经感到长期的厌烦，似乎不能再结出善行的果实，使徒的快乐是由于他们能够重新开花结果，而不是因为他们接济了他的拮据。因此他又说：“我并不因缺乏而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景况中都能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温饱、或饥饿、或有余、或不足，随时随地我都能应付。我依靠加给我力量的主，能应付一切”^④。

伟大的保罗！什么能让你快乐？什么是你快乐的原因？什么是你的饮食？你是“依照创世者的形象而认识天主的新人”^⑤，你是具“有生命的灵魂”，你的妙舌似有翼能飞，用以宣扬天主的真谛。如此的灵魂

①见《新约·腓立比书》3章9节。

②见《新约·腓立比书》4章18节。

③见《新约·腓立比书》4章10节。

④见《新约·腓立比书》4章12节。

⑤见《歌罗西书》3章10节。

才配享有这样的饮食。你的饮食就是快乐。听他接下去的话：“你们能和我同受患难，这是好事”^①。这便是他的快乐，他的饮食。是因为他们做了好事，而不是因为消除了他自身的患难。他对天主说：“在困苦之中，你使我心泰然”^②，因为他在加给他力量的天主中，知道如何对待有余或不足。他还说，“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自马其顿出发时，没有其他教会与我合作，只有你们和我互通有无；我在帖撒罗尼迦时，你们一再派人供给我的需要”^③。他的快乐是由于他们恢复做善事，正如荒芜之地重成膏腴而滋生花果。

他说，“供给我的需要”，这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吗？不是为此而快乐吗？不是，因为他接着说：“我不求馈赠，我求果实。”^④

我的天主，从你这里，我学会了如何分辨馈赠与果实。馈赠是别人送给我所需要的东西，比如银钱、饮食、衣服、房屋或其他的资助。果实是指赠与者良好而纯正的心意。我们的良师耶稣不仅说，“谁接待先知”，还附加说，“因先知的名义”；不仅说，“谁接待义人”，还说，“因义人的名义”；然后能得到先知和义人的酬报。也不仅说，“以一杯凉水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喝”，还说，“因门徒的名义”；最后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一定失不了他的报偿。”^⑤接待一位先知，接待一个义人，给门徒喝一杯凉水，这是馈赠；“因先知的名义”、“因义人的名义”、“因门徒的名义”，这便是果实。以利亚受寡妇供养的便是这样的果实，寡妇知道供养着天主的人，也因此而供养以

①见《腓立比书》4章14节。

②见《诗篇》4首2节。

③见《腓立比书》4章15节。

④见《腓立比书》4章17节。

⑤见《马太福音》10章41—42节。

利亚；至于以利亚得自乌鸦的饼^①，便是馈赠；吃饼的不是以利亚的内心，而是以利亚的外表，以利亚的肉体，这肉体会因缺乏这种饮食而死亡。

二十七

天主啊，我愿意在你面前倾谈真理。那些愚昧者和没有信仰的人需要见到“鳞介和鲸鲵”所象征的玄妙的灵异和伟大的奇迹，才肯学会信仰，接纳信仰，他们款待你的孩子们，资助某些生活的需要，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有什么目的，所以前者并没有供养后者，后者也没有受前者的供养，因为前者的做法并没有一种神圣的、正确的心意，后者既然看不见果实，也就不会从前者的馈赠中感到快乐。只有能使心神愉快的，才能使心神得到滋养。由此可见，“鳞介与鲸鲵”只能取食大地和苦海区分后所产生的食料。

二十八

天主，你所造的一切你已看见了，“都很美好”^②，我们也看见了，一切都很美好。你对每一造化，说有就有了，你看见每一样都是好的。我统计过，你前后共7次看了你所造的，并且说好；第八次你看了所造的一切，不仅说好，而且说一切都很好。因为每一项分

^①事见《旧约·列王纪》17章6—16节。

^②见《创世纪》1章31节。

开来看，仅仅是好，而合在一起，就不只是好，而且是很好的。任何美好的东西也都是这样。因为一个物体，如果荟萃了众美而成，各部分都有条不紊地妙合成一个整体，那么虽然各部分分开来也都是好的，而整体自然会比单个看上去更加美好。

二十九

我曾经仔细找寻，看你是否7次或者8次观察你所造的良好与否并表示满意；但在你的举目之中，却又找不到足以使我理解你多少次观察所造的事物。我不禁喊道：“主啊，既然你是真实，是真理，你所启示的《圣经》又怎会有虚妄呢？为什么告诉我你的观察事物没有时间，而《圣经》却说你每天看见你所造的良好，我竟然能统计出多少次呢？”

既然你是我的天主，请你解答我这些问题。你用强有力的声音，在我心灵的耳畔，对我叫喊发我聋聩：“人啊！《圣经》上的话就是我的话。但《圣经》是在时间之中写成的，而我的言语则超越时间，和我同属于永恒。为此，你们通过我的圣灵所看见的，我也看见，你们通过我的圣灵所说的，我也说。但你们是在时间之中看见，而我则不在时间之中看见；你们在时间之中说话，我不在时间之中说话。”

三十

我听见了，主，我的天主，我舐到了你的真理的甘露，我也懂得有些人为何不服于你的造化，他们以为造化中如天体的结构，星辰的安布，是你迫于需要而创置的，这些不是出于你，而是早已造成，你不过加以收集整顿，这座世界堡垒是你战胜仇敌之后才修建起来的，这样的工事是为了使战败的仇敌不能再起来反抗；其他种种，如人身的肢体，微小的动物和生长在地上的草木，是出于另一敌对的神道，出于另一不是你创造的自然；这神道或自然，不是你的受造物，它们盘踞在宇宙的下层，和你对抗，产生和形成以上种种。

这些狂妄的人这样说，因为他们不是通过你的圣灵而观察你的造化，所以不能在其中认识你。

三十一

谁能通过你的“圣灵”而观察这些事物，你便在他身上观看。因此你看出事物之美好时，他也能看出万有的美好，谁为了你而爱好任何事物，也就是在事物之中爱你，一切因你的圣灵而得到我们所喜爱的，也就在我们之中得到你的喜爱。“因为除了人的心，

谁知道人的事？同样，除了天主的圣灵，也没有人知道天主之事。”使徒保罗又说：“我们所接受的，不是世间的精神，而是来自天主的圣神，他使我们知道天主开恩赐给我们的一切。”^①

因此，我能确信无疑：除了天主圣灵外，没有一人能知道天主之事。但我怎样知道天主开恩赐给我们的一切呢？我所得的答复是如此：即使是我们通过天主圣灵而知道的，除了天主圣灵，也没有人知道。对于那些因天主圣灵而说话的人，《圣经》上曾明确地记载有：“不是你们自己说话。”^②同样，对于因天主圣灵而认识的人，也能肯定说：“不是你们自己认识。”对于因天主圣灵而看见的人，也同样能肯定说，“不是你们自己看见”，因此谁因天主圣灵看出事物的美好，也不是他自己看见，而是天主看见。

为此，上列人的一种看法是：以恶为善。另一种看法是：以美好为美好，但看见受造物的美好而喜爱，却不在受造物中喜爱你，他们享用的是受造物，而不是享受你。第3种看法是，看见某一事物的美好时，是天主在他身上看见事物的美好，因此天主在受造物身上受到人的敬爱。这爱仅能靠天主所赐予的圣灵而获致，因为“天主的爱是凭借他所赐予的圣灵而倾注在我们心中”^③。通过圣灵我们看见了宇宙万物的美好，因为这美好并不来自有限度的存在，而来自绝对存在。

①见《哥林多前书》2章11—12节。

②见《马太福音》10章20节。

③见《罗马书》5章5节。

三十二

主，我感谢你。我们看见了天和地，即物质受造物的上下两部，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受造物；我们看见了划分黑暗的光，点缀着物质世界或整个受造物的各个部分。我们看见了宇宙最初的物体即诸水分为上下后中间的苍穹，或现在名为天的空间，飞鸟翱翔于其间，水在其中汽化，晴夜凝为露，混浊的水流为雨。我们又看见万川奔腾，海色壮丽，大陆上原野广袤，腴壤上长满花卉树木景物宜人。我们昂首看见“光体”，太阳充盈照耀着白昼，黑夜则有月色星光的抚慰，它们的运行又是时间的标志。我们看见卑湿之处滋生了鳞介鲸鲵和飞翔的禽鸟，因为鸟翼所凭的浓厚空气是由水蒸发而成的。我们看见地面点缀了动物和依照你的肖像而造的人类，人凭借了和你相似之处，就是说凭借了理性和理智，降伏百兽；犹如人的灵魂一面通过思考而发号施令，一面服从号令，犹如行动在理智的指挥下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样地，女子以肉体言，来自男子，虽然在理智和灵性方面具有同样的天赋，但由于性别的不同，女性应隶属于男性。

我们看见了这种种，每一样都很美好，而综合一切尤为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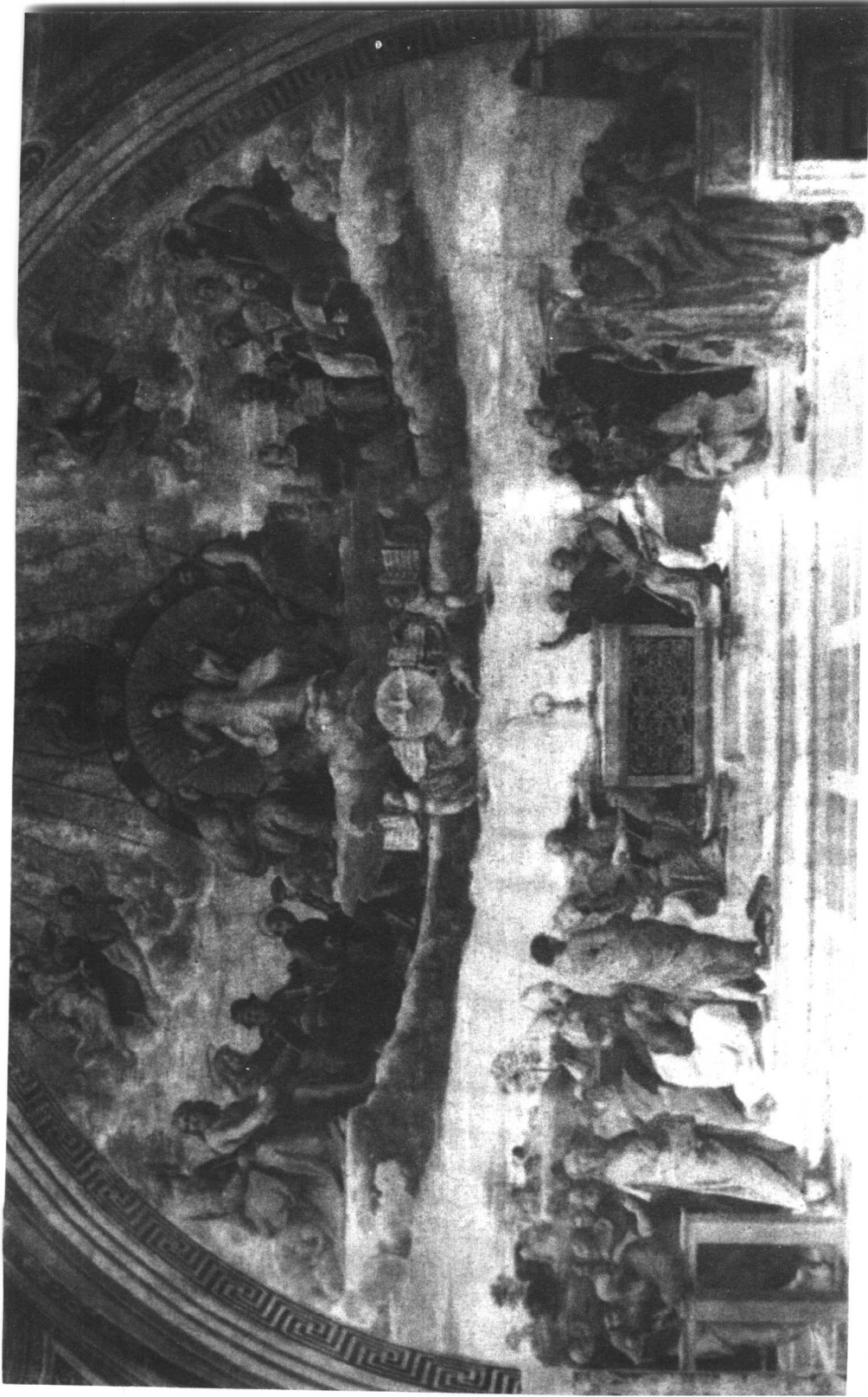
三十三

希望你的造化歌颂你，使我们爱你，也希望我们爱你，使你所造的万类也歌颂你。万物处在时间之中，有始终，有沉浮，有盛衰，有美丑。因此它们有晨有夕，有隐有明，有幽有显。它们由你创造，而不是从你身上分出，也不是你身外先期存在之物分化而出的；它们是来自同样受造的，也就是说来自同时受你创造的原质，这些原质不分时间的先后，在你的安排下，由无形形成万有。

天地的质和天地的形，是二而非一，你从虚无中创造了原质，又由不具形象的原质创造世界的一切品类，而这两项工程是同时的，原质的受造和形象的显现并无时间来间隔。

三十四

我们也在探求，你为什么愿意按照这样一个程序创造万有或者按照这样一个程序叙述所象征的意义，我们见到每一样都已美好，而整个万有尤其美好。我们也在你的“道”中，在你的独子中看见了天和地，在一切时间之前，在你无晨无夕的预定安排中的教会元首和身体。当你开始在时间中执行你的预定计划时，



拉斐尔：“有关圣礼的争论”

为了显示你神秘的计划并整顿我们的纷乱——因为我们的罪恶压在我们头上，我们背离了你，沉沦于黑暗的深渊，而你的圣灵则运行在深渊之上，准备在适当的时间拯救我们——你使恶人成为义人，把他们和罪人分隔；你在只听命令你的上层人员和隶属前者的下层人员之间树立了《圣经》的权力；你又把教外人集合为一体，使他们具有同一的精神，为了显示信徒的热心；你又让信徒们向你贡献他们的慈善工作，把现世的财帛施舍给穷人，而获得天国。

你在苍穹中又燃点起许多“光体”，即是圣贤，他们拥有生命之“道”，蒙被“圣神”恩宠，用他们卓越的权威惠耀四方；为了使教外民族受到信仰灌溉，你用有形的物质造成了圣礼和可以目睹的灵迹，以及符合你《圣经》之天的言论，这一切也为信徒带来了祝福；你用坚强的节制和合理的情感培育信徒们“有生命的灵魂”；你依照你的肖像模样，刷新了只听命于你而无须取法人间任何权威的灵魂，使理性的行为服从理智的约束，像女人服从男人一般，你教导这些信徒们满足你的仆人们生活的需要，这些仆人们是信徒现世进修所必需的，所以这也有益于他们的身后。

这一切我们都看到了，都是很好的，因为你在我们身上也看到了，你把圣灵赐予我们，使我们因圣灵而看见这一切，而且在这一切之中看见你。

三十五

主，天主，既然你把一切都赐给我们，请你再赐给我们和平，憩息的和平，安息日的和平，没有黄昏的和平。因为这些美好事物的美妙秩序到达终点后，也会消逝，在它们身上有早晨，也有黄昏。

三十六

你圣化了第七天，所以这一天没有黄昏，没有夕阳，永远驻在，虽然你是在安闲之中创造一切的。你完成你的“很好”的造化后，第七天你休息了，你的《圣经》借此预先告知我们，本着你的恩赐，完成了我们“美好”的工作后，在永生的第七天上，我们将安息在你怀中。

三十七

一如你现在在我们身上劳作，同样到了那一天，你将在我们心中安息。一如我们的劳作是你通过我们而劳作，同样，我们的安息将是你在我们身上的安息。主，你是永远劳作，永远休息；你不随时间而见，不

随时间而动，不随时间而安息，但你使我们见于时间之中，你创造了时间，你也制定了时间后的安息。

三十八

我们看见你所造的一切，因为它们存在，在你来说，是因为你看见这一切，因此这一切存在。我们用感官感觉它们存在，用心灵看见它们的美好；但是，对你来说，如果看出应该创造的东西，便已经看见它存在。

我们先前背离了你，陷于罪愆，以后凭依你的圣灵所启发的向善之心，才想自拔于泥淖。你，惟一的、至善的天主，你有不息的仁恩，我们凭仗你的宠赐，做了一些善行，但不是永久的。我们希望功德圆满后，能安息在你无极的圣善之中。你至美无以复加，你永远不能无极，因为你的本体即是你的安息。

谁能让别人理解这点？哪一位天使能使另一位天使理解？哪一位天使又能使世人理解？只能向你要求，向你追寻，向你叩门：惟有如此，才能获致，才能找到，才能为我洞开户牖。



圣奥古斯丁年谱

关于圣奥古斯丁的生平和著作时间，有些人们确知年月（甚至日期），有些则众说纷纭，意见不一。这份年谱主要依据亚尔塔涅尔、玛鲁、索里那克、夏迦等学者的研究成果，选译其中合宜的部分而组成的，著作年代等细致的问题足资参考，但未必绝对可信。著作选择上以对奥氏思想形成和影响后世的程度为准。

公元 354 年

11月3日，圣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出生在北非鲁米吉亚的小城市塔加斯特，中产阶级的地主家庭之长子，父亲是巴特利西乌斯，母亲莫尼加。

公元 355 年 1 岁

马里乌斯、维克特里在这个时期改信基督教。

公元 361 年 7 岁

在塔卡斯特的的小学就读。

公元 367 年 13 岁

秋季在附近马都拉市学习雄辩术。

公元 369 年 15 岁

因家庭关系短期休学，回到塔加斯特开始放纵生活。

公元 370 年 16 岁

丧父。秋天，得到资产家洛玛尼亚的援助，秋天赴迦太基游学。与一名女性同居。

公元 372 年 18 岁

儿子阿得奥达多斯出生。

公元 373 年 19 岁

读西塞罗的《荷尔顿西乌斯》，唤醒爱的智慧。看《圣经》，对其单纯的文体感到失望。

公元 374 年 20 岁

完成学业，回到塔加斯特，教授文法学。因同居的女性与宗教问题，与母亲失和。独立读完并能理解亚里斯多德的《十范畴论》。

公元 375 年 21 岁

西哥德族为躲避匈奴族迫害渡过多瑙河，移居罗马帝国境内。民族大迁徙开始。

公元 376 年 22 岁

秋季，开始在迦太基执教雄辩术。热衷摩尼教。研究的著作主要是自然哲学及占星术。

公元 378 年 24 岁

瓦连斯帝被西哥德族困于哈多拉堡，遭杀害。罗马帝国面临危机。

公元 380 年 26 岁

写作论文《论美与适宜》，此是他的处女作，现已佚。

特奥德休斯帝禁止信仰正统派基督教之外的其它宗教。

公元 381 年 27 岁

奉特奥德休斯帝的命令，召开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确立基督的神性教义，结束与亚里乌斯派的争论。

公元 382 年 28 岁

古拉提亚帝从元老院撤出“胜利女神”像，激怒罗马传统宗教教徒。

公元 383 年 29 岁

结束在迦太基任教。对摩尼教愈加疑惑。与来自罗马的摩尼教主教福斯图斯谈话，感到失望。

夏天，不顾母亲的反对来到罗马，患重病。对发现真理的可能性绝望，赞同学园派的怀疑论。

古拉提亚帝遇刺。

公元 384 年 30 岁

受罗马市长西玛库斯推荐，担任米兰国立学校雄辩术教授，秋天抵达米兰。

访问安布罗西乌斯，被其人格打动，开始聆听其布道。被《圣经》的比喻性解释所感动，开始重新评价天主教教义。决心自愿受洗。

为“胜利女神”像存废问题，安布罗西乌斯和西库玛斯发生争执。

公元 385 年 31 岁

离开同居的女子，和母亲中意的少女订婚。

11月22日，将颂词献给瓦棱提尼亚努斯二世。

发生皇太后优斯提那及其党派迫害米兰教会事件。

公元 386 年 32 岁

读新柏拉图派书籍，开始领悟灵的世界，深受安布罗西乌斯布道影响。

读使徒保罗的信简，对其深奥意义有所理解。

拜访安布罗西乌斯的恩师西姆普利齐亚努斯，听到维克托利努斯悔悟的故事。

8月，蓬提齐亚努斯来访，其谈话让奥古斯丁进一步悔悟，决心向神奉献一切。

10月15日，正式辞去教职。

11月，偕同亲朋好友搬到米兰近郊一位朋友的山庄里，至翌年春天一直在为受洗做准备。期间，整理和朋友的讨论，与自己的对话，写作《学院派反驳论》、《幸福生活》、《秩序论》、《自语录》。

公元 387 年 33 岁

3月，从山庄回到米兰。

复活节前夕，与朋友阿利比乌斯及阿得奥达多斯，接受安布罗西乌斯的洗礼。

秋天，决心回国，与母亲、兄弟、朋友在奥斯提亚等船时，母亲莫尼加去世。

回国计划延期，期间停留罗马，写作《灵魂不死》、《灵魂之大小》等。也开始写作《音乐论》、《天主教会的习俗与摩尼教徒的习俗》。此后15年，一直持续与摩尼教的争论。

公元 388 年 34 岁

开始写作《从创世纪驳斥摩尼教徒》、《自由意志论》。

秋天回国，在塔加斯特和儿子、朋友们过修道院般的生活。

公元 389 年 35 岁

写作与儿子的对话篇《教师论》。

公元 390 年 36 岁

阿得奥达多斯死亡。写作《真正的宗教》。

公元 391 年 37 岁

应希波·勒纠斯主教瓦留斯之请求，担任该地司祭。

写作《信仰的效用》。此时开始写作《诗篇讲解》。特奥德休斯帝规定基督教为国教。

公元 392 年 38 岁

8月，与摩尼教徒佛尔托拿特斯讨论。

写作《与佛尔托拿特斯讨论》及《关于两个灵魂》。

公元 393 年 39 岁

10月8日，在希波·勒纠斯宗教会议上谈《信仰与信条》，写作未完成的《创世纪逐语解》及《关于山上的垂训》。

公元 394 年 40 岁

写《驳斥摩尼教徒亚迪曼托斯》、《论说谎》。阿利比乌斯担任塔加斯特主教。

公元 395 年 41 岁

成为副主教。

完成《自由意志论》。写作《关于慎行》、《讲解罗马人书》、《讲解加拉太书》。

德奥德休斯帝去世，罗马帝国自此分裂为东、西两帝国。东方由长子亚尔卡迪统治，西方由次子赫诺利斯统治。

公元 396 年 42 岁

瓦留斯去世后，奥古斯丁继任希波·勒纠斯主教。

完成自公元388年起笔的《关于八十三的问题》。写作《驳斥所谓摩尼教徒基础的书简》。

公元 397 年 43 岁

安布罗西乌斯去世，西姆普利齐亚努斯继任米兰主教。

写作《致西姆普利齐亚努斯，谈种种问题》。开始写作《关于基督致教义》、《忏悔录》。

公元 399 年 45 岁

写作《善的本性》。

公元 400 年 46 岁

完成《忏悔录》，有一说是公元401年）13卷。写作《驳斥摩尼教徒福斯图斯》，《入门者指导》，《福音书的一致》、《关于洗礼》。又开始写作《三位一体论》。执笔《驳斥帕尔米尼亚的信简》。开始与多拿斯的争论。

西姆普利齐亚努斯去世。

公元 401 年 47 岁

写作《结婚之善》、《圣神的处女性》。着手写作《创世纪逐语解》。

西哥德王亚拉里克第一次侵略意大利。

公元 402 年 48 岁

西玛库斯死亡。西哥德族入侵意大利，赫诺利斯帝逃往拉文拿。

公元 404 年 50 岁

与摩尼教徒费里克斯公开辩论。写作《与摩尼教徒费里克斯讨论》。

公元 405 年 51 岁

反驳多拿斯，写作《驳斥培提里亚的信》、《关于教会的一致》。

公元 406 年 52 岁

这个时期，希耶罗尼姆斯完成《圣经》的拉丁文译本。

公元 407 年 53 岁

班达尔族、亚拉尼族、斯耶比族等突破伽利亚，入侵西斯帕尼亚。

公元 410 年 56 岁

8月24日，亚拉里克率领的西哥德族入侵罗马，掠夺3天后离去。培拉纠斯抵达非洲。

公元 411 年 57 岁

奉赫诺利斯帝命令，天主教的主教和多拿斯派的主教在卡尔他各会合，讨论的结果，宣判多拿斯派为异端。

公元 412 年 58 岁

完成《罪人的报应与赦免》、《灵与文字》、《新约〈圣经〉的恩宠》。此书开启了与培拉纠斯的争论。

公元 413 年 59 岁

写作《自然与恩宠》、《关于信仰与业》。着手写作《天主之城》。

公元 414 年 60 岁

写作《寡妇之善》。这段时期，完成《创世纪逐语解》12卷。

公元 417 年 63 岁

完成《约翰福音讲解》、《约翰书讲释》。
教宗布希穆斯宣布培拉纠斯的主张是异端。

公元 418 年 64 岁

写作《基督的恩惠与原罪》。在卡尔他各的大公会议上，议决培拉纠斯是异端。

完成《诗篇讲解》（一说是公元420年）。

公元 419 年 65 岁

写作《灵魂及其起源》、《结婚与情欲》、《不义之结婚》。完成《三位一体论》，15卷。

公元 420 年 66 岁

写作《驳斥谎言》，《驳斥培拉纠斯派的信简》。
希耶罗尼姆斯去世。

公元 421 年 67 岁

反驳培拉纠斯派尤利亚的指责，写作《驳斥尤利亚》。执笔写作《关于信、望、爱——致劳连提斯》。

公元 426 年 72 岁

完成《天主之城》22卷。写作《谴责与恩宠》、《恩宠与自由意志》。

公元 427 年 73 岁

写作《驳斥》。对以前写作的长达232卷的93部著作进行校注。

汪达尔人入侵非洲，在北非成立王国。

公元 428 年 74 岁

与亚里乌斯派的帕斯肯提、玛克米希公开讨论。

写作《驳斥亚里乌斯派玛克米希》、《驳斥犹太人》。

世界最畅销的三大自传
SHIJIESANDACHANHUILU



三大忏悔录 如暮鼓晨钟 声声敲打人类是非善恶
三位大智者 犹当头棒喝 句句拷问世间冷暖炎凉

在古今所有的自传中，最有影响力的也许就是这部《忏悔录》。在我所拥有的文学作品中，没有一本可与之匹敌。

——克利夫顿·费迪曼（Clifton Fadiman）

奥古斯丁是中世纪黑暗降临前的最后一位伟大科学家。他的著作构成的教会教义的主要轮廓一直统治着整个中世纪。

——麦克·哈特（Michael H.Hart）

此书使热情的心燃烧，同时也将使冷漠的人们热情起来。你也必定会边读边落泪，并且边哭边喜悦。

——彼特拉克（Petrarch）

ISBN 7-5075-1477-3



9 787507 51477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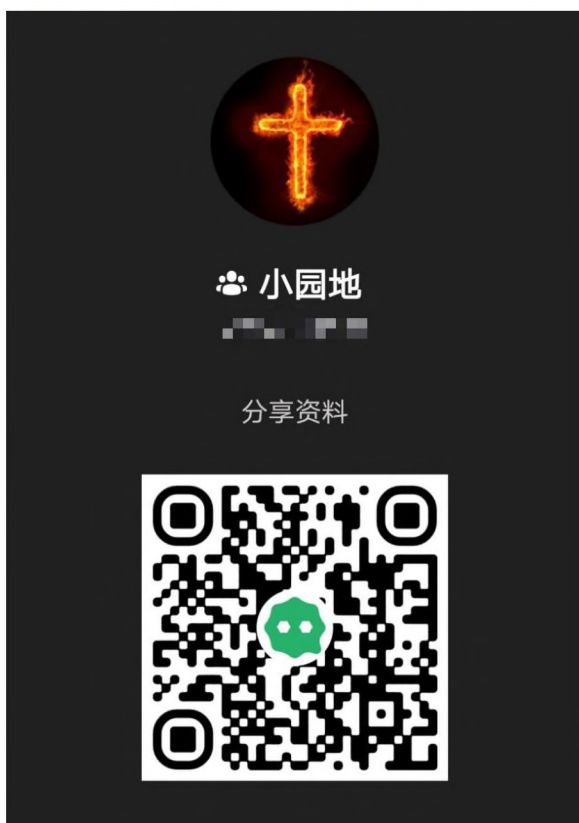
ISBN 7-5075-1477-3/K·142

定价：26.80元

资料分享网站

<https://bcjesus.github.io/1/1.html>

enigma: bh2520



需要资料po
tato号码：
wangbaihu

enigma号码
： bh2520